王緱山太史集序

余濫吳下之役則蘧廬婁江於
憮然憑弔故相王文肅公之
也出門必過之猶式焉余生也
晚不逮事文肅公亦無恨文

有子太史維山公名滿一世明
文章德業皆陵軼古人其出處
有道烺烺著大節猶稍用人也
自掩耳其齒不甚先余登第
後余而余遂不得及見之也

乎則公之用所未究於世又
可勝道者哉夫公已矣使其
待後死余幸以今日相遇於
園寧遽落落也公殁又數年此
道益敝龐嘈妖靡舉世趨之

馳敢曰南風不競余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听然有當下上千十
乃僅從赫蹏間想天際真人神
遊之表將毋真宰為政他有鄭
之也可勝恨哉公有子尚璽君

遜之清拔爽儁能世其家學今
獲旦夕見焉曰以尚論公所著
作傳諸其人通都大邑者而卒
業之則恍若與遊同堂也序之
者為馮元成陳仲醇元成所提

權盛美與其品槩行誼略備公
仲醇公石友也其言交誼死生
之感有餘悲焉余不敏無足役
又不宜複為贅役而遜之勤詩
不獲辭則言其可知者而已嗚

呼公苦心誰知者竊謂文章出
息與世運相禪猶之治亂然有
大力者載之然且驅之有無俱
者負之然且轉之文以徵會尸
窮於嬗則聲情之澡縻也文以

徵俗而窮於浮則膚理之殺散
也文以徵情而窮於詭則覇僞
之誕虛也日月浸假已甚焉公
戞務其難者其有憂乎欲挽江河而上之高
輩名公或未之窺也今集具在
精研而冥搜湛朗而滅沒景泊
響獲奏刀懸解赴節蹈會而已
若無所與也其詩清新潔淨踔
越激楚而韵和情芳率歸諸雅

其文鎔鑄今古含吐變化要不
汎汎置一詞大者通達國體發
揮性命小者窮物態辨事理迫
機遇神沓移條臻包舉百代掩
映六籍可與星辰並麗雖與元

運不磨可也使公而假年通爵
必當亦以相業顯不令漢韋平
專美公而蚤世其用不究然而
文之用無盡也其能移易末世
光闡休明以其力經乎百世之

上下雖謂公不死可也楊子雲以壯夫所羞為雕蟲之技乃其病亦惟以艱深文淺易故比於繡鞶之無用雖玄經同時有桓譚而後人知之者卒少公文擬於玄經則純醇較然矣後世豈以余之知公為譚之知子雲乎解人寔難當公在時意若有憾焉於標榜榜狎盟為名者也嗚呼世訖能知之余從尚論窺焉公

如有知得無頷之其頷之雖謂
起而同堂可也余猶内嗛於生
後昔人云恨古人不見我余終
恨我不見古人耳得讀其詩書
又遊其子足乎哉

丁巳元夜蘇松備兵使者東海
高出諝於閶門舟中

茂苑通家子陸廣明書于
雁蕩山莊

侯山王太史集序

明興至嘉隆萬曆之際治教休明人文蔚發其在東南獨盛於婁江一時蓋有五王云五王者文肅與弇州公最著而麟洲和

石為之羽翼辰玉最後出然文
肅之箕裘賴以不墜而由由自
吐光熖萬丈尤照暎于海内盛
矣乎當弇州與于麟諸子並起
南北互相標幟易為聲價而又

其世代之貴游道之廣慱學絶
才雄心俠氣能鼓舞翕張一世
馳動之士若以為盟主司命然
其末流學者或高唱矜步以為
雄或多言繁稱以為冨開靡麗

而導輕薄則孰為濫觴盖能為
天下趨赴而不能模楷天下者
也若文肅則無間然矣譬之行
師弇州以羽獵驞駍駖磕之勢
馳驟中原而文肅則車攻之徒

御静治整肅有聞無聲王者之
法物君子大成之事業其誰歸
乎若辰玉則以掞天命世之材
兼傲雪娱雲之致沐浴家學如
河出崑崙之墟首四瀆經天下

以入于海其所結撰非近賢之口吻而宛然文肅之口吻也文肅既以道德著而辰玉亦如之初江陵不服憂吳趙兩太史上疏糾劾禍叵測文肅爭之喪次

動容變色江陵怒甚而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盖是時方十四名已動長安云戊子中順天解高饒兩公有所指摘文肅不能無幾微而辰玉從中解文肅

遂力薦兩公海内蓋並稱之既
文肅嘗軸辰玉以嬾十年不字
文肅久罷歸而辰玉乃以辛丑
擢鼎甲天下稱為真翰林既久
侍父京邸益明習天下條貫

國家表稟凡有論著皆關世道
往時相公七揭所以調劑 震
宮及舉賢俊寬言路釋羈臣罔
非其贊助及已列交戟未幾即
上疏請終養其友陳眉公迎而

奬之辰玉嘆曰吾非獨謝我畏
友且以謝高饒兩公今兩公尚
滯啓事而余濫厠木天其何安
且終吾身爲與子共長五湖無
寒盟矣不佞聞而嘆羨不已憶

往時蓋嘗與趙汝師少宰屈指
當代文章士汝師獨雅拜文肅
而盛服辰玉有卓絶千古之識
有駕馭八荒之才識高故不囿
陳言而自我立古才大故不局

小道而自我開今信哉然其文不可以一端律其應制對策之文矜稱莊重如褒裳鳴珮拱揖生姿吐納揮洒經綸幹濟轉旋在手真無忝綸緋之巨筆其登

眺遊覽之作則逸倫異調鼓吹山水又有解衣緩帶蕭散入林幽人逸民之致盖其漁蒐所及山海怪模蟲魚細玩黃衣赤車所載娜嬛大函所珎莫不咀其

芳蕡伐彼鱗甲而要皆祖之六
徑本之仁義故其詩文梭織自
恣神官不傷上菴五緯之寒芒
下濯四溟之濤采不當以常格
常韻賅矣嗟乎辰玉所不足者
年耳使天假之年必且舉忠孝
大物為　國家樹萬年之業即
令終長五湖其所著述必菴四
部成一家言而今已矣悲夫余
是以因尚璽君邀之之請為序

其前邏之湛靜自好手不釋書
其詩清新有致余嘗見于皇華
亭及金昌吳山人所錄我友眉
公所稱說君何幸有佳子弟即
早賦玉樓其何憾

丙辰除夕着生馮時可撰于生
軒

王太史辰玉集敘

往余與辰玉並研席時弇州公

與文肅公皆居南城請廬兩家

子弟更相社文成奏兩公兩公

又轉委之曰且汲昧兩學使者

蓋麟洲先生歸自秦和石先生
歸自洛一時聚四王震海內然皆
操制舉義相券責而辰玉與余
獨好為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
弗訶詰也辰玉每讀書自首逮
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
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畧
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
自苦為辰玉哭曰卿用卿法我
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

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
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游
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嗥戶
外兩人唱險韻遞為長歌欷成
而酒寒者罰往〻聞句如風雨

狎至鶻兎交馳落笔掣去不復
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
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
書云非久相從為楊許碧落之
游矣余答云楊許且置輞川王

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
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
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咲曰
吾子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
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饒兩公

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薦之不報
今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為瀛洲
散吏安歟否歟請自是日月而
往與子鈎深致遠縱讀天下之
書無為問輦上矣噫嘻詎意辰

玉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
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
叵測辰玉和歸去来辭以招之
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
無為孺子所咲辰玉方十四名

動京師已當奔州公玉盟四方
客輻輳門下黠額曝腮辰玉獨
崛疆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
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傍人
門戸然奔州公數數從他所購

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
戎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
失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
書小則觧人頤大則中國家膏
肓肯窽於是且嘆且驚又知辰
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摧觧
奕學韓杜文章精鑱宏衍學
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
鑄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
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游

戲而為樂府詩餘即宋元當行
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
蔭暎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
為門地所掩又為數十年功
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
唐宋故事決能吐去鷄肋何遽
不為李賛皇韓持國又使圭竇
輩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
閉戶著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
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孰

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
沒死則請敘其文而傳之今責
在子矣余低回不能荅頃念前
銓次校讎僅得集若干卷行於
盟又應尚壑君遜之之勤請為

世昔者白樂天敘京兆元居敬
集燭下諷讀淒惻久之恍然疑
居敬在旁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
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
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文悲

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
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為吳兒竊
姓名雁雜百出懸價書於國門
假令辰玉在必且戟手頓足作
叙一通為余伸冤虎賁優孟之辨
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
叙不覺三嘆
丙辰一陽日友弟陳繼儒書
于頑仙廬

緱山先生集序

夫士志於當世其遇則名實
加於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
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
屏居自晦已耳然中有未忘

猶數詠歌先王自見其意於
言表者蓋多有之若夫遭時
顯名矣而徒揚其芬未茹其
實乃僅〻託於語言文字以
有傳於後良足悲矣嗚呼此

予於王君辰玉之遺文所為
攬涕而叙之者也予之識君
自其甫冠坦然以夷邈然以
遠不可得而親疎者也既而
興之習悉其內行滈備平居

序

於物無所好而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
識之敏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為文章頃刻千言若
江河決而月星明也少喜為詩出入古今拘而牟與之合要歸於刻露
駁雜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於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第
二人擢官編脩念文肅公之

老也旋上疏乞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曾未幾而病困頓數年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於忠孝尤惓惓也

且曰吾於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差勝他日發箧以屬執友某〻詮擇而叙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蓋余昔嘗語君文不當以時代

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為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与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匡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

者一何陋歟君慨然歎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乎故予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欝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

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退不獲抉古聖賢人之奧以為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泯泯以歿使人咨嗟歎息而不

能已固予所以序斯文之指
也君詩文凡二十七卷皆録
其大略而已曰緱山先生者
君少時頗有遊仙之志所嘗
以自號也遜之蓋不勝悼念

以謂若君之才與其志行之
不苟既幸遭時而終無所效
於世意今者或已游其神於
太虛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
乎故以是名其集於乎其亦

可悲也已

萬曆丙辰冬長至日

友人婁堅撰并書

詩序

辰玉嘗自言少時好為詩

千百言立成既成則躍然

以喜後有所賦數經締于

胸中既成猶惝然不自得

余應之曰探珠于深淵探
玉于重山夫
將進也已酉
知不起矣以
與子桑曰吾
于此事未及
竟吾力也然
不可使之無
聞曩所為率
爾而成者不
足存存其一
悲夫辰玉為
時日早作晚
息常在群書

閒乃其志欲
以忠孝大節
平居討論皆
亂大計沿革
蓋孳孳窮日
夜之力而于
制義不十一
也于詩不百
一也今其所
登眺之閒及
人酬荅往復
者若其志意
所託權愉悽
悴之懷所寄
寄遠送別與
作多在行旅

蓋不數數然
足以想見其
之表雲車風
輿天際真人
世所謂芬華
穠豔不得入
然讀其詩亦
超然埃壒
輪乎吸元氣
逍遥八極而

其中也嗟乎
斯人久存于
世乎儻遭遇
大有為之時
雍容廟堂之
上以為其所
欲為則數百
年間深慮遠
覽之士相與
游談聚議以

為國家所當易軫改轍者
必且見之行事以成萬年
之業即今懸車遜迹長守
東崗之陂亦且上下古今
參伍作者以成一家之言
其篇什豈止于是哉夫詩
不足以盡辰玉之為人而
亦可以見辰玉余是以與
子柔稍加刪付之梓人
而題數語于其端云

友人唐時升撰

緱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西湖四賢祠迎神歌四首
山中雜詠九首
遊西湖歸及暮
過故宋離宮三首
西湖上拜岳武穆墓二首
游西湖諸山詩

余與仲醇以九月遊武林高至五雲幽至
水樂無不探者每夜飲酒至醉則與仲醇
互唱韻作詩舒匹紙寫擘窠大字唱絕而
句不成者罰又遣一童子舉酒杯酒冷而
篇不就者罰法無短長與盡而止與無多
寡紙盡而止故詩皆草草不足當里謹也
登五雲山
僧幻雲年少知詩挾之遊湖盤桓數日而
歸
訪雲棲師
西湖竹枝詞六首
錢塘江浪淘沙八首
乙酉春余與仲醇讀書支硎山日凡三出
歌偈之間不必盡解無論工也
哀寒食
遊玄墓
遊虎三橋橋東西已半爲淺洲平田非復

昨水月之觀矣
別支硎山一年舊遊如夢記憶未遣戲粘
短句
春仲園居
夏日園居
傷士不遇
讀陳白沙先生詩
懷陳仲醇
自歎

崑崙山人焦螟寄歌
雙白燕歌敬爲二叔頌萬福
贈趙凡夫
雨後遊天池
送長孺北征
蘺蕡園觀落梅
送王冏伯北上
送張汝增北上應試
送沈際甫復任龍溪

贈朱虞葑
乞花塲詩爲徐孟孺陳仲醇作
二陸祠
班竹堂
楊柳橋
蝌蚪灣
賴石墅
紅菱渡
澆花井
洗鶴涇
蕉室
與長孺泛舟園池觀雨後月
園中詩九首
送王將軍督運
唐道徵作狀頭湯寄
孟夏與長孺輩泛舟廻瀾臺
初秋月夜園外散步五首
菖蒲石

芝石
螢
五舅遊燕坐分牙帳歌以送之歸
寄答屠長卿
酬王崑崙先生
送李茂實北上兼簡殷無美
問伯浮香閣觀梅
栩栩園詩
家園白蓮花中錯殷紅數瓣
題內官出家像
壽從叔
壽牟仁宇封翁
題二色牡丹
曹子念賦緱山行贈別率爾奉酬
初日照積雪
卷之二
女兒乞花歌
閭門楊柳枝詞

答仲醇贈別
楊州別姊丈季良三兄
別伯栩叔祖
向與長孺不成別追爲寄懷
答欽之贈別之章
道中別汝增兄
周如春送余北上旋送之歸因走筆寄慨
并以示吾里中諸友使知余懷
送李玄山之檀州
登北固
招隱寺
遊金山
遊焦山
大雨行龍潭記事
五月五日遊金山觀龍舟競渡
楊州道中謁文丞相祠
觀海
讀驛墻詩

穀城
過古薛城
三歸臺
叔孫通演禮處
漢高廟
毛遂墓
將遊泰山九日在道有感作 予生日是重九
登泰山頂時重九後一日
登泰山日觀觀日
登泰山月觀觀月
答岱宗丈人
予蓋齠時交周帥敬比歲予至燕而帥敬亦在焉驚問其故則帥敬乙酉秋自白下歸已謝儒而醫矣秋而賓興冬而去之一何不粘手也予喜而且悲之作短歌
夢回吳山吟
元夜先一日觀大內鰲山有述
遊燈市

三月五日偶步至象所遇杏花因與帥敬
醉花下賦得四首
久不見李仲吉聞其病詩嘲之
湖堤
三月上旬過西山
送陳臨陽封魯藩
送顧涇陽謫倅桂陽
寄仲醇
吳儂歎
送鄭子瞻歸浙東
錢郎貌余余對像戲贈錢郎歌
送李仲吉請病東歸
孟夏遊摩訶庵飯於八里庄吟非幻上人
詩聽無弦上人琴
聽無弦上人琴
詠非幻上人詩清能沁骨余心賞焉漫賦
以贈
五月送任心葵歸武昌

訓醇甥讀書
巳丑冬至前七日友人王冏伯李允升毋
舅朱向之姊丈周季良瞻
萬壽宮謁　九陵
走銀山道
宿銀山寺
余舅及季良捷走銀山巔度閻王鼻余倦
卧遊耳
銀山歸道
送葵陽座師謝病歸檇李
大風行
偕友人登顯靈宮閣感故人王亭伯作
送范長白東歸余亦後此歸矣
答袁肖海見贈
送長卿寄作
送李玄山畱守中都
贈公孝與
壽陳太常母嚴夫人

贈阮孺平
酬馮琢庵先生
送李茂實頒武誥晉陽以便東歸
夏日新霽望西山
大內蓮花
聽太初琴
送麗明歸山陰
酬馮琢庵先生朝爽樓詠
周貞女

送五母舅武昌督運
秋月感懷
秋日同友人遊西山
西山堤上
西山望湖亭
西山玉泉山石紋如浪
西山涅槃寺
西山卓錫泉
西山碧雲寺池

寺門
來青軒
軒前東壁
軒前月
環翠亭
祭星臺
別香山
歸途欲雨而竟晴
秋夜懷仲醇長孺

月夜坐石經山頭聽泉聲呼季良不即至
戲罵之
詠山頭月
琉璃橋步月
贈胡畫士出塞渠曾貌余

卷之三

李見羅先生之在難也其弟子止庵羅君
偕其二三同志僦居長安納橐饘焉余既
聞而義之迨羅君歸顧我於家連榻再夕

愛其奧雅於其行以短歌呈別
送人官塞上
長孺自燕至作
送李長卿遊甘州
送孫見田任儀封
和殷無美感懷
送友人之蜀
孫烈婦
東歸至通州別季良
東歸別諸友
守風
途次雜詠
感懷
南旺
過留侯祠
漂母祠
憶昔
戲成

寄家信
瀘水鄒座師以詩寵別賦此寄答
雨中過陳仲醇遂將之至舟中話兩日夜
各賦志喜
雨舟中同仲立仲醇話舊兼讀二子詩湯
賦
泛月園池同長孺仲醇作
喜長孺仲醇至
仲醇病起

秋水同仲醇賦
秋聲同仲醇賦
碩寬堂詩爲黃葵陽座師賦
自歎
懷仲醇
計偕別長孺仲醇
遊虎丘有待不至
別親友
丹陽走陸道

濠上
彭城
關橋
嶧山
樹頭霜花
寓極樂寺
寓甕山
遊普通庵
夜踏青龍橋
十三日夜步月至妙應寺登毘盧閣
再遊望湖亭
百花朝詩
弇園春曉
淮雲雪霽
太湖
石湖
桃花塢
皐橋看花贈花主人

北上呂城阻壩別親
登大觀樓
官驛
由峴山涉九華山頂初欲建寺
雨中渡江
渡黃河
渡易水歌
懷古
送喜恒齋歸
春日山遊訪重光不遇
秋夜感懷
送許太初遊薊門赴李大將軍約
春暮偕劉博士洗吏部王舍人飯韋公莊
觀奈花
歸飯摩訶庵贈無弦非幻二上人
送殷無美南還
送瀛嶼兄歸陽羨
送袁見陽先生歸水竹居

送馮宗伯給假歸省
春日同叔達元任季良之西山觀杏花
游盤山
夜窓聞鴈
放歌
醉歌
棄婦歎
出都門六首
雨中徐州道
理頭見白髮
途中連夢亡友徐長孺

卷之四

家君出都門十首
東歸別親友
雨中同帥敬元任話別
清源舟中憶荔枝題畫
古城謁三義廟
閭門遇伯栩叔祖遂偕載歸是日風雨甚

君陽爲唱暗潮拍岸抵家時已昏黃矣憶
戊寅與伯栩陽羨失意歸景絕相類故末
及之

閶門見親友

路逢鄉人北上

歸田舍

園中

夏日園中

癸巳前十一月廿二日送亡妻襯出東郊
次楊氏墓追述往痛

秋夜雨舟懷友不至却寄

江頭見仲醇作

與仲醇舟中夜話

新陽屠公初任泰州繼吳江又繼吾州皆
刻廉自好而卒掛計典於其歸以二律送

別前任豫章湯君亦有廉名而與公同去
故并及之

贈米君夢

春暮雨後東園小集
眞蓮花燈
仲醇寓嘉興以書見訊賦報
嘉禾訪仲醇館中
賦王崑崙耕漁別墅
贈朱孝子
讀施慶徵年兄壬臣言有感賦贈
賦七澤漁人
題蘇白齋爲袁太史作

贈張濂水
贈宜興八十六周翁與家君同鄉貢曾爲縣令
遊玉女潭同叔達賦
善權洞
棊盤洞
秋日遊大成洞宿余氏
贈蜀山夢披歐叟
秋季遊張公洞

雨宿蜀山看月謁蘇公祠公自南遷歸居此故名蜀
春園雜興
東園納涼即事
插楊柳
仲夏雨後承子柔訊軺寫所懷奉寄時在夷亭舟中兼簡叔達
夏日園居酬問伯
送曹以新居吳門
靈洞山房歌
王問伯君子亭中觀射
贈邵元沙張平野兩翁
古意五首
園中觀稼
題知希齋
張仲立謁選得臨清守寄贈
沈文選日峯謫歸賦贈
池上軒即事

九日登鐘樓寄友人
十月省墓過飲羣從卽事
海上
送崑石五叔輓輸北上
贈冲元子
錢一庵六十
王崑崙先生青蓮舸
送王崑崙遊五臺
王崑崙先生六十生日登五臺賦長歌奉壽
贈陳瀟石先生歌并序

卷之五 附詞

鎮江郡守玉沙王公考滿
屠長卿枉眞先大母病瘧寺中移卧家園
是日得雨病良已
長卿東歸
騰江使君奉 特命臨祭先墓
馮尚寶奉 命致祭事竣還 朝奉送得
二十韻

送翼堂趙使君致祭事竣還　朝
壽外姑
汎茗上訪沈進士
即景
送沈水部北上
送李茂實赴蜀
立春前一日園中踏雪
燈夕即景
侍家君遊西山

雨中子柔書來得宜興耗慨然賦寄
雨中之嘉定過子柔謁其尊人
曹謙吾北上戲贈
丁明府兩年步禱雨雨輒至
遊天平飯趙凡夫家
春仲偕仲醇遊楞伽山過故所讀書處
飯趙凡夫墓所
吳曲羅明府晉北儀部之任贈別明府與
余長安有故丁酉冬余北上追至江滸餞

之北固山故首章及之
余三不上公車戊戌以病憒不竟試出都
門作後懷仲醇
雜興　感夢
臚傳日口占
賦得銀蟾花正開良夜
秋夜憶早朝
秋李白送賀秘監歸四明
瀛洲亭讀書
恭賀　冊立　分封禮成因獻　萬壽
敬酬温夫子贈章并以抒懷
送立峰高先生　冊封潘藩便道歸省
送温夫子　冊封萬安便道歸省
送春臺年丈之任丘
送王夫子言事謫貴陽
送同年李丈歸省
夏日泛舟下潞河
送人歸娶省親

存問紀事
壬寅春舟泊楓橋待客不至寒山寺訪曉山上人書畫香茶爲供
僧復花山故刹
沈姬故淮人也侍御公過淮夢喜鵲噪槐花來以姬歸俄而公卒姬以死殉夫槐者歸也姬得所歸矣壯之爲賦短歌
立秋日同仲醇集閑仲澹園即事
十月十五日 冊立分封禮成齋 詔東下送吳函所年兄使竣還朝
七月望雨中同仲醇諸君子淮雲寺薦先次仲醇韻
天寧寺別叔達
別同門 別同館
沙溝見杏花寄長安同志
途中志所見 虎丘無題
上馮琢庵座師

丘寒谷先生八十
中泉范翁八十
雪朝獨步園中上東城待酒不至
秋日玄宰邀飲舟中同仲醇遊畸墅
癸卯八月望社友陶逸則王閑仲從祖伯
栩同上春官賦此以壯行色
雨中同仲醇過淮雲寺聽雪浪禪師講經
題白公石
送張瀛海年兄還朝
夏日侍家一石看周市蓮花還宿古塘其明
日齋於淮雲寺
贈馬給諫時服先中丞之喪
堅吾叔祖著學宜興
訪歸季思
送曹中丞治河淮上
乙巳清明後新霽踏青時春寒間有霜
王家渡看桃花是日微苦曀俱步仲醇韻
春日同諸君看桃花汝戢墮水先歸走筆

戲之
同仲醇諸兄飲藤花前
贈石亭醫伯
鄧尉山觀梅
葵藿堂
坐隱亭
問月軒　眺雪齋
登子房山謁子房祠
秋季再過君策丈山園小飲抵暮而別

仲醇授經弇園歲暮歸送之
臘月望日同仲醇過楊氏放生亭中看放生齋茗而退
東坡作戒殺詩貽陳季常季常自後不復殺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正欲拈出示俗適有感於吾里宴會之侈因和前韻得三詩閑仲肯偈此戒殺於里中不也
觀周林二君棊
羽觴流波

步虛臺
華子渠
禮星石
附詞
詠春暮調踏沙行
詠墻外春調南鄉子
盧鴈調如夢令
送仲醇歸調點絳脣
閶門夜泊敘懷
正月晦前一日拉友人賞盆中梅念家園
梅林中不釋戲成詞數闋詞寄二犯江兒水
卷之六
序
岳武穆王全書序
詩經註疏序
列國史補序
皇明禦倭錄序 代作

嘉定縣新志序
吳氏族譜序
巖棲集序
逸民史序
古文品外錄序
唐叔達詩序
釣臺稿題辭
曹以新詩稿序
建文朝野彙編序 代陳仲擊

卷之七

送大中丞嗣山曹公擢少司空總理河道序 代父
送馮宮詹用韞給假歸省序 代父
送玉陽孫司理榮擢北上序
贈王先生序 代父
黃葵陽先生文集序
重刻張文毅公篠麓堂集序
丁大夫祈雨詩序 代父

駒海唱和詩序

卷之八

賀大宗伯穀峯于公六十序 代父

壽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序 代父

壽京兆馮勑齋先生序 代父

壽樊封君崙川先生七十序 代父

壽陳廉石先生序

賀支改齋七十序 代父

壽勑齋馮太公八十序 代父

壽王母李太安人七十序

賀大中丞念翁晉老年伯七十壽序

壽沈封君憶先翁七十序

壽中翰洞庭嚴丈六十序 代父

壽蕭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卷之九

存雅錄序

會元文選序

墨卷選序

北虞先生春秋稿序
李茂才文序
董玄宰文題辭
李茂實稿題辭
藤溪師生草題辭
吳伯霖稿序
張異度稿序
吳用修稿序
二王公車義序
阮生稿序
張君一文序
許子遜稿序
曾退如文序
商明兼制義序
序李長卿吳游草
何士抑稿序
康伯子制義序

卷之十

記
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
游香山記
游盤山記
游馬鞍潭柘記
再游香山至平坡寺廬師山記
香山雪游記
東門觀桃花記
紀夢游
夢游玄洲記
游京口諸山記
游湯泉記
卷之十一
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太倉州知州丁侯去思碑記 代父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代父
吳孝子祠堂記
栢榮堂記

放生亭記
君子亭記
李赤肚小像贊
楊封公贊
讓德王公贊代父
卷之十二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海岱啟君墓表代父
馮廷尉父子忠孝墓表代父
明故中憲大夫廣南府知府劉公墓表
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偏沅巡撫贈兵部右侍郎纘石江公墓誌銘代父
鄉進士養吾曹公墓誌銘代父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塲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公墓誌銘代父

清河教諭思溪鄭公墓誌銘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蘊菴顧公暨配封太
淑人單氏墓誌銘　代父
李室游孺人墓誌銘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王公暨配封太孺
人胡氏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三
武進士湖廣運糧把總卓庵朱公墓誌銘
明故鄉進士署宜興縣學事堅吾王公墓
誌銘
明故文林郎知商丘崑山兩縣事棠軒樊
君墓誌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編修學海顧君墓
誌銘　代父
明誥封奉直大夫裕州知州浦君贈太宜
人周氏合葬墓誌銘
馮母趙孺人墓誌銘
誥封盛母劉太淑人墓誌銘　代父

卷之十四
傳
蔡默齋先生傳
王大夫傳
吏部司勳郎中靈巖陸先生傳
沈孝廉兩川先生傳
魏淑人傳
陳稼登傳
趙烈婦傳
趙烈婦誄
誥封一品夫人先母朱氏行實
卷之十五
論
禮以養人爲本 國子監試
人主大公至正之心 萬曆戊子順天鄉試
朝廷論平蜀之功 萬曆巳丑覆試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說之將何如 萬曆辛丑九月望日閣試

王者必世而後仁 萬曆辛丑十月朔日閣試
表
擬輔臣恭檢內閣尊藏
太祖高帝御筆進呈表 萬曆戊子順天鄉試
擬唐命翰林學士陸贄條奏當今切務贄
引易否泰損益以對上褒納之謝表 萬曆辛丑會試
冊立 皇太子 冊封諸王羣臣賀表 萬曆
辛丑九月下旬館課
卷之十六
策
萬曆戊子鄉試策五道
萬曆巳丑覆試策一道
萬曆辛丑會試策五道
卷之十七
萬曆辛丑廷試策一道
擬策十道
清言路
通言路

窮是非
必賞罰
興教化
親君子
區品類
操政權
立紀綱
審事幾
卷之十八
奏疏
請卹典疏
給假回籍遷葬疏
遷葬假呈
請停止稅監增兵疏代
啟
同門請温太史座師啟
餞行請啟
餞行請啟

公請大座師馮少宰啟
同門請王黃門座師啟
請養歸謝閣師座師啟
謝閣下啟
與同館訂志

卷之十九

祭文

祭董青芝文代父
祭司空潘印川文代父
祭季竹隅廉憲文代父
祭張起潛憲副文代父
祭邵玄沙文代父
祭王崑崙山人文代父
祭江纘石中丞文代父
祭王對南相公文代父
祭曾植齋宗伯文代父
祭陸平泉宮保文代父
祭孫虞湖封公文代父

祭馮勅齋翁文代父
祭吳平山太守文代父
祭顧冲庵司馬文代父
祭唐柳所詹事文代父
祭許敬庵司馬文代父
祭徐長孺母文
祭徐澤夫

卷之二十

祭楊安人文
祭徐長孺母文
祭李仲吉文
祭長姊文
祭徐長孺文
祭王征叔文
祭陳仲醇母文
祭孝廉周公謹文
祭王逸季文
祭考功王事陸中陽文
祭弁州王公文

祭金開石文
祭鄭司理文
祭黃龍田文
祭張伯隅文
祭鄀令顧二懷先生文
祭歸烈婦文
祭叔祖堅吾文
祭座師黃葵陽文
卷之二十一

疏偈跋
圓通庵重建佛堂疏
重修天妃宮募緣疏
壬寅六月望日招于闐法師法海大海爲
先夫人作法事先以乾薪沸水兩僧結高
坐持梵咒良久下階就烈火中指撮釜底
以竹枝灑之沸湯着人皆爲涼雨生大悲
喜以偈紀事
三際盲講師偈

戒殺文
續陰騭卷後
題松上人血書藏經
後跋
題管夫人竹
題仇實父桃源圖
題彭與祖篆刻後
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跋
跋祝公勝生祠碑記後

學藝初言
卷之二十二
尺牘
與友人論時藝
朱虞葑大尹
陸靈巖業師
蔡省謙太守
陳抱冲孝廉
周二魯尚寶

呂渭陽大尹
彭義陽尚寶
屠赤水儀部
華述齋都事
何震川宗伯
武君陽　趙瞻雲
袁了凡主政
馮文所學道
又
公孝與
申經峪孝廉
沈日峯知縣
蹇理庵撫臺
申經峪孝廉
馮琢庵宮詹
寄公孝與
馮文所學道

卷之二十三

陳章閣禮部
蔡思川侍御
吳復庵翰學
馬肖乾兄弟
李霖寰學道
水利道
周志齋撫臺
董定所同年
黃寓庸主政
張業師
黃明宇縣尹
華述齋都事
李太瀛紀善
張無隅主政
黃葵陽座師
黃葵陽座師
張總戎
申經峪孝廉

張可庵給諫
殷開美職方
董青芝兵部
石楚陽太守
石楚陽太守
錢浩川知縣
馮文所學道
呂渭陽大尹
張總戎

韓念劬州尊
徐二府
鍾文陸侍御

卷之二十四

顧涇陽選郎
顧冲庵總督
周二魯尚寶
張可庵給諫
李修吾巡撫

翁見鵬知州
馬肖乾憲副
沈泰垣督學
于穀峯宗伯
陳抱冲孝廉
程山人
趙太室大尹

卷之二十五

沈泰垣督學
趙寧宇撫臺
曹嗣山撫臺
吳對渠中翰
范長白學道
公孚來孝廉
樊棠軒大尹
洪澗陽戶部
邵慕衡把總
賀道星文選

俞州判
焦漪園翰撰
耿叔臺操臺
于穀峯宗伯
耿叔臺操臺
鄒瀘水座師
劉雲嶠祭酒
商等軒同年
蔡中山同年
温封翁太老師
崇明縣尹
陳抱冲國錄
耿叔臺操臺
王豐輿方伯
任心葵同年
陳嵎陽太常
江纘石公子
卷之二十六

吳藩幕
曾棠芾大尹
曾退如同年
湯質齋同年
樊棠軒弟
耿叔臺操臺
鄒瀘水座師
公周庭同年
申玄渚兵部

馮栗庵主政
樊棠軒弟
于穀峰宗伯
馬肖乾憲副
李桃主親家
李念敏主政
王霽宇總督
瞿洞觀運長
許繩齋太守

俞瞻白大尹
楊魯源同年
又
張業師
答友人
蹇理庵總督
耿叔臺操臺
孫月峯尚書
鄧虛舟大尹

卷之二十七
莊赤雉同年
吳山人
耿叔臺操臺
沈定庵僉憲
馬肖乾憲副
馬肖庵尚寶
胡瑞芝巡撫
上父書

耿叔臺操臺
陸欽所憲副
黃荆山縣尹
鄒瀘水座師
朱平涵祭酒
李太瀛紀善
卜戩甫文學
蔣孝廉
李九我宗伯

潘見所主政
沈湛源知州
張業師
蔣養庵塩臺
耿藍陽縣尹
陳嵎陽太常
王聚洲給諫
顧涇陽光祿
王岵雲學憲

鄒瀘水座師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詩

西湖四賢祠迎神歌

有沁兮井涯亭宛宛兮繚之汲井兮宿酒鱔鯉
兮且有素衣裳兮澹如煙恍褰帷兮與言我客
兮我俎紛拜起兮王母轆轤忽兮若驚魚奮揚

靈之來兮日未卯靈之容兮尚妍以少山花兮
楚楚儼擘帶兮睇予春渠宛兮至今溝洫泚泚
兮田疇淺深池上兮孔閑紛歌舞兮如林賓餞
堤深兮水暄畜魚鱉兮長子孫柳花兮木李繁
不蠹兮又美薦之兮中流拍簫鼓兮淺洲畫船
兮寶馬歡與我兮游者春之日秋之夜湖中之
人兮告以暇 右蘇學士

山孤兮樹寒霜雪下兮攢攢鶴之巢兮生鶴鶴
于歸兮翼薄草青兮墓田瞻徘徊兮焉托雷峯
兮舉火將進酒兮容與靈去兮若旋標梅兮翩
翻 右林處士

山中雜詠

日暮走旱麓雨過山氣青谷中發空響鑿石何
丁丁累累負之去去作誰家楹我憐石骨破松
根橫來爭根根老子復出此石何時平
微雨洗石竇春流靜無言旁有青草肥戎戎覆
高原掬之不可得照見元衷翻撥杖尋泉源逶

迤出山棗山前有清水遊者過歡喜變易生乎
動人情好遷徙彼哉涇與渭宗祖竟誰是
向來紅杏樹著葉青蕪蕪百鳥競深巢啼者爲
鷓鴣一啼葉欲長再啼葉欲枯游子樂未央白
日柰已徂
門前無名樹團團葢行路根老頗有癭節多不
生蟲坐者仰而嗅行者歎而去嗚呼栢與楸妾
爲立名字濕重黃膏封亦復誰省記得蔭且卽
休無爲問同異

蘚花漬屋瓦山空鬼風哀朱衣而火冠燐火爲
之來魂魄本好靜其以尋酒杯怒而欲訴誰無
乃生人猜去同所歸春日聊裴徊
青青牆頭花野草半相附好女簪山萱視之去
不顧余心雅自憐潔修委行路豈不見游丁被
服紈與素所患指目多君子處其汗
古廟有高樹樹上新鴉青新鴉飛不高繞我田
車行阿母呼其雛愼勿輕作聲人心不可測鷁
子來縱橫空巢落山果飲啄將無傾

我來菜花收薄言擷其子蠶繭飛爲蛾山翁罷
酒市當戶理桔槔開畦待新水努力貴及時布
穀聲爾爾歸以語吾友農夫且如此

山中有好夢雨花來自天老僧髮根青告我以
九禪指畫富言語記憶無倒顛覺而識其處惟
有箇在焉明星白堂堂影落松樹間巫咸不足
問斯理亶其然

遊西湖歸及暮

錢塘九月潮怒平日出杲杲湖光明舟人攤篙
不防淺畫船紅旗射魚眼湖烟染樹輕于風綠
盡高山及平衍齋鐘一敲簫鼓清前船恰上湖
心亭白墻紅樹酒家裏來者將醉去者醒醉看
芙蓉高復低賭詩鬬韻歌聲齊迤邐六橋花更
暖提壺再上蘇公堤堤上行人如走馬共息蘇
公桃樹下烹魚膾蟹坐如雲日暮曾無弔君者
看看水面天模糊神燈磊落行渡河西陵西陵
柰爾何

過故宋離宮

泉聲嗚咽寺門前望到斜陽更黯然佛閣幾經
粧閣改柳枝翻作竹枝傳蠨蛸露下游銅井躑
躅春紅滿藉田聞道武林春社稷至今土鼓挂
榆錢

竹子深深覆短溝人傳此地鳳凰遊江水不能
戍霜青好放牛寒食清明更蕭瑟汴州今亦似
遮馬腹宮墻隨意長禾頭平原燒白無歸鳥野
杭州

鳳凰山上日紅時正好芙蓉夾岸吹肅肅大堤
來覲馬叢叢少女進深巵十三處所無行館四
百季來讀斷碑始信滄桑亦常事及時行樂不
須疑

西湖上拜岳武穆墓

當年飛將事橫行強弩如風射不平戰後歡呼
重出塞軍前痛哭話休兵此身恩遇先酬死中
土功勞負請纓怒逐鴟夷入江水新潮更接舊
潮生

酌水包茅薄獻酬不須入墓氣如秋寧辭腔血

膏原野誰使勲名在淺丘伏臘衣冠新戟下有
時風雨大刀頭西湖縱道經行處夜夜神燈照
汴州

游西湖諸山詩

余與仲醇以九月遊武林高至五雲幽至
水樂無不探者每夜飲酒至醉則與仲醇
互唱韻作詩舒匹紙寫壁窠大字唱絕而
句不成者罰又遣一童子舉酒杯酒冷而
篇不就者罰法無短長興盡而止興無多
寡紙盡而止故詩皆草草不足當里諺也

登五雲山

西湖之陰山簇簇登高望遠五雲獨江濤拍雲
千尺强繚繞來及山之足山危無杖攀烏巢風
吹大樹如短蒿松頭多烟亦多雨半嶺霾黑空
生毛須臾日出若乍曉會稽山陰姝可了市楫
青入平沙長歌涼亭外行人小行人花帽衣蓬
蓬擔羊買酒携兒童上堂再拜復再舞願山無
虎田無蟲祝者盡道神來止竹上挑燈紅累累

我亦攝衣前致辭願我遊山日歡喜

僧刻雲年少知詩挾之遊湖盤桓數日而歸

生憎不識西湖月與君到處尋船歇煙橫橋斷行人歸魚梁蟹簖參差沒沸酒闡韻期君詩君詩能及酒熱時短巾麻鞋白衲子長公風流今在茲湖邊冷塔亦舉火晨齋不歸長者怒

訪雲栖師

下及半山逢遠風風聲洪洪吹寺鍾亂石盤折無次第松籬戢疊迷西東觸景緣念增慨慷生季三十多荒唐君不見山之塢草頭綿綿晝眠虎白髮頭陀爾何苦

西湖竹枝詞

踏踏吳歌十二時油車白馬客參差自從風雨西陵歇翻却楊枝唱竹枝

菱田高與稻田齊野井螻蛄徹夜啼若箇竹枝聲最苦那兒橋北趙園西

高懸十里下風桅白衿青裙次第來怪道竹花

簪不盡五雲山上賽神回
簇簇滿炊菰米飯娟娟緩唱踏歌詞爲謝西湖
蘇太守桃芽柳眼不須吹
酒盡爐青客未休脫衣走馬恣風流西湖亦有
橫塘曲一拍風吹入秀州
請君一向斷橋行橋下花泥漸漸平此日風光
應不忘重來記取竹雞聲

錢塘江浪淘沙

暗水漫天不見沙叢叢海燕宿蒹葭楊州佔客
爭欺得打浪撈泥一任他
石脚高低白浪奔剛剛石上印沙痕夜來潮信
如風急忽地移痕到驛門
盤盤沙浪旋回渦浩蕩空江鬼夜歌由來不信
錢塘險曾向龍山渡水波也麽
大野荒荒風怒號上流纔急下流高花光閣外
新沙暗十五漁郎好放篙
灩灩青沙軟不流葦葦細草漫汀洲秋來幾度
江籬濕催得行人白到頭

白馬神君踏水煙魚牙黿鼓拍風鮮無端子午
江如市日日淘沙漾紙錢
聞道山陰雪半消非連湖水下桐橋桃花浪起
衝沙破恰好東風上白鰷
惆悵行人不遽來風風雨雨過黃梅門前唱罷
箜篌引潮落沙低又一回

乙酉春余與仲醇讀書支硎山日凡三出
隨目所得卽誦於口效天如和尚體詩在
歌偈之間不必盡解無論工也

曉山烟重暮山開石馬三朝半綠苔掃得墓門
清似水梅花昨夜又飛來
十畝山田任客租松毛滿澗半荒蕪偶然昨夜
風和雨綠到僧家香積廚
清明將近陌頭黃稻種參差打麥場無賴煖風
催揷種趁閑日日上松岡
白白黃黃卷耳根采來其柰非山昏經過市上
無烟火人在溪橋洗藥盆
原上春風散鬼燐馬蹄月上暮山貧樵哥猶自

不歸去放鶴亭中問主人
天平酒客欲歸時路口人家正晚炊墻上新生
青竹子亂敲花板落秧池
夜來月暈半無光今日風頭不可當我勸游人
且歸去百花如雨下山塘

哀寒食

野田麥飯攤陸續甚風疾雨泥相蹴黃雀何所
將兒啄啾啾飛上人家屋屋上多季生菟松五
月不掃花蓬蓬新起高臺缺墻壁兩廊黑暗啼
陰蟲自來臘月斷煙火何日不同寒食苦耳房
冷氣旋作風那更餘灰施空土人生誰能百歲
期井中之影霜後枝君不見東家兒孫聚頭哭
紙錢不動收魂旗

游玄墓

出郭薄遊覽鷄豚初散時老農能驗歲小女學
繰絲茶地開新徑松陰在短絺豈須尋遠興在
在野情宜

游虎三橋橋東西巳半爲淺洲平田非復

昨水月之觀矣
宿昔當橋門舟師戒犯浪邇來太湖灘蘆花白
蕩蕩
我觀滄桑變天地無倚托無令後人笑經營好
石槨
別支硎山一年舊遊如夢記憶未遣戲拈
短句
根在原上花在水邊悅懌女美而不能言
將子上山驕不能下行好風來吹衣裳欲化

野日玄黃歸無廼剩有酒漿以漬宿草
薄來無日酒場載遷于以流連于彼墓田
扶者醉者其行施施下防石芽上瓜藤刺
旅旅酒亭落落水亭紅衣者客白衣者僧
有蟻出遊封于高壘明日大難愁而不窮
榆葉始秀色如老鴉有情無情綴以紅花
我夜讀書有聲過耳流星如煙照見野鬼
菜花茸茸鶯花間之我醉匪酒酒慵不支
春日洵美其光洋洋野馬如霧亂人心腸

風吹嘯歌不見倫理松聲鳥聲亦下亦起
長杉老栢于焉盤桓陳郎去矣影在樹間思仲醇也
支公所遺不毛者石風過石青雨過石黑
步出東門其樂綏綏舉頭見花誰不能思

春仲園居

無事此經月細草衣垣墻開門不見人但聞花
甗香眷言對華滋有懷托春陽無棄管蒯質生
理各有當

夏日園居

不到已經月園門夏雨初櫻花來喜鵲蘆筍散
新魚宛宛扇無力紛紛月自踈如聞桔槔動夜
起讀耕書
淨掃竹亭子深居聊自娛旅葵當淺戶乳燕入
新廚小睡幸無客閒行多起予因知野中興定
與市朝殊
瓜已東門熟東皐禾尚蕪有田耕自耦不酒醉
爲徒客苧先霜白蟬聲共暑徂薄登山果賦魚
鳥任成逋

隨意尋春到欣欣藥徑蘇蒺藜從得刺薏苡任
爲珠百鳥充花使千頭伏木奴灌園如可老吾
欲傲江湖

傷士不遇

士爲四民首豈以示奏異末俗雅道傷浸浸逐
聲勢顏色貴姣好衣服別鮮麗隸也夫何力宴
笑樂泄泄念彼非殊絕文辭善粧綴父老有好
言摘事曲相說重違人不祥俛心受經藝
昔爲粃中實今爲倉上塵隨風任簸揚積粟如

積薪嗟我同舍子短鬢未覆唇揭歸父母喜車
馬耀四隣縣伯不追呼鍾鼓邀上賓十五學句
讀名姓固沈淪試察丘里言讚歎聲何頻
少季盛意氣縱橫矯無上不學諒可能韓生志
何壯束髮受衡軛鼻息制俯仰氣數專事權遭
際忤謀望豈其乏良圖致身竟無狀跛兒牧群
羊羣羊不能抗
三友省過愆過愆不可得出門欲訴人逡巡慘
顏色嬉怒相對持聽者友不直談笑聊支吾友

覆誰黑白婦口執嫵妬人情險於蜮去去勿復
道掩卷空抑扼天也非不良勢實不爾克
賢士良自苦貧賤難爲工事親貴名揚鄉黨羞
固窮余慕孝廉節雅志亦載攻孟浪越少壯始
事鮮有終名實難兼專虛生負皇穹誓將棄此
道礪此言行庸祇恐命有制人道或不容
菀枯如可測造化焉用之始知日月光周流亦
遷移人情任營度如彼奕者棊晏嬰爲之宰曾
不容仲尼願君絕尤怨鎡基貴乘時本無糾墨

質朴椓其安施
慷慨抱獨是我吾亦既毀喻張順衆譽矯物昧
人理鬱陶徒苦傷廓落謂無恥顧我何百難獨
以有名耳人生如日徂見在而已矣牛馬可迭
爲名字更自美能以退爲進雖敗亦可喜

讀陳白沙先生詩

道味淡亦盡詩才消未窮能將堯夫質巧托少
陵工寂寞自成響悠揚如在空世無先輩在高
韻與誰同

會意律如動深心言入微盈盈眼前景瑟瑟箭
鋒機造化能隨手風光不墮圍太玄眞尚白人
道解嘲非

懷陳仲醇

舉世厭人倫師道久滅裂里塾與庠庠句讀鄙
是屑稱餼薄未效擊蒙笑爲拙童子驕佩觿居
就先生列陳郎古人心喟然伏奇節身植洙泗
刑彌縫黨所闕羨君志良苦思君未敢說
聞道愧殊暮年駛將柰何所見或恍惚石火光
已過譬彼蕉子心葉葉如重篋伐末乃見本豈
不在執柯微賢雖如風足可儆蹉跎相違僅三
月遂與俗事和安得叔度來破我鄙吝多
著屐巡池塘濯濯花與柳鳥鳴挾雨韻苔生覆
魚雷舉目動成思思之不可有平生縱慵拙雅
不解藏醜我非易牙味聊可悅我友吾友不復
來獨賞得佳不同病諒亦然珍重且勿苟

自嘆

前身是居士生長宰官家飲啄齋時飯心情春

後花强教應賓客差亦勝紛華終自慚寻拙城
門學種瓜

自我不如意讀書知半訛摘花聊調笑焚草避
譏訶棄世終難說遭時似小過生涯如恨恨詹
尹道如何

少有嵇公癖那堪與世親裳衣或顛倒車馬太
逡巡避客私開徑移園更卜隣非關愛沉寂我
是自由人

束髮事經藝心將文在茲窮愁復誰信公是久
寻欺風雨拋書夜衣冠動古思吾猶及大雅不
謂遂如斯

崑崙山人焦螟寄歌

崑崙王山人有舌如流泉文章傾注不得盡酒
醉微吟秋水篇心中豁然了無事厭薄江湖等
朝市妻子饕餮那得知五十閑身謀所寄寄身
不及春鳥窠粗排竹木復補蘿淺窓矮戸安不
頗熹微恰愛晨光多午眠卯飲恣婆娑稱意呼
爲安樂窩汲汲波波自今古岡頭草色如雜組

吁嗟我不如焦螟蚊睫之上無風雨何物么麽
宇丈夫山人山人殆隱乎

雙白燕歌敬爲二叔頌萬福

氤氳屋梁煖氣生蓬光散落天河清光菩不肯
太狼籍東到大海初分明玄鳥遂將雙白玉赤
睛黃口驕相逐滿地霰花如洗粧更添睛月來
新沐差池素羽風娟娟改服不受諸雛憐烏衣
已故海泥薄移巢近向君堂前堂前一片荆樹
紫鼈裹主人色相似錦簇銀綾覆玉筐輝輝對
舞春從始行見致君葵葉芝千秋萬歲頌公尸
滿堂賓客賦欲就正是梁園初雪時

贈趙凡夫

靜者意常餘幽齋事如衣冠耕墓草婦子饌
山蔬桐樹成棲並蓮花結社初買隣眞不惡轉
欲愛吾廬
漸老白雲根依徽見水痕石如聽說法鶴已解
應門日冷青松谷風開芳草樊徑高時不剪綦
緜亦能言

雨後游天池

嶂影周遭合池光宛自通壁飛千道雨谷受四山風引水香厨裏分泉靜鉢中蓮花青可摘望望色成空

送長孺非征

何以別君無苦顏男兒兩足多波瀾況復春水平登百千尺呂梁石爛黃河寬今日橋頭設小俎郵筒正報潮來午天絲飛飛撲酒壺君船且逗荷花浦浦花不可見船去疾于箭三月鸞蟲子

眠青桑思君此際過高唐俄然大道棗園熟馬頭巳飽長安栗長安瓜李玉不如内家氷氣頗有餘莫道黃沙暗額角早凉會見秋風除秋風發發送吾子不負當時舊弧矢老大無端怯暑寒千里之行自此始我唱吳歌軟且輕爲君擊筑歌燕聲燕聲吹入北山去落月亭亭挂楓樹

籬賓園觀落梅

辛苦愁中見偷將酒量開何郎大遷次還逐好風來甲散春無力花香子漸催苦爲看不足後

日且啣杯

送王冏伯北上

祖帳西門道君行去徐徐雪月凌淮河肅風戒
征車兎上氷乳鳴循床顧衣衩中夜暖粟酒倉
皇意踟躕黃沙卷昏星出門昧所如丈夫薄溫
飽無爲歎勤渠

買粟不問主買馬不問價燕市有殊價黃金古
臺下一朝遭知遇聲名美狠藉太常薦鹵薄官
厨上羞炙更衣篋有餘賓門客無暇銅龍上新
詞秘書自中借光艷榮一鄉何乃況同舍
直直簷下松不能抗廊廡雖以有力者不能越
垣堵得志何不爲稷契爲奚足數皎皎聖賢心無
使落草莽濯纓清水源種桑擇高土京塵愼素
緇志士良自苦

送張汝增北上應試

明星肅肅曉裝齊容易關頭信馬蹄柳白淮河
遮大道鷄鳴野店薦新稊老親輟洗迎歸客博
士持經問杖藜何況長安最佳麗秋風花鼓大

街西

送沈際甫復任龍溪

賢令未解郡渡頭人吏囂絃歌漸下里火種正東皐門外致牛酒群中惜羽毛借君應有意莫厭簿書勞

贈朱虞對

練之民比屋何蕭然市門白日鳴弓弦問誰致此未敢言繼活我者朱侯賢朱侯骯髒貌清玄不惜曲意審治便節縮身已爲吏先壺漿尚恐傷民錢煦濡仁義折笞鞭輕撿官俸任免蠲行之邑里歌且絃逃丁有屋墟生烟訟庭閑寂慈烏眠開鋤隴畝麻麥連人人道是朱公田更欲借君三兩季循良譽望不可延縣門慟哭攀車轖吾願慰汝以好言君今洽禮人天歡能時旱潦貽民安況汝父母恩所偏但逢豐熟念長官

乞花場詩爲徐孟孺陳仲醇作

兩郎租山山背虛野鶴有巢花有廬石芽肆崒舉舖庭除勾連湖水通花渠春來紅白娟娟笑山

頭明月來相照乍可新香釀酒醪剩將狠藉供
才調風風雨雨無不宜高高下下惟所施濕雲
滿天土膏滑乞花幸及黃梅時非但與山添景
色兼爲古人留勝跡花神自合來周旋生長不
賴花奴力

乞花塲雜詩

二陸祠

白雲頹不流山堂久蕪沒乍聞百花香風流如
可掇

斑竹堂

新竹點點黃疑是花上露空堂烟橫生不見人
來處

楊柳橋

春動板橋上携卬我獨行悠悠山渡好楊柳任
縱橫

蝌蚪灣

落花知幾多清流着春膩菱葉如許長草蛙生
子未

賴石壑
湖上赤霞氣倒射石壁光披髮視天井居然在扶桑

紅菱渡
秋嘗憩未舉秋水正潔清紅菱如可採羞作紫尊羹

浣花井
就近穿山井灌園聊自怡潮潮春水上好弄桔槔兒

洗鶴涇
青溪蘿月靜抱鶴理毛衣悠然放鶴去怡帶水花飛

蕉室
我愛蕉子葉好風亦好雨夜靜聽不厭燈花欲語語

與長孺泛舟園池觀雨後月
娛人有良夜媚月淡雲浮露氣深棲樹霜華滿到樓吹簫向風口載酒在花溝無窮愛今夕更

與耿清幽

園中詩

雖復勤夷草心常願草滋更愁生路狹撲到石
墩兒

老農未容易老圃亦殊難開渠來放水旋復怕
花乾

春將三月短景物暫須臾獨立斜陽下閑拈郁
李花

草花未生子蒲芽如半開撐船就灘上自在放
魚來

人道園翁拙園翁與益奢種樹無頭次行行雜
見花

不禁看花雨粗安屋兩椽老親容膝外長共雀
雛眠

會有魚兒散先期下水松順時行月令長物與
春同

位置蜂筒穩清明穀雨天憐他作蜜苦移就草
花邊

未解調禽性先來課竹兒鄰家竹許大養在笋尖時

送王將軍督運

日光曈曈海波偃戰鼓無皮大旗捲金吾將軍氣如雲亦向船頭督輸輓石梁氷澌雪未央黃河沙凍天蒼蒼男兒橫行不裹糧千艘萬艦如風翔況聞北庭淨羣醜馬鞭縱橫壯夫走今朝鵲印落君手歸來莫忘發跡初歸澥淮陰一杯酒

唐道徵作狀頭漫寄

生平苦作違心事拙于用長與時會公卿白眼輕文章里中小兒識科第自甘懶廢年復年耳中猶願聞人賢況我故人貧且好富貴不欲居君先君今磊落空群才白馬蹀躞黃金臺內家衣袍清且裁榮名如此良可懷丈夫容易致身子上報吾君下知已既有出者可以處嚴瀨之間吾足矣

孟夏與長孺輩泛舟迴瀾臺

荒荒落日照孤墩就可中央立衣門草木半江屯雨氣波瀾平地出山根春秋弔古餘尸祝我輩臨流次酒樽躑躅暮雲感慨在更將遺恨問平原

初秋月夜園外散步

陰陰竹徑中隱隱通繩橋橋上竹籬篴橋下星動搖獨往平疇間白露沾稻苗介然亦何之遠望高樹標

月白鵲投樹夜凉人在門我行亦造次未敢通問言小兒倚桔槔但指明星繁白龍昨蟺蜿膏雨當何村

微風拍秋螢欵欵飛欲高時來觸團扇近人光自韜豈無燈燭張憐汝飛蛾遭羣動亦有息農務緩所操絡緯索索啼織婦行已勞

我田占城稻七月先登塲橋西歷歷黃半頃收夕陽東疇剛放花露氣浮甘香力入雖云薄幸免秋雨荒早晚粳酒熟隣父歡來嘗

獨坐梧桐下紛然落殘果低頭浣葛巾不覺蘚

冠墜汎瀾流月光掬之復在左忽驚人影翻不知乃是我

菖蒲石

秋月影拳石知復幾許丈不盡菖蒲青油油疊春浪

芝石

燁燁五色芝生于千仞岡紫霞澹離披采之不盈筐

螢

溽暑蟲蟲怨孤螢獨自閒飛星流碧漢一點破青山照影杯前落衝人扇底還東風那不度百草露斑斑

五舅游燕坐分牙帳歌以送之歸

生不願執耕課桑田間醉亦不願伊吾徬徨老食蠹魚棄男兒墮地走如風赤手能博雲臺字咄嗟吾舅雄姿標龐眉睅目虬髯飄挾彈戲走長安道捉鼻富貴來招邀匼匝金飾青驄鑣模糊錦簇雕弓稍弓今歸弢馬歸圉時清送君且

歸去如聞廟策安思危坐致金吾問前箸頭顱
未老建隼旟任汝猛氣吞居胥誰云宅相小魏
舒只今長矣猶讀書

寄答屠長卿

聞君待詔建禮門青縑紫纈香初温俄然風雨
秋一葉犯浪歸爾桃花村盡道文章憎纓紱古
人逐貧是何物人情强分枯與菀我獨何爲自
咄咄祇應升斗水不能活莊周放之東海邊咲
傲淩滄洲陶公太白相對出金娥玉枕長江頭
妻舂子耕不足問空簑短劒輕于鷗擲還手板
持酒杯天地豈私貧我哉有詩百篇足歌嘯蓬
徑復向誰行開青蘿如髮幸未白藂桂徒攪幽
人懷君自美服集人指身非娥眉妬奚來長安
覆車多于太行道使我疑古黃金臺禿此三寸
頴供爾三尺喙與爾千秋名千秋復誰在我自
有友安期公拍杖招我漁溪東海門一潮夜月
白非鴈俄作東賓鴻有時相將御無極吾願爲
雲子爲龍豈能熟寐聽呵殿掩卷脉脉嗟途窮

況我與爾皆半老向子損益諒所保囊中含章
苦不早浮雲西征塵浩浩

酬王崑崙先生

鹿門車馬漸難期肯自扁舟爲我移入夜松風
窺靜榻半規蘿月照深巵朅來求仲開三徑可
許蟭螟共一枝天下有君知已在浮雲身世莫
相疑

送李茂實北上兼簡殷無美

百尺廣陵潮十五邗溝月送子千里舟悠悠江
上發江上綠蘋霜滿頭驛亭掃葉迎星郵使星
西流客星隱今季重九茱萸愁愁緒不可及揮
手但努力人豈鹿豕哉況子婚嫁畢豈不念斗
酒一篇自抑扼委蛇未肯慙退食東海一腐儒
德衰笑鳴鳳不作長安游時作長安夢勾陳玄
武霾朝昏山鬼晝嘯青天渾十年磨劒不改試
千秋著書難具論此間五湖一片雨污萊半奪
漁樵村借君喉舌叫帝閽民茲無衿禾頭髡及
今蠲賑猶見恩輶軒使者乞恩已爲我轉致殷

無美去歲風走赤白囊壯君飲酒不衰止君能
辦虜虜易與如聞海上復塵起餘皇散盡組練
荒樓船將軍以誰使吾已好言謝鄉里耕桑無
恙有吾子

冏伯浮香閣觀梅

巡簷索笑亦難逢況復憑高千萬叢冷蘂粘罇
吹不散踈花入眼照還空池光黯澹搖晴雪山
影低昂護晚風彷彿美人來月下闌干斜出一
枝紅

栩栩園詩

結廬在川上川流自成折萬里船可呼千章木
如結闢宇廻高風疏池湛秋潔門外平湖光灩
灩若可掇烟波澹人意魚鳥媚吾拙芳草忽冒
堤翕翕春夢熱物華洵駘蕩既寤亦同悅
南園雜花明竹淨香微微開簾散芳旭蝴蝶紛
滿衣栩栩各有適夢覺誰是非袞繡東來時駟
馬滿路輝湖山落廳事朝夕變景暉井深寒泉
食澤廣潮田肥風流緬前哲因之寄音徽頫仰

園林好未與棨戟違蘧然公案旁吾意欣有歸

家園白蓮花中錯殷紅數瓣

芙蓉幕裏一枝芳宮彩紛披白玉堂借得紅酣剛半面褪來朱粉剩殘粧銀河月照天孫錦華渚虹飛素女裳知是寸心含不盡秋風故合兩花香

題內官出家像

惆悵東風十二闌錦鞍玉勒幾回閒自從龍象傳經後白馬歸來識故山

自來奉御玉皇前磨衲何從得晏眠久厭諸天饒色相布毛吹徹半生緣

日日焚香玉案臨隨緣瓢鉢主恩深人來欲問宮中事忍草窓前知我心

故識當年供奉人寫來生面侶前身到頭錐立元無地幾樹梅花未是貧

壽從叔

九十春光未老時當堦紅藥照深巵賓筵杖屨扶黃髮吾黨衣冠讓白眉堂上德星看映彩簾

前滿月正如規竹林小院歸來後日日相將醉
接籬

壽封君

仙郎里舍整從容通德先生始杖笻漢史新成
循吏傳秦官未老大夫封帳前桃徑看初合郭
外棠陰望已重最喜白雲秋署氣江潮日日信
音逢

題二色牡丹

宮雲朶朶映朝霞百寶欄前鬪麗華卯酒未消
紅玉面薄施檀粉伴梅花
洛陽女兒紅顏饒血色羅裙寶袜腰借得霓裳
半庭月居然管領百花朝

曹子念賦緱山行贈別率爾奉酬

王郎來而不見而兄厭臭腐蒼龍白鳳森翱翔
又不見而翁抗疏辭魏闕衰衣苫戀慈親旁爾
何短褁鈍馬走永雪萬目睽睽心短長懊昔人
言苦不早奚囊蠹魚且半老浮丘笙鶴不自保
萬事人間摠草草姓名已挂世人口能復行藏

落人手無心要看長安花與客但醉耶鄭酒酒
中白眼看是非爲蛇爲龍我何有吾不媿他人
乃媿曹先生先生陳思後雲綺紛縱橫舅氏青
箱顧向誰天下詞壇執牛耳近忽避人草太玄
松窓竹扉朝不啟自言我老百不緣獨有憐才
心未死贈我瓊瑤枝投我琅玕篇高賢豈必後
生畏品題欲死居人先何以報所知指此寸心
是蹉跎筆花夢好醜友覆似抱牘不即棄以此
負君矣君歌緱山且柰何山中之人已如此

祁日照積雪

暖暖墟烟薄輝輝日氣晶白雲虛點染積雪淡
微明樹結層氷綵山含凍雨情驅車原上好烏
鳥樂新晴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宗之校

女兒乞花歌

墻頭薄雨烘朝霞蹀躞紫騮嘶杏花綸巾挂取一枝去更逐飛花過酒家酒家小女對花立睡起折花無氣力董中醞面虛自嬌今日喜從郎手乞紅輕翠滑不勝簪月明好借窓前色撚花

笑問郎花好何如妾相看面面不相知鏡中郎
髻濃于葉草頭一點白紛紛明朝化作黃蝴蝶
妾家柞酒琉璃筒壓取百花枝上紅留君君不住
竟東下門外落花花鬪風風迎風送花時去枝
上紅留君不住乞君顏色君可憐花若常紅花
自主君不見朱樓玉殿埋芳春白頭不苦臙脂
貧杜鵑聲老頻催客燕子泥香空殢人今夜看
花在何里花月燈前盡如此四更喚破賣花聲
桃花又代相思起

閭門楊柳枝詞

沿門楊柳弱于絲人去人來折向誰賴有幾枝
攀不盡就陰拋入小鵝兒
二月初收鶴市燈踏春兒女笑春貧朝來忽地
閭門柳綠到皐橋不見人
鵝黃扇子白衣裳許久吳兒不到鄉月照柳芽
如欲語風光時節好相當
行春橋下是儂家月月關門不見花老大爭如
少年樂清明好作柳頭茶

白門楊柳解風流每到花飛更解愁恰恰班騅
啼不盡新鴉又出樹梢頭
粉光亭子日斕斑欲寄音書好是難一夜柳花
吹不到大長干隔小長干
渡口無花水半渾酒旗橫出對橋門秦淮三月
愁如海莫是桃根接柳根

荅仲醇贈別

良友齋頭事優游盡可書笑言心自好名理樂
將餘別予酒樽易渡江楊柳踈惟存篋中句一
日再三舒
親朋在河澨終日思昏昏容易遂千里倉皇無
一言露花村屋靜風鴈浦沙喧忽忽深悽愴重
將別事論
鴉影江上沒鐘聲檣外吹襟期豈在酒光景若
爲題而自理松菊吾其慎素緇歸來不知日相
示各無疑
隔舍苦相憶各天將若何依稀尋別緒想像得
微哦風雨眞成散行藏半屬訛謝君勞遠念吾

已渡黃河

楊州別姊丈季良三兄

因緣弟兄好重以郎伯知石花清點茗竹榻靜
圍棊剪燭撡今夜連床想異時茱萸不盡揷遠
道更貽誰

別伯栩叔祖

別君太感慨感慨悲以怒親朋日暮歸亦常我
獨持君泣行路好君兼忘分與年見君布衣時
可憐文章半世遇小至蹉跎復爾寒青氈青氈

典盡鄭生餓天下笑君齒都破赤手豈能回陽
春予亦曳尾河之濱眼淚滿面禁不能相看盡
是窮途人吁嗟乎人生貴賤眞難擬王陽早來
貢禹喜君不見楊州之市冷如水又不見江無
底

向與長孺不成別追爲寄懷

月照白華寒松楸葉半乾以茲風謖謖念爾貌
欒欒世事憑蘆酒衣裳笑楚冠窮途愁不任況
且到長安

荅欽之贈別之章

九衢春月淨京華酺樂年年賜內家恰似吾鄉農社後白旗紅酒醉桃花

道中別汝增兄 楊州

曉柝關上動與君從此睽何人更如故到處不成栖欵話親燈火深盃倒滑稽那堪吟別賦秋月正如珪

周如春送予非上旋送之歸因走筆寄慨并以示吾里中諸友使知予懷

羨君老矣健如犢游韁絲鞭走陸續羨君貧賤樂于我南北東西無不可我願如君百慮忘飲酒不醉心磊砢自嗟功名失壯季兩足重繭心血乾欲已不已亦偶然但畏褁服趨人前人前哆口多慨慷吾將塞戶如鼠藏心事且共陳人商有酒但索妻兒嘗今日送君重握手囑君東歸謝吾友王生王生勿復狂一日頭毛短于韭

送李玄山之檀州

李將軍眞丈夫生長菰蘆中佔畢工爲儒衆人

剌剌戀腐餘子獨拋棄輕錙銖挾弓提劒走上
都豹韜星纏徵選殊矯然千騎上頭居羞戴錦
服驕妻孥願得一面當胡雛緹縠非指檀州途
烏丸至今骨尚蘇仗子氣岸操鼓枹寶刀瑟瑟
當夜呼日黃風黑追單于手提髑髏血模糊馳
歸藁街搏虎符高顴壯髮果不徒笑殺里中白
面兒畏風怯寒圍瓘瑜傲殺王家烏衣郎終歲
面壁吟之乎李將軍眞丈夫

登北固

悠然眺平楚暝色自江東石有三分恨烟銷六
代才暮城星火雜斷壁雨風開猶記題封字沉
吟日暮回

招隱寺

行到衆山盡應知游者稀客深樵徑暝鹿飲凍
泉肥地僻無波浪時清有蕨薇獨吟招隱咏四
野谷風微

遊金山

日高京口渡遙值定鍾時烟雨寺幾點江山天

四垂沙晴群帀合鷗入亂帆疑數盡東歸浪滔滔未可期

遊焦山

孤嶼自亭亭微茫接遠汀樹含浮石動海入衆江宍鶴表仙人骨梅花處士銘可憐春色近隔渡廣陵青

慨慷招隱詠我病獨登先大柳坡前浪新鴉寺裏烟杖頭探水渡崖足試衣褰況此風帆利僧寮儘借眠

大雨行龍潭記事

水雲片片遮禾田白魚跳梁及馬鞭小兒爭渡喧樹巔野屋無牆竈無烟回頭後車頹不起三尺牛涔沒馬耳農家買簑錢百千驛樓昏昏雨未已抱薪烘濕烟半收出門四望生窮愁須臾春潦忽露影日光澹拖出天井雲收峽坼長江明白沙湍減波紋靜石堀礨礨山根橫走入江酒乾更買白浮梁水風吹人醉不長行路難不

可說老鼉舌噏張茅青虎子渴人生安佚何可
常王郎慣從險底活

五月五日遊金山觀龍舟競渡

自我兒時上金山登高但覺江風寒十五季來
復游此始知水大難爲觀水流滔滔自楊子海
門浪出剽如矢瓜洲檣樹綠于蒲蓬脚無根任
風使風來鬬浪一時高千巖萬竇聲嘈嘈石廊
蝌蚪忽噴雨東西沙影侵山梢我歡飲酒不知
數況值江頭船競渡落索朱符坐櫓工鷄黍賽
神神無怒此時寺杪亦鳴鐘夜濤吞吐雲蓬蓬
江豚跳梁老鼉睡恍惚京口桅燈紅勸君暫聽
津吏語日落烟青且歸去

楊州道中謁文丞相祠

白沙大樹掩寺墻載瞻載拜神旗張拜者楚楚
青衣裳云是宋文丞相之祠堂堂前銀杏日光
小以手讀碑殊草草惟有石壁垂文章五月凉
風射人腦我思當時丞相何嶮巇夜行晝伏隨
狐狸蘚剝名字胡以爲感格非有精靈奇丈夫

之顙亦有泚俎豆其間良足矣君不見楊州歌
吹空潮頭怒打漁人蓬
觀海
潮頭來遠沙開岸日當斜杯影浮鼉額神錢逐
浪花天西如有帝海上孰爲家遮莫乘風好崑
崙亦釣槎
讀驛墻詩
青草年年盡黃河信乾驛墻餘涕淚何日寄
長安

穀城
出山逢老人入山化黃石千載石人前紛紛拜
行客
過古薛城
原田莽無際道是孟嘗門秋風荒稗盡鳥雀不
知恩
窈窕歌鍾起參差幸舍開已隨朝市散尚逐曉
關來
三歸臺

官中奏歌舞閣外起樓臺菲菲汶水上車馬至今來

叔孫通演禮處

野外脫戎衣干戈化冠履至今思兩生千秋監儒耳

漢高廟

千古猶原廟空山白日寒神旗中夜出誰識漢衣冠

毛遂墓

霧散翹材館天高對策墀悠悠天下士何路薦毛錐

將游泰山九日在道有感作　予生日是重九

日月依辰不自禁深秋節物倍驚心平疇大澤生陰霧曲映逢山有茂林生日幾經天壤異壯年能共歲時沉如今漸畏登高事搓落風前問短簪

城非城南川氣凉岨峿遠接嶧山長日中洗馬歸沙市秋半辭林多白楊小摘畏人禁菊蓋短

吟倩客解詩囊茱萸滿地都狼藉故國親知可盡觴

登泰山頂時重九後一日

呼吸應知帝座通振衣千仞試雄風長留雨色秦皇樹不斷泉聲玉女宮介水遙分洙泗白黃河曲抱海潮紅相如擬作東封賦細草千秋輦道叢

蒼茫海岱鬱相羅裳上岨峽青更多大壑晝霾藏虎豹中原日落帶山河水廻澗道樹初淨雲護碑陰封不磨極目可堪吳觀盡側身吟絕四愁歌

登泰山日觀觀日

捫星夜半歷虛臺海畔青陽左箇開暘谷先含諸界動濤光忽擁衆山來封中雲氣成宮闕檻外扶桑落酒杯晴色漸分輕藹後島烟點點辨蓬萊

登泰山月觀觀月

暝入烟蘿萬壑齊月華清切介丘西星芒歷歷

河陰靜烟樹戎戎齊魯低半夜神旗飄鬼火空
崖海日度天鷄棲遲雲臥侵寒甚爲憶風塵重
解携

蒼岱宗丈人

我有越紈素一日再三洗褰裳過天津見人且
掩耳京洛正日中美言如可市但恐謀身拙飄
零愧妻子庶保不緇操歸以示知已

予葢齠時交周帥敬比歲余至燕而帥敬
亦在焉驚問其故則帥敬乙酉秋自白下
歸已謝儒而醫矣秋而賓興冬而去之一
何不粘手也予喜而且悲之作短歌

笑余何事悽此中心頭蘊蒸雙耳聾乍出蹴躃躄
迷西東瞥然市上逢壺公壺公與余故相識以
手撫膺三歎息冷風拍拍吹馬鬣欲啼欲笑說
不得人生老大心易悲且爲置却言當時當時
意氣光如錐芒眠五色降蛟螭精能百伎縱橫
馳醉染欲奪山陰碑烟四方學者爭負笈博士趨
風下堂揖一朝挽髮不勝簪如覺閑身過四十

丈夫何必饑來驅秋風策足恣所如偶然爲客
落大都青囊羞澁輕于氂齋前綉佛倩人供肘
後丹砂當市沽丹砂可以飽市人走草草誰知
公者費長房咫尺深居令人老公何不借我竹
杖從公翔使我久作墻東王

夢回吳山吟

天垂靜耿耿天河直于弦黃鶴如蓋導我前蓮
船十丈縱橫眠老兎搏霜射瞳子蒼龍挾雨耕
雲田海塵浩漫漫惟見七十二點空青山衝風
何來吹我冠脩然忽下如驚鳶自餘囂囂復何
物恍惚似遇城門烟城門烟橫不可識土肪石
骨參差隔花明百路春溪紅鳥啼一聲大荒白
日光依依照耀桃與李綠楊垂條引紫蘿長
杉當堦掃松子嵐翠虛無入市橋幔亭次第依
雲壘壘窮橋斷心轉移茫茫平湖名可疑湖前
陂澤不計畝手葺菜麥兼桑蔑晴絲悠揚胥蝴
蝶跨水種田知是誰黃面主人巾葛巾午溪白
鹿招佳賓坐中一翁獨吳語豈是當時角里之

先生鞠躬向渠問歸路笑我買山不知名眼前劃然心孔開支硎岸嶨紛相迎東窓竹子手所種蒿床葭席如有情五千靈笈幸無恙點檢未竟書魚爭竄動忽失聲推枕鷄革革夢境不可思此身依然在山非吁嗟乎胡爲我身在山非

元夜先一日觀大内鰲山有述

祈靈太乙報年豐大地光明自九重踏踏寶輪浮菡萏沉沉烟海鬬魚龍新宮錦荔如雲出歸輦梅花帶雪濃最是未央春夜月栢梁頻自儆宵鍾

游燈市

歌城舞館古燕趙麗春況復今京華厭厭月照銅盤蠟薄薄風褰油壁車橋東穿市眼乍醉樓上炙管顏如花乞得西宮一叢錦黃昏燈火滿人家

三月五日偶步至象所遇杏花因與帥敬醉花下賦得四首

草掩閑庭久徒行亦偶然爲貪楊柳色忽到杏

花前珠勒分寺影春衫傍酒船都緣無底興隨
意遶墻眠
頗解窺墻意探幽得滿枝是桃如淺抹避鳥未
全披紅白相兼笑縱橫強自持燕中花事後三
日暖歸遲
蓋氣通香象花光接苑墻輕霞薄春浪舞雪受
初暘醉面頻生暈新姿未解粧好將門外柳吹
入兩三行
久不見李仲吉聞其病詩嘲之

門外車音密懷人獨未來望如春月滿坐到海
棠開豈以苦吟病浪將花事猜金閨無渴史露
冷集靈臺
湖堤
脉脉春沙淨纖纖暮雨齊吹花還擘柳綠盡短
長堤
水紋深淺明照見影箇箇風來激微波疊疊催
人過
若箇樹邊寺幾層沙外山一聲齋後磬容與大

江間

暖入酒暈重風動鞭梢輕馬嘶不盡處春郭柳條情

雨過蝌蚪化新蒲出鮮水鸂鶒爲誰來飛飛不可止

上水人種魚下水人種黍歌聲一何變好晴或好雨

三月上旬過西山

流水枕寺門曲曲臨山趾靡靡楊柳青濯濯菖蒲美遠映城上樓近見橋外寺嘆然得初心我心乃如是

踈柳逗日光照耀山寺面古松鬱生烟騰入翠微亂肅衣儼進趨火迺蝕其半暗燈覆古佛苔長石骨爛悲誨不可聞慈睞苦無倦支頤歎斜陽隔林坐鳴鸛

寒烟橫不流長林纖月靜山頭青蒙蒙地上白耿耿童子築石塲凉花當山茗縱能拾松枝不能掃松影

水眼通石渠淵著不可了中有五色鱗深淺欣
在藻老僧散殘鉢唼呷出周遶悠然入魚趣人
影落清沼
途窮旅僧寮餘興殊未畢馬渴不可使策杖縱
橫出倚橋藉深草綠溪造山膝峻涉凌風頭緩
歸盡日力前林露殘紅有無杏花色
泓停泉一方倚山得清絕石子光鱗鱗水松澹
相掇泡影噓不停魚游自成節一顧清人心再
顧清人骨渺然起微瀾流風坐來發
露重幡鈴深朝晞非山止因循引我去若與白
社邇沙彌攝袈裟逢迎雙樹裏排鳥開石扉手
擷娑羅子逶迤拜長廊指點丹青似坐佛不復
臥臥佛不復起如聞龍象泣千秋淚如水
瀼瀼非山奔茲山創其首腹背橫交加餘音尚
爾陡巖如主事賓累若子負母唅呀不可測中
有靈物不蒼鷹戛然鳴老兎紛出走扶輿會有
托秩禮祀培塿

送陳臨陽封　曾藩

執玉諸侯自首藩分符使者出河源星懸大野
皇華發天入東山魯望尊五月紫泥明驛路孔
方丹甃待皐門太平補闕須周禮古壁元經好
細論

送顧涇陽謫倅桂陽

平世似無闕天下稀諫章委蛇豪筆棲明光都
門赤甃懸虛囊仗下孰者聲琅琅廼是涇里尚
書郎縱橫指列多慨慷手持唐虞報吾　皇炯
然赤心鬼神直壯氣欲排帝閽黑造次未免南
遷勞聖主用人或不測當時賈誼之逐丁盛隆
衡桂頗與長沙同痛哭不了治安事羞對野鳥
言道窮領郡亦是　天子賜抗疏敢曰微臣功
石門啼老猿衡陽叫哀鴻過君耳畔如清風人
自憐君君不自憐況有令弟鳴君前裒裒簡書
照後先桐江一絲繫兩難君家得譽亦已偏君
莫道干將頓挫收光彩天乎愛爾終自在

寄仲醇

人生會有托所托且速朽形影不相附誰使爲

之守朝聞夕可死此理亶其有日月不能長生
理徒苟苟警策慙吾師切靡負良友良友多苦
辭相知謝忠厚小人其自偷敢以晶其後

吳儂歎

天不弔我吳災運相排撥壬午薊饑民今年肉
幾脫所苦欲脫不即脫老翁今秋尚苟活六月
淫雨至七月天河逗漏地維缺湖翻海嘯聲總
雜禾頭行舡樹頭歇耕牛橫渡隴畝夷遺穗不
救蝗蟲飢老翁況有兒與妻剝樹見骨烏烏啼
丁男抱耒坐屋春有女粗能漚麻績兩日催成
一疋零持歸斗米咽不得薄糜不及朝來飧漕
軍租吏聲復喧公私迫迸豈暇苦中夜造次開
柴門釜沉屋破餘老骨轉向前巷抄鷄豚如聞
天子慘東顧司農感慨相爲言痛哭已下緩征
詔惻怛尚有發粟恩當緩故急不可問且向公
門乞恩賑零落半合鼠餘糧大家除錢頓時盡
耕男織婦亦人僕飽經荒亂死欲速艱難豈惟
一身足租債在兒兒在腹

送鄭子瞻歸浙東

莫相疑行路難一片男子腸歷落天地寬怪道古人何剌促出門羊腸脫車轅天烏九首搏人嘻黃風白浪相砉逐余髮苦已短余肉不足食槐耳未成陰何物堪彈射儂自不合離東墻致君暗地生青黃君寧不知鄭虔餓鬻書燕市提空囊爾家青氈一何貴赤手可搏蛟龍睡大笑不足問會有白日麗群飛荊榛復落羽天乎人耶總無愧君今去矣乘班騅弓亦挂帆從此辭吳江水桐江磯浮家泛宅無不之黃雀啄啄飽野粟看爾紛騰何所爲

錢郎貌余余對像戲贈錢郎歌

貌天易貌人難容易撚指開春花誰能見此赤肉團何物錢王孫操人好醜權意匠慘欲就下筆光爛斑於我良有契置我丘壑間頭枕大石手竹簡白襴偏袒春風前拋書捫石殊靜便輾然一笑解兩顴錢郎何巧我何鈍落落七尺子爲政留影天地間長與犬馬並吾將息影山之

陰離朱對面無瞳神

送李仲吉請病東歸

李郎志五嶽揭游黃金臺搖筆觸龍額天門綮然開棲以蓬臺芸觀之參差耀以紫微翠華之崔嵬李郎毛頴今不虛胡爾顰眉來謂予與其坐給侏儒糧毋寧病著長卿書眼前金莖不解渴子夜吳吟思故廬朝來上章暮挂席棗香桐落長安陌贏得洞庭橘半區剪取吳江作浮宅丈夫得志堪棲遲衡門之下百不思翻手覆手任爾天公爲豈不見君家鄴侯贏布衣白頭竟食王家梨

孟夏游摩訶庵飯于八里庄吟非幻上人詩聽無弦上人琴

薄游郭西門沙深馬蹇蹇悅此招提靜我轡亦戢緩蓮簑覆鉢平松蔭蔭一庭滿婆娑兩沙彌盤石恣偏袒不知爾爲誰客來亦暇懶春事闇將盡給孤誰氏園幽境澹隱日灌莽欲深煙水車激長風花徑催暗泉采之作清供亦

復旨且鮮門外正喧動歎息秋蟲偏
楚楚化人居蘿根古于石鳥歸深不聞天影臥
來迫我有傀儡場乃近衣冠陌騶馬喧晝眠管
城歎于役羨此幽棲清復恐憎愛格願言息所
緣居然在廣宅

聽無弦上人琴

何物悄然鳴松風相激盪無所置吾耳但覺神
颯爽巧囀春鶯歸澗聲乍聞雨峽崩泉響參差
玉磬金琅璫合沓徐來復小往驚飈吹斷還嘶
嘶豈其爨下梧桐枝自爲羯鼓亂大雅古琴復
破爲薪炊如彼穎師豈不能氷炭我腸奚以爲
是誰五指間幻出迦陵禪空堂颯颯人耶仙問
之迺是師無弦嗚呼賴爾之無弦

詠非幻上人詩清能沁骨余心賞焉漫賦
以贈

休公賈餘勇猶敵孟襄陽下語理不厭無言興
爾長薝蔔參朝靜菩提結夏凉借君清一掬浣
我非征裳

五月送任心葵歸武昌

爲君劒舞對離樽客路蒼茫易水渾到處霍塲堪繫馬何山雨峽不啼猿未容世外思招隱莫易人前賦巧言京洛素衣無恙在湘纍角黍至今存

訓醇甥讀書

舅自名成祟兒須筆可耕生今不逮母況爾願爲兄種德餘千葉遺經正滿籯春鵑爲誰泣立盡短長更

宅相看吾子寧慙小魏舒荆花隨歲盡葛藟望春踈痛哭東征賦徘徊暮倚閭欒冠吾忍見好授鄭玄書

己丑冬至前七日友人王冏伯李允升母舅朱向之姊丈周季良瞻萬壽宮謁九陵

崇岡如帶擁平皋沃野神宮駕六鰲天上珠丘開曆葵春前玉輅薦荆桃千山象設雲初曙萬歲蓬萊日正高聞道昌陵封事少吾皇久矣

賦民勞

九原何地不蒼凉弓劍橋山泣　孝皇警夜燎光承委佩當關午漏下封章翠旗風雨歸華表玉几星辰照未央千祀泰陵杯土濕登臺北望想沾裳

走銀山道

寥寂荒山徑漫隨黃葉蹤林虛峯影亂谷老雪痕封落日閑歸牧投烟及暮鐘到來頻立馬鳥道幾重重

宿銀山寺

野宿欣逢酒匡床肯借吾僧寮共談虎佛供對啼鼯月壑懸相照風鈴莽自呼夜清鐘磬發驚我尚征途

余舅及季良捷走銀山巔度閻王鼻余倦甚再遊耳

岧嶤出鳥背羨爾獨登先樹影黃花鎮風聲沙澗泉寒山棲睥睨落日響弓弦老矣燕然石憑君早着鞭

銀山歸道

澹日荒平野差池我馬黃暮山看更好空翠遠相將寒入鳥棲亂烟含獵火涼傷心松栢地鎮夜月蒼蒼

送葵陽座師謝病歸檇李

流澌蹴浪渡淮河草綠南齊擁傳過五夜對懸天祿火三秋未老越江箬憂時日下占雲漢招隱春來到薜蘿端爲盛朝舟楫重憐君不遣試風波

五噫歌半雜燕聲筑響波流鴈驚汀雄劒匣中難把問蛾眉宮外若爲青瞻天尺五君恩近去國三千客夢醒相見無須傷采葛樓頭煙雨對人冥

江梅驛舍雪深深歲晏頻驚遠別心岐路飽參窮達味燈花青入短長吟黃河凍雨紛相逐黃關流雲莽自沉白首門生供杖履彈冠原不爲朝簪

桃李春宮花滿枝獨憐失路媿人師素衣不化

終爲我青簡無言可問誰故國已歸蕉鹿夢新
知半入海鷗疑伯牙臺上登臨數日落琴清有
所思

大風行

天地快哉氣澹蕩爲長風云何大塊間鬱意聲
滿空長安鎭月天漠漠十日九日風色惡揚塵
握堁小作劇轟砉遽爾搖鵁鶄凍鈴急鬪簷亂
鳴老樹轉撼罘罳落褰帷射人疾無影掩面謝
爾猶相掠不及相鐸不及占蓬蓬自何來南海
非海波相黏白浪襄大陸響沙驟平川射工負
弩驅而先黑烏長嗥赤狐拱尋常物類亦爾顚
相切助聲勢獵獵摩青天帝怒問巫咸寥戾者
誰子風伯灪厥首風母歷其齒石尤憒舶趠羊
角爲之使爰有同好相喻翁張箕吞如許當空揚
封姨抱樹泣欲訴欲訴不訴風難當翻能暈日
且珥月拍落霞彩霾精光白衣蒼狗倏忽變金
支翠旌紛走藏海濱有鳥縮脚立享以鐘鼓愁
不食敢辭萬里塵請以六月息一風之力猶可

勝如彼草木皆風聲世間萬竅盡號怒攪搜哮
呷何時平左朱絃右玉琯歌再闋波未偃東山
破斧何時歸日光曈曈風可反

偕友人登顯靈宮閣感故友王亭伯作

直直閣陰午嵳峩逼天闕持此一杯酒欲酹千
門月連臂踏踏呼柰何柰何不盡金叵羅空庭
故逗霓裳歌老檜舞影凌凄娑當此好景復不
醉古人月笑今人睡匏瓜正壓虛青簷罘罳宿
鳥紛相避霜重可彈冠燈凉更炊酒客自留主
人觥籌錯吾手笑予王大何情癡酒前墮淚如
綆縻柳墻荷幌百回飲有人贈我紅將離依稀
此月亦此酒醉我之子今爲誰山陽笛聲不暇
老天涯對面皆新知今夜爲君了癡却破量共
汝深深酌樂極能生哀哀極復生樂君不見鷄
喔喔白月悠悠向人落

送范長白東歸余亦後此歸矣

六街燈火柳烟霏紅入東山舊舞衣爲語青城
歸去鶴弓彎如月背人飛

答袁肖海見贈

襟期相許十年前邂逅風光更可憐日暮雪街迎醉馬雙龍捧出帝京篇公寓雙塔舍中出詩相示山頭雲影遠相從藤杖芒鞋得幾峯見說富春雙舄近夢游先到謝公松富陽有謝絳松

答長卿寄作

復看竹裏印雙趺日日凉風生座隅出世且饒君作主有親未許佛爲奴山中白石能餐未樹下明星得悟無欲向傳燈叅動定年來衣鉢在吾徒

送李玄山留守中都

匈奴自識李將軍牧馬不收塞山紫漁陽臥鼓當非風日高痛飲臨淮市

贈公孝與

蒙山跨東海泱泱風尚爾卓彼公王孫居然學周禮偶逢話深心慷慨不可已一時自千古暇復理姚姒爾才自丹青能不爲世使燦燦錦繡腸戢戢禀意旨大雅別有尚采風迨下里我有

寂寞韻閉戶聊自喜斯道苟有興奮藻豈必已
高臥聽雄辨賴子食吾耳誰與相激揚言有曾
太史
神物固不測一龍將一蛇龍飛下其髯而猶頓
泥沙吐珠置路傍行道誰爲嗟蟯蜋蛻爾丸念
彼愞莫耶著書懸國門反爲車馬呵市聲目嘈
嘈誰理擊筑歌請君晦光彩礪石玉可磨如子
百不爲息影山之阿猶恨有舌在君其愼揚波

壽陳太常母嚴夫人

紫薇山色入簾時簪履如雲照玉巵燕子暖迎
鳩杖舞女貞青共髩花垂鳴璈半譜容臺樂旨
酒遙分泰畤釐好導板輿來北闕長春遲爾閟
宮詩

贈阮孺平

子歌我謠頡頏其辭道路縱且橫持此將安之
余也流言髭爲白況子客燕手猶赤窮途相將
不相憐酒中意氣眞可惜天門閃閃光欲奔照
爾劍上星辰痕時來致身豈遲暮柰此中夜羈

人魂雷砰電射有時寢息青蠅薨薨老彼叢棘
會見吾子御風走知余駑馬先後不目前萬事
且莫道與爾同消步兵酒

酬馮琢菴先生

大雅久墮地彌縫賴魯叟穆穆清廟響含意若
未剖東海固大風體大或錯糅素質渝玄黃舉
世相唱偶嗟我負薪子竊歎不出口誰裁齊音
傲澹與琴瑟友剝盡墨瀋痕恍惚遇蝌蚪魯史
世爾家詩庭尚敦厚

至言富苞孕肯與文章絕彼哉創籓籬千秋在
頰舌氣盛神理衰轉手化工拙不有千頃波安
能制頹決惟君氣宇宏鍾鏞在東設琅然時一
鳴金石森就列慙予寸蓰資幸獲仰磨切嗜好
豈必同昌歜亦成悅

鄧林徒勞薪豈能勝日力擾擾鬬者苦孰若憑
爾軾以予悶悶心長短深自匿況爾白髮生驚
波僅餘息讀書不求解夢寐寧復憶君不惜精
爽耀我雲五色無端被榮名擾我嬾所適終當

便蓬蒿謝子勤羽翼

送李茂實頒武誥晉陽以便東歸

星軺五月渡河梁負弩先驅出太行春色欲青
關外柳絲綸故遣近臣將
斜陽催酒莫留殘千里相思命駕難長夏如年
歸未得知君頻折藕花看

夏日新霽望西山

夜卜齋鍾韻簷花報午晴雨歸雲壑淨虹斷暮
山明脉脉辭團扇閒閒出市城相看禽語樂起
我故園情
故自西山爽雨餘清更饒落雲猶在野晴翠欲
分橋嘉樹曾紆賞飛鷗可待招兩年羈客夢得
此足逍遙
長者兒相視少年心若何回腸更事老對面失
歡多寺影濃花出林開野澗過長安有閒日底
是久蹉跎

大內蓮花

西山青落影娥池仗外芙蓉入照時薄雨未消

初日暈晚風欲語向人枝六宮香粉流紅膩三
殿浮涼湛綠漪的的夜舒人不見集靈臺畔露
華知
鬱羅天外壁壇清曾此瓊花散玉京河上卿雲
猶泛泛水心芝蓋故盈盈月窺粧影鬱鳥並晴
落紅衣鵁鶄明是處綠蒲堪繫舸君王那得萬
幾輕
聽太初琴
君有千里心彈作千里曲何來黃山泉飛作指
頭玉
吾欲封谷口獨坐當長松留將明月吹度與萬
溪風
欲彈再三撫拂子弦上霜我歌梁甫吟與此誰
短長
渴飲上池水飢食長安糜靜對琴悄然奚以彈
鉄爲
送麗明歸山陰
病骨誰爲支臥對經與史窓前紅葉翻君然念

吾子

酬馮琢菴先生朝爽樓詠

高樓高幾許上與西山齊山上復重山雲光鬱萋萋朝氣穆以爽可以一振衣乃有東海公選勝同攀躋良朋愜高唱遂欲忘簪圭感君托素心傾倒百不疑坐中獨與訥眉目常乍低雅交不欲甘心故無町畦廉靜鮮風過吾耳時若提談深酒欲寬渴飲日竟西海棠暈悠揚醉面生光輝殷勤重言別申重千古規卓哉不朽名烈士良所期學山或不至恐蹈愚公迷大笑指落日頹然進卮匜

周貞女

宇宙至今在其道惟貞觀寧若木與石堀然徒頑堅山頭望夫石風雨秋淵陵谷有傾移況此愛浪翻卓哉周季姬生死狗所天裂素騰哀詞灑血鳴肺肝霜風凜以凄使我骨欲寒乃彼惻怛念兩髦辛苦勤三遷蔦蘿各有托茶蘼良抱一心知者或復難往昔餐松人奇節豈不蠲

自安之子中谷蘭未與春風緣爲誰長青青素
縞凌華年終我父母命不負三光懸中心伏獨
是甘苦得自然以御世春秋澹蕩眞浮烟余家
化人跡與爾相後先靜者一念果白日生羽翰
而予猶塵棲寂寞躭枯禪將天老哲婦扶植人
倫顚抑以瑞聖世照燿光堯編彤管色有煒汗
簡青闌班修名豈所求吾自相娵妍

送五母舅武昌督運

江頭赤壁淨軍麾十里樓船臥鼓馳飲馬晝眠
鸚鵡樹掛弓秋老建陵碑舳艫蔽日聯魚麗帆
羽揚波蘸蠡蠡旗非鴈稻粱謀未熟臨風吟斷渭
陽詩

秋月感懷

曈曨海室湧波黃溫樹先沾紫禁光浮動乍翻
楊柳浪霏微轉泛芰荷涼寒星自守三臺露碧
漢虛摶萬杵霜咫尺瓊池稀宴幸暇將清夢問
霓裳

追涼結伴上針樓天上人間揔解愁細語堦前

風欲斷新眉簫半月相留空簷玉馬嘶霜露隔
水黃姑泣女牛夜夜笙簧歌館沸共誰斟酌漢
宮秋
烟籠閣院月參差坐見槐衙影漸移簌簌井梧
鳴半夜飛飛鳥鵲聚空枝婆娑對酒成三友自
在窺墻得半規早晚曰歸愁歲暮蒹葭猶及未
霜時
隴西明月不堪秋況復驚烽照戍樓原上鬼燐
荒燒白軍中羌笛陣雲稠賀蘭山外虛弓怨無
定河邊破鏡愁長嘯可能空虜幕柳條黃盡古
井州
空青萬里露華新倚薄松窓憶故人玄度不來
天共遠謝郎獨醉月相親蒲荒麥熟孤鷗友草
白沙明老雁臣底是吳牛怯風甚不禁團扇改
京塵
雲表纖纖耿玉繩銀灣無浪斗杓橫千門影落
山河靜九道光分漢陌平試卷氷簫占近遠已
捋蘆酒閱虧盈縱教狼藉春江夜忍待風吹夕

暈生

水國高秋倍闇然涼風天末想娟娟黃花耐擁
南樓展紅樹相看牛渚舡白社避巢將客燕平
林抱葉未歸蟬那堪孑夜烏啼盡荻岸楓城夢
裡烟
城頭北斗半闌干歸鶴乘風借羽翰清入桂蘤
淮水綠空含橘柚洞庭寒孤輝對濯霜燈苦斜
照頻催菊酒殘寂寞五湖留影在還餘名字月
中看

秋日同友人游西山

灌水翳長坂靡靡層陰動細草臥牛羊應作清
都夢
鐘聲漸杳藹響末交杉松消沉向何際洪洪化
長風

西山堤上

無窮柳夾堤蒼皇馬相逐風吹席帽軒驚入前
堤綠

西山望湖亭

水眼虛爲星恍惚若宿海水衣化爲石可見不可采

西山玉泉山石紋如浪

山氣飲湖青日夜水泉長微風蹙波紋倒影石花上

西山涅槃寺

碧潭偃樛枝似守鮫龍宅照見油油天蕉蒲弄華日

西山卓錫泉

循飲此泉側日暝醉忘起流水轉人心人心轉流水

西山碧雲寺池

游魚何唯唯適此一方水一方自首尾遊魚若萬里

寺門

紫蘿靜若夜青流澹無言不知山寺到乍見風旛翻

來青軒

遥青草木光空青天地冥憑欄三尺外與爾共青青

軒前東壁

東望金銀臺飄霞若衣帶目盡長安城心在長安外

軒前月

雲扶月華上森沉翠微冷霏霏高低林月中無靜影

窮雲瞀山頭蛇蟺及吾趾翠濕不可搏身在白雲裏

雲裳

環翠亭

徘徊虛亭上相憶杏花叢但留環翠在明日又春紅

祭星臺

空壇落星辰騰沙鬱皇野不知何王碑隔坡問牧者

別香山

相去幾何里香山紅寺青冥冥月中磬況隔晚

雲聽

歸途欲雨而竟晴

人言鷓鴣聲模糊若含雨啼破千林烟來我杖頭舞

秋夜懷仲醇長孺

相與江湖久并忘鷗鷺名自君農臥穩使我客懷輕忍草依龍象桐花老弟兄可憐塵滿眼猶爲說無生

落落高秋夜琴尊一草堂緒風搖束楚好鳥坐閑桑有客美無度如予河未梁紫芝眉宇在心逐泖湖涼

夜尋高隱傳見我韻中詩鶴警欣相得蟲吟盡可思別來秋去幾坐久月歸遲長興無多語應憐靜者知

月夜坐石經山頭聽泉聲呼季良不即至戲罵之

空山易爲聞落葉如轉石洗泉會流隴莽若潮鬬射如絲界空青淘我新月白大地盡一聲吾

耳乍爲闢萬里爭道鳴何能覘泉脉對之飲且
嘯雉子亦嗝嗝吾意那可敗祇爲阿戎惜

咏山頭月

招提吐白毫照耀摩尼珠十方若虛空載明西
一隅樹轉圓不分夜午輪逾孤小星輝輝流三
五龕燈疎明滅林莽中烟寺相有無遠乃群動
含近與吾影俱

琉璃橋步月

蜿蜒百尺橋下有千里流灣環闢明月澹澹銀
浦秋漲渦蹙高浪魚龍頹不游呼吸挾風雷石
勢兀欲浮逵天星可捫廣野烟相樛行人走陸
陸杯酒誰爲酬吾將欵白虹飲我湖水頭

贈胡畫士出塞渠曾貌余

好向長康乞化工許將丘壑置龍鍾一回畫就
一回老只恐黃花瘦似儂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宗之校

李見羅先生之在難也其弟子止菴羅君偕其二三同志僦居長安納橐饘焉余既聞而義之迨羅君歸顧我于家連榻再夕愛其奥雅于其行以短歌呈別

古人結轍從其師使赴水火亦不辭今人友道

棄如土朝爲弟子暮爲虜咄嗟海客宛田橫何
如馬融帳下逢衣生一朝倉皇散如霧反令俠
者留其名況今天下盡婦女閃忽人心自風雨
漸聞室有戈非止市有虎市有虎尚可室戈能
殺我目中僅見李豫章急難兄弟奔相將側身
痛哭雷霆傍九關虎豹天蒼蒼朱生已死盧生
餓獨有盧生下簾坐朝來分得磨鏡錢强半籌
燈獄中臥丹者寸心白者虹上帝感動精誠通
嗟哉豐城雙劒氣紫光晝夜磨崆峒天寧士續
萇弘血人自書傳夏侯訣君其先歸掃庭雪文
未喪天視君否

送人官塞上

海風如刀沙作雨拔君孟勞爲君舞酒酣不脫
從事衫擲還骷髏月未午

長孺自燕至作

隔手遙相喚高齋榻已温話來兼涕笑坐次失
寒暄雨膩紅蓮沼烟封綠篠門淒淒燕市筑細
語入黃昏

各敘五年事別來看鬢鬚風塵能頓老山澤未
爲癯心狎耕漁漸夢尋悲喜無燈前憐瘦影珍
重說征途

送李長卿遊北州

石門風雨大刀環夜入金城虜氣寒一道墨花
飛盾鼻軍前萬舞拜呼韓
白草黃河漲落暉馬頭三月碎霜飛投觚四十
未爲老醉脫青衫試鐵衣
凍月蒼蒼雨雪零前軍已掩幕南庭五更帳內
猶歌舞狄道烟消鳥鼠青
律律西風隴樹秋佩刀刺石取封侯平生知我
龍泉在十萬軍麾擁前緱
朝車鍛矢驟胡風草木千山助火攻萬里燒荒
空罽帳甘泉猶憶隴西烽
落日煬蠶烏尾訛將軍閫外立雕戈忍將無定
河邊骨鬼哭長城博凱歌
夜占河皷彗搶槍赤白飛馳報破羌獻栗不風
鈴柝靜滿樓清嘯月如霜

材官突騎百爲群解取凉州獨有君戲下請纓
來五部臥彪爭識李將軍
送孫見田任儀封
綰綬誰年少當時陸浚儀政閑更雀靜春到驛
梅知別思知秦洧遙心託具茨況聞頼水上故
有鳳凰枝
和殷無美感懷
比覺歲時易轉于魚鳥親可憐爲客老何似有
官貧東閣梅如我西風鴈欲賓聊將試舟楫話

與未歸人
隴水風磨劒金城雪叩弦書生懷主辱立馬贈
君鞭荒燒餘千里螟蠶尚兩川左賢曾否遁忍
問太湖田
軍書若鞅掌轉憶習家池何地無風雨登壇亦
皷旗夢酣楊柳月酒醒杏花時樽俎功名在春
光幸可私
送友人之蜀
思君何日下三巴錦水春風不念家遮莫劒南

楊柳盡一枝煩寄刺桐花

孫烈婦

生當共餔糜死復共誰之不改糟糠腸與吾死者知

郎不爲儂死儂自爲郎死芙蓉爲誰枯髮髮滴秋水

三年綉羅衾鴛鴦未成眼魂魄倘有知猶與妾舒卷

妾許黃泉誓難使茲言負鬼唱白頭吟待妾亦已久

漆燈青熒熒土花碧萋萋夜臺日月沉兩髦去何其

東歸至通州別季良

惻惻出東郭悠悠臨逵道吸吸風舉衣灑灑沙覆草豈無親知觴可緩憂心擣征馬蹢躅嘶對此慘不飽欲別再三顧腸結語言少與子皆壯年荏苒忽半老況我白髮親愁疾切自保聚散紛不常忽若雲舒卷豈不見故壑出岫夫

已遠曖曖空中暉柰此獨行蹇竭將百口歸誰
與暖老眼賴子相將護彼此聊自遣乍爲伐寒
暄久當習洗腆願言共携手松竹幸未剪
初走燕趙郊騰塵闘余睫幸我骨肉諧漸且囂
臭帖明發出都門忽與惡況接沙磧紛回薄昏
風晝相攝驛古鴉巢空渾流歎徒涉差池帆影
東衡宇返故業東南亦得所但恨無子轍聆茲
于役人誰不苦劬劬
靡靡客行邁憂緒錯如織乍經離別悲彌覺兄
弟力余姊健婦人將事勝余百執爨或執鬻分
任豈不適一朝化陳人視子情倍戚雖獲同胏
腸尚苦薄羽翼風雨原花青靈其駐魂魄猶
顧急難吾言詎容食

東歸別諸友

二月楊柳毵毵莽莽沙相蒙造次褰車帷遇我意
所同持盃候道傍欲緩驪車東人生易偶合豈
此樽酒窮慷慨別君去瀟灑從歸鴻日暮烟迷
離點點江水空解衫倚風檻撩索推雨蓬乃知

黃河水不如杯酒濃行矣勿復道歸歟樂吳儂

守風

久厭京塵惡塵途故故許長風吹榆莢老沙罨柳
稊黃昏浪襄官渡連雲落大荒臨淄剛一水何
事日相望

途次雜詠

中夜雨汨汨朝宿草頭鮮女兒學鶯雛試上桑
樹顛
四顧沙漫漫維舟青草步月出聞鷄鳴人家在
深樹
朝來楊柳青楊柳始破眼早不照別離空將樹
枝撚
磧歷瘦馬行空原餓鴟叫寥寥壯夫心悠悠往
來道

感懷

簪筆虛丹陛趨朝沒紫宸官猶慚退食吾感易
呈身桃李無成徑菁莪漸可薪忍令明盛世東
海有波臣

層雲迷鴈渡暗雨入船聲愁夢不可贈人言虛
自驚獨行常問路欲隱恨無名端爲文章悞予
今老未畊
非無長者客相與古人期嬾未衣冠狎名將造
化疑桑麻兄弟在鴻鴈稻粱私吾道貧如此思
君詎可詒
不記逵遊歲但驚梅柳疎春陽行暮矣吾黨賦
歸歟久已恬羅雀何當復羨魚由來非闕夢祇
爲古人書

九宇衣裳治千闕草木兵罪言聊自語任隱爲
人榮飲啄皆君父行藏畏友生老農蓁藿在忍
道主憂輕

南旺

東西流水界平沙半憶長安半念家綠盡槐南
渾不覺藥欄紅老石榴花

過留侯祠

祖龍布毒燄六社墟爲烟手操報秦椎乃此弱
少季一擊不中去東海黃金散盡吾尚存而今

悔盡少年心行授嶧陽老子兵終扶赤帝噓炎
精以漢報韓心自盟杯底龍蛇楚漢剖箸前縱
橫六國走功成持我黃石書以問赤松當是否
赤松黃石不可知豈其同茹商山芝未央鍾室
烹壯士公方雲臥留之湄生前不戀侯萬戶身
後寧貪一坏土神仙不死俠骨香月冷波清自
今古

漂母祠

寂寞王孫路名由一飯揚悠悠男子足未省報
恩塲

憶昔

五年去冉冉聚散此邦溝半非別離侶翻甚別
離愁

戲成

南兒使快船北兒使快馬誰畏千日糧窮彼四
天下

寄家信

旦暮郵筒便非來音尚疎愁多滋畏卜語盡強

裁書醉自逢人足花猶此月餘寄聲天上客松竹故吾廬

瀘水鄒座師以詩寵別賦此寄荅

丈夫寥落心所重同風期古人千秋契亦以一日知鄙也挾策來賓筵厠威儀郁郁桃李花亭與春風私所幸侍君子芘蒿樂吾儻君子氷玉心古道勤自持顧獨鑒愚鈍結交秉不疑相與共臭味至或分毀譏聚散夫何常忽忽與君辭歎息吾道東欲贈無將離流言任舟青兩心要不移人生若雲流動且經年睽不慮改毛髮但留施目眉殷勤服矩誨行藏倍驅馳願言愛玉體時哉最光輝

雨中過陳仲醇遂將之至舟中話兩日夜

各賦志喜

五年長安共醒醉素衣飽着長安膩疑將面目見故人猶喜故人不吾避羨子歷陸黃鬚青而我兩眼俱添紋不如意事將訴君與君拍手談如雲爾自不領大庖肉微吟

痛飲得自然心中無事妨耕讀君不見國門有
棘不可斯維雉有羅鴻羅之少年行且卉伏雌
苦哀老子何能爲熟與君家共餔糜如何對酒
能不思但念人生孰朝暮往日吾曹半非故山
陽不盡笛中愁散作蒿丘草頭露何不瞥從陳
先生春月春波樂鷗鷺今雨續舊雨烟波浩茫
茫推篷看北斗宛在湖中央蟬連緩語將子去
扁舟隨意高雲涼弟兄會合良有數巴山話雨
莫相忘

雨舟中同仲立仲醇話舊兼讀二子詩湯

賦

敢疑肝膽變茲事有將無誰分人司馬卉爲鬼
董狐惜誓松筠老追歡歲月徂較量醒醉裏端
不負吾徒

泛月園池同長孺仲醇作

盤槐下夕陽樹影照中黃片月含羣動虛舟觸
晚涼烟疎浮竹翠水靜汎荷香三更如雨露猶
喜未爲霜

宛轉芙蓉月溶溶傍我移遊魚擁虛沫烏鵲選深枝波影蕩舟白星輝入戶疑相持一樽酒明日夜何其

喜長孺仲醇至

東歸游子月當簪蟲思入凉風更不堪人在各天心自遠燈青深夜話初酣芙蓉池上秋千頃竹篠齋頭雨一龕轉憶長安蕭瑟甚幾回搔首賦江南

仲醇病起

依然松火半扉紅何似維摩丈室空渴有五更垂葉露凉當七月入林風豈無榻夢留知已故遣詩魔病乃公好自茂陵消息在五茸秋雨露濛濛

秋水同仲醇賦

江介紅蘭亞水枝江流浩渺正堪悲霜風半白兼葭浦日月雙含雁鶩池牛渚飛星翻浪夜瀟湘微雨上潮時戎戎浦嶼漁村外何地扁舟不可期

河影高懸天井東微波瑟瑟洞庭風烟橫雙鳥
寒塘外雨亂千帆秋色中八月濤聲催落木五
湖霜氣醉青楓夕陽無際滄江遠極目蒼茫一
暮鴻

秋聲同仲醇賦

夜靜空齋露氣清蕭然天地一秋聲蘆花簌簌
鴈初至榕葉蘇蘇蟬亂鳴迢遞雙砧懸朔漢參
差片笛滿江城年來意漸關搖落風雨重陽白
髮生

高城河漢萬家秋蕭蕭風
驚鳥雀自敲玉馬雜箜篌
引凉颸度遠樓正是停闌
人愁

碩寬堂詩爲黃葵陽賦

彼美碧山下悠然天一方春風來燕燕夜月問
烏烏草閣殘書擁花塲半傲租秋園蝴蝶老夢
覺始爲吾
少有足高隱偶然成臥游少年勞貝錦老我已

菟裘灌木城陰暮芙蓉塘上秋浮雲闌檻外別是一重愁

豈無憂國淚瀟灑到漁樵局外看誰是壺中且自驕菊青吳市酒楓暗浙江潮初狎沙鷗伴安車未許招

自嘆

不關行路客苦費篋中書人競營巢窟吾能保蠹魚燈明黃葉裏月照白頭初天地如窮我衡門尚有餘

懷仲醇

一片芙蓉水剛容二子舟意中人遠近明月夜窓頭

計偕別長孺仲醇

結旆蕭蕭事遠遊沙湖潮上荻花秋征帆日落長江外送客鍾聞野渡頭一夜弟兄吳市酒幾回風雪剡溪舟緇塵古道渾如許珍重初衣問白鷗

臨岐立馬太逡巡共折梅花贈早春未必文章

能重我不甘嚬笑强供人蒼蒼雪凍關河月薄
薄霜棲野戍塵海上暮雲曾入夢秋風非是憶
江蓴

烏啼城樹夜中央別客如雲意短長去去未知
吾道是勞勞已覺此生忙苦寒月似長安白破
臘花開故國香但有兩生相慰勞肯從風雨問
行藏

游虎丘有待不至

昔日讀書處蘿關封至今法逕山風雨變半塢竹
茶深新沐澗中影閒行石上心無人解相語漠
漠釣磯陰

別親友

遠道偶然發賓朋已在門將誰共裹馬代我治
琴樽爲道非貧仕憂時敢罪言杯前畏途始語
盡此黃昏

丹陽走陸道

固自別非遠易令老者傷月今帆上白雪又馬
頭黃苦竹漁樵市枯蘆鳧鴈塘人生歎于役僕

僕過丹陽

陂陀岸容改造次客裝單隔浦看檣樹披裘試
馬鞍苔霧年年白重雲習習寒記君臘酒熟吾
亦醉邯鄲

磨酒不成醉旅更聽乍長首途逢雨雪中夜攬
衣裳人語車鈴動鼠啼燈火黃郵程纔足下吾
意已悲悲

濠上

灑然古人心落落山水餘濠水不可梁徘徊濠

上魚

彭城

百里流澌擁雪來亂山千點對唧杯村中醉擊
枌榆鼓寂寂花飛戲馬臺

關橋

拂拭頭上霜深林不辭罰聊與關橋人共此關
橋月

嶧山

海外來浮石空中自累丸桐霜清古寺杳雨繡

深壇曾望暮烟直秦封白日寒愁看茅店火隱
隱近征鞍

樹頭霜花

片野雪初白千林風乍微鬆鬆疎舊竹颯颯寄
征衣草木開天地春秋占是非廣州三月路記
得柳依依

寓極樂寺

灣灣綠水帶城陰白日青蓮雙樹林萬疊雲山
千里夢六時鐘磬五更心寒燈貝葉翻香裊蝕春
日簷花坐語禽隨意竹床葵菜好經簾不捲畫
堂深

寓麇山

山圍平楚樹周遭迢遞河丘界遠皐蹴蹴春氷
浮草色茫茫日暮赴松濤烟明碧苒幡花落野
簇紅雲睥睨高十載空悲在朝市一泓湖水湛
征袍

游普通庵

陰岑結巖扉蘿關掩深篠愛此森沉光餘清散

疎竹石裂瀦田潭潭流自成曲亂石縱橫梁時
倚老樹腹氷乳鳴鏦錚寒鱗互驚歷谷外天荒
荒稀微寺烟緣有酒不盈樽清風坐來穆空谷
何自聲正與吾耳逐溪頭浣花兒其上喧採牧
和荅良有以何必豕與鹿心將廣視閑境以幽
賞獨今游非昔游吾生詎爲足

夜踏青龍橋

散步逐流月月流溪滿門薄暈生纖妍中天澹
孤痕殷殷犬聲裡往往見墟村夜氣清微鍾烟
華瞀陵屯轉歷燈火盡平橋坐言忽見招搖
星澹蕩落酒樽今夜一何

十三日夜步月至妙應寺登毘盧閣

憶昨風花天何意得今夕有月且復醉暇計今
與昔相將涉虛臺游氛四垂闢市里渺浮浮湖
山靜歷歷亦有松檜枝團影蕩石壁如彼河漢
間疎雲淡相織童子初試燈試燈受華色辰物
洵明茂膏火若爲力歸掩丈室關宛此一庭白
獨坐光悄然樹末風策策

再游望湖亭

精籃絢殊采過之若有亡循坐湖上亭欲去神徬徨以彼一掬水而具此虛空量埃風暗如霧受之廿且凉山氛鼓澤腹旆旆風旗揚鱖魚負水亥豈必河之魴去此一春秋照我鬢髮黃影影不可停喟然歌滄浪

百花朝詩

階前樹色感朝陽養得新條婀娜長但願風光似今日逐旧花煖少年場

晴烟膏露若爲容躑躅香苞望曉紅莫怨五更風色惡開花原是落花風

漸次春深笋甲肥輕調涼煖護紅衣君看城外蘇蘇柳禁得楊花待汝飛

溶漾天絲弱不禁等閑飛綰百花心輕紅輕素渾無主寂寂春堤又綠沉

欲艷嬌陽不自持江南未肯報春遲兒郎莫負挑花呪快馬看花十二時

鶯鶯燕燕爲誰來語入深庭百尺臺日暮鞦韆

風蕩影隔墻桃杏一時開

弇園春曉

稀稠紅翠百花陰黃鳥朝喧日滿林疊疊春山遮不盡斷腸桃李隔橋深

淮雲雪霽

古寺垂垂閣凍雲月痕如水雪痕分朝來松色青於洗留得梅花尚似君

太湖

蕭然吾意在滄浪亂水如天不可量千片曉灘千片月蘆花白似夜來霜

石湖

四面平湖生晚烟山頭草色避雲鮮竹堂寺裏逢僧話竹老如人莫問年

桃花塢

窈窕春深漲紅雨窮溪自得桃花塢塢中女郎嬌浣花頭上花飛鷓鴣舞

皐橋看花贈花主人

憩此嘉樹下謁將花主人主人白鬚麋策杖延

嘉賓引之面場坐繞圃一再巡紛濃靜沃沃葱
楚青蓁蓁蒔揷苟有道膏雨相依因頃畝無術
阡種植手可均晨風轆轤響流水畦自勻春花
宛容與秋實垂輪囷剖丼飽孩孫餘可施比隣
剪韭炊黃粱櫬杞羨紫芹家貧百不有未敢言
花貧

北上呂城阻壩別親

蘇蘇寒雨滴平川共話行期笑屢遷宿草故含
河畔色新炊半見客中烟隔江鴻雁如兄弟明
月天涯是去年匹馬夕陽緣底事梅花零落野
塘邊

落日飢鷗下練塘回回見此欲沾裳朝來客作
三山夢喚破鷄鳴萬里裝馬上梯袍先試雪日
中茅店尚含霜擬將意氣輕飄泊腸斷江南柳
色黃

楓林紅葉已堪悲況復楓殘葉落時澹澹曉星
踈遠步漫漫野火入空枝溪流捲雪歸江急海
日催春度柳遲爲客但抛兒女醉深房臘酒更

貽誰

登大觀樓

長江東繞甕城流北走濤聲入郡樓暮雨出山沙影現落潮歸海浪痕留愁看夕鳥投遙岸曾此戈船擁上游無限壯心銷欲盡一年頭白兩瓜洲

官驛

故人書問渡江無寂寞官齋據槁梧千里濕雲遮去馬一庭青靄對啼烏譙城夜柝寒猶禁漁市朝喧凍可蘇臘後淮徐新草色好將吾夢入菰蒲

由峴山涉九華山頂初欲建寺

漸看飛鳥近回馬峴峯灣積氣遠成市曲江皆面山天平落日曠風起亂雲班相彼高原盡禪那好置關

雨中渡江

見此茫茫黯欲愁一天涼雨更如秋水流南北分官渡山影浮沉亂客舟瓜步夜潮風滿樹蘭

陵燈火月當樓獨吟澤畔來時路濕盡江籬未肯休

渡黃河

客思如流急河聲帶雨渾滔滔今古恨淡淡夕陽痕壯甚呂梁水高于雲夢村孤舟去飄忽倚棹寂無言

喜見春帆色遙遙落下邳山清風定後日照浪高時伐鼓空堤動行人細柳遲乾坤河廣在浩蕩渡何其

渡易水歌

易水春激激白沙欝相濛我馬蹰踟慘不進腰間劒吼雙雌雄憶昔荆卿從此去送客如烟不回顧大風立浪吹向人人面稜稜髮爲怒當時漸離擊筑聲正悲燕丹跪捧金屈巵手提將軍髑髏去血飲匕首紅絲絲可憐秦庭浪一擲探鉛更笑盲公癡市中酒徒但醉死枉我歌泣空相持艱難壯士兩得意性命眞可鴻毛遺今人報恩輕一飯千金然諾等閑論面前嚬笑揔不

眞對面青黃復何恨世平俠氣都耗磨里中童
子唾荆軻如聞鬼泣易水上珍重教公莫渡河

懷古

東朝開明堂郡牧紛走趨力士提沸鼎烹乃阿
幹豈必合罅踈失時不足貴智者笑淳于過東阿
大夫衆口嘖如流瞪目不敢吁卽墨負謗篋金
璽耀路衢伯王用威福寧復循區區弓膠附昔
廣川治春秋三月不窺園讀書味其醇雅志非
飽温抱策對公車天子爲臨軒赫然賜第一齊

風變沄沄際合豈不奇終枉膠東簿弟子笑其
愚減虎爲囚髡腹背不相喻咳唾寧餘恩樸學
縱逢時于世難久尊況復千載下嚅嚅誦遺言

過平原

遺書始出壁漢代重明經安車而蒲輪枉聘里
先生一代稟章句帝耳知姓名齊詩襲毛公匡
鼎猶遺稱憶昔穆王士談天恣縱橫爲膏自離
咎玉石同灰坑賤極反徵貴視此道傍塋安知
璞中玉不爲璜與珩

毛生墓

矗矗壯士髮黯黯賓朋淚瀟瀟非風起易水從此逝一去不復還去將復焉冀決策寸匕首笑國若兒戲當其和歌時意氣太橫厲士窮迫知已崖然表其異帷帳羅美人無乃中貪餌一旦被驅使臨穽不得避亦知成事艱生死殉所爲知已良獨難受知洵不易　渡易水

送喜恒齋歸

問君何事苦思歸是處兒童競挽衣昨夜杏花新着雨藥欄點點竹孫肥

春日山游訪重光不遇

谷轉溪彌靜寂寂太古顏微陽下林木片陰含遠山野寺類墟舍獨掩禪那關不見山阿人細草春窓班凝塵湛未掃隱几心孔閑如聞蘇門嘯杳藹樵牧間手把青松枝沉吟不能還

我友黃叔度汪洋若秋水三子相唱喁德隣空伊邇耕耦亦自佳述作況有以樂饑何洋洋敷詞自亹亹好鳥相索求嚶鳴得其侶翳被幽谷中實托惟喬始爰居來東郊飛翔失爰止對此

鍾鼓懸嘆息以營累得失各有齊誰能洞玄理

秋夜感懷

三十知非早欣從馬少游還虞欵叚馬時觸貴人騶燕市五湖客薊門一葉秋相看酒徒盡無地擲吳鈎

蟋蟀破殘夢驚蟬搖午陰漸知游者趣不似坐來深苦樂妻孥面行藏書卷心又生憂國恨且理竹中琴

送許太初游薊門赴李大將軍約

冀門東風春草蘇轅門森張龍虎游門外稽首名王酋黃羊野馬紛肉流窮廬毳幕相望稠軍府饗士鼛肥牛賭勒部伍譏防周河魁三百賁獲儔就中健者李小侯侯家父兄盡貂貆讓汝走馬開强彄前年寧州昨高麗赤手血搏生骷髏裲襠經年綉浴鐵歸朝未脫銀兜鍪論功匆匆苦不暇且領百騎當臺頭臺頭哨騎臥沙地軍中蹴踘春場戲隴西將軍射虎歸長安故人抱琴至投人十指流泉鳴肘後杏田那用耕橐

鞬空懸紈袴賤傲骨敢與公侯爭帳前歌舞雜
胡語酒後鼓缶猶秦聲千峰無烟夜柝靜簷花
細雨壚頭情

春暮偕劉博士沈吏部王舍人飯韋公莊

一路碧萋萋遊人宛轉迷城當片野直風定梵
音齊紅藥春分圃青蔬雨到畦江南眞在眼頭
上子規啼
分得公餘日壺觴選勝施薄來嘉樹下坐指碧
雲滋吏散竹深處馬嘶花落時城陰搖暮柳心
感隔年期

觀柰花

翠蓋葳蕤結香苞裊娜懸霞含穠李艷露濯海
棠鮮入眼花三五停車酒十千蒲萄如可架錦
袖曉風前

歸飯摩訶庵贈無弦非幻二上人

客到驚僧定始知堦草深遠山清晝榻空塔下
層陰坐對無言塵床橫自語琴勸君聊此住門
外正車音

蘿長看成幄吾來信有年花前當茗客鍾後乞
齋緣風雨芭蕉紙晨昏栢子禪幽居殊自好意
老倦游邊

送殷無美南還

北門雪苦風馮馮黃河逆流催斷氷余將放棹
闔閭城君亦南遷歸秣陵秣陵葱葱麝紅霧十
里荷花萬家樹花沾六代樓臺雲樹隱八公鷄
犬路君行正直楊子湖月明夜半秦淮渡臨風
且聽莫愁歌南還莫擬長沙賦憶昔火照井泉
紅軍書絡繹煩乃公手磨盾鼻奏方畧西海雨
散單于空臣功不足論息壤盟在彼臣罪伊何
哉狂則何所徙糢糊對簿井中語季孟之間待
吾子天下自貴健少年嗚呼世事皆如此白雲
滿舍啼鳥頻君今始識爲官貧窓前海色淨如
洗夢裡長安車馬塵

送瀛嶼兄歸陽羨

纔道還家好君家更可思雨青垂釣石涼入弄
鵞池脉脉燕無語迢迢山若眉殷勤贈芍藥只

是恨將離

送表見陽先生歸永竹居

五月槐耳長繫馬郎官門槐花綠可染髻然思
故園故園秋風捲飛霍池水深深竹葉落寒霜
曉繡芙蓉痕虛堂夜走蛟龍釋浮紅蟻面汎株
梗清淺漁梁帶郭素鬢斗酒百不無手把黃
花招酒徒藏閹賭韻燭未午更與祖跣爭梟盧
簷頭聊蕭戛寒玉片月正墮琉璃壺桐江男子
負釣出長安舍人當關呼登高浮雲忽東去使

我頓憶蓴與鱸夕陽一片葭莢外小艇已過桃
花湖去住眞無心君子久于役兒能讀父書父
難對兒客渭陰數畝秋雨肥比子素封貧亦得
平生歙崎歷落心君其問諸江水濱錢塘潮來
客欲渡只恐此君能笑人人

送馮宗伯給假歸省

倦客思歸沐　君恩時與寧依然問寢夜彷彿
直廬星松菊元吾里冠簪儼在廷平生看事業
拂拭舊傳經

不測深宮裏還如前席時賜金高馬耳擁傳入
臨淄黼扆羮墻近松筠雨露私在公雖夙退家
食敢逶迤
城門車馬客太息大夫賢獨出相如淚徬徨古
道邊海浮無棣白月到穆陵弦望望東歸路君
歸在鴈前

春日同叔達元任季良之西山觀杏花

細雨過郊原沙汀麥隴喧風絲蕩湖白日氣入
花渾乍煖燕兒壘先迷蛺蝶園醉餘爭樹捷更
問夜沽村
香塵元不染松竹蔭餘清流水桃花飯空溝木
葉聲杖底調魚熟松間坐鼠輕禪棲如可借頭
白耐逢迎

游盤山

塞北山河百二重太行雲氣入提封泉爭亂壑
時縈馬谷响虛巖半是松紫邏烟花當九月青
天雷雨入雙龍朝來杖策中盤寺指點經行第
幾峯

孤笻短笠乍低昂翠壁丹楓引興長片石倒懸
流水路斷崖剛掩薜蘿房諸天影裏沉西界斜
月林中見上方繞盡寒空不知路宴宴鍾磬遠
相將

本將丘壑問山僧一望蒼然壯志增日落三河
烟瑟瑟秋高萬堞氣崚嶒參差遠磧遮雲斷縹
渺孤鴻出塞層長老自看無戰伐漁陽棗栗廿
年登

樵徑蒼封不厭幽隔溪鳴鳥若相求盤中天地
透迤見石上風雲慘澹留紅葉亂流如谷轉碧
峯如浪抱林稠采山釣水眞堪老辛苦驅車入
薊州

夜窓聞鴈

竹樹紛紛落燈清鴈過時亂群高不下孤影去
如疑紅葉無消息蘆花記別離風中空結陣陣
斷不禁吹

放歌

月朔開明堂頒瑞朝諸侯諸侯各有貢南金竹

箭珊瑚鉤天子臨軒賜顏色片語朝入暮見收
白日緋桃映簪笏青天紫燕驕驊騮就中衆推
廣川子十年閉戸窮春秋袖中有策天人三片
語可奪鄒生談走馬銅龍燄不下梅花未落歸
江南耳聞往者求士急賢者巖居畏徵辟爲囚
爲虜寧暇論塲藿塲苗未云恤人心不同此道
古三尺兒童賤草土肅肅群群飛急暮燈翩翩落
羽投一琴自來筆硯揔不靈天下衣冠本無主
誰或尼者臧倉乎我則無心爾何若造化酷忌
人肯使心意足莫以玉笑石石亦不碌碌生兒
狒犢還所如頭白文章笑剌促君不見叔敖之
子行負薪優孟抵掌哀其貧又不見張公子休
休裘馬新豐市人生百無不可爲但莫少年輕
授書父書如山不可讀讀竟以此將焉如容足
乾坤半無地魯連蹈海不足異只今海水平于
杯如淫風雨人間世

醉歌

燈清月白河倒懸東風吹綠醽丘天我將拔劒

砍地出酒泉以之洗耳高歌眠直須小臥三千
年牀頭闘蟻穫穫然徐看堯桀是非定撫掌一
笑開心顏心顏欝不開明日失今日夢中蝴蝶
黃霜後柘枝白顧此喟然梁甫吟出門語暗瞿
塘深亦有兎罝施中林果吾公侯求腹心黃口
從大爵嗷嗷困蓬葆乳鳩化爲鷹肉食賸常飽
人飽人饑人自知我枯我菀非我爲英雄有恨
天亦老行與杜康斟酌之壁間詩書不足守次
第將之貰美酒意氣難排兩頰紅客來沃以醇

五斗

棄婦歎

終風夜吼天倉皇蟲啼葉落朝雨霜匆匆遣妾
出門走一步一回空斷腸始知恩愛不可倚宛
轉君前脫雙珥君心婉戀妾擬可憐蘼蕪春路青可憐桃李春風死欲去
復還前致辭生死一言君聽之門前柳葉暗兩
兩鳥作窠鳥無窠尚可楊柳枯柰何朱門公子
好身手大堤女兒顏色都伊優樽席百事有君

其幸保千金軀主人漸應識辛苦牛芻馬粟今
有無簉簉棗實身所種慎勿造次移根株眼前
痛哭尚如此去後豈惜言區區女蘿枯槁絲未
斷傾心君掌妾自愚出門沙浩浩躅躅當路岐
道逢饑寒兒自名爲伯奇履霜以足非所辭事
父無狀兒當皆顧我復我終父慈感此愴然雙
淚迸人前未忍言薄命閨桃錦字不成梭背燈
自拂芙蓉鏡鏡面照妾妾背照君照君不見心紛
紜天上明星地上看不信生無見君面

出都門五首

一葉輕辭樹飄零尚畏風世情如燭轉市語故
雷同去去雉膏薄勞勞魚網空君看車馬客貴
盛且難工

自有花成市其如棘作圍我行非好遯天道或
遲歸僕馬欺書卷兒童問褐衣翩翩少年社老
忽羨輕肥

何期逢掖子出處遁關人雖際詩書厄欣無井
臼貧蛾眉能自舊鳩眼若爲新意外寬羅網君

應念老臣
言念無衣賦誰居有道名是非分半載月旦未
全輕若辨人前失初心夢裏清云何如砥道寵
亦使予驚
人我欣相避徒行亦自前漸知爲客易何以受
君憐野氣籠天白江聲駕雨傳馳驅不可說脉
脉杏花邊

雨中徐州道

鄉山看在眼愁向暮山生驛舍清明雨人烟芒
碭城花寞流水靜雲起大河平一路茫茫白歸
心亂旅程
浩蕩雨成澤滇濛雲是山沿湖草自綠如我髩
初斑匹馬花間没空潮月上還逢人皆道路幾
得此生閑

理頭見白髮

自循頭上白未合此年中縱得千回老能堪幾
信風春將隨髮化愁返盼途窮旦旦催明發憐
花倍晚紅

途中連夢亡友徐長孺

以君明靈質神理綿若存況余欵欵心生宛義
所敦生猶隔千里死宂冥一息魂魂絲弱悠悠何
由識遠路白袷青絲鞭恍惚寺前遇領巾掩半
面顏色慘如霧抱子哭不休莫以藥石誤心知
陳死人猶驚瘦何故寂寞不我酬手指庭前樹
呀然枕席聲淡月黯照戶開門風湯湯草上不
棲露

緱山先生集卷之四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宗之校

家君出都門

梁鴻辭漢日得似二疏時宮闕浮雲亂山川落照移江清行靡靡駟牡去遲遲不分宸居秘還令野老知

揮手垂楊下迴腸禁柳前長安無限意祖道復

聞蟬一篋琴書色三山杖履緣江湖餘病骨勝
得滿朝憐
生死辭天去廻尋遇合初契深忘語數寵過覺
交踈補闕諸君在孤恩一字餘相期各努力慎
莫老臣知
紫詔恩慈亟朱提寵賜繁艱難犬馬報珎重子
孫看竹色清踈簞桐陰展素紈舉頭高厚在忍
道五湖寬
我自休官好輸他去國名耕漁原相業甫雪舊
王程焚草留心事看花閱世情十年京闕下老
瘦不須驚
世事違心甚鄉關入夢非何期投老日許傍逐
臣歸運際宮鄰泰時清衮闕稀乞將滄海日長
護薜蘿衣　時有被謫南歸者
萬里驅馳意三朝獻納身相憐舊皮骨忍使盡
風塵薄命偏驚寵明君自擇臣願將衰老意前
席少年人
母子天涯命寒暄道路時絲綸關物意天地亦

臣私青草迷深驛慈烏乳舊枝年年非堂上綵
服對君披
歸計扶親得醫方取次將未求田舍穩先理菊
畦荒老去經營蔺官深俸積涼今年麻麥稔吾
道足行藏
辛苦遺終日汎瀾別淚俱至今留聖覽自昔鑒
臣愚漏午聽封事鍾晨儼步趨生平于此盡鄭
重欲言無

東歸別親友

姬公勤吐握跌蕩天門開一朝見士七十二九
州冠履爲之來年來貴人不見客公子遂巡守
屋壁臥聞呵殿夢亦驚望見衣冠足盤辟春窓
白晝封黃塵彈棊賭酒磨嶙峋九衢風花買一
笑千門暮柳含長嚬願眼中交游半行路書卷陳
人飽魚蠹屋梁顏色空已空悄然檻外明河暗中度
偶然鼓棹歸東吳策馬匆匆一事無懷中半刺
樹離離月吞吐高秋碧草尚江南此時黃葉長

安舞長安落葉渡江流杞菊家園正晚收天上
故人誇好在茱萸先上野人頭
　雨舟同帥敬元任話別
策馬今何去鷗飛亦已闌推蓬乞漁火剪燭坐
江干片雨長安白層雲驛樹寒客程將別意今
日兩漫漫
　清源舟中憶荔枝題畫
荔子垂垂挂晚衙建寧春色鬬榴花何當醉臥
氷文簟細撮吳鹽嚼絳霞

濁浪當舟夏日長浮瓜雪藕不成凉可能千里
明駝使剪取枝頭曉露香
　古城謁三義廟
水分官渡改沙白廟門清[illegible]英人物同堂古
弟兄艱難曾一旅痛哭此孤城千載勛勣跡滔
滔濁浪平
　閶門遇伯栩叔祖遂偕載歸是日風雨甚
武君爲唱暗潮拍岸抵家時已昏黃矣憶
戊寅與伯栩陽羨失意歸景絕相類故末

及之

去年君行雪作花今年君歸雨打茶推蓬識君舊衣袂爾時城上喧歸鴉參差失意偶然會指卩無言但索醉從容拂拭巾上塵與汝湯言京邸事諸侯貢者森琳琅會稽竹箭稱最良　天子垂旒採封菲羽毛齒革皆登堂蛟龍噓氣東海底蜻蜓紫燕先飛張爪牙拏空君始見深巖幽壑誰能常千里黃沙等閑歷腸斷青草江邊驛回風逆浪船相擊簑衣着雨毛皆戟卽看烟

澹一江霞可知寒入千城麥崑山酒肆漸收旗平樂漁舟臥敲石武郎拍手歌暗潮潮回短棹輕飄颻忽憶廿年此城下凍簷寒柝聲蕭蕭僮僕散迸乞新火屐齒斷盡吳塘橋蹉跎褐衣尚相誤恍惚當時舊歸路老妻稚子在門西倚盡春樓數株樹

閶門見親友

吳門草樹故依然鍾落楓橋月又圓鏡裏尚能欺髩髮眼中人不解藏年

燕市吳天積思盈相逢重見柳條晴憑將蘆酒
三千斛泥飲鄉人話不平

路逢鄉人非上

停橈寄書信欲語尚匆匆匆匆相看帆上月無賴兩
來風

歸田舍

自放蓬蒿長書關未許通竹荒青舍火蕉卷綠
窓風無語踈螢坐深心老蠹窮一椽賓客滿聊
喜得人同

小築帶村郭居然農圃兼細香看蝶舞淚雨聽
魚喁橘實青垂路梅時踈短護簷巡花知老至歸
計不須占

苟美明農業娛人豈在多桐含新長桂樹老寄
生蘿秋稼平于席寒畦曲似河湏填小池外還
度竹孫過

園中

枯桑又生耳宿莽再抽心始悟庭花色不如芳
草深

名花露供餘鳴鳥朝參罷倚案獨吟時蟾子垂
垂下
劚筍不窮邊養得孫兒大雨過燒痕青日日挑
生菜
日向病邊餘閑從愁裏學弄水怕驚魚刈草時
逢藥

夏日園中

萬事倚闌外春魚繞指嬉萍花能自合藤蔓若
爲移出地雷猶稱隨潮水暗滋我知濠上樂芳

藻欲生時

癸巳前十一月廿二日送亡妻襯出東郊
次楊氏墓追述往痛

兒女眞成恨秋冬乍已更九原同宴骨半世一
生情落日鴛鴦綺春泥燕子營總輪殘夢裡刀
尺斷腸聲
生時何忽忽死別故諄諄苦樂辭君子存亡伏
老親啟予猶卜吉幻我或成眞風入靈衣化遺
簪始見珍

情生不自解悲至亦何時君已辭膏沐吾寧忘
綸綦孺啼無節次鬼語半支離怪得詩成後潘
安髮已絲
入室還如寄憑軒數落花大兒能哺弟小女解
呼爺流水人間世寒雲日暮鴉重陽風雨合雙
淚到君家
宅相看吾子千將負乃公病猶遵女誡老必紹
家風百兩桃花下三星泖水東隔帷今夜語血
抱汗衫紅

九載歡期促愁心病與并鏡臺長掩翳眉膽未
分明骨盡開生面魂歸辨履聲將雛雙乳雀啼
啙傍簷行
雨雪其涼候寒衣始到吳盡經慈母手分作兩
兒襦容易捐團扇相思撥地爐餘廢隣室婦幷
寢一愁無
十五粧成日羅衫若個長豈期終歛襚未褪嫁
衣香狐死猶丘首鷄鳴反下堂妾身爲婦短何
以別姑嫜

野草霜初被離星凍欲垂神鴉迎素旆保姆抱
魂旗客鬼迷新次生芻奠舊詞影堂寒寂寂月
照漆燈時
一片寒霜色憂歡判此年當時氷未泮此地鴈
初還重理經心語能虧送死緣未云俯仰畢無
乃蓋藏偏

秋夜雨舟懷友不至却寄

故人何地勝游偏獨有愁予思渺然九月暮潭
彭澤酒一窓烝雨孝廉船虛村犬吠朦朧月子
夜鴉訛霢霢天此際有懷君不見燼花寒落桄
聲邊

江頭見仲醇作

頻年逵道寄江籬及見芙蓉典可知縱有竹林
容我日尚驚風雨到君時淒淒花發重陽酒黯
黯燈消夜雨基容易少游心志得長安瘦馬怯
驅馳
驚心寒暑逗江城脉脉江潮此送迎今日白鷗
眞狎客去年秋鴈及歸程擬將三徑私求仲漸

訝扁舟問姓名滿眼蒼林秋網白相逢還喜話昇平

與仲醇舘中夜話

腰鎌無賴剪秋蓬孤館寥寥夜色空忽報客來鐘定後共看心事月明中夢回書帶飛蝴蝶坐久經簫墮網蟲種得芭蕉堪作紙墨莊荒盡舊墻東

新陽屠公初任泰州繼吳江又繼吾州皆刻廉自好而卒掛計典于其歸以二律送

別前任豫章湯君亦有蕪名而與公同去故并及之

可憐三任日航米到公衙投憤原非暮攀車柰已賒宦囊如槁葉歸思及桃花高臥苕溪上蕭然五柳家

亦有湯先輩高清迥自憐江湖同宦蹟雨雪罷官年共笑愚爲谷饒將貪是泉如今乘田吏未許爲貧全

贈米君夢

深坐納朝氣竹露媚清娟清娟薄涼靜蛙黽好鳥對
我眠俄有被褐翁貌古鬚眉鬈高談稱皇羲間
詠郊居篇道心澹希夷冲韻坐妙妍臨高渺微
睇不語當賓筵結交豈必深氣類歸同然
春至土脉發羣芳燦蓁蓁蓁非有藻繢資天工造
物理意匠謝丹青至音豈唇齒浮氣亦有憑亢
節蕩和軌寥寥太始聲庶其在丘里嘉此良對
緣信我獨知是交將遠或踈志以老漸靡蕙蘭
泯微風悠然見君子

春暮雨後東園小集

竹外遠風至有人微詠來新陰剛覆坐曠野正
當杯雨過看成夏花飛欲變苔莫空今日酒鄭
重送春回
夢裡鳥聲樂曉晴花滿堂城陰在喬木雨氣結
垂楊細草春蟲壁新泥海燕梁欲眠堪客共不
畏晚風凉
物候頻驚眼花踈葉尚肥餘香歸芍藥禁雨待
薔薇施食魚隨掌開籠蕉蝶滿衣蘿陰垂欲合楊

柳白霏霏

眞蓮花燈 時寺有四面蓮

巧折紅蓮火裏栽翻將燈影對花猜生香帶焰垂垂發冷蘤含烟欵欵開燭彩似扶嬌睡醒月華眞逐夜舒來莫嫌寒燼偏饒淚多少秋江白露催

仲醇寓嘉興以書見訊賦報

不寐緣何事難言始是愁晨鷄初念失春草半生浮澹澹斜陽步芒芒遠水頭此時成偶坐斗酒婦相謀

好我於陵子相貽種樹篇沙暄蔬甲解草盡竹孫圓品藥過東院聽鶯度小川獨憐堤上柳張緒正當年

嘉禾訪仲醇館中

話我嘉禾好琴書恥自娛千年蠻結字萬點蝶爲圖得意平生盡隨緣樂事如紛紛多患裡尚喜一長無

賦王崑崙耕漁別墅

自酬秋色輞川詩容易扁舟晚更移細雨一蓑
楓葉下春雲十畝杏花時鱸魚故故隨遊舫鷗
鳥飛飛近酒巵五嶽崢嶸收得未人間有地着
茅茨

幅巾道服坐盤桓日日湖陰選釣竿但有秋田
終歲計不妨橘柚隔林看殘陽晚掛空山翠白
露螢飛萬井寒感得故人分俸買好來高枕聽
波瀾

灌木陰陰駕釣車山農共識野人家蒹葭影裏
時驅犢菱芡灘頭獨聽蛙鶯脰水分醽醁色包
山雲護紫茸芽早知澤畔居堪卜悔殺東陵晚
種瓜

贈朱孝子

世人愛巧完吾獨欽行堅商丘志得寶蹈火身
若便至情激天性豈矜膚髮全橋西朱孝子翁
冠顏尚孱朝朝握粟卜爲母病患牽盥沐潔巾
幀拳跼擎豆邊命龜龜不食享神神不蠲霍霍
磨厨刀裊裊騰爐烟鄰言子家貧餔糜尚辛艱

鬼神胡不仁不仁徵牲牷牲牷不可見血浣子
右肩大兄捧頭號小婦裂帛纏瘁痛各一身子
獨何奇顛子言報慈恩析肉理固然濺血羹母
殮一服煩苦捐繞床呼阿兒阿兒何早眠氣奔
如潰堤鐵石不可還桑穰是何物能使膚膜連
中腸車輪轉微陽乍回旋恍惚合靈契人工互
因緣匍匐起居母言病良瘥不審奏何藥但
喜羹肉鮮子母共喁喁慈愛欣兩圓寄言一心
人肝肺亦可鐫

讀施慶徵年兄主臣言有感賦贈

九天曙雲色千官肅威儀多士挾策來　天子
親命之何事苦剌促忽忽占磬移春蠶葉未飽
墨渴常支頤何以報皇天激昂負平時獨有褐
衣子撫卷方三思恩深落筆若地重操心危宮
鴉黷然暮鵲立猶夔夔小瑞覆餘瀋學士分殘
慘曈曈燭垂跋隱隱門收鍵賦就天人言君王
正宵衣良哉君臣合服蹇斯見奇慚予乘軒鶴
今爲濡翼鵜含毫不能吐榮名空爾爲

賦七澤漁人

水國秋清墜露濃漁舟點點亂芙蓉釣裘七澤素封魚信拍潮江氣白鷗誰圖盡種橘千頭已素封魚信拍潮江氣白鷗羣弄雨暮烟重汀洲隨意盧花棹聽瑟湘潭第幾峯

題白蘇齋爲表太史作

古人頌風流大雅遺典刑道喪薄俗時蕩者蒙其名朗朗白少傅容與握道平曠代眉山公神宇更瑩晶胸次高雲流落筆春泉鳴高雲曠何際春泉靜無聲以茲廓落心治我節崢嶸春酒社中熟雜花湖上明於此最酣適縱橫說無生燿若奔電驚止若寒蟬停學士澹蕩人尚友心自傾寤寐對兩公萬慮眞可輕灑落豪素契寥寂松醪盟厭朝寡諍論拱揖延高清緬懷何能已千載同此情

贈張濂水

濂水張先生察脉治病眞隔垣見人五臟譚先生者疑鬼疑神而先生夷然不屑也顧獨好詩

腹貯唐人詩數萬首猶不謂足搜隱抉微彙刻
之于家口諷手校如救饑渴余嘗戲謂曰等藝
耳豕苓時爲帝今其時矣與公爲李杜註腳孰
若爲岐黃之忠臣耶先生笑而不答顧謂不佞
子姑爲我歌因以短歌記之

偉哉張翁之察脉密如飛灰隱隱動玄籥窮寒
谷底回陽春靜如纖絲嫋嫋釣江水波紋不捲
收潛鱗萬神參差獻狀貌二豎滅没驚車塵蕩
邪嘿酒能化雨鍊氣煮石能爲薪吾聞古之眞
人隱市里先生先生無迺是不然看君面如秋
葉黃食牛之氣胡爲爾新齒歷歷雙瞳方一葛
簑簑十冬矣知君井竈含丹砂定有昌陽供刀
七張翁獨自言我渴不飲上池水饑不食杏林
實身世已如蝶夢蕉生涯肯作蝸粘壁自傷鋤
鍾故人稀擬向蘆萬緣畢獨有結習難消治
生平喜誦唐人詩開元大曆滿天下君胡汲汲
求其遺千秋若無老書蠹禹碑孔壁皆已而獨
留肘後二百卷與人情性醫盲瘂饑蚊不揮手

校削斜月微微半窓落與君高談發大噱明日
爲君罷行藥

贈宜興八十六周翁與家君同鄉貢曾爲縣令

勞勞人間滿塵觸別有清凉太湖曲君不見宜興矍鑠翁閑領春風八十六芝田鶴瘦輕欲翻庾嶺棋香老初足看余三十齒已黃似爾何緣髮猶綠謝翁遠道存故人故人老恨歸來新病中皮骨君所見暮年兄弟言偏親自言休老無異術縱有飽喜無饑嗔從拋吏牘十數載雙眸光彩心精神妻子不知墨綬貴偷兒久厭青氈貧從他西九輸稻蟹未暇石步開荆榛此中地僻風土厚酌泉飲之安且壽磋研石洞窟神仙寂歷澄潭落星斗雲芽瑤草即不無藥竈丹牀事皆有在天何必香案前墮地且爲鄉祭酒張公玉女誠荒唐君不見湖陰灌園叟

游玉女潭同叔達賦

把酒看瓊樹相思片石前嵐生新粉竹潭貯鸞

藍天散作巖巒潤屯爲草木烟太湖秋浪起隱
隱月中傳

善權洞

山構危樓勢花垂采鬘情層雲雙洞合隔水片
空明雷過遺陰火龍歸尚雨聲寂寥書帶草有
石記三生

綦盤洞

樹底聞流水悠然天地深游魚迎洞口傳酒到
溪陰白日寒溝色空泉片峽音彈綦聲滿谷兒
復理明琴

秋日游大成洞宿余氏

重臺列幢旌曲室羅鐘皷游人不知年墨食水
痕古

贈蜀山夢坡歐叟

胸中溪壑闢嶙峋甕牖繩床也不貧一夜風吹
春茗綠窓前如對蜀山人

秋季游張公洞

路遠石橋斜楓林受小車霜頭明樹葉秋意入

山家得歲兼收粟先春欲問茶幾來靈洞口一度一回花

雨宿蜀山看月謁蘇公祠公自南遷歸居此故名蜀

蕩泊南遷老逢人便故鄉一杯終客土落葉滿神堂尚結陶漁市長留笋蕨香可知三洞月兩夜蜀山望

春園雜興

閉門梅花深寂寞鳴鳥外樓東老鱗甲紛然向日蛻臺西疊雪浪風動影旆旆微陰籠魄淨月滿生香細掩靄深竹中素女若揚袂穠華寒前路貴及時未逝

清明滯餘寒草木變氣候冉冉花破函一夜若紅荳莩甲相催逼時至不能逗服藥吸精氣願保金石壽去年看花顏去去不能復

天絲颺南窓燕子簷上驕久無案頭曆人言是花朝風物以熈明浮光亂農郊提壺坐花間繫之雙紅綃剪置齋房中庶免風飄搖結實良可

貪明來把空條
新草生翠烟日氣若中酒誰家遊冶郎走馬花
在手紫繻十步香喙喙開笑口誇此一日樂勝
汝百歲叟日暮解鞍時能復如此不
取歡耳目新種植有至理索駝未爲工單父技
能爾舊花報平安新花復經始牡丹開百芽雅
勝薑千指朝來海棠絲忽秀櫻桃壘時至俱爛
然根株復誰是今年賜雨調孫枝復生耳
園丁報花信翁若朝趨市掩露折一枝園園盡
如此稚子相呼叫病母色自起茸草不礙步軟
輿且止止飛鳥庭内啄犬吠籬邊喜細雨化新
魚楯檻若繞指蝌蚪復何意逐影亦唯唯小女
簪餘花競插老人耳願我老人壽長年似兒齒
高田不任稻下田不任麥竹荒不成筍魚荒不
盈尺且乞菱芡種田此菱蒲宅種橦編作籬歲
長不過膝口實未可期採拾詎爲惜老圃地自
饒從來後收穫
荊花裂不托點點指印撫藤花初放藍玉盎湛

翠羽雪白與平酥辛夷攪香乳園厨少魚肉芽
甲盡登俎或貽洞庭桃誇我實石五朝來雀聲
鬬花落不可數
蠟梅初破臘開到茶蘼暮媚眼花不空賞心事
多遇愛惜三春容不知久非故代謝誰覺知精
神暗中驚寧待剝落時忽忽心始悟
少年意踈濶世事皆可爲吾友皆俊異抗手談
皇羲邇來相晤談磨訂章句卑不惜功名暮但
惜血氣衰傍人誰復知謂我好在茲

我本澹蕩人忽若擔重負游情曠容與思念若
埃霧朝朝贈異夢或啟占書顧名法自束縛力
命難强御本無百年人自有百年慮逐日心紛
然昏昏夢中路
靡靡耳目好往往能相值日短苦事長望途畏
登涉志士邁千古小人偷自息吾友唐叔子朗
朗負高識婁生近大雅餘酣潤文墨工詩有程
生錢劉讓精刻頗許官庭外謳吟自得得年年
花開時頹然醉君側

東園納凉即事

主人數月棲床頭初聞喜鵲聲和柔王君到此百不憂東園梧葉始知秋竹中懸榻可下否凉颸徘徊爲君留剖瓜雪藕相勸酬凌霄跕跕飛窮溝灌木已厭林塘幽豁然數頃當平疇風吹稻香衣上浮高柳非障城陰稠牧兒吹葉下馬牛殘霞牛背鴉歸樓與君對此劇飲休不願甌婁常滿籌但願此地化作芙蓉洲

插楊柳

插楊柳風吹何時歇半沾兒女顥前黃半照清明隴頭月隴頭楊柳不成花强自含絲逗晚霞

花飛陣陣濃如昨忽向女桑枝上落

仲夏雨後承子柔訊輒寫所懷奉寄時在夷亭舟中兼柬叔達

夏雲初漫漫海氣紛結緼霞霓雜來御日足高徐引澹若遠山色徘徊汎欄楯轉媚桑榆輝下有賢人隱支願望所思超然立殘景

梅時蒸煩陰潦降暑猶濃浩浩已成勢絲絲鎮

相續子舍野田傍報我霑漑足奥草尚可夷塗
耕敢辭毒我亦具苧蒲奔走泥陸陸又聞桔槹
聲農事多反覆
夏雷不出聲羣動爭繁喧蛙蟲亂淺草蚯蚓歌
甲垣垤鸛亦何求引吭相呼援鄙哉蒼蠅微薨
薨牛耳根天地散元氣啁啾競爲尊靜者德愔
愔安居澹無言
今人騖遠交名譽甲騰躍子獨愛琴居閉門見
花落喧靜各有適慎勿笑輕薄世人盡素心天
地亦寥莫狐裘而袖羔中媿此飄泊
書契開鴻濛孳生洵多幻靡靡向背情諦視不
可見好醜隨所置物情亦時倦老姥晚始悟千
金寶團扇何有朗鑒人及爾時所賤寥寥千載
名或匪出衿衒
吾友老布衣謀家計殊拙好譚古與今意遠波
瀾濶與子實唱喝恭會契心悅有時燈影前起
舞呼耳熱笑汝蓬蒿人何以聲歎切
負載天地間何其多煩憂省已能幾何因緣重

山丘情知兒女薄能不相爲謀百步三回首魂
魄相拘因漸隨年歲深詎得吾生浮何當長楊
下避暑經窮秋所遭或不齊情性將無猶

夏日園居酬問伯

五陵裘馬厭經過乍可書關掩薜蘿歲月不來
看燕去茶蘼開到柰花何青天樹遠銅駝闕細
雨烟深白鷺簑盡說墻東堪避世漁樵滿眼笑
風波

暑雨侵尋釀薄寒晚晴花竹報平安青山扶老
供藜杖野寺逢人問籜冠蝶影深深窺畫榻蟲
書隱隱綉空壇如年長日能消得白髮于今仔
細看

桐葉陰陰覆屋青有無客至戶長扃星稀河漢
凉天夕風入荷花午夢醒屈指故人如逝水白
頭書卷對流螢朝來耕破城西土寂寞春原又
草亭

送曹以新居吳門

隱矣居何卜因之市屢遷山前三畝宅門外五

湖舡謝客先長者迴心入少年奚囊生計有老
更怕人傳
以我杜門役憐君獨往初邦誰非父母客自狎
樵漁市急鐘聲暮窓含海氣虛爲誰吟望久楊
柳故人如

靈洞山房歌

嵳峩天目峯勢走平地矗立金華山九峯森列
若手指雙峴點點羅青環自從初平石羊去千
古不破松蘿關洞房巃嵸閉白日紫芝瑶草春
斑斑鴻濛開闢豈無意麋鹿雜引游人至宋濂
學士親封題趙公爲洗莓苔字公今出爲帝者
師泉石藹藹添春姿蒼生未了安石事却憶東
山初起時山頭流雲靜楚楚紫霞白雪相吞吐
石上錯落仙人田空中滴瀝桃花乳石燕成羣
拂雨飛蝙蝠千年對人舞曲阿窈窕通暗泉泉
脉遶山山底懸皎如飛絲捲空翠黯若氷谷凝
寒烟主人此時正休沐槐影深深靜剝啄懸崖
置屋勢自然穿渠引水流自曲筆牀倦倚髯松

枝茶鐺閒煑胡麻粥鳥含山氣聲始收客散晨
鍾睡初足此心泊然緣慮空老我已分隨狙公
深山龍蛇乍起陸滴水化雨從雷風長松秋蛻
鱗甲老鶴奴守舍青泥封知公自有烟霞相三
洞參差屹相望何心更與樵牧緣玉露晚出凌
其上天留一壑待乃公赤松黃石紛無恙老農
失計來長安滿街落葉秋聲乾吳山迢遞不到
眼尋常把菊爲沈瀾今朝手把靈洞記夜夜夢
隨溪水寒何時先鼓剡溪棹爲君灑掃天中壇

王冏伯君子亭中觀射

朝來較騎城西塲騂亏在臂矢在房纛牙未轉
軍士散走向王家看射堂射堂西風樹索索人
面生氷馬毛薄綠韝蒼頭釋棚坐靺鞈才官抱
韔躍餘勁飲石猶激昂神臂當弦故前却青天
白羽相蕩磨欻然一點銀錢落提錢上堂聲氣
揚鳴鉦伐鼓稱兕觴大呼酒瀝壯士膽翻飛走
馬誇身强鸊鵜脂瑩孟勞綠龜龍金錯昆吾黃
二矛重喬舞頓挫曼胡十隊趨低昂義烏健兒

勇投石淮南劍客技奪場老拳納袖半甲子今
日未能禁拍張等閑不肯賭勝負與君慷慨論
興亡憶昔旌旗滿寓縣腥風夜挾鯨鯢戰紛披
半海樓船兵痛哭登陴兒女面幕前干櫓造次
增市中卒伍倉皇變吁嗟爾汝兵燹餘辛苦東
南眼中見幾十年來臥戰鼓意氣虛孿六鈞弩
赤手難投都護營熱心暫走尚書府尚書世受
龍虎韜大兒昂藏參馬曹盾鼻文章賤于土蟠
胸甲冑光如刀桑弧未了男子事銅柱敢許書
生標君看此輩辦賊否誰爲將之東射潮

贈邵元沙張平野兩翁

誰移渭陰半畝之籜龍矯然森立東墻東秋清
忽照中林風虛堂月靄青濛濛此時座客歡相
從碧鷄玉馬雄談鋒中有不語龐眉翁問翁何
所能萬有羅其胸傍有一翁七十許視翁尚少
八寒暑食牛之氣不可吞木鴈燈前忽人語自
言兩老人如君年少時讀書不能破萬卷未敢
人前輕吐詞解顏匡鼎執經早入室侯巴爭字

奇填門五馬稱弟子先生尚掩書生帷自從兩
公老書蠹學者半厭毛公詩眼中生花手磨勘
片語尚可開來茲三十年來珍敝帚我求童蒙
亦何有時艱競請終軍纓濟世還須伏生口老
人閱世回回新十年閉戶耕河濱君不見磨鏡
先生卜肆坐兩公豈是尋常人

古意五首

松柏挺直幹斧斤落高岡芝蘭值當戶或乃非
其祥奄離幽谷中傷哉獨芬芳萬類各有醜失
時行決張東園亦有李願言代桃僵何當一心
人持以奉君王

東隣有季女明潔有好姿殷勤自結飾閉約重
屏帷爾室諒匪遐懷意兩不知不惜知我少惜
予盛年衰心睽媒則勞君貞行有疑蹇修既云
逝末由通微詞婚媾紛有言嗟嗟非我思

鳴鳥不至郊西狩乃獲麟傷此二靈物生死同
所遭宣尼歎其衰掩袂歸泗濱文仲實在位下
惠終窶貧海島從何來智不謀厥身逡巡動朝

聽享燕乃紛綸呃嗉不下食流涕對九賓逝將
歸故巢含意徒云云
十五歸君家兩姑正齊眉大婦調絲簧小婦織
履綦中婦執飪事敬適滋味宜同居不同心嗔
喜或互持聲吞猶恐揚色授妄揣窺思再非所
冀譴薄吾幸而窮老性未諳裴徊下堂辭豈不
竭愚鄙君家婦難爲
皇靈信有赫弛張握中權不言布四時民咨猶
暑寒燀茲煞機發萬物乃蠢然昭明本無心而
豈亭毒偏膠膠鷄則鳴如夷道乃全益損以爲
常用舍非所專白日出海底其下霿浮烟好風
從東來蕩蕩游氛褰不腆枯朽質仰沐光采鮮
願分桑榆照及子華盛年

園中觀稼

慼慼蛾羅黃閣閣蟲蛙語條葉退新枝代將事
禾黍秩彼公私穫兩兩婦子伍雀麥開舊畦鳧
茈釀膏土播揷趂午陰長茂冀微暑新苗纔如
髮知經幾風雨

楚國有貞士黽勉耕自食豈伊貧賤分念我先
稼穡嗟彼梁肉姿而賤胼胝役明農洵可學吾
衰不任力斗酒饁南畝慚愧難遍歷歌聲亦勞
止愒蔭庶勿亟岸上誰家兒光馬耀服飾命也
實不猶于何論勞逸但無食場苗辛苦良可惜
古者耕鑿燕楫楫抱甕徙薄田幸濵河徒耕力
可以油油桔槔動盈盈未云止瀰漫萬井平分
之灌園杞蘘竹引細流羣芳潤餘泚大雨今時
行僇力且秉耜去年穫穜貴誰當復辭此

大人美翱翔農圃欣我有每每負郭田繞我宅
三畝西北有高樓夕陽掛窓牖鮮風冷然來宛
宛動榆柳偃仰當之眠逢與耕者耦亭臺雖具
體幸托林泉後藤花高樹巔青蘋小桃口草長
池魚肥果熟巢燕守茅此筍簇羹鱖若枇杷剖
食之勿願餘天以賜園叟自種還自甘可奉君
子否

曉凉露田白之田敢遲遲我前抱經籍我後隨
鋤犁耕僮嚮折言甫草謹以治鴉鵲立牛背不

知牛苦饑廣場足小築胡床面交畦樂此禽鳥
聲雅與吟嘯宜乍聞東家喧索租兒夜啼維我
苔蘚門亦時車馬窺人生各有役約畧苦樂齊
小隱不言深言與箕潁期

題知希齋

葢茅近城市門前車馬道車馬日以深環堵自
秋草心清書卷閑夢寐無顛倒斂膝對古人開
簾送飛鳥有念苦不多懷人竟以渺微吟動凉
風拂拂琴上掃智離竿牘尊道在聲音小被褐
而懷玉落落以爲寶

張仲立謁選得臨清守寄贈

人傳臨清太守美年少乃是崑山張季子穿楊
妙技天下聞再發無何撥弓矢郡符今雖落君
手君名尚在學士口片語墮紙插羽飛御史下
堂博士走曩歲燕市懸金求尚恨糠粃翻在首
世眼青白那得知至今盛事慙薪樵斧蕉不辨
幾頃田自陳毋老滇五斗遂巡巳自擲明珠翻
使世人珍敝帚臨清風物天下饒齊紈魯縞車

遥遥月午報客柝如雨日高聚市塵成囂酌水
自飲猶畏腻手板導前疲折腰知君腹腸不解
飽竊恐項骨難禁驕丈夫肯爲妻子計吏舉豈
許文章要嗟予書卷疲日月螢火紛然照白髮
儒服可堪官長迎新篇半就時人没此時夢見
張臨清高臥琴堂萬緣歌

沈文選日峰謫歸賦贈

山川紛紜送逐客四月沈郎亦遷謫出城遠雷
震蓬蓬渡江梅風暗瑟瑟　聖主用人捐細誤
盛朝何聞置羅畢紫薇高懸箕舌張台階郎位
紛震軼小臣自知天意深流言道路從何出邇
年太宰歸匆匆其屬往往途相逢前有王趙後
孟顧伉浪聲氣多才雄天下調平有沈公臧否
雙提日月鑑庶彙盡入乾坤籠倉皇啟事綴殘
牘一斥萬里羞雷同竄身潮陽瘴全黑回首魏
闕塵猶紅新人勝故自應有祇恐此地難爲工
自君策足據津要已捐謝事歸江東冠紳尚幸
留　主賜休沐子舍差從容把臂喜得山吏部

莫將敗意嗤王戎

池上軒即事

城隅靜女澹無言滿面柔腸更可憐池上露華濃似酒眼中秋色共娟娟

怪道如花滿春殿司花故遣侍兒憨筵前觴政縱橫甚脉脉芙蓉雨後酣

含情落葉已繽紛深轉歌喉齒未分橋上玉人眞咫尺簫聲似隔數重雲

世路崎嶇盡狹斜權牽小艇宿蘆花鴈奴昨夜驚寒起月白汀洲未是家

九日登鍾樓寄友人

沼邊晴日澹秋容更是層樓海氣東但使有花供令節一將危帽任高風蒹葭浩浩歸帆遠梧竹青青小寺通相憶響山今夜裡暮雲尊酒送飛鴻

十年縱酒狂歌地幾見園蔬墓草荒茶社客稀桑苧在僧寮秋晚荳花香煙黃睥睨遙村合月照罘罳片海黃檻外虞山青可摘東籬暮色又

重陽

客中此日倍生愁忍復秋殘故國樓滿地游人相識在傍城臺舘若爲留霜前白露偏欺髩節後黃花欲上頭一片夕陽農稼裏吾生實有稻粱謀

高秋物色正宜晴水潦全收野楚平檣樹遠搖潮影白鍾聲寒帶月華清相遺餻餌還鄉土老見茱萸似弟兄三十五番生日過幾回風雨上東城

十月省墓過飲群從即事

禮失吾求野風流俗尚初貧交鷄黍見生計褐袍餘白髮爭扶杖青衿不廢鋤敝廬如有托萬慮欲全踈

喬木微陽下柴扉流水清漸稠桑柘影正隱讀書聲蟋蟀秋堂警魚蝦早市晴相呼隔城郭一見若爲情

此日田工晏未誅冬月茅雨收紅荳莢霜老木綿苞地薄秋畦苦官新雜稅交君看窮鳥熟歲

暮亦登庵

海上

海風吹暮角戢戢亂帆收甲士何常耀稍航遠
自浮市嚴清柝外城桄大旗頭黽勉軍須辦遼
陽未汝休

送崑石五叔輓輸非上

天上長安耳聞好年年尚轉東南稻出門不見
黃河痕半途已夢江邊草世間萬事多遷流呂
梁釜底窺徐州柳花春香珂馬路曾此王孫厭
旅遊開樽已散北海客掃門誰憶平津侯歸來
生事惟書卷科頭獨坐桐陰展凉天露劍雁來
紅客衣霜氣知深淺

贈冲元子

初平騎龍去天闕隱隱葬陽剩丹雪石上栽松
夜雨清岡頭劚术春雲熱地肺遠接終南幽瓢
笠飄然更遠遊半偈當關萬緣歇一丸守鼎妖
魑愁雲車偃蹇驕不起尚爲人間兒女留白頭
將玄入闕闚黃金無術干公侯留侯謝病新歸

里忽遇當時赤松子相對匡牀無一言香篆烟
消月西起

錢一菴六十

莫羨閑身六十强誰于五十罷柴桑未論去就
緣何事贏得兒孫置汝傍潦倒局殘蘿月暮依
稀吏散竹風凉南樓接海水高千尺釀作黃花歲
觴
何勞隣父餉頻遺有酒相逢不解辭容髮定强
爲令日家緣剛似罷官時餘酣敢自欺年少壯
業猶堪付小兒瀚海風雲看到眼且留殘日伴
東籬

王崑崙先生青蓮舸

八月湖水清若空天高木落聲洶洶朝來雲擁
楓樹黑白沙夜走江豚風灘頭漁燈靜戢戢微
茫遠影含孤蓬如山巨浪破之出半醉半醒鼾
睡翁此翁姓名落人口此翁不爲世人有廿年
未老桐江絲百篇自酢醉烏程酒少年曾爲汗漫
遊策蹇橫觸可隸騶五侯傳鯖跪行炙舉筋欲

下慙腥腰吳山滴滴青待我歸來不暇營菟裘
千頭橘奴百斛秫寒薄未了人間愁白髮黃金
不我以賸有生涯付流水羽扇高懸白鷺簑竹
床斜坐烏皮几潮去潮來秋可憐七十二點青
娟娟蕪葭白露人宛在魚龍大澤天茫然五嶽
已飽藤杖色五湖自握扁舟權扁舟日月自瀟
灑朝遊閶門暮若下吳江自廣能容刀長年使
船若使馬廬中之人逝矣夫誰是當年問津者

送王崑崙遊五臺

歇馬先參栢子禪白頭行腳趙州緣無端故國
蕪葭夢又在邯鄲酒肆邊
關東已試葛衣涼漸入邊城草色黃六月驅車
君莫厭中臺山半已飛霜
定午微鍾出寺稍寒雲尚掩玉亭茅千年風雨
三珠樹留得孤山野鶴巢
百丈氷崖天倒垂避人饑鼠嚙枯枝此去好誇
王太僕遠將雪色映峨嵋

王崑崙先生六十生日登五臺賦長歌奉

壽

漫浪菰蘆中忽已一甲子兒歌孫舞躋春堂七十伯兄同燕喜黃魚出海菖蒲香桑落苞蘆至千里酒中忽憶五臺雪長安且過榴花節九衢埃雲結紅霧不向邯鄲夢中熱披裘五月登清涼金蓮布地天花黃聖燈暉暉映斜日身影忽現文殊光長跪問文殊何以壽幻叟一夜飄風西客星問北斗麻姑爪擘方平麟遠公室釀陶潛酒今年酬盡兒女事輕囊短劍隨風走芒鞋已挂道場山釣磯未沒蓉湖口卜載一山名一更百年未了名山名乃公老大厭狡獪故山丘壑縈心情青獅無聲吼動地鬘華燕坐飛縱橫此時舉酒酬山靈山靈識不王先生

贈陳濂石先生歌 并序

世之趨勢利也甚而漸于家矣顏路曾點史不志而志陶氏之母何怪乎風靡至今也夫子父相弃割沒齒之愛以博美官厚直而父耶而子耶籍爲顯親世之以纓組事親不乏

矣而速朽者何限也陳先生有子而才曰仲
醇仲醇年廿八棄儒而隱焉倘亦樂鷄豚之
逮存親也然得無難先生乎哉乃先生曰喜
人有子而無子而我能有其子我啜菽飲水
傷兩兒以嬉爲貧陸賈足矣吁吾是以知天
下未嘗無賢賢者不必衆是漫爲歌以寄之
堂堂復堂堂君不見崑山小隱陳家郎咄咄復
咄咄君不見陳翁之子山人骨陳翁之年過六
十有子不減唐李白橋門博士稱吾師詩社爭
輸少年席盤龍繡虎手所能翁也握椠收其直
是何感慨甚歎息浮生烟書螢幾乾死潁公不
能言侏儒可以飽曷不裂冠挂瓢山之巔青城
徐郎相勉旃謂而丈人將無爾憐陳郎嘆然棹
頭笑而眞不悉吾翁賢翁謂兒丈夫自有志長
安尺寸地人取爾須棄春膏滿天瓜可蒔酒槽
油油滴香膩少可一月十朝醉我醉兒扶兒寒
毋衣有兒在膝花在眼生願與兒共脯糜豈不
聞天下盡趨湛毋風華亭競走平原祠山頭白

雲自怡悅若以問人知是非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詩　附詞

鎮江郡守玉沙王公考滿

海東承賜履江介表名藩不覩江山麗安知刺
史尊檣烏迎皂蓋竹馬遲朱幡命重山爭色風
清浪不喧春陰桑柘密膏雨稻苗繁魚蟹朝迎
沫蛟鼉晝負暄輪前扶白鹿舍上集祥鸞始報

三年最遙沾五袴恩頴川新賜璽渤海舊乘軒
卿月瞻天表陽春燕日温佇聞徵使下敢卧屬
車轅
建業千秋控上遊江聲百里接謌謳鳥窺懸榻
風生坐雀報嚴更月滿樓棠樹漸深南國雨櫻
桃三熟海門秋頴川佇賜尚書舄絳節朱旌暫
可留

屠長卿枉奠先大母病瘧寺中移臥家園
是日得雨病良已

有客有客白其馬繫之寺前古榆樹問君何苦
六月行片心如漿已入絮出門千里不擇吉故
人相奔一何遽火雲駕浪能欝蒸居然瘧鬼能
憑凌維摩抱膝居丈室諸天龍衆高崚嶒縱横
談麈了無異兩目挺動頭鬅鬙不能沃君廬山
百道之流泉不能坐君峨嵋百尺之層氷東林
竹竿靜嫋嫋凉颸徘徊如有情客來黄鳥亦弄
舌高蟬乍咽单鳩鳴俄然蜻蜓送風雨蕭條木
榻留餘清君言多病生道心逢渠何處勞追尋

自從松鶴去碧海黃蝶浪逐溪花陰微言墮地
苦委羽清夢到窓堪解簪天河風浪亦時有郵
保世事無浮沉看君收拾越江波濤向岑寂辛
苦入山山不深君不見太原書生復何事高枕
不得霜毛侵

長卿東歸

日午陰移白石壇清風欲過竹檀欒疎簫小簟
題詩處留得雙趺印月看
自可遲迴訪戴船板輿無恙非堂前桃花甲子
應難記再渡錢塘是百年

騰江使君奉　特命臨祭先墓

旆旆霓旌近白楊風自呼一杯高馬鬣萬衆式
龜趺蓂草何心結棠黎濺淚枯死生天地伏靈
爽禁樵蘇

日掛東南樹茫茫片海圓大刀搥浪白新壁落
霞鮮高會臨無際端居念巨川相聞謝安石半
夜嘯風還

宿命吾何感僕夫行告勞出門當暑雨策馬涉

江濤同病寬賓禮經時攬使袍凉風正瀟灑何
以駐干旄

馮尚寶奉　命致祭事竣還　朝奉送得

二十韻

鳳閣推恩重龍章灑翰頻使星紛海會卿月照
河津特異臣逢主非常子逮親後生帷蓋賜加
等豆籩均不分尸饔沒還叨尚食珍肴烝羅鼎
釜鬯灌赫纓紳禮創諏議審官嚴夙事禋腆筵
沾故鬼哀些出詞人土壤無靈骨乾坤有負臣
哀啣心匪石感欝火爲燐況借名賢重躬將上
命陳緬惟爲茂宰割治托比隣葉縣鳧曾接萊
蕪甑屢塵玉壺清沁骨氷谷迥凝神雲擁青囊
舊風驅絳節新泥封原尚璽詔下式如綸葆衛
臨蓬蓽瓊粻散里闉享賓安坐次贈縞亦逡巡
盛事兒孫記孤悰涕淚伸有懷當扆念敢臥屬
車輪

送翼堂趙使君致祭事竣還　朝

尚紆　皇眷獨臨軒江上雲霞接使轅親捧十

行新詔字轉驚萬里得歸魂蓬麻白日瞻霄漢
墓草春風識子孫留得王戎鷄骨在好將恩數
報秋原

壽外姑

青鳥三山使靈芝五色房庭瞻王母降南映老
人光泉日明暈翟微風聽珩璜玃杯傾顥露翠
釜積玄霜子姓爭扶杖賓筵秋舉觴願言徵女
史敢以告司觥矩法遵陳禮勤勞匹敬姜夙興
朝篋笄燕侍飾壺漿焜燿綸爲命纘紛服有童

寵仍行益僂處泰動思臧白髮操家政青燈教
子方敢忘思餙饎尚浣嫁衣裳節嗇從三寶安
行度七襄三秋當解帨萬寶式登場慈竹凌寒
動黃花傲雪香鼎來春酒鶴鶴爰降福穰穰風鼓
金鵬翼雲封玉燕筐衛郎初假館苗母正開堂
照耀義和馭晶熒寶婺芒儀形還自舊慶澤欲
分祥采葛春相遲攀蘿月正望自今耆且耋咸
與壽而康

汎茗上訪沈進士

曉行茗水上忽憶米襄陽棹出蘆花亂門深竹
氣凉賣鮮朝市聚燒葉野橋香此間軒組客亦
復在耕桑
不識竹墩路自通桑者名烟光含日薄水氣冒
江平蠻稅先秋雨魚梁掛月明往來無俗務小
艇故盈盈

卽景

魚嘯亂葦不避釣犬吠枯桑如有人一帶橫山
飛鳥絕斷橋西去又通津
野菜香菇繞徑栽漁樵日落棹歌回回舟自識
門前柳却問客船何處來

送沈水部非上

茗溪晴雪逗春寒迢遞行旌別思闌花發江南
懷水部星從天非望郎官沙霾驛路孤流急浪
隱蘇隄老樹殘好計工功荒度始兩河日夜有
波瀾

送李茂實赴蜀

吳山春雨聽鳴鳩珂馬驂驔向益州補袞有心

終戀闕籌邊無事亦登樓中朝尚自虛清問內史何當厭薄遊滿耳波濤送君去江山千里正安流

猿聲送雨急千峯夢裡猶聞長樂鍾落日坐馳新到檄寒雲愁檢舊時封遠臣敢料安危計聖主曾將痛哭容惆悵一官成避世回頭雪暗掖門松

立春前一日園中踏雪

晚鵲簷頭噪雪光更將餘臘逗年芳先春正結梅花片映日還禁柳絮黃決決細流穿伏檻踈踈亂竹亞東墻老親橋外携雛至風入茶鐺水正香

燈夕即景

月滿寒街雪更清千家燈火鬬新晴松毛密覆青帘碧蓮菂雙懸錦袖明夢裡星橋收晚市愁邊臈鼓鬧春城獨憐太守笙歌出竹馬兒童語笑聲

侍家君遊西山

平開太湖面澹蕩起風花萬舶浮孤嶼群魚網
亂沙松齊剛可杖竹窖始成家我自山情得饒
君取路賒　登鄧尉
周遭山郭下半是綠蘿庄未卜吾能隱居然地
可桑村穠禽鳥至花落水泉香初啟游人路春
農已自忙
浩蕩扁舟興臨高更渺然隔江傳石鼓近暮起
松烟雨載蓮峯白花籠小閣偏櫻桃欲移醉展
轉落梅前
但有娛親地都爲愜意時麥風吹浪起榆日放
絲遲乞茗逢僧寺隨花識路岐晴鳩頭上喚與
客更爲期

雨中子柔書來得宜興耗慨然賦寄

蹭蹬高鴻暮雪天書來再博故人憐漸看世上
緇爲素莫是先生白尚玄憎命文章常道路送
窮詩卷又殘年灰心筆硯無憑暖忍擬寒燈勸
着鞭

雨中之嘉定過子柔謁其尊人

老眼蕭然强自遮入門未敢便長嗟心情此月旬中雨詩興南窓臈裏花豈有薄田餘菜麥還欣水市賤魚蝦儘饒留客朝朝醉除却尊前事賒

曹謙吾非上戲贈

高蟬莫悲風勸爾一杯酒瓜香棗熟大路邊井亭無處無楊柳問君何苦六月裴蕉旗霍霍秋雨忙赤日照地火雲滿人間何地尋清涼長安貴人入騶出馬頭相揖無顏色乃知漆園寄微官數株婁娑自得得小鴻臚問大鴻臚温室年來一字無相逢爛醉官醞酒明朝畏汗府中趨

丁明府兩年步禱雨雨輒至

人傳太守朝走東城隍葛屨納納秋露涼俄傳太守西河岸魚頭使者當香案去年十日五日齋今年官厨無菜鮭頭上瞳瞳戴赤日畏汗卓立當空堦黃旗颭颭招不得父老傍觀淚沾臆麥秋稍有鵜鶘餘東江潮頭尚三尺桔槔未斷秋林中忍使吾儕面黧黑是時日午塵頭揚梧

桐捲翠蕉舒黃雲綃絲絲起西北未有雨葉翻
垂楊數點尚疑竹上露俄然雨聲喧薄暮蛟龍
跋浪東海來烏鵲盤空喚鳩婦即看葱儁潤簷
花可念溟濛入郊樹香秔傳膏珠顆圓吉貝含
滋玉苞富更喜七月無盲風脉脉萬井寒溝通
數聲輕雷實陰火鬼車不敢驚兒童人言清河
先生檄星五我言太守隨車雨何知太守雨君
不見兩年竹馬街頭舞秋成醉君秋社場與君
細說丁明府

游天平飯趙凡夫家

看山愛主人山窮主人出謝病經春秋心遠石
自櫛落落書卷餘清談對捫蝨豈無佳遨遊及
此清宴日苾芳春風香委蛇出齋室藕漿芼葵
羹雲子青瑟瑟月白松巳花雷驚筍初茁分彼
鳥雀粮聊爾供口實帝鍾戛然鳴厭飽各巳畢
我杖策策鳴石磴躡虛空驚雷走足下忽起洪
濤風朝雲何鬱凄澗底渴素虹喧砅萬壑聲鼓
舞寒溝中回頭潭影低石幢出芙蓉隔谷聞丁

丁雕鏤殊未窮五丁鑿金牛非必皆鬼工陵谷
本須臾千古嗤愚公
桑濮已靡靡王風自蘋蘩吾道已矣夫求野茲
庶存春絲晝簫靜窈窕揚微言素琴鏘房中高
雲跱前軒萬類各有求幽谷芳蘭蓀高唱德自
隣耦耕道斯尊閒風澹荆門桃李紛外樊德公
許我來君其具壺飧

春仲偕仲醇遊楞伽山過故所讀書處飯
趙凡夫墓所

人生無留影歲月忽十五縹渺讀書窓雲含亂
山舞斑斑墓草深曖曖宿微雨壽比松與栢于
焉縱尋斧孤泉如絡絲石上聲自苦雀啄游女
場花開酒家土眼前我與汝題詩跡已古
當時送吾友偶至東山麓風來蒼浪浪快我心
所獨乾坤悶靈氣果此遂幽築石破土已膏水
出山如沐藥壠開稻畦時哉坐雙鵞高高松原
上白石凄以穆何以虞尸賓朋游奏觴肉枳花
圍作墻寒扉不禁啄吾生有棲托喧寂相互逐

誰非斯人徒歡與游豕鹿

吳曲羅明府晉非儀部之任贈別明府與餞之北固山故首章及之

余長安有故丁酉冬余非上公追至江滸

案牘江中了烟嵐戶外青來朝紅藥砌夢到綠莎汀欲問朝廷禮先占郎署星相思楊子水亦有峴山亭 潤州有峴山

十載論文意飛揚及此時一將郢人調再整漢官儀日月餘青簡風塵托素辭腐儒粗糲厭擬欲向君私

余三不上公車戊戌以病憒不竟試出都門作

惆悵浮生墮棘闈幾番心事悵多違縱教白璧難酬價誰遣流黃不上機怕到暮春留客住懶扶殘醉待花飛殷勤還有雙歸燕相傍東園紫竹扉

勞勞毀譽十年身滾滾征衣萬里塵從未入宮誰是妬飽經逆旅漸知貧烟花禁籞遥含曉野

柳溪橋亦放春樵悴青袍憎草色不堪頻與送行人

自將名字帝城誇每及歸時柳未芽半刺老將懷棗玉十年常看夢中花蒙茸草閣書成帶冷落江楓牘滿車還喜倚閭雙健在羸君三月尚思家

萬事如君得自由汀花社燕亦春秋無端眼底珍鷄肋漸遣燈前誤虎頭去住盡看窮鬼面笑啼重上故人舟灌園陳仲成高枕枉殺當年爲汝謀　懷仲醇

雜興

有州二十四不能鑄一錯人生三萬六不得一日樂過去日苦多未來杳難模榮榮萬思慮總爲見在縛見在在何所過來并除却莊周與蝴蝶相化兩莫莫

來時此楊柳歸時此楊柳楊柳未破黃客胡復東走主人牽客衣無乃太健陡解爾腰下綬貰爾黃稊酒客對抽言辭遂巡指其肘不見君家

燕飛飛出朝牖去嘯氷上魚亦復長飽不
彌空塞黃霧行鴈亂其序疾風橫面來使我不
得語悽悽日影下彷彿見儔侶病馬嚙樹啼斧
杏作薪煮酒漿槽頭泣相對何楚楚竹燈挂窓
櫺照我舊宿處
棗林逗餘日汲汲望村火盥水不終湯且對三
騶坐塵冠拂不開浮埃枕前墮臥起襆被囊苞
苴不成裹壁上題詩人田心歸盡如我歸語室中
兒旅次眞瑣瑣
吾當三十時四十看已尨羽咲彼髮已黃車馬何
憧憧一朝行及身奔走不有躬世事相因依在
俗能異同轆轤豈不勞激搏任虛空貿貿各有
爲僕僕徒相逢寄言意氣者君子亦有窮
古人擁萬卷雅勝君百城美玉苟在斯被褐亦
自榮窘窮心所歡豈爲世好嬰鄙哉學徘偶逐
嗜不得停五色了無主心手相鬪攖三日織一
縑新故忽已更機杼不能言司市默以瞪自有
章句來匆匆狗充棟楹豈無特立士崛強竟何成

苟不救饑餓石田焉可耕
謗譽殊孟浪一身萃媸妍高天而深淵相去一
何懸愆咎即苟塞酬知更難言身名不兩飛君
子敢處全韜精示其璞衆諑相雕鐫寘身高墉
上弋者或慕焉何以息吾影遺恨於簡編
人言隔陰昏多是隔世事今日思昨日忽忽亦
何意因緣和合生豈必可思議步伐吾猶人無
才不中忌我豈好窮哉抵璧若唾棄病在耳目
前二豎亦劇戲力命互有權肝胆不我制

高原凍初圻忽已秀新荑況我江以南青青自
陵陂十五二十時春暉尚遲遲醉席紅白花仰
視低昂枝驅車此行役觸目多所思里中黃衫
郎鞭梟垂楊堤我將施行歸或恐年少窺顧問
客何來何當衣上泥
長安非天上望望不能前夙興戒車徒臨發帷
頻褰大道固孔夷傾脫以忽焉矍索空爾勞或
乃瓦注全遇合寧有常卿相亦偶然四十不動
心我已非少年驅車過鄒邑有泚不自湔

感夢

遠客心胆孤因夢苦相虐五更聽車鈴已畏白日落往往心路熟驚魂復相索靈臺塞因果夜氣焉所托邀彼巫咸占出口念已錯欲驅三彭神還之太虛廓太虛亦不受諸業非我作了知萬法幻誰不爲幻縛

臚傳日口占

彩雲重擁五堦前未繭雙懸御墨鮮偶爾功名三語合如聞姓字六宮傳價從駿骨枯中貴色借蛾眉怨裏妍顛倒十年京國夢一時回首杏花韉

賦得銀蟾花正開是良夜

秋清河漢澹生輝恍惚天花散紫微珠露綴枝凉瑟瑟綵雲縈葉影霏霏疑從玉杵分香雪似入雲霓亂舞衣不恨月中零落盡獨留仙掌待陽晞

秋夜憶早朝

憶昔秋堂燭影移捲簾數問夜何其人歸燎火

殘星裏馬踏沙堤曉月時閣外漏壺聽欲盡懷中封事許誰知倉皇點檢朝衣在宣室傳呼尚未遲

又

爐香無焰數更籌恍惚班行夢裏收日日雞人還報曙年年鳳曆轉驚秋千官影散朝天路五夜風高問寢樓正好委蛇從退食枕邊鐘鼓易生愁

秋李白送賀秘監歸四明

狂客新裁薜荔衣鏡湖魚鳥澹忘機秋風季子蓴鱸思夜月壺公竹杖歸瀛海三山遙點綴剡川一曲轉霏微春明門外羣鷗鷺目送冥鴻萬里飛

瀛洲亭讀書

遠接三台路傍開二酉天星躔如欲曙藜火不成然學士山元碧草尚玄秋堂清磬發滾滾執經前

恭賀　冊立　分封禮成因獻　萬壽

北極絲綸重東皇禮樂新山河徵主器砥柱協
宮鄰桂殿初颺號桐圭次展親離明先出震解
雨不成屯國亂共球永宗燮寶玉陳前星扶日
耀幼海接波勻彩伏開朱邸祥烟麗紫宸龍姿
瞻特迥麟趾總能馴有道綿長曆須恩正小春
願言棠棣蕚齊拱萬年椿

敬酬温夫子贈章并以抒懷

十年心事付流言老盡蛾眉轉見憐豈有陽春
眞絶調彈將流水亦成絃高城月白分蔡火小
閣清風對草玄欲識宮墻新氣象雲華秋掌共
澄鮮

又

公車初試薊門霜徙倚金臺舊道傍櫪下秋風
勞剪拂樽前春色乍飛揚三朝袍笏龍章麗萬
卷圖書蠹字香珍重國恩慚退食敢從世路問
行藏

送立峰高先生　冊封藩藩便道歸省

玉節葳蕤下直廬王門遙曳鳳池裾桐圭原是

唐封地蒲坂曾藏漢史書絳水花迎丹闕外茸城草借碧山餘更將五葉堯雲色晝錦堂前慰倚閭

送温夫子　册封萬安便道歸省

六傳駸駸下洛陽曳裾猶散鳳池香如圭桐葉迎秋碧似帶河流抱日黃緱嶺鵞笙隨使節周南蠧簡入奚囊亦知鄭重分封意寶册東朝取次將

送春臺年丈之任丘

高第還爲令掄才寧偶然股肱三輔重旱潦九河偏滚滚郵亭馬蕭蕭官舍蟬無窮手板恨端爲主憂捐

又

灌壇千里雨瀛海四郊春誰道風塵色長沾陶令巾文寧經世賤俸爲救荒貧不是無奇策殷勤問故人

送王夫子言事謫貴陽

自點螭頭筆心看去就輕至今瞻衮闕敢復論

王程痛哭留封事長噫出帝京可憐離伏馬萬
里不成行

又

回檢晴窓疏與堪挂此冠敢私天雨露聊與世
波瀾草色郊原盡河流井稅乾蕭然看道路誰
爲說艱難

又

禮樂開蠻郡山川借逐臣驛從雪浪盡春到印
江貧曉霧竹鷄語暮烟山鬼親相逢青瑣客半
是問津人

送同年李丈歸省

淮流遙接海門長玉杖扶鳩出畫堂瑤圃欲傳
三鳥信泥書先報五雲鄉鹿車舊市留通隱熊
膽寒燈憶共嘗此日春風輝彩翟瓊卮分得露
莖香

夏日泛舟下潞河

湛湛溪蒲綠灣灣郭樹斜與君京國話借作故
鄉誇水氣清沙草河痕繡土花遥看車上客望

屋問茶瓜

送人歸娶省親

四十年來號大家早停膏沐卷羅襦寧辭秀色消金鏡獨抱清心映玉壺語許陳卿歸卜鳳情知令伯念慈烏春歸夜暖看花燭并作高堂獻壽圖

又

旌竿此日草芽偏幾度秋霜點鬢乾柏若自甘春汎汎竹斑長共月娟娟堂中彩舞鸞箋影關下彤書鴈使年珍重里門相拜詔兒孫爭導板輿前

存問紀事

里門新棒　御書鮮爲報　東朝寵數偏心事再酬焚草後鬢眉還憶茹芝先春從玉案傳飡日暖借彤庭賜帛年次第斯干占國慶遍呼兒女祝燈前

壬寅春舟泊楓橋待客不至寒山寺訪曉

山上人書畫香茶爲供

燈含帆影亂鍾雜市聲昏杳杳竹深處蕭蕭僧
倚門獨將殘雪色遙對遠山言又聽烏啼急江
城送客喧

僧復花山故刹

不改青山色還安白石禪空林原古刹僧臕始
今年鷄犬桃花外香燈竹樹邊重來荒徑合幡
影導君前

沈姬故淮人也侍御公過淮夢喜鵲噪槐
花來以姬歸俄而公卒姬以死殉夫槐者
歸也姬得所歸矣壯之爲賦短歌

三月渡淮清若空鵲噪槐花墮掌中合婚有時
花露融移植庭前號守宮一朝驄馬呼不起宛
轉蛾眉爲之死誰云乾鵲占不靈花死留香報
君子我有千金劒懸之塚樹傍塚樹不能言劒
白楊白楊蕭蕭不復春燕泥寂寞空梁塵逡巡
下拜白太傅故是當年歌舞人

立秋日同仲醇集閑仲澹圃卽事

朝霞閣不散簫外薇花晴樹色交交入池光宛
宛明話深幽鳥出局靜亂蟬清不待庭陰暮微
涼暗自生
記詠歸思賦小橋紅寺西長齋作秋社曉讀帶
春犂客自招新隱門應有舊題生涯眞澹泊寂
寂豈成畦

十月十五日　册立分封禮成齋　詔東
下

遙聞仙樂駐黃塵裊裊爐烟引案移鶴禁曉鋪
金屈戍鳳樓晴啟玉葳蕤宮雲長紫千秋節華
草初青百子池廿載養成鴻鵠翼　皇情端爲
萬方私
琅函五色下芝宮十月陽春驛樹紅夜半日輪
重海上天邊星影照江東老臣涕淚謳歌裏游
子衣冠拜舞中檢點退思眞過計當年園綺幸
無功

送吳函所年兄使竣還朝

騑騑駟馬出汀洲次第絲綸掌上收邑譜延陵

新禮樂家餘南史舊春秋堂中萱草天偏近池畔薇花月尚留記得寒江歸路共風雲獨擁仗車遊

七月望雨中同仲醇諸君子淮雲寺薦先次仲醇韻

四野桔槔收北山雲尚流薄烟生近郭細雨作新秋落落剛逢汝茫茫盡解愁招提何處是幡影直城頭

宛然晴雪路曾與梅花期香發酒深處客來齋午時春原看築社秋水又分岐眼底成興廢寒林尚古碑

瓜果媚盤好茵陳飣坐清秋花僧共老踈葉雨成聲山鬼如投寺村鴉亦避城豈無留客處多恐費逢迎

日氣樹中碧微鐘烟際來虞山行莫矣吾黨賦歸哉法施湛然滿慈音聽漸哀竹枝深夜雨曾否到泉臺

天寧寺別叔達

記宿山窓雪悠然更遠行朔雲郊樹色落日寺
門情膈鼓從鄉社寒花似弟兄看君飛動意且
莫羨歸耕

別同門

甚負留人月蕭蕭桂屋閟歸看畦菊在好寄驛
梅俱同喜于門合道將求野孤夜深寒馬立便
擬怨驪駒

別同館

洵美西清彥如何苦憶歸一聲鴻信起萬樹葉
皆飛淡泊書生面蕭踈使者衣行藏各相見俯
仰莫教違

沙溝見杏花寄長安同志

羯鼓催春十萬家龍池柳色盡含霞可憐寂寂
沙溝水日暮行人也自花

郎君袍笏正鬼哉此日紅潮暈彩羅折取一枝
憑驛信報君春色到黃河

途中志所見

河上揚塵日天邊貢篚時惟裳漸水薄書劍出

關疑璧盡馮夷笑圭成使者移輶軒有非是祗
許寸心知

虎丘

木末已蒼然微陽挂客船鴉歸人影外鳥宿塔
燈前宴坐經行地默參歌舞禪厭厭清夜咏月
到可中圓

虎丘無題

秋水爲神玉爲骨眉頭無語香初發閶門細裊
游絲春相思澹澹梅花月
清霜片片着衣乾紅燭行行影樹寒唱道月明
歸去好游人啼鳥一時闌

上馮琢菴座師

宮隣誰第一典册待君將欲識河山固先徵砥
柱强春官眞夙夜日御正初暘調燮需商鼎分
封出夏璜乾坤瞻羽翼禮樂自吾皇喬木追先
永芸花憶始芳大風吹坱漭穹嶽表顒昂才識
推兼器規趨儼大方降申通志氣冶化入文章
疏灑危明淚文廻却顧腸躬因王事蹇髮爲老

謀黃密畫安宮寢明謨弼廟廊論勳常處後借
箸或從旁啟事多原牘賢書獨擅場紛紛諸吏
士濟濟望宮墻雷鼓龍門曉雲深鳳閣凉匠材
寧寸朽臣馬媿無良末路蹄先倦高天首忽驤
戴山眞欲舞飲海不知量久沐全枝借終然半
壁望撫時悲少壯感舊惜輝光不改杯觴地曾
沾篋笥香可憐長棄置還喜一相當貴敢忘藜
莧歸誠足稻粱平生餘盻睞出處總津梁台席
紆麻詔師垣望袞裳蒼生應自急燕雀若爲忙

未嗣爲綸業難抒報錦襄心隨兒女入夢逐鴈
鴻翔歷歷星辰上長懸舊直郎

丘寒谷先生八十

大理久朝列歿不貽寢丘負薪懼勿克吾生遑
自謀緼絮結敝席腹中長休休問君何爲爾墳
典羅床頭寂寥太音始碌碌安所求
鴻濛欝人文苞符吐神理希微象數先浩衍圖
書委不能市名譽自娛聊復爾鄰壁光已貧村
罍久餘耻載酒時相從惟我二三子

浮沉老書蠹忽已登耋年親知走相賀漿酏羅
堂前對之不能餐指我架上編韋編未三易我
病行自還爲學喜不益撫已心晏然
檢勘平生書如掃明窓塵窓塵掃復積千古常
泯泯以茲悟玄化廓然得迷津彭籛亦區區壽
老空自珎跰趼窺井旁難爲達者陳

中泉范翁八十

老熟種樹書漸與山鳥狎問君草木年視我長
一甲忽見春窓青相期理鋤鍤陰繁舊竹醉雨
過新枝壓願拈無量花共說無量法

雪朝獨步園中上東城待酒不至

東城一以眺海氣何茫然浩浩天表明恍恍開
林廛野色漸分樹人家猶未烟遠界寒河流莽
接滄江天我思垂綸者對此心孔閒
飄雪落衣袂疑是樹上花樹上三五花蚤已迎
風斜薄寒禁香氣可人隔窓紗眷言駐庭陰聊
此留歲華臈酒未出房雪意消殘茶
春雪不待客獨游及崇朝欻然叩園扉排竹開

平橋熒熒碎玉葉隱隱見寒條道心共澄素虛
宇曠寂寥參差群動來落鴉亂林梢

秋日玄宰邀飲舟中同仲醇游畸墅

得得山情近深深客意便高延九峯翠半借竹
樓烟種樹書無恙看花榻尚懸滄洲吾欲共未
許白鷗專

癸卯八月望社友陶逸則王閑仲從祖伯
栩同上春宮賦此以壯行色

津頭楊柳猶鳴蟬君胡急駕春風船八月潮頭
高拍天乘之欲賦明河篇長沙徤翮新騰騫記
君夢踏天門穿琅琊文字今誰專仲氏正熟黃
梅禪太原袍笏當盛年汝宗孫子先着鞭鷄鳴
壯舞結束便步擔歷落星斗圓竹堂風緊沙霰
乾與君共割牛衣氊有淚曾灑蕪城烟一朝六
傳驅風還窮途反覆看已妍君不見平原珠履
驚四筵成功尚在錐囊邊海內春秋推廣川三
策涊齒慙不鮮撫時忠憤不可鐫藉子一吐彤
墀前東村酒色如紅泉語簷燕子聲蟬連彼中

樂事知已偏有客問我我不言笑指天半三飛鳥

雨中同仲醇過淮陰寺聽雪浪禪師講經

出谷每相逢拈花得所同飲僧松影裏說法雨聲中自洗經行鉢還忝過去鐘殷勤留半偈欲解已成空

題白公石

愛此一拳石居然長五湖曾分池上碧肯學谷中愚尚迴星辰色寧彫氷雪膚影含松窈窕質伴鶴清癯洞小空全斂鱗皴浪暗輸鴈鴻峰外落蝌蚪壁間模下拜人如在能言骨未枯移山看已老更有舊題無

送張瀛海年兄還朝

春雲遙護紫宸居彷彿千官唱第初玉筍纔班池上客金蓮新直禁中廬幾多温室難言樹更有彤墀未獻書白首尚矜臚次在天涯朋好莫教踈

夏日侍家君看周市蓮花還宿古塘其明

日齋于淮雲寺

朝氣北山昏清陰滿寺門一簫禪壁冷獨樹講堂尊禮佛能分供拈經擬共繙鉢蓮開面面如解比丘言

贈馬給諫時服先中丞之喪

客從遠方來蕭然臥竹院家世列鼎鐘中懷凜霜霰僧廚熟伊蒲未敢先生饌難測情寄深但覺語際斷夜雨龍燈青薄言托禪觀欒欒素冠子是我心所歎

莽莽林薄閒大夫亦徒行高談以當歌挂壁空酒鐺懷人苦不多萬里勞遠征聲聞陋小乘月旦輕世名寒泉藉修綆安能俟河清俟俟中丞公博謇垂令稱榮業何足道視子先民程

吾道有是非魯人笑東家千秋閉靈篇玄黃自萌芽幸托香火林蹇蹇驅鹿車俯仰去來今歎若棲浮苴山頭笙鶴聲過眼如流霞漏洩春光微君來嗅梅花

堅吾叔祖署敎宜興

荆溪碧水繞官衙滚滚諸生隔絳紗還許文章
映桃李不妨吾道有龍蛇先儲破臈蘭陵酒次
品驚雷陽羨茶非望五雲春樹裏一枝禁得上
林花

訪歸季思

麥秀水西村伊人宛在門披帷風自遠入室氣
如温萬古不盈掬寸心聊可捫寂寥茶榻畔吾
意亦忘言
罷藥翻緣病慵耕敢道貧踈梅眞似我亂槿不
關人草木山中曆弟兄原上春呼兒營小築未
欲惱比隣

送曹中丞治河淮上

畫熊迢遞出關遲衮繡重來未可期四瀆故須
新節度三江仍禀舊旌麾長淮白日魚龍夜大
澤秋風鴻鴈時舟楫賴公無恙在汙萊東土若
爲治

乙巳清明後新霽踏青時春寒間有霜

日出東城花氣揚叢叢游女大堤香今朝非郭

蘼蕪路故是清明風雨場冷碧尚禁新變火踈
紅欺得晚來霜當杯底事傳籌急不見簷前燕
子忙

王家渡看桃花是日微苦暄俱步仲醇韻
楊柳絲青欲繫船船頭紅紫趁人鮮千村煖霧
烘茅屋一道晴霞入暮田客到轉思留客雨花
深更愛養花天斜陽渡口從相識桃葉桃根不
記年

春日同諸君看桃花汝戢墮水先歸走筆
戲之

十里菲菲樸花霧游人棹頭不還顧忽報楊郎
出水坐尚沐楊枝半身露誰爲詛予春花前背
人瞋立滄浪烟水中歷歷花影然照儂雙眼不
得眠君不見薛主簿魚頭落几身臥席又不見
洛中人不免更索癡龍食人生倚伏豈有極此
日此花難再得不須津頭賽河伯但莫尊前避
惡客

同仲醇諸兄飲藤花前

客來索我桃花詩桃花已轉藤花時常將春服
二三子憶得晴烟千萬枝藤花滿架香不足更
結青蘿上修竹一片蔚藍天上雲忽化寒溝半
灣綠東園老人揷垂楊對此攀條空斷腸未論
老癭禿如幘且喜新柳過人長柳南鶯雛入花
串人心亦隨鳥語變二十四番花信歸桃花反
覆看人面

贈石亭醫伯

肘後青囊到處懸維摩嘗得病中禪傳家更有
書千卷不愛人間賣杏錢

鄧尉山觀梅

檻外平湖匹練光鬚髮梅塢共低昂茫茫十里
晴嵐白隱隱千林水月凉雪裏人家兼浪湧鏡
中魚鳥媚花香由來未踏江干路庾嶺楊州湯
短長

葵藿堂

露裏朝葵可採風中秋藿先飛谷口年年魚鳥
五陵老盡輕肥

坐隱亭

夢殘書在四壁坐起香銷半跏人影綠沉苔蘚

漁村白滿蕪葭

問月軒

半額簫旌未捲一床簟色先寒墻外梨花弄白

居然月掛林端

眺雪齋

滕王峽蝶成陣蔡州聲鴈鴨皆軍獨眺意中何限

一燈漁火聊分

登子房山謁子房祠

霸畧千年盡風雲尚爾祠山河留氣色冠劍表

鬚麋心事終黃石功名共紫芝東園有遺老長

此托風期

秋季再過君策丈山園小飲抵暮而別

輕舟繞出神仙趾山下人家半流水風光的的

武林源到門依舊平原里路轉溪廻百不同秋

葉髮髯當階紅洞房窈窕路欲絕飛梁忽跨高

樓風樓前參差戛寒竹藤子垂垂挂樛木人面

斜陽映晚曛鳥背濃烟帶微綠堂前橘柚香輪
囷主人未敢言山貧曲欄深閉五千卷等閒肯
示尋常人山寺無鍾送客別與君坐到鳥聲歇
相携忽過板橋東一笑溪潭半弦月

仲醇授經弇園歲暮歸送之

白日傳經罷高齋閉晝陰蟲魚饒書案童稚報
車音舒卷四時氣回翔千古心家家能設醴偏
向故人深

桃葉春堤暖梧陰夏簟清斯人發高詠灌木盡
成聲歲共殘燈暮花仍舊臈明總關寥落意與
爾得無情

豈謂便成別思君已不堪多言殊恨少苦語幾
回甘臈樹黃初盡河氷綠尚含好留雙屐影隱
隱着西弇

臈月望日同仲醇過楊氏放生亭中看放
生齋茗而退

西風截岸歸潮逆蟹斷魚梁亂如織詹何任公
競好手勁弩長絲共逼側落羽更飽俊鶻拳窮

鱗尚滿淘河臆慈雲忽覆河上亭道傍隱隱明
龕燈龕燈發光磬發聲囚魚檻鳥皆奔騰徘徊
怨頸却反顧逡巡妬眼留餘憎如聞喁喁水底
語已見簇簇簷頭舞豈惜齒角登君庖念此生
成天地苦白日曾遮木葉衣滄波不泣桑薪釜
萬里雲羅鴈字圓千層碧浪蛟珠吐啣環化印
都渺茫見此自覺心洋洋朱門可憐酒肉臭對
案忽送茵蔯香剩粒殘羹施江汜網影縱橫不
驚餌桃花信信春濤空蘆芽陣陣春魚起若處

津橋捲釣竿見說西村罷蝦市共向亭前看放
生放生長者名流水

東坡作戒殺詩貽陳季常季常自後不復
殺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正欲拈
出示俗適有感于吾里宴會之侈因和前
韻得三詩示閑仲肯偈此戒于里中不也

人饑慕梁肉肉厭思茗汁徑寸神明倉蟯蛔爭
暖濕珍味縱可窮饑飽要自得于我實腐餘于
彼捐所急曲曲方塘邊擾擾牧鷄鴨時哉謹棲

止柳花作茵羃憐汝巢卵傾忍使羽毛赤每來
待曲宴倒甕浮大白漸爲腰緩帶或遣頭穿幘
釜熟薪且勞餅飽湯已泣少損郇公厨鼎籩未
爲缺淡然天人糧請以羞主客一枕茶寮清時
時共來集

解牛豈無刀函牛恨多汁可憐登庖肉日旦耳
猶濕桑下有饑人一飽不可得我已摩腹行甕
子進逾急砟柳穿跳魚擿丸射生鴨素鱗凍銀
盤紅虬挺青羃大烹爲誰來呀然面發赤安得
口中膾盡化草頭白本慙肉食鄙未老先投幘
但對花鳥笑何負酒槽泣口實不願餘留此小
陷缺吾黨饘粥斯勿若旅郵客好樂無已康良
士憂所集

飲酒不盡樽啜肉不盡汁同生天地間念此相
呴濕每見肉食人荳藿亦甘得臡牛挂脯林無
乃非其急窓前能談鷄欄旁自名鴨性命嗟有
制俄爾膏鼎羃五蟲毛領殊共茲一腔赤蜣蜋
縱高飛曷思蝡中白强力相噬吞何異虎而幘

撫已胡功能忍彼釜底泣吾欲食稱事稍補百
行缺乞汝耕饁餘施我不速客願同雀鴿馴欣
然掌中集

觀周林二君棋

鐺中火猶生枕上香已熟拋我讀殘書看君未
殘局
寥寥三尺枰龍戰鉅鹿野誰握最先籌壁上觀
戰者
索我數行書如睹山陰墅樵斧雖不靈十指亦
能語
作客人未歸釀寒秋且變因却打窓風丁丁雨
聲斷

羽觴流波

但有茂林修竹處處蘭亭永和不愁酒盃無羽
只有流水生波

步虛臺

送罷九秋落日獨疑長天緒風不見滄桑海底
時聞笙鶴雲中

華子渠

草肥春水將至花落新泉未疏一夜自逼雨墊
朝來喜罷雲鋤

禮星石

歷歷白榆未宛落落瓠瓜可餐壇前斗柄西指
片石秋芒自寒

附詞

詠春暮調踏沙行

公子閑居花奴告老鬢髻沙雨和風掃青天酒
幔石榴紅大堤綠扇蒲葵小　待可重來向誰
尋討闌干盡日歸黃鳥兒童鄭重數榆錢一回
不見春光好

咏墻外春調南鄉子

午日暈紅椒流白天絲任意飄酒幕香車東去
了聊蕭燕子御花坐淺巢　茂苑更春饒柳葉
蘆芽月滿橋席底人人應念道櫻桃剩得鶯殘
雨又敲

蘆鴈調如夢令

風起蘆花如醉歷歷鴈行成字一點一聲寒霜
重曉楓羣碎知未知只未只在淺深河際

送仲醇歸調黜絳辰花卸月兒來也人又隨
濕夢沉沉芭蕉雨響燈花卸月兒來也人又隨
潮下最怕登高醉面秋風灑紅堪把茱萸看罷
半刻重陽假

閶門夜泊叙懷

刻燭呼盧西風乍急簷頭鐵故人凉熱依舊朦
朧別　山淡雲濃漸短憨兒髮楊花月溪橋雨

滑坐到微鍾歇

正月晦前一日拉友人賞盆中梅念家園
梅林中不釋戲成詞數闋詞寄二犯江兒

水

梅花報道昨夜裏梅花報道春光到樹梢看娟
娟弄色楚楚抽條傍闌干一簫清俏輕風吹素
絹黃昏轉玉翹破臘偷瞧羞伴夭桃咏花人若
問我須及早薄寒未消只恐怕薄寒未消綠紗
籠着且將那綠紗籠着冷蘁禁春索共招邀

何郎到來且喜我何郎到來流香生敝齋這芳
蕤欲語粉面垂擡覷知音春愁似海連拳嫩節
捱盤龍矮髻歪露葉啼開漸把風猜嘆花神子
星星兒頭早白清醽滿杯休辜負了清醽滿杯
黃沙蒙蓋忽地裏黃沙蒙蓋試問陰鏗昨勝今
來
好花眼前有幾日好花眼前一腔春未剪且傍
香開宴趂影橫眠借風流將花笑撚酒拍水晶
盤茶拋竹臼烟醉舞便便仔細俄延怪花頭半
星兒心未展梳臺鏡邊莫不爲梳臺鏡邊關山
笛怨休待到關山笛怨歡喜隨緣中酒年年
故園風味猛提起故園風味千秋雪漲迷更翠
松掩靄黃雀喧棲渡紅橋爭投客樹花籌倩客
携花茵襯地披羣玉山低不夜城西笑殺那苦
零丁在官閣裡倒顛接籬那箇倒顛接籬霜酣
月醉那一夜不霜酣月醉好事乖違落得魂飛
則雖爲故園花事心迤逗却不道霎時間紅溜
則我那素衣郎精神只得減半收這是慢發跡

的慢回頭早占先的早退後大熱鬧處大休囚
小打鬨處小傷傻總來呵酒闌花瘦我且葫蘆
提渾着心莫便嗅梅花破了口

緱山先生集卷之五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序

岳武穆王全書序

余友晉陵沈湛源氏敦行誼重然諾人也來署吾崑山縣學事余謁君獨石齋中中堂張岳武穆王像雖幅巾素袍而英爽勃勃有躍馬衝戈之氣余肅拜而歎歔者久之已又數月以武穆

全書示余則湛源所手輯也嗚呼千載而下見
王之遺容斷簡猶髮立眥裂嗚咽不能自已而
況歷戎馬之場弔黍禾之墟窮楚些之所不能
招極胥濤之所不能洗者乎竊嘗謂武穆之爲
武也千古未有也當時稱公者曰忠孝曰兵有
紀律公所自言曰仁智信勇嚴然具是數德者
如諸葛武侯關壯繆郭中令李尚書之倫亦可
以止矣其撫賊也猶或降或叛其戰猶或勝或
不勝而王百戰百勝百降百不叛者何也卽無

論王凡王之所將皆勝皆不叛又何也他將用
兵卽如風如雨王其猶龍乎役使風雨者乎故
曰武穆之爲武也千古未有也自古大將之不
得其死者多矣死嫌死逼死猜死暴皆有所以
死宋高素桑莊容物其倚公如左右手一旦起
莫須有三字獄殺王父子如孤雛腐鼠而色不
變卽其後虜渝盟南寇諸宿將促數耗矣而帝
終不思檜之死也檜事反而王獄終不反是獨
何歟故王之死也檜之死也亦千古未有也嗟乎

王功之震也黃龍府且掃地醳軍殘虜血肉如黃羊野馬不足食矣而忽焉頓掣寃橫以死死不在戰場而在犴狴不在介胄而在文墨不在深文弓藏之日而在乾坤龍戰之時是亦有天存焉一檜安能殺王獨恨一世忠及小臣數輩不能生王耳是年魏公浚方進除檢校少傅默不發一言後此六年乃以抗疏謫等謫耳待駿骨朽虎吻血而徐以影響形似之言挑取聲譽抹殺罪過天下萬世其可欺乎甚矣張魏公之倖也喪師殺將而已不與其責爵不降名不貶者有故天下成敗得失如轆轤然不激極則不反當其反時蓋亦有甲收乙果此結彼局并與其是非而顛倒之者蓋自武穆以極忠極寃死故浚藉王之名以爲名而名佹歸之幸不可以再其後如韓如賈又襲浚之功以爲功功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是浚即不必爲王刀俎而王實爲浚嚆矢也嗟嗟宋運不再興當恢復之時與能恢復之人往矣而重以爲不能者嚆矢古今

豪傑之士憤張而不得吞者可勝道哉

詩經註疏序

吾友陶子逸則刪集宋詩經註疏成陳子仲醇序之于說經者有十疑焉夫陳子疑說詩乎則無疑于詩矣今天下治詩宗朱氏朱氏駁小序而泥古之士信好不衰余兩非之蓋自昔記言記動之史親屬耳目者不能無得失而況此寥寥韻言湮遠失次作詩一人采詩一人說詩者又一人即眞子夏吾疑焉何有于數百年後傳會之衞宏又何有于千餘年後鑿空之朱子且詩固無籍此序與傳爲也詩之爲教圓非若尚書之治亂執禮之進退春秋之是非嘐嘐乎一定而不移者也六義懸于此而人自以七情感之感易而義已遷矣世次名章之是求蓋詩于三雅言中最爲近人小子學焉而後儒尊經太過往往諱情而好言事諱音而好言義諱閭閻婦子之謳吟而好言聖人之名教今夫人眉眼徑寸萬貌呈焉而畫工肖之則嘽笑不兩無矣

梵言三十六萬聲出焉而字義囿之則喉舌不互用矣閭師三老執鐸而狥無所不關入而一切象魏束之則吏與民不相喻矣而孰知情之所感眞于事也而孰知音之所轉愽于義也而孰知婦子謳吟之入人深于聖人之名教也是故詩之律嚴而其用寬其嚴也雅不以奏郊廟頌不以奏朝廷而其寬也關雎可以燕老蘋蘩可以節射甚而蓼草褰裳諸什亦可以參登歌揖讓之辭斯道也夫子蓋嘗于素絢切磋示深

旨焉即其正樂之後僅僅使雅頌得所而十三國次序不能于魯太師之舊有所增加則季子之所觀可覆按也詩之亡也起于說詩者之太詳以詩爲史將周宣鄭忽爲淫辟武公叔段爲誼臣乎以六藝爲優劣將野麕爲正緇衣反爲變常武六月之類分大小乎以孔子爲刪詩將詩無完章章無完句祈招之恤民反劣于鄭衛之誨淫乎必不其然此非但支離破碎失作者本意而其甚者且以紊亂彝常顛倒非是奚取

于詩爲哉余少讀詩經箋註常欲詳疏禽魚草木邑里人物之類而其涉于議論紀事者悉去之且留此一綫廣衍旁通之路以待天下性情之變而陶子曰不然夫解醒以酒滌言必以言矣姑爲衷衆說之衡以破二氏之墨守使讀者耳目闢而感道日新庶幾其有與乎余曰善因爲敘其刻如左

列國史補序

史今者以我史史古者以衆史史今史詳古史略詳者歸治敗于事幾歸是非于議論按冊而攷之十不失二三而略者若存若亡於土餙蠹敗之餘并立案于此而檢括參合于彼則樊亂而莫辯今世好誦說司馬氏史記顧以其列國世家不免麤蔑爲司馬氏病夫不覩秦灰漢律之慘乎哉七制以還冢壁之藏發家國乘號大備而作者寥寥焉蘇子由歎前事之拙而其所自爲古史於左氏二國之外卒無一語短長以發新難而訂宿訛則又何也豫章魏華容氏意

惜之既以其全力爲全史又爲列國史補大槩
以左氏國語國策爲本而旁證之公羊穀梁杜
氏年譜諸書同則偏舉之異則錯舉而衷擇之
事疑證以情情疑證以理務求至當而後已人
謂華容上下三千年事如數一二以彼淹通茂
明使執三寸弱翰錄起居注討郡國書而次第
之顧不易易而愚竊歎以爲不然古史異者疑
今史同者疑古史易辯析而難于編摩今史易
編摩而難于辯析春秋時無論董之筆南之簡
不媿名史卽公穀之多疵而其瑕瑜的然可不
深惟而見戰國策士謫甚矣然人勇而謀詐或
反留漏穴以示人而才如史遷其所爲貴黃老
進奸雄者後世且得測其微尚而雌黃之故曰
讀古史難而易若今則瑕瑜見而人知所趨匿
矣試觀今廟陛之間青簡書白簡訟皆言之有
故使主者左右聽而況于史彼其金匱石室之
紀旣秘如鼎書泥檢而不可窺而蔡談野記又
皆蓄墨兵于心而以淦說爲輿吾誰與爲證譬

之羣閧于市苟立之平而設叅伍必得情焉而其誹于腹稽于唇磡磎於室者雖面面而質之且奈何哉嗚呼後之爲史者其窮矣夫

皇明禦倭錄序 代父

自頃朝鮮中倭

朝廷以大義發師往救復其王無何款議興倭出入釜山待報者數年廷臣至曹起而爭或言此

高皇帝祖訓中名其爲賊擯不得復通者余時適在事獨計以爲通倭難矣而倭原未軼我尺寸地我兵一出爲解紛則有名久絓爲求敵則非計於是借爲

上言請得以便宜乘吾勝勢翕張而善藏之彼以貌來吾亦以貌許使其徘徊將翔先入我彀中而間以修內地守戰備既久情見絕之未晚幸

上明聖主行要以戰後議欵欵後議絕而朝廷始終不失體不受曲名然爾時呼吸造次間

未暇深考舊事也既余病免歸而廷議益譁主款主戰各堅其說卒汗漫不可收拾以至於今余竊兩疑焉會鴈部岡伯王子手輯一編示余曰

皇明禦倭錄余令兒子莊誦而伏聽之喟然曰嗟乎嗟乎此

高皇帝之所以屈羣力也觀其首諭朝鮮次諭倭遣使遣僧諄諄乎若憫其鬪紛而憂其危亡者是不惟愛我蕪愛朝鮮且蕪愛倭蓋愛倭所以愛朝鮮所以愛我也即沿海寇掠不過隨入隨禦而已增防設戍而已却其貢而已敕使悔過而已休其大兵且至而已終無有遺矢亡鏃于三韓之境說者曰

高皇帝度不可勝倭而權忍之夫

高皇帝以全勝天下獨難倭哉蓋天下之勢有不可勝以待勝者有可勝而不必勝者有日勝而日負者以我而就倭求勝萬里征繕動彌歲年此日勝日負之道也洋洋

聖謨以天澤定衣冠以河海游麟介虞干周譯
兩用若環總之外而不內以
祖訓中擯倭初指爲綱而稍經緯之未見有堅
決如近議者
列聖相承大都縻之不必欵絕之不必戰謹衛日
勤寬鞭箠重與倭以逆名迨嘉靖中海備日
弛倭乃得挾奸民誘導飛棹舞槳于吳越閩
三省間者十餘年我兵蓋騷然奔命晚而息
肩以殲倭報成功則東南半壁且甌脫矣夫

是固
高皇帝一使片紙之任也而今之議者好侈言
胡中丞之力戰以律近事夫中丞固先議撫
撫變而戰戰乃在緣海內境彼來而我應之
非我求敵當時猶得不補喪息肩之難如此
況於今涉海萬里外索欵索戰而不必應者
哉難不更甚乎昔者駕部嘗戒心于倭矣毀
家饗士勃然有乘風破浪之思茲倭氛彌熾
而駕部獨閉門却掃寧蔫然

自悔其雄心將善易者不言易乎若曰今日
此昫濡兩可爲者夫
方

高皇帝戶口加多甲乘加競可減此朝食無用
高皇帝眞不能勝乎抑有不必勝者矣

嘉定縣新志序

淄川韓侯來尹嘉定膚敏廉清次第修廢決壅
爲嘉民百年之慮蓋初猶稍稍別白禾莠以威
稜佐道化三年之後鳴琴而四境治矣乃以刃
割之暇與二三耆俊討論邑志而手潤色之凡
五閱月新志成余受而卒業蓋愀然發古今之
愾焉夫邑里之時析時合時耗時實也與世遷
者也遡嘉之遺跡健將揚旗之壘飛仙舞鶴之
墟尚且塞爲榛塗化爲闤闠而況津梁壇宇廢
興由人者乎若存若亡有掌故在抑吾猶記二
十年前之嘉定也丁壯棄産而逃彌望甌脫今
高原膴膴農趾錯而屋櫛比矣問何以故則曰
田賦之有則也徑役之易充也我吳蓋自周文

襄平壤而後代有興革諸繁苛浮淫之實漸剷
漸平漸減漸輕譬如負千鈞而趨者遍而減之
千羨百百羨十恨不即徒手而蔭道旁耳嘉定
役至于條編賦至于折色而賢牧伯之所調停
艮父母之所營畫幾無餘力矣侯又以善巧方
便與民變通凡籍于書者皆口嘗而知辛鹹手
揣而知輕重後之來者奉爲矩程參伍焉而不
輕變法雖百世可也惟是民情風俗其爲化也
客移易知而難名爲志者第能紀其風土節物
之舊點綴面目而已要無當於神理蓋昔王文
恪之志姑蘇曰蘇民西近華東近質濱海之民
多悍夫質與悍則嘉定似之矣俛仰百年以來
風靡波流非但醇醪之味醨即烏堇之毒亦漸
以薄矣而其大畧猶可概見余聞之外大父嘉
定當弘正間里中大豪引蒼頭盧兒牽黃臂蒼
騁而過里婦子皆走匿甚至有把官吏短長持
白挺而擬其後者而今大家畏小民如畏蛇虎
其敢訟勇鬬輕犯法者止蓽賓之無賴耳悍不

啻且馴矣惟質則尚存第見吾里以西奇冠冶服靡日不新流言飛文無脛而走問之嘉嘉不知也洞庭之珍吳江之鮮朝而東下筐筥立罄過嘉之市而不問也士人務爲新聲一唱百和又或餚交游課玄虛以博名高往往得志去而嘉之儒宿抱其嘐嘐好古之志即窮老而不悔也仕宦者甫釋蔬蹻置田出息遍境外而嘉纓紳之產多不踰中人其列肆以游居積而牟利者皆僑客也蓋其智拙于爭時甲第之盛物產之豐不能與他邑爭勝所自來矣夫民亦何厭之有以蕞爾僅存之質而立乎聲華之間濃澹相形貧富相耀而有如長民者聽其自化不隄之以分義申之以勸懲即嘉又能長保此質乎夫以齊風之大也聖人刪詩而次以魏唐即葛履之褊心蟋蟀之勞苦而猶有取焉若曰救大國之奢必以小國之儉救沃土之逸必以瘠土之勤今吳俗偷矣華不已而後後不已而僭又數十年後無論他邑不知嘉之爲嘉尚有先進

遺法可以爲四方則不韓侯曰救政者于已形于已敗一弦未安卽更一弦志可攷鏡也救俗者于未形于未敗夫吾旣表而樹之矣時浸漑而觀厥成則以俟後之君子

吳氏族譜序

吳氏族譜成于大司寇洪而大備于君棐諸名家序致其事已詳最後余始受而讀之吳自宋端平中太尉公扈從南遷吳江始有吳叟歷五世若存若亡至孝子璋而始顯孝子子南宮保公洪子宮保公山稱名卿他爲藩牧郡守者四人鄉會進士幾人太學茂才等若而人葢孝子之後甫再世而甲第之顯赫祚胤之藩庶一至于此他姓所未有也猗歟盛哉族之有譜也以敬宗而收族夫人而知之雖然至于五世而祖且祧服且盡矣遙遙遠胄貴賤貧富殊量睹欲殊趨居不同里門食不同井爨強而聯之曰同卽序以鴈齒班以燕毛而其中有途人之心目瞪瞪相對按譜而始識其號字此如郵吏之數

過賓過而不有於睦族何居焉吾甚怪張公藝之書忍也彼所與同居者何人而必忍而後同乎忍而後同可謂同乎易之同人曰天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固不可以強同人必有所自生所自生者同勢不容受之以異人知髮膚之皆父母而後知愛髮膚知疾痛之呼父母而後知謹疾痛不然情欲之所不至一身之外且視之若委土聚沫然欲強途人而爲兄弟其亦難矣故晉臣之譽其友曰有孝德以佐公族而

孔子更推而廣之舉居處敬事君忠涖官敬朋友信戰陣勇而總歸之于孝非虛言也水有源愛亦有根故孝子公終身所保僅僅匹夫之行孺子之慕而兩尚書諸大夫鍾鼎旂常之大業世世取資焉而不匱窮源遡本以有斯譜譜之成也喬木日茂而手澤漸漸蔭其下者祖跣箕裾而不顧又或者尋之斧斤矣余故諄諄然提本始而訓之孝覩斯譜者必繹焉思焉若接口澤于杯棬矚遺容于尸祭庶幾不途人其同姓

而誼益敦乎其猶有敗類忘檢閭師黨正所不能禁者有高曾之家法在其不瞿然而泚顙者非情也吳氏之譜乃可以世也矣

巖棲集序

松上人受具足戒修蒲塞行刺指血寫華嚴經若干卷泊然深居於世味了無嗜也而獨嗜詩其詩清新雅秀皎然清晝之流而鑱刻過之集凡若干卷其游越中詩曰巖棲集而屬余爲之序曰子巖中人宜序我巖中詩余曰余有所不解于子者三夫詩緣情情緣愛以子之法忍至于棄口腹刻肌膚不以爲苦而獨不忍棄此無用之香豔一不解也闍梨自有本色禪亦有本色詩如寒山子輩不歌不律鳥鳴泉流而已而子字必綺聲必諧襲寶珠瓔珞以爲莊嚴衲子而奪詞人之藻二不解也且子既已入不二門矣山林丘壑與林廛厠溷一也奚取于巖棲其有取于巖棲吾未見枯稿幽香之好與穠臭紛華之好異也三不解也子先爲我解我爲子序

上人逌爾而笑曰夫子以天下無無情之文耶夫日雨感而成虹烟雲感而成嵐風谷感而成韻是何情乎所感不同而設色比韻濃淡纖宏繫之矣且夫空中華燈上暈病不在空與燈也子姑旋汝目而觀之余肯其言識之簡首

逸民史序

陳仲醇氏史逸民逸民之義則魯語有之逸之與隱有別乎曰有自古巢許之事若存若亡三代盛時閭胥之教行而四民之職舉其有孝義俠烈者欲隱而不見不能也孝義俠烈必待隱而後見者衰世之事也其志苦其章晦其君子之不幸乎若逸之品則疑于神矣如雲飛虹起有目者何嘗不見第不得而控揣之繫羈之云耳春秋之時荷蓧丈人之爲隱也諒至于三黜不去之下惠與採薇之子同稱爲逸而孔子生平轍迹未嘗三年淹顧反自以爲異于逸民此其故不可以尋常蹊徑論也大抵處天下事者身在事內職在事外火以外觀則明局以外觀

則清去就以外觀則寃
故遯之立卦以止爲德以枯稿爲容而惟上九
之遯爲肥或又曰蜚以其又處于遯之外也昔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三品以名氏勿傳者爲上
始終不耗者爲次棲心塵外者爲又次而余論
逸民微不同先藏用次藏名又次乃藏身蓋孝
緒品隱而余品逸故也雖然蜚遯尚矣六遯皆
無凶辭所戒者獨尾耳君子處貧與賤蓋有非
道而不去者其所以異于富貴則有說矣人生

從壯至老其所閱歷大抵自淡而之濃如蟪蛄
處腸胃飲食臭味無不顛倒有如常以遐舉玄
覽之心卷舒事外如六龍互變而皆以潛爲根
大則雲從小則豹隱即下而曳塗之龜不猶愈
于臨牢之羸乎亏旌邈矣山淪谷委面目不眞
生既不能以爾公爾侯人間腥腐之物維縶賢
者而沒復欲以三寸管窺之執百世之標影揣
摩人寤寐中行藏而差池其品目尚論者之所
不敢出也故仲醇之志逸民也寧詳無簡寧仍

故文勿參以筆削其取諸全史本傳者若干卷旁採諸郡邑志者若干卷傷元史傳隱逸勿詳也作隱逸補又若干卷而山林倫物之美至是始覩大全余與仲醇少同業長同志當追趁逐嗜時意有所不可輒相顧擲筆而嘆曰青山白雲知我心者未數年而仲醇隱于東佘白石山又十五年而余以史局乞歸養則旣尾且厲矣雖然逸民之爲逸也我知之矣余與仲醇同乎異乎請以俟後之傳逸民者

古文品外錄序

陳子仲醇選古文品外錄旣成以示王子王子曰余不敏讀古人書如墜隙中數鴻毛而已持敗橐囊雲霧而已品內之不知焉論外乎陳子喟然嘆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正樸重于古人之文類論而不議雌黃而去取之自昭明文選始昭明以降選者莫煩于宋然昭明以六朝選古文也猶之乎宋也宋諸公之以宋選古文也猶之乎六朝也要之乎世固文文固識

矣非但自囿其識遍耳而遍目之抑且囿百世以下讀者之識非但囿讀者之識抑百世以前作者之神情笑貌筋骸脈絡種種生動之妙亦囿焉而不得出矣人第知窮餓者之苦而不知醉飽之過也今夫稻粱魚肉天下之至美也抑以口食不以舌食如漉如坻若噦若噦于是不羨之梅未漿之茗含辛之薤禁火之餳皆得而奪其好詣于一嚼甘再嚼醒予之以稻粱魚肉而後知其美也新陳之相化其亦何常之有至于新者陳而陳者乃始復爲新民之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於虛談小慧剽剝離跂之學而使日新其好于古人之文章亦猶尚論之遺意也余故擇兩漢以來之文未經前人採拾而旨遠情深者得三百篇其或詞章之外別具世變余亦間爲箋其始末附紙尾以備咨考凡余所爲如是者要欲學者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九州九畧之外復有九畧引伸鼓舞其聰明使之不倦而已王子笑曰噫嘻子之糟粕則猶吾之醴齊也

子病在飽余病在饑且也非品外人誰能品品
外文者陳子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唐叔達詩序

嘉定唐叔達少以異才名未三十輟去舉子業
八問子今何好曰好讀書讀書何事曰無所事
也浮沉里閈中吾不能戰筆不能耕人多以爲
迂惟同里二三博雅君子盛相推服以爲叔達
當今無輩余時頗有亦黨之疑癸巳余從家君
至京邸叔達偕焉爾時士氣猶發舒投匭言利

病者紛然叔達爲私議某得某失具言其始終
沿革之故胷中若有成案者時東西搆兵萬里
外羽書情形不可測叔達獨逆斷此當是某喜
事某害成或兵失將意或兩將不相得已而果
然余怪問子何以知之叔達曰吾觀古人某時
某事類此吾竊意之耳居常笑張空拳開横口
者如木騧泥龍不適于用酒酣氣振往往捋鬚
大言曰使吾而得志其爲李文饒乎余默不應
他人則啞然笑而已其與人交未再面輒欲吐

肝膽與之倘遇紛難陰爲控解甚力而面揭其
短使痛自懲人多不堪至有覆見怨者家薙田
百畝與孤姪寡妹共又好貸與居京邸兩年盡
修脯濟貧交遂洗手歸鋤舍後數畦地剪韭種
菘苟自給而已余嘗規之君子爲人爲已當亦
有緩急交淺言深取約與泰皆非其宜叔達默
然然終不能改也叔達作世俗酬應文耻爲諛
詞每不能當人意乃其論利害寫情景名言繽
紛老法澹宕今人不能及也閒以方寸覆誣紙
寫雜體詩如墨鴉余見而擊節多以他語亂之
不竟讀迨再索觀則已薦几上塵矣頃余友王
冏伯拉與北來搜其遺詩刻成帙余始得而讀
之五言古高閑遠澹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言
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神情五七言律出入王
右丞劉隨州間其才情橫溢無如落花詩雖不
束縛格律要之無粉澤酸酳氣嗟乎今天下詞
壇書棟百倍往昔大能市勢小亦逐貧頗有清
真絕俗彷彿此隻語者不吾乃知今天下文章

氣節未必遂無古人要以古人生今時必不能挑取世名亦必不肯自爲名即以此相天下士皆如此矣部成余謂叔達子誠落落雖然名譽不彰朋友之過也爲之敘述梗槩於卷尾

釣臺稿題詞

任白甫與余同鄉舉時年甫壯而其詩文名則已籠蓋三楚矣人僉謂進士科憑君君何有于一進士乃至今尚不售而權司教於婺源婺源在新安萬山中學宮屏山而立會心亭亭焉白甫即亭前壘臺數丈曰釣臺與二三子講藏其中得若干篇噫嘻釣之于得魚也其道拙矣結繭而網之簟簫而斷之陽橋觔鯉以族即禽其最下者不羞腐餘而乞殘於鵜鴂烏鬼所得亦以澤量孰與夫若存若亡漠漠坐寒江之上責效於徒手纖絲爲哉雖其有鼓鬐如雲噴沫成雨力足以抉網破簟者非徒手纖絲之巧不能得也故任公子之釣課所得止一魚而卒以釣名今天下之爲文者吾知之矣塗膏拾瀋餙腥

爲芳以餌庸衆人之饞目易易耳其有豪傑之
士聞羶不慕齒腴不甘悠然澹然志在流水其
又何術以餌之抑此猶其小者也心之精神脉
脉千古瑟瑟片簡若吐而吞如躍而潛當斯時
也危坐而讀之志動則竿移氣浮則綸輕目瞋
則波眩遠之冥冥卽之復驚欲出之重淵之下
而登之作者之手憂乎難哉知是道者可與
語任公子釣術矣請以序釣臺之文

曹以新詩稿序

夫倡和之理不其然乎昌黎興有籍湜眉山興
有觀耒而其人皆以氣類合無里閈知舊之素
蓋才之難如此嘉靖間吾州兩王先生以風雅
之業鳴其才氣所鼓舞翰墨所治鑄宇內景從
響附而吾州人士耑守樸學自若也獨其甥
曹生以新者雋才多聞壯年棄諸生從兩先生
游兩先生賞嘆不置曰曹甥似其舅而宇內亦
翕然信之以爲眞甥舅云以新豐顧虬髯捍目
皓腹好節俠而多智竟兩先生之身奔走禦侮

憂而呻呼樂而嘯咏無不與以新俱以新閒以其隻字片語操兩先生嘖笑而甲乙天下士天下士無不頫首願交以新者比兩先生卽世以新亦避仇吳中守風雨環堵裹足不復出而無幾何且病困死矣天生以新其以爲兩先生舌乎抑何始終參會之不偶也以新無子嗣子某刻其遺詩若干卷以新之詩聲格氣韻大抵步趨弇州先生獨其守部伍嚴嚴征征諧白雪于里人束烟波于尺幅所謂魯男子之善學者以

以新之才姑無論濟南使與梁謝數君子並驅中原固未知勝負所在而卒退而就於及門之列者亦以王先生屈也屈伸在王先生不在以新也以新于人少許可顧獨器愛余嘗忽忽顧余而嘆曰不佞于世交相棄矣惟是窮愁之簡終借子一言以不朽噫嘻皇甫謐之名非三都賦幾不傳是爲序永賦耶賦永序耶夫籍湜觀耒之不朽也大矣余則安能爲姑志始末以俟采風者以新初字子念後以字行故更字以新

建文朝野彙編序

代 陳仲醇

余少讀史至革除之際不數行輒涕洟不竟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余余爲參互校訂之嘆曰侍御何志之悲而慮之深也蓋自古治世之史直治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亂而亂之史亦諱革除之時之泯泯也後世諸君子之掇拾也與夫侍御之檢括而參合也治耶亂耶可以觀世焉吾嘗惟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羣力羣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諳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

曾幾何時刀鋸尚暖箕裘晏然而弔湘衮楚之詞已充物踰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尚忍言哉故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吾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減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爲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大哉文皇帝之詔也革除諸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者尤有憾曰建文之不備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關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綱常寧以區區廢置爲完闕吾第患其久闕而乍完水奔弦激其所傷尤有大於備史復號者也則聖子神孫豫爲之計以殺人心之不平而闕後世之橫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緱山先生集卷之六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婿李轂

序

送大中丞嗣山曹公擢少司空總理河道

序代父

甲辰秋總河李公歸河事益迫廷議以應天巡撫曹公向在河上久宜知河次推及公　上重

其任低回久之已竟晉公爲少司空兼御史中丞行治河事公之爲巡撫也實自蘇松兵備遷云公爲巡撫四年爲兵備七年故公之行也吾婁士民攀轅臥轍之愛倍于郡人咸介介有恨色曰吾且不敢以婁私公無公是無東南也而余笑謂曰無河又安得獨有東南乎因推朝廷所以用公與公踴躍任事之意相告語士民乃更釋恨而爲喜蓋余之知公舊矣初公爲徐州兵備時潘司空語余于濟上曰老夫耄矣何能爲河上即有急百潘其不能望曹君自後公來吾婁司空且再廢再起河事亦再徙再壞廟堂至扼腕思用老成人而公以其間觀變局旁目營心惟者又十年而始踐舊司空之地吾固知公之力足以辦河也且今天下難治河乎撫吳顧獨易耶巡撫所轄八郡吏弊兵情百相詭百相覆當事者巧歷筭數不能及姑容與其色以聽郡縣監司之成閒稍稍緣飾風節遷名公卿以去大抵含弘示威重不輕見短于下吏止矣

而公之治吳也久自兵備遷巡撫如遂師進爲
遂大夫司市進而爲泉府事皆其所熟嘗已試
有不待更瑟而調更刀而割者故四履以內里
閭道路銖兩之奸海隊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
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倉糧
庫庾角尖升斗之耗贏公未嘗不知知之亦未
嘗盡用其威與察也第密操其肯窾微伺其機
竅而下片檄摘之慮無不霜凜霆擊者蓋人以
習巧而公且以巧習久之非但公習吳吳亦習

公吏自職吏將自職將倉庾自登盜賊自清初
公在吾婁時猶申旦省視文書以精勤見稱而
至是則聰明強力無所用之公事之暇姑自課
毛詩尚書數章以比于陶士行之運甓而吾吳
之安樂飽暖此足以徵矣夫民情亦甚難調矣
惠習則易行然亦易至于相忘人固有以壺飧
觥飯爲德終身飲食于父母而不知感者而奸
弁猾胥不留一穴甚不便公而思撼公嗔喜誹
譽亦互有之居斯地也吾向所謂受成于郡縣

監司計日待內遷者蓋亦有笑公拙者矣而有
如若人者一旦畀之全河千畷萬竇絲緒紛然
塞霤則如沃雪滑泥則如畫脂新汴似成未成
故道欲絕不絕當事者將如王京兆以孤身障
堤乎如諸葛丞相以木馬通餉乎即眞有鄭國
王延世其人而朝橇暮舟左畚右揷足跡不及
遍而春漲與秋漕交窘奔矣得無後期乎蓋至是
而短長得失舉無所遁而巧且習者勝胸中先
有成河循脉絡而施之又肓之以勇幹之以敏
水波雖惡猶有信魚龍雖頑猶有靈其帖然受
紀于公者固不至如人情之難調也夫河亦豈
其自爲河河梗則天下饑天下饑則東南不得
獨飽吾吳賴公在事惠澤之所濡賦稅之所寬
無盲風甚雨汗官墨帥以暴削吾民歲登物殖
者數年于茲譬之種穀既頴既粒矣抑咽喉噎
而不通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廟堂既簡公爲農
師又進爲食醫徐而執之調鼎斟酌天下饑飽
節而吐納時于以惠我東南不滋大乎則吾曹

之飲食公宇下未有涯也所更恨而爲喜者此也

送馮宮詹用韞給假歸省序 代父

友人馮用韞以父叅政公致大同政歸疏乞歸省 天子念講讀勞賜白金文綺且命馳傳去用韞謁余曰不佞且行矣敢請先生一言將韋弦佩之余謝唯唯退而自惟余才識不逮用韞遠甚獨于用韞有一日之長所閱歷世途夷險菀枯悲笑夢覺之境蓋三十餘年而後知士君子處世之難夫道非有難易也蓋時爲之昔當祖宗朝法嚴令具以賞罰弼教化士自不能爲賢效在官功在事故士之媕婀選委藏蓄頭領者不能積歲月至於大官卽才辯權譎之夫亦不能苟爲窕言衺行籓飾名譽橫騖而奪天子之威福故當其時不及於法與越於法者此兩人皆難之迨乎嘉隆末年積難之勢人皆以納身爲智以舌出爲愚而極重者不得不反會今上又解滌煩苛欲以一切恭默致太平而二三

大臣無所籍威福於上則但以檢押自守摸稜
救過不給於是此兩人者或媮而善息或險而
運奇類各有以自便而惟中立之士爲難中立
之士不設墻仞不劊門戶以爲得其道則駑牛
可駕踶馬可御柴立乎中央以用此兩人彼一
人在繩之內欲簸而外之一人在繩之外欲籠
而內之外之而不爭內之而不暱落落穆穆使
天下無所窺尋其喜怒則難天下無所窺尋其
喜怒而獨聽內視以嘗之喜怒而不惑則難故

論人於今日難在中立吾觀用韞德方而智圓
潛不清淆不濁殆所謂中立者歟乃其少年歷
華貫取膴仕器局如王曾韓琦文章如賈誼陸
贄人皆見而慕之是尤庸衆人所甚忌而縱橫
機辨者所急收不與相靡必與相拒則又難之
難者也用韞能使人見何以使人不見今猶未
耳一旦　明天子下愛立之命當軸處中調鹽
梅而進之有心者窺有喙者伺用韞又何以使
人不見而見嗟乎其豈不尤難哉余少年惟不

自知難輕用其喜怒爲世所物色而今日者又以無所短長之才處不能自言之地至老而窘塞若此然余爲用韞當其難用韞業已懲余之難而早自立於衆所稱便之外此其難者時時將不勝道而難者易矣用韞嘗寄叅政公詩云父子近相依未是爲臣難又云保身良不易報主誠獨艱蓋其父子間兢兢以難相勉如此叅政公未老致政豈惜一兒於膝下用韞其及此時三思獨復之義計所以權衡天下者無如不佞臨大窾蹈大郤乃四顧躊躇哉

送玉陽孫司理榮擢北上序

松江司理玉陽孫公考六年最擢北繕部凡吾郡州縣之長爲公屬者謀所以贈公行以不佞隸史氏後造不佞而請曰吾屬皆新試爲吏與兩臺勢隔遠上上而下下惟司理是稟是承如蒙稚之仰導師自我府君惠加下吏彌縫其不逮而吾屬以不得罪於上官且無得罪於羣百姓所以覆露甚厚乞子以一言引其端余謝唯

唯惟公等在吏言吏不佞在民言民且無代爲
松民頌公公則嘗攝州篆矣州之呼而籲者咸
得自竭於公案傷而無敢以欺售也子弟之秀
者彬彬然序進問業而無敢以恩市也縉紳大
夫畢進於公前公一切俯委聽之而無敢以私
請也蓋公以范萊蕪之廉而兼劉叅軍之敏每
奉檄行郡縣還即數十日逋訟滯牒限一夕決
遣燒燈治事質明而退止費膳人茗漿一杯耳
當代報時即金矢釜鍾之羨皆出佐公費無所
私故積廉生明積明生威不皦皦而民自嚴之
世多謂司理爲法官又其所挾者重類以神明
自畜奇請他比多入少出好伺有司長短稱所
願指以是爲執法故往往士大夫譽不能與民
譽合下寮之懽心不能與上官合身代爲有司
不能與下視有司合而公獨能合之此非徒精
心妙才蓋亦其實德孚焉以五月署篆之太倉
而殫精極慮遺愛種至此況松之士民六年
在公宇下者又況諸州縣之長久於其官操刀

血指而治庖者故宜其體悉周愛護切一以爲
大父母又一以爲吏師感戀戀
焉率其父老携其子弟徘徊依慕而不忍釋公
者也公六年司理不久繕部於升遷爲常
調當此徽選廢閣暫處公季孟間以脫公於簿
書其無足怪雖然丁斯時也公卽應徽選而爲
給事御史爲銓部郎能令　天子前席乎啟事
十得一乎簡不辱乎斧不缺乎其殆不能如其
不能卷藏此精心妙才而爲不鳴之伏焉不靈

之司命則又何如執掌簿書弛張其理尚能使
恩膏雨而威清霜也且官何重輕之有視上所
嚮爲重耳今　三殿　三門鼎創伊始而又有
離宮別館一時無名之營建其費皆仰水衡錢
而專委重於繕部當斯任者董役易簡役難鳩
工易程工難使事勝財易使財勝事難求遠官
誨易求逭官責難稱縣官意旨易滿中消谿壑
難與中消顯爭異同易使此輩陰就我調御無
敗成事難是故今日之繕部非精心不足以經

費非妙才不足以集事非有貞廉懇篤之實德不足以鎮壓城社堅持其紀度而績用成夫是四德者孫公其選也選擇而使此其爲重耶輕耶諸邦君又進曰子誠善頌公然當事者夫旣籍此以暫脫公於簿書而顯償其勞是不日者且去而握銓秉樞繕部直傳舍耳何足深言乎余曰不然夫吾州亦公之傳舍也使公有傳舍吾州之心士民亦且如事逆旅貴人足趨踰而厝稽隔面卽釋然忘之顧安有依依去後思久而愈新一至此哉吾所知公之不欲傳舍此繕司也彼其非傳舍者又可知矣

贈王先生序 代父

昔范希文少而自禱曰吾不得爲宰相願爲良醫夫但以活人而已宰相以下什伯之長苟有忠實心于物皆有所濟何迫而與醫屬也夫非以其術類歟蓋天下一切功術皆顯獨相術與醫術隱顯者見効常在効後隱者責効常在効前故顯者常易而隱者難今夫天下之安危治

亂人身之死生禍福其標本從逆非盡目之所能見口之所能道也類有脉焉絡之古惟扁鵲飲上池水先見五臟癥結遂張大其言稱以察脉爲名後之人不善脉也而諱其不中則謂古人先望聞問而後切以揣摩叅驗于萬一即無論中否此三術者果盡目所能見口所能道者乎而又其下者則謂扁鵲于長桑君淳于公于公孫慶皆有禁方不專脉夫扁倉去上古近草木燔灼之道不備方固當有禁今既繭絲牛毛矣豈有脉外之方可以嘗試者乎是必不然乃王君某者獨精脉或疏病狀別帋就君脉脉已而言其病一一如見病者至袖其狀以去其神如此春仲余婦病血衆謂病者體充盛多痰必利且疏之君獨曰否是痰也而胎于火去薪則沸止矣用苦寒劑藥之數服而中沸焦頰赤膚熱君曰無害是解徵也已果解然君則謂此權計耳且復熾愈必以秋夫木實生火金氣勝木吾乘其勝而益之撲火必矣已秋而病復發君

脉之則起而賀曰吾言驗矣病本失據而跳與客鬬何能爲忌當用補法蓋服近百劑而婦病良愈使如他人激而躍之沃膏助薪其害可勝言哉蓋天下有餘不足之情形參互隱伏其不可聲揣而貌象者多此類而人或不勝疥癬蟣蝨之擾思欲一剪剔之爲快蓋學醫費人學吏學將亦費人則所謂不信脉之過也余嘗與君言今世醫多持兩端未有如古人立談決病起日月而病家服藥亦未嘗至百劑者蓋醫所以自任輕而任之者亦不得不輕如王君揣病辨徵斷然無所二三則余婦至今服君藥如匊參菽粟無所患苦而任天下事安得獨難但願天下無以不任爲任使任病者與任醫者汎汎如水中之木輾轉相笑無已也

黃葵陽先生文集序

穆皇帝御極之元年以文體靡濫有詔釐正而吾師葵陽先生以精馴爾雅之文冠其鄉旋甡南宮入中秘載筆侍從者二十年出而執圭秉

節宣國家寵靈于洱海萬里外入而登貢玉之
堂綴金華之席奏書　天子膝前行且大用矣
竟中讒歸歸無何而卒子弟門人相與裒其遺
稿讀之其所爲潤色大業不過應制視草與夫
削牘牌版之詞共卷二十有五而已甚矣先生
之用之不盡于文而文不盡于是集也翰林號
稱內相禮遇最寵自唐始他不暇論如公之鄉
先達陸敬輿者當其爲人主眷倚即宰相不敢
望而官不過翰林學士耳暨　昭代禮遇詞臣

比唐宋加隆蓋三楊及彭岳諸公皆以史官叅
與大議猷業顯赫故當時館閣之文重而體統
不得不尊其後宮府日隔內者漸外文學侍從
諸臣往往腐毫需次無塩梅霖雨之用而徒欲
提空名以踞諸曹之上難矣當先生時時已大
緼然迹其講席所敷陳咨咨本支嫡庶間猶能
使　明主降心公卿動色而今何如哉一切重
言格論跪而進之當御寢門不啓凝塵寂然欲
如先生之不用其又可得耶蓋館閣之輕也有

自來矣衡生也晚步禁林之末塵未能識其大
者抑聞其所爲文大抵有所稟程要以簡栗深
厚應規入矩爲天下模楷自嘉隆以還二三踔
厲跳盪之文出先輩所守布帛菽粟之繩墨與
之角而不勝則并館閣之文亦輕蓋世之好文
甚矣世而好文甚則又有甚者焉曷觀先生之
文其綴詞結響掇金考玉得文之華其比事傳
情衡今權古得文之實華實相宣彬彬乎旨而
深麗而不冶多變而整采錯而有章蓋清廟明
堂之上宮商諧雅頌備矣而窮陬下里之歌欸
山鬼蛇神之吟嘯騷人病客之怨思尚敢與之
分曹而奏乎哉惜矣是集之晚出也如文必塩
梅霖雨而後謂之用卽陸敬輿之爲用亦不過
十之一二耳第使是集出而摛藻者遜其工績
學者讓其博向之踔厲跳盪沾沾自命者捫舌
相戒曰彼中有人則天下文章之體尚有所統
壹而史局之是非與人主之詔令且藉以俱重
吾未敢謂文之果無用也

重刻張文毅公篠麓堂集序

張文毅公篠麓堂集刻于晉中久矣頃者公之鄉人水部施君來權關澁野謀更鋟行吳中而屬不佞衡爲序衡矍然不敢當也自念去公遠矣窓勿大業非晚進後生所能彷彿且不有三先生之言在乎是皆與公比肩事主其爲言也當較親水部曰不然三先生履迹而尋聲聲則迹爲主子揣聲而尋迹迹則聲爲主今所序者公之文也子誠以意儀之爲我言其聲與迹所以合

者余謝不克則受而卒業焉其書記碑版之文照耀覩聞者不具論乃其含吐絲綸温厚富窓則張燕國之雅裁也進講金華明白剴切則陸忠宣之宏議也決勝帷幄淵達周詳則李賛皇之儁略也蓋公自束髮以至登用無日不討論經世之業舉夫七略九流之紛綸六曹五禮之鴻鉅莫不穿求巖穴羅絡胸次蘊之如索之貫魚用之如矢之赴鵠不徵材于象外故覈而不浮不游意于理外故徑而不支不創體于法外

故重而不窕執是以往其批窾解卻不動聲色
而措宮府于磐石之安又何怪乎蓋余雖不及
事公公之功在社稷者吾能徵之雖然當奸回
贔贔目瞬足躡時公翳射隼之矢睥睨躊躕其
旁蓋有寮采不與聞而竹帛不及紀者矣則以
事徵文未必如以文徵事之親也文之爲用禮
樂政刑象其經緯君民事物叶其宮商夫午未
之際宇宙間一大轉移也太陽曀而復芒斗杓
冬而乍春二十年以來寧有佚轡無傾輈寧有

繁絃無促節猶相養相縻以長有此太平也則
公之文至今在矣文之弊也弊于徒文世知侈
虎嘯而薄虫吟矜春花而賤縷葉唯之與阿相
去幾何要以文忌有餘故甚文之地最先弊吾
吳風華藻麗爲四方首而佻靡亦因之凡海內
輕聲短調欹步冶粧愈變而愈下者其端皆始
于吳吳之文不啻甚矣雖然試攷之名物以測
其蘊當之事任以觀其才撼之盈庭之議以覘
其識好飾者多譌肉浮者少立吾方憂吳文之

不足也奚甚之與有蓋孔子欲以殷監周以魯變齊徃徃視其所不足者而救之蒲坂固陶唐氏之遺民其君子憂深思遠廣儉而用禮姑無論裴馬輩出鳥桑之勲爛焉出其緒餘亦可以推雕鎮輕爲變俗之嚆矢夫文毅之爲文也四海被之矣水部之有是刻也非爲文毅也爲吳也

丁大夫祈雨詩序 代父

豫章丁侯來吾州以忠惠牧民邑之父老咸手加額曰吾州二百年來未有侯也而侯兩年禱雨事尤著歲丙申侯既歩禱雨而應矣今歲丁酉旱甚禱尤苦凡數日乃得雨計侯日歩十五里止飯脫粟一器薑醬少許耳侯每出父老立道傍睨觀指曰此不蓋不扇葛袍而繩屩者侯也皆嘖嘖嘆有泣下者兒童爭走隨侯奔相告曰侯東謁城隍且北矣俄又曰侯至西澨河繫鐵牌鯉魚額再拜送之矣歸乎曰未可知舍于公舍矣執漿而饋者爲誰曰市之孱民也飲乎

曰揮而去矣于是邑之薦紳賢侯苦侯或進而曰故事祈三日不應則改祈盍姑已乎其恐終不得而爲侯解嘲者則曰侯之禱久矣何自苦乃爾而意則疑天上難致之物萬萬非泥龍土偶搏顙叫呼所可邀取鮮不謂我侯愚者侯如不聞也曰父母有子病且死祝巫問竈靡弗謁也暇擇乎且禱而不應何謂禱禱不輟十六日有道人自西來自詭能致雨則壇而坐日中少選報曰帝鑒侯誠矣雨脚從西北起至當以申三刻薄雷無風百里内外入地可四寸時日午矣仰視無片雲也至期果大雨如其言于是邑薦紳踴躍趨謝侯而亦奇所謂道人者呼問之道人曰我惡能致雨能知雨耳吾向者固言之天已許侯矣于是人又以侯爲不愚夫侯亦何必不愚今有人束茅環艾以其身爲犧爲薪豈不大愚乎哉然其效可覩矣夫人之與天所謂觸不覺呼不答者正以其不能愚不能愚則彌縫矯飾憧憧焉揣物情惜體面顧聲譽與爲民

之念參用錯出其爲政也華而不膏喧豗而不滲漉即百姓駭魚鳥驟而天可欺乎夫惟侯之愚爲不可及也夫老人須臾無死得見此盛事而先是一月三殿災　天子爲下罪已詔煥然與天下更始而豐歲之徵應之吾又觀于天人朝野之間而知吾州之宜有侯侯之宜有此雨也鄉之薦紳賢侯苦侯者爲詩若歌頌侯而屬余記其事夫頌義之闕久矣士大夫爭侈一階半級之榮以相讕飾而束先生神明之歌無聞焉二三子之請亦猶行古之道也遂不辭而序之

朐海唱和詩序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何也說者曰風俗由乎上之教也上之教下不過聚以庠塾馴以詩書庠塾詩書無地而無是也俗衰教末區區博士之常業不足以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法在有所以興之興之之責父母師帥共焉海州古剡子國以仲尼之聖至遵海而問官其爲

神明之後被服禮樂可概見厥後干戈縱橫淮海之濱豪傑並起而習俗亦因之而移蓋海州之東南有朐山焉雙峯之下有泉可以飲馬秦皇帝之所駐驆也其東南山色黝黮列如撝戟厥名盧石淮陰侯之所作鎮也又東北而小嶼浮青孤壘戍削田橫之客之所依止也英風俠節百世而下猶能令人骨騰肉飛感慨激昂而不能自止蓋淮人勇悍習戰爭所從來久矣迄于今而文治猶圍圍未興徒以連山阻海近咽喉之地爲盜賊所睥睨識者憂之江右劉侯作牧幾年于茲以文學飾吏治豈弟神明之頌大洽海陬而吾師崑山顧先生適來署州學事相得甚懽遂相與覽勝登高慨然作賦遂巡成卷東而刻之曰朐海唱和集倘所謂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者其在斯歟周禮九兩之法一曰吏以治得民一曰師以道得民今若牧若師歌宮叩商以優柔平中之韻養人心而消客氣禮樂其有興乎海之復變而剡也不難矣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轂校

賀大宗伯轂峰于公六十序 代父

轂城于公翁冠入詞林以偉量鴻才負名世望
巳丑由少宰晉位秩宗意有所不可懇疏乞歸
歸後廷推內閣必首公累推累不報巖棲谷飲
者又十三年始開六秩云公主試南畿所取士

吾州爲僉憲王君縣令施君黃君就予而謀乞所以頌公者欲頌公之文則天下聞且見之矣余嘗聞緒論于公詞臣治詞如丁言耕婦言織職耳不容自秘匿亦無所用夸毗爲即公文麗星漢行江河不過唾餘耳欲頌公功而詞臣不居功蓋必至身秉國成當大事決大議而詞臣之功始見而時又有遇不遇者弘宣盛時都俞一堂故三楊劉謝之勳爛焉比近世筌宰睽隔青蒲之對不親温室之樹難言一切匡主安民之略約結不得自明而所可明者獨此去就之志耳當公掌邦禮不二載其所敷陳未見施用輒堅乞身以去人莫不咨嗟惜公且備責公曰大臣受　主簡知居丞弼之位事求可功求成是爲難耳若第以弛擔謝責誰不能之迄觀于公去之後大宗伯三易三不克終牘數十上求一丘首不可得而後知公去之難也非公去之難　天子許公去者公之爲難也意公高山大川之局量朱絲白璧之符采天子久知公重公度

非區區爵祿可得而縻故姑聽公之自爲計迨其後縻之而得以爲人人可縻則主權重主信輕而臣志且與職俱晦矣蓋公之去也實以持儲議急與上意齟齬故假人言以行比數年後册立大典竟以不爭而定公似爲過計而當事似有他謬巧者夫明主可與忠言可以身悟若第以術籠名使未之前聞善哉乎涑水公之序漢事也當太子危疑時第言留侯諫不聽謝病歸帝亦知大臣多不附如意太子遂定而削不

序四皓羽翼之功夫留侯左提周昌右挈叔孫通以其身爲四皓足矣又焉事四皓乎穀城之下黃石峙焉是留侯所爲葆祠而善藏焉者也公悠然抱石而吟俯拾紫芝仰視黃鵠留侯之心其知之矣今寅清虛席浹歲于茲端揆之地調不嘗之鼎食鼓不應之宮商彷徨上下閒而莫可告語者則又不知幾年所矣蓋與公同年天子深居拱默之時言不能百效一志不能十同館爰立者六人其登用皆先公而顧皆值

効一頗聞有侘慄無聊仰屋嘆者而公方以此時徜徉岱畝之陰汎濫洙泗之源尋留侯祠黃石故事托而逃焉迨一旦開平臺朝玉帛而公始翻然應夢卜之求此其氣蘊風雲身負日月所建豎必有大殊絕者天下宜莫如公之用又何論用之蚤不蚤也余與公先後史局相得甚讙當分藜夜校時公讀史有概往往擊案而歎曰準古者莫若今今之貌生面者如畫鬼魅竹簡遠矣其賢其否何必盡然余心疑之至于老入劇塲躑躅于宮庭上下張狐負豕之變而知公言之有餘恫也雖然亦會其難耳如公養高味道以待時之清出而班乎禹皐之間疇咨接于庭羽干舞于階則公竹帛大業有目有耳者皆能咏歌之更無所發古今之愾爲矣

壽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序　代父

去年余七十少師申公來壽余余適有所介介爵倚不飲樂懸不作讀侑觴之詞不能竟數行以別今年公七十余强起壽公則袞衣舞于堂

上鸞笙鏘于房中子孫之紳者笏者弁而髦者各次第起舞進千年觴盖斯干之詩不待祝而賓筵之履不暇錯也余退而羡公又且媿公初公六十時余躋堂獻言以名不勝實爲吾兩人得福厚薄之効語不啻驗矣雖然猶以爲臆而無徵也請徵之書自古言福莫備于箕疇三德首言正直矣繼又申之以平康正直夫孰知平康之所以爲正直乎世之言直也以矯平而得名馳傾輈鬬險道故古之正直者神錫以福而

末世往往與福違夫平陂相變如轉轂然無陂則無平非厭陂極則不思平青天白日鼓舞其下者不知樂也轉而慕夫崩雲激雪之奇酣霞渴虹之麗迨夫塗潦興襏襫貴而後知青天白日之不易得也故平康之福雖不欲使人見要不能使人不見斗杓旋乎象始籥管噓乎無聲則非口共酸醎身嘗疾苦者不得而知之盖余自未壯附公籍晚而共叅國議三十年如驂之附服故知公爲獨深吾嘗儀公練達政務功表

救時如姚元之密調官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含茹黑白羅彥才爲國用如韓稚圭固根本別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充國彼其叅合人情權衡國論聰明才力者猶能辦之而吾獨服公于中旨迫側衆咻紛擾之時不戁不悚卒然而應砉然而中其竅信口信筆之語有更數千言不能盡而數百載不能易者盖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脉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覩平氣而調則節奏和公先無毗陰毗陽之氣横于中無溢喜溢怒之詞錯于口矩運規旋惟以國事爲的故得失毀譽之衡千岐萬徑人且前且却間而公已儻乎立于四虛之途坦然馳騁而游矣是之爲平康是之謂正直夫德險陂象以險陂德平康象以平康以類應者也與人險陂亦自與以險陂與人平康亦自與以平康以類報者也其又何怪焉盖當公新執政時天下初脫于束濕之苦如飢者之思餐寒者之思纊公一切以柔道賛　上暢和沃醇錫天下以平康之福天下受

之未十年而儇有口者求多于飽煖之外以平康錫天下天下不受而公且歛其餘福以退矣迄于今公健飯健游視履如故而天下沓沓多事寖不能如公在朝時甚至當事者執匕而不得調辟人粃政布塞朝野而天下乃益思公先是公歸時儲議猶未堅決少年有求多于公者比歲　册立禮成　上特下璽書存問奬公以忠言至計而天下乃益信公而公之功豈至是始暴于人心耶則吾所謂平康之德善藏其正直于聲色之外不責券于人而責券于天者也今余兩人隱深矣三十年立朝事業茲盡付之邯鄲一枕中無所置吾喙矣公休休然落落然入簪珮之群如狎海鷗御鍾鼓之樂不異土缶而余踽踽畏影視冠服若枳必裂去之而後愉快夫公分我以餘福而我不受則且柰何哉每見士大夫蹙額時事不能無王孝孫之憂及見公杖履儼然有盛時赤舄大臣委蛇在公之象則欣然而自慰謂吾吳有福星在也而福一鄉

又必自福天下始使盡如不佞窮鱗蟄羽以一
丸泥自封卽香山洛社之樂亦焉所從受之余
故願公無遂忘天下且一出而返陂爲平以餘
福福余而區區木石小年野人逋客之致且未
敢爲公獻也

壽京兆馮敕齋先生序　代父

余居海上習聞華亭有孝友淳行君子曰勑齋
馮公比余晚歲與公有姻連益知公詳公父廷
尉南江先生在　世廟時以言事得罪且不測

公時方十三歲日跣足啼雪中刺血上疏願代
父死廷尉竟得免而公以此名聞天下迨長行
孝義益疾力其事廷尉雞鳴問寢隅侍至夜分
始退四十年如一日也有弟八人皆子字之以
迄成立衣食其三族之宴者與交故之老而無
歸者不給至爲洗槖以供與人媛姝有恩意每
客至延問里巷疾苦眉睫蹙然居常不爐不扇
斂膝危坐以讀書咏詩自課余居京師常詒書
戒之謂七十老翁宜且觴酒豆肉婆娑里社中

無爲精刻自苦如此而傍有習公者聽然而笑曰公憂馮先生衰乎馮先生未衰也吾見其鬢髮鬚黑善嚼飯僂而行常先其後生坐于飲酒者之側竟夕不交睫也余私心異之迨余得請歸沐公時年七十三兩肅衣冠過余余兩在病扶床候公盖余少于公十餘年而衰且不啻倍之矣嘗私計公非有他謬巧可以私其筋骨卽如既醉閟宮之篇所云景福萬年昌熾耆艾者亦願于天而未必徵于人徵于人而未必徵于人人盖天人福德之際一彼一此雖如桴鼓之必鳴筌篿之必答然終有兩物存焉吾以爲人壽莫若仁仁與人爲一仁生也深衷隱惻肅括而安者生之主也人惟此不仰造化不藉萬物故其道可以久存今之達者亦知耳目鼻口之爲寄矣而反尊事其所寄亟亟然醉醲飽鮮徵絲選肉箕踞而號披猖而行以是爲快意當前者是形神兩弊之道也就使快意果當前而常苦情盤景遽汲汲有馳快馬逐昃日之心則其

鼓缶也必不歡夫以是爲樂予不能知之焉如
馮公者當其爲童子時遠已當天下大憂怖大
險艱處之而不懾不竦則竟此生所遭虩啞萬
變無非坦途而其素所持事親交友處已當官
之節又如饑食渴飲非有一毫藩飾勉强其間
不如是則食不甘寢不寐目夜孳孳計過無憾
而後安是亦馮公之樂也夫人精神化于物爲
萬化于官爲五攝于心爲一聚則氣與聚散則
氣與散柱逸而蠹樞勞而完物理固有然者在

昔聖賢如舜之夔栗禹之胼胝文公之勤武公
之抑皆辛苦爲人計其居處奉養之樂眞不如
監門厮養而壽皆不下百歲夫百歲固不足以
壽舜禹諸君子然亦何必外腴中稿朝笑暮號
楚楚如蜉蝣之羽而後稱得意乎余顓愚自守
苦不能自解于天弢閱世五十九年歲以貶顏
殘髮盖怊然有憂生之嗟歸見馮公勤已取足
刻身立行而神益强稍引以自寬而又心媿
其不逮因爲粗述形神聚散之理以明公所以

得壽者在此不在彼若其家世以名德發祥哲嗣以文章趾美則縉紳大夫艷稱之無待余言矣

壽樊封君崙川先生七十序　代父

黃岡樊侯治崑之四年以政洽民淳報最而其尊人博士崙川先生來就侯養則且七十矣業已盡謝賀客乃獨私于吾州王駕部曰君之視不佞猶不佞之視王先生跡非暱也顧惟長者于苞苴竿牘外器人倘爲徼王先生一言以壽老親不佞不敢辭冏伯致侯命余曰唯唯余不能知先生顧曾識先生伯子御史君于朝嶽嶽奇士慷慨好直言恨非久別去而侯其季子則余所爲朝夕宇下者也知其詳侯羸若不勝衣顧獨精吏治其爲政大抵以勤輔敏以簡居廉日食惟一盂荳羹兩瀹卵辨色視事至丙夜始罷無倦色也士民勞苦侯伏屏棨間竊竊窺曰吾侯無乃菜色而無何先生至則大喜曰兒今飽矣將無鼎養有餘臠乎既而按其日入自荳

羹瀹卵外無加簋也則異而告余余歎曰有是哉此可以知其父矣居有頃得先生崙川集讀之無論其文詞淵雅不遜古作者乃其集首移封疏盖先生憫祿之不逮親已當受御史君封而請以移之也又其末三爲書戒御史所以致身報主不援不阿之誼一篇中反覆致意焉余又作而歎曰有是哉此可以知其子矣吾嘗有感于周漢之隆也一田山漁澤之子皆得以其才自效于人主之前其後稍稍不盡效而類有所寄托而後傳當其時環堵老生抱一經以教授弟子爲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即世下衰而泰山太守尚不敢稱名閥于先生之堂盖其尊如此迨後科目興而師道遂陵夷不復振即成均之長所號爲天子之國學者亦不過執簿呼名鏤鉛槧營青紫而已而況其下者乎盖至于今羔雉盈庭夔立而虵進者師也非師也而第陰以其權内統于父外統于吏故師職廢而師道尚賴以不亡以先生之賢也五經紛綸膏唇載

腹顧卒以不遇而以資謁選爲博士僅僅欲以學宮之芹藻光俎豆而榮詩書斯已難矣然則先生之道竟將無以自致于天子之前乎將遂以無所托而不傳乎固疑其有不亡者矣而伯季二子果相繼成進士以循良名如侯潔齊砥礪以師帥民民相與騰口頌侯侯必拱手而謝曰某不敏翳老父之教嗟乎蓋至是而父與吏之權合而先生之師道始尊此孰與夫耑耑執經問字私其芹藻于廣文半氈之上者哉昔者

詩之壽文王也曰遐不作人彼樸棫小材薪之燕之猶有窮也惟夫父之教子曰貽之穀穀自滋自殖而粒而食其由順之利將鄉之父兄子弟斟酌永永又寧必仰貪泉而止渴假菖苓以引年乎吾以爲壽莫壽于此吾不能知先生也則請以吾侯壽先生壽先生矣

壽陳蕪石先生序

華亭有隱君子曰陳蕪石先生蕪石先生有子曰仲醇仲醇少負異才援筆萬言立就類非人

間語世亦謂人間甲乙科不足以盡仲醇也偶平居有所感念遽棄去諸生與先生石隱華亭市學士大夫聞而高之爭懷刺束脯求識仲醇而不可得其明年先生年六十則相與爲詩若文壽先生以寄其景慕瞻望之私而素與仲醇爲心交如衡者顧反闕焉或怪問余余默不答徐曰諾余有待焉耳又二年余始東歸歸而親起居廉石先生乃敢以一言爲先生壽盖仲醇之初棄諸生也余貽書責之曰子柰何自甘藜藿腸而枯槁尊人爲仲醇且爲言先生不心動狀甚晰而鄉里人至郵傳其事爲美談仲醇請罷諸生日日高舂未即起先生蹴之曰咄鷄肋在而口欲吐則吐耳趣起畢而事既得請或有唁先生者曰翁愼無戚戚如翁之未有仲醇時也先生笑曰不然吾今日始有吾兒耳余聞而驚喜相告然亦竊竊疑人情于貧賤富貴盖難言之老則倍添兒女戀少丈夫勇廉石先生又赤貧仰仲醇爲食息詎一旦脫洒至此其所云

云意仲醇欲孤立行一意而陽奉其尊人爲名高也又意其鄉人奇愛仲醇不欲傷其父子之美而兩護之也又意先生不忍奪其子名强自抑割而中不免于書空彈指之惜也乃今則親見先生矣容色加澤髭髮不爲動皂帽白袷揖讓冠紳裘馬間意氣休休然是豈强爲自得容者蓋蓬髮軟齒王儒仲且掩被羞兒子而矧其下焉者乎人之愛子縱爲犉爲犢誰能聽其所如朝隴暮蜀至于眼枯心死而猶未已者比比也徼倖百有一成則持其踵而泣送之祝曰汝幸無迈食前有五鼎而膝下無捧觴進者于其中何能無槩然況挹彼注此前菟後枯駒隙決驟間憂樂之相乘也豈有量哉昜觀陳先生父子相忘于道德常如嬰兒孩穉自爲媛媛姝姝父醉子扶子歌父嘯羞其葵藿而有牲羜之甘服其縕絮而有紈縠之華不復知天地間有可喜事憂患何從而生憂患無從生則千百歲之日猶今日之日也且人第能以筐篚餼牢爲壽

吹笙考鼓爲壽惟子若孫者能以顏色心志爲
壽倘先生中有所不足吾曹卽日陳箕丘潁川
之義奏偓佺安期之術要無益損于先生今先
生日吾有兒自今日始也則以一仲醇壽先生
足矣諸君無多言

賀支改齋七十序　代父

余少識支君改齋寓京邸二十年以兒輩托命
于支君又心高君之誼相與甚讙時君少壯能
自致功名其晉秩太醫院吏目也余爲文賀之
支君沾沾喜嘗曰王公知我勝我自知比余再
廢再出今歲爲巳丑支君且七十而余亦老矣
君年卽七十常如五十許人善飲噉手持大白
與人嗢噱笑語竟日不言倦時過視予所居去
予邸不下五里每每謝車而徒客詫君老健以
語予曰吾乃知支君誠良醫也余曰子何以始
知支君也客對曰支君游燕而爲顱顬醫耻道
中變守其說甚恒人且遂以顱顬名支君今觀
支君杜門自壽朝服方寸匕而顏如童子老子

固曰能如嬰兒乎支君殆嬰兒我也支君則誠良醫也余笑曰是知支君矣而猶未深也余向固言之矣以郭玉鄭高之術然效于微賤詘于貴人而支君獨的然見效斷斷乎可以伐病惟其心無貴賤彼此于其間也非徒術而已天下之損人莫如欲欲之于人也如炎如氷如搆如鬪今夫千金之子竭蹙射利沐霜露而死者爲重糈也冠紳嬰組之徒苟賤不廉時有趨承亦時有縱舍方寸如絲紛墻負而不能脫然者以所畏與愛存也而況其下者乎若夫醫之爲業則彌下也矣提囊挾匕側侍于貴人之門惟恐其不得見也惟恐其釋我而他任也一心模病人又一心以中主人左右手攫利不勝其營惑驚怖故其中于人也爲藥石之賊而中于已也爲陰陽之賊賊等耳若夫支君吾知之熟矣士大夫不欵門而請也君固弗出至則爲之擘畫可否即不可無依違立于市門三十年盖其活人多矣而不責報也居常旱臥宴起日挑取床

頭錢市米一合菜二束果然就飽而已稚孫子苦饑繞君膝啼君終弗顧曰咄乃公豈能爲若輩役盖其生平自愛重怡養而取適已類如此語不云乎物壽以性人壽以仁君挾仁術以濟沐滙澤而又不滑其性于俯仰趨避之間于于焉以其道爲人因以其緒餘自爲引而將之寧有既哉是乃支君之所以壽而已客又難曰夫支君既足以自重矣而又藉公金華殿語以爲重乎余曰不然夫支君殆有取于余也士惟其知已而已固不必予言亦奚必不予言因錄其說爲壽

壽勑齋馮太公八十序 代父

公十年前余曾爲文壽公極言公老而敬勤爲上壽徵今年且八十矣而精強如七十時客以予言驗而爭向余誦公有曰公自數年來不舟不車足必步目量腹而進湯匕精謹如此是固宜壽而又一客曰是知公粗者公幼年受致虛靜守之肯趺坐七晝夜眞氣氤氳升降恍惚見

嬰姹形腹中作琴瑟音聲聞數十步今嗇養加
密精神加專雖攀松附喬可也況人間壽乎余
則曰不然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謂公封戶塞
兌廩廩不妄言動爲尊生乎則未知公十八童
子時背負斧鑕咋指出血上章代父罪赤脚號
長安氷雪中彼時慮豈顧生哉侍御公以此得
生還里中公又陰相從吏爲德于鄉甚力至今
內外三族粥饘衣食靡弗禀仰也此古所稱眥
嫉休老者所不暇也且而謂尊生適生勤劬以

勞生有二道乎今夫生傳舍也然傳舍一日不
糞除繕修則弗而不治故人莫患乎有傳舍其
身之心盪搖其精漏泄其神明破敗其藩垣鎖
鐍而跛羊牧焉則傳舍安得而不壞且夫人自
少至老何日不寓傳舍中欲跳而莽蕩之野以
爲快匿而奧窔之地以爲潔非但速壞勢亦不
能凡公今所爲靜而導養動而拮据若護家珍
若乳驕子者皆傳舍中事也昔叔孫氏館舍雖
一日必葺其墻宇去之日如始至若公之傳舍

日塗其郤基樹堅綢繆固飲斯食斯寢處于斯豈有窮已乎余又有感于公而歎養老之政廢也古三老五更不聞庠貴而今令甲職官九十非二品不得賜存問抑何異歟抑其初無碩德重望者以當此隆典而後遂沿以爲例歟公與宗伯陸公同里又同舉于鄉皆以明德爲世表儀今年陸公且九十矣行部使者會將代　天子舉執醪之禮公于年于位雖未及格而先是公嘗以獨行被中旨命郡邑大夫歲時禮于其廬後此十年安知不有特旨存問如陸公故事而使天下復覩唐虞三代之盛也則不佞庶幾見焉

壽王母李太安人七十序

瑯琊王吏部冏伯母李太安人登七十二三通家子既謁余文爲壽遡其家世之慶授之意矣已而縉紳諸君復有請也余曰嘻若何以壽太安人太安人受木义戒有年所若卽欲爲烹肥羜酌兕觥而太安人已絕不近鮮肯欲爲鏤金

蹙繡以望鞶帨之末塵而太安人且綈素久矣欲爲徵魚龍曼衍之戲極吳歈荊豔之選而太安人守閉目不觀爲公案有心而無所效之盖先是封章下時吏部君以褕翟至也尚至今賁篋笥以兩弇花月之勝板輿既駕且却坐不欲前而况人間尋常俗豔又何足以辱一眄乎念太安人既他無所嗜獨嗜禪則請以禪進或謂太安人性喜施經言施一燈一縷者皆得作佛須陁布金于此而六欲天宮已屹然于彼矣其何靳于世福或又云佛言食施功德有五供僧功德有七計太安人歲所飯苾蒭及所供資糧扉屨若而人以若而人衣食因緣爲太安人衣食因緣寧有涯量乎余皆謝勿應或曰豈以安人尚有所不釋然于施乎吏部君望實高一時意有不可歸修温凊之職率其諸婦諸孫脫簪珥質袍笏以助母施太安人如飽而饇如酌而取日施日喜日喜日施此于養志導年其猶不足耶余始啞然而應曰足矣吏部之爲子具矣

顧以太安人高明識道理豈不了般若大義而屑屑此住色布施爲夫天天地一檀越也天以富貴福澤施人人自以其量受之受思報報思亡益損之相權羸絀之相還天之道也瑯琊氏之鼎貴四世矣德業文章之炳燿甲第園池之鉅麗至弇州先生止矣蔑以復加矣而吏部君聲華意氣又似欲過之太安人故卑躬執謙以終澹泊之教當其篆烟飄然磬聲泠然歌鍾沸管謝喧入寂筆豔文瀾攝慧歸定于斯時也浸假木石不登之租爲魚鳥不貸之惠分賓從一飡之費爲僧雛千日之糧淨業日增塵埃日減此其爲王氏息黔補刖大矣不知者謂專專倚此爲多生之津筏不已過乎且吾聞太安人非官然忘世者也子若孫冠履不飾不敢以狎見諸婦盥而進食佩聲珊然薰修之暇常擇吉而坐擇趾而步未嘗爽尺寸夫此佛戒也亦儒矩也太安人之所攝受遠矣瑯琊之澤千百斯年則請以太安人爲教母

賀大中丞念翁晋老年伯七十壽序

洪洞晉公納中丞節歸之幾年春秋正七十其子某與不敏同進士請以言壽不敏唯唯退而徵公之生平其以封司署選事實當銓政穢濁之後立選規俸簿俾門爲之一清尋出而憲河北備兵固原礦賊猓寇皆不動聲色以次就定由是循楚憲晉撫西夏折虜王馭降夷靖亂兵若善御者控縱在手而塵不揚也已謝事歸里則又修宗範置義田以睦族贍死喪恤孤寡哀

故人之不能歸者孜孜爲善日若不給蓋公嘗著無思銘云或謂公敗歷中外砥勵倫誼事事皆出緯繣正與無思反而或曰非也公聲伐籍甚未耄而致政恐　明主拊髀思鉅鹿且以彊圉之計奪吾丘園故初以有思奏功而末以無思替之自放于枯槁寂寞以示無用乃余獨以爲不然夫天下必枯槁寂寞而後謂無思耶周召以降著旂常勒盤盂者代有皆憧憧焉爲人役久勞其生而不知歸者乎聞之古人不期于

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受其福盖遭時偶變而非預爲思以待之故建監廣而神不勞今人之已亂生亂化無事爲有事其端皆起于恩矯厲飛揚而不軌于道故往往以國事爲嘗攘人之成而倖其敗有如晉公思傅位位傅事第以疏穢鎮囂舉若職而止雖功滿天下何思之有姑無論其他即其在河北時有告礦警者陽朴之而潛縛其魁盜止不發固原寇內訌幕下將奮欲殲之而公固不可曰吾不以人命易功名此兩事者非今世彊場之吏所攘臂而爭者耶公磨治角牙使皆聽然戢其獸心受羈絡于我以比于摧敵功不啻過焉然彼之膏原燐野燒鹵獲以自爲功者居然受也延世世賞橫玉駿矣而公見謂守邊無他奇忌者得以譖中之盖世之降也人不知進有無功之功而强求功退有無事之事而强避事故進者每甘爲躍冶金用夸謾憒其任而退者第以課魚責鳥爲勳績不能爲鄉黨重輕至其下者營利已耳夫公

之功與事則既歷然矣而與世俗之所保者何其殊也今而後衮衣再來爲國家瓜距腹心者惟公又不然而憫勞以政佀漁樵課子孫以自愉適亦惟公揔之如春秋冬夏四時行耳于無思之念無所甘淡增損于其間夫有思者所以之人無思者所以之天蒼蒼中所爲課功考事而陰隲相協者亦當與人異今公年登耄而神爽滋王平格之壽尤不足以窮公公之子孫又皆賢而有文先後成進士餘亦濟濟鴻序間以視世之矯厲飛揚艷浮稱而覬橫拜者所得孰多夫無思之畸于人而契于天也吾乃徵之矣

壽沈封君憶先翁七十序

盖臣之于君東西南北惟所使分也竊獨怪北山之詩慘慘告勞于出入風議者若深慕焉不已怨乎乃君子有取焉曰憂我父母也不忘親也然吾意使其父母本恬榮利常充然有芻豢之色而爲若子者於軒車鼎食外別有所以安其親則其焦瘁而不平宜亦不至是吾以是而

有感于沈封公父子也封公子選部郎日峯公故奇士有揮霍異材顧其事父母獨逡循若兒孺子自少至壯館穀官俸所入一籍而獻之公公積纖嗇赴家稍斥其餘治酒脯召賓客劇飲爲樂客乘間廣公意曰某所有奇貨可居足當公伏臘費公搓手却之曰吾食吾子祿腹果然矣亟呼觴浮客而選部既久貴髮且種種尚無私囊篋一襦一袴必稟乃公非公命卽鷄黍不自具也蓋其父子間如魚嚅鳥哺忘適之適一至于此嗟乎世降俗偷如古所稱反鮓之母不復可見貴人父往往倚勢以削私自營窟穴而貴人亦因以簠簋敗又或陰裁其父以金甌其名盖父子之間有市心矣是故父之愛子也其之官必含涕而視之曰幸必無返小失所望遽悵憀而無聊嘻此其視公何如哉公之視釜鍾之奉不啻升斗也視其子之枯槁澤畔掀沼芷而羞江籬不啻若官厨法醞之羅吾前也則胡以度越人情如是盖今聖世急求才寬使過以

選部才望休沐子舍計所直猶勝鞅掌之大夫理自無長沙夜郎之感而要非其父子間果有以自樂者未有能漠然于茲者也今公年且七十矣飲噉步屧不少衰沈氏素患單傳去歲公與選部各舉一子遂并祖孫而四夫大年小年之別久矣楸梧之老乃大椿苗芽莘甲時也今公孳穀伊始弗祿鼎來計其景在方中未艾之時乃欲以鼓缶樂之無已遽乎客相顧而笑因之沈氏致詞焉

壽中翰洞庭嚴丈六十序　代父

蓋不佞于洞庭嚴君而深有愾乎古今之際也正嘉間公卿之世胄不窺詞門日夜徵逐于醲鮮曷冶車裘狗馬之場以爲樂栩栩然自得也其甚者至揩墨無章藉市權勢薰灼天下天下亦以爲固然不之怪蓋放濫至嘉之中季而極其愔愔讀書好古修檢押敦禮讓者自太保養齋公之子洞庭嚴君始君以丁卯舉于鄉屢上公車不第晚以文藝高等選爲中書舍人其數

十年曉窓夜燭嘔心腐毫之苦曾不及曩所云徵逐者一日之樂而其名位雅不能相踰吾未知其孰爲勝也且太保秩宗伯晉揆宰時君皆從侍大而宮庭密勿之所敷陳次而井泉泰時之所讚述强半出君手靡不當上指厭衆心者才至于轉天子宰相所不逮不可謂不用君當今之時天下不以徵逐醲鮮曼冶爲得而以君之讀書好古修檢柙敦禮讓者爲賢其得薦則鼓舞而樂道之不第則曰惜矣惜矣失此國寶矣然則君于世亦不可謂不遇也南北山之喬梓一俯一仰主施而仰主受有如仰者不安襲天休而矯焉欲自拔出振撼于雨風霜雪間造物或以爲不祥之材夫木再實者根必傷實大盛者末必庳天之道也人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此君之所以熾而昌壽而臧也

壽蕭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惟蕭與吾王氏盖有世好云余社友曰蕭元卿元卿之兄若弟皆吾王姻黨也余同社中元卿

寂少頎而玉立聲如洪鍾相共目屬之顧數奇辛卯丁酉兩登解額矣而兩不果今猶纍然諸生也歲癸卯八月太夫人開八袠元卿方就試都下屈指撤棘距夫人懸帨之辰纔旬有餘日耳同黨二三子謁余文爲壽余笑曰是月也于卦爲臨君子道長白門柳汁且染元卿衣矣曷不少待俟元卿聽鹿鳴而歸以賓筵之萍蒿佐太夫人觴乎客曰不然夫元卿惡乎待以太夫人占之元卿之達也天命之矣今夫蕣華甚都其鮮脆至不能受朝露惟夫千丈之松生于嶒巖之下霜封鱗雪蛻甲者千餘年而後根化爲茯苓脂凝爲琥珀松之獨有茯苓琥珀以其有松之年也今太夫人閱世八十年其閫內懿行不具論獨計其相瀛山公宦學半世其炊玉薪桂紫茄白莧之味所咀茹幾何有四丈夫子且育且教以迄于今其寒灰勞杼辛苦相對又當幾何此其憂生之感不啻深矣而巋然獨存似爲天之所留非偶然者夫福留則有餘用太夫

人當既耄之年而隱然蓄有餘之養此非元卿何以致之吾故意元卿必貴元卿之前而且却也歲在卯今又一卯矣月窮于紀終則復始天之道也吾故意元卿之貴必以今月然則太夫人乃似爲元卿而留今日以後之樂不足以償前日之憂壽固當未艾詩不云乎且以喜樂且以永日雖然喜樂亦會其時耳有新而故有故而新大抵屈伸之變相推使然憶吾同社七人其四人雖已宦達類不能無陟屺之思卽余少元卿又四年遇稍晚而吾母且不克待矣顧安敢望元卿元卿自是偕計吏非行效節官下大夫人燕喜方新含飴弄孫無天涯游子之戀以爲元卿憂是元卿之科第天又若爲太夫人留也而尚恨其晚也耶余善其言敬書以觴太夫人并以爲券

緱山先生集卷之九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校

婿李彙　較

存雅錄序

余三不試南宮廢呫嗶且久而客有以坊肆時文見示者余色然駭曰異哉我眞大忌耶乃旋目而思與昔年所見聞絕不類既以先進爲未足又汎而索之左國史漢旁而探之老釋諸子

方內外之書而槩乎其未有合也乃又喟然而歎曰嘻文乃至是耶夫佞人之害至覆邦家而聖人斤斤焉首之以放鄭凡以審音先知言後自雅亡而流僻邪散之音作人心感焉於是其辭喻詭譎張其術回裔縱橫以爭售其矯欺而世卒移於叔季是故聖人慎救之夫天下之成文比律而可以歌誦者皆音也蓋代必以人主精神所注嚮天下人所共肄習者爲之端符若漢之文唐之詩盛衰世驗而

我朝獨重經術他著作不足以當之則時藝是已方其初也天下問厭故常慕新奇而新陳之相化無已時有司與士子或且棄且收且却且前如不得已者何哉風之成也又數年矣老者歎少者慕弟子漸爲師且盡釋怠其羞惡而惟耳目功利之是趨天下寧復有文章乎今夫邨鄙季姬目語眼笑行步顫顫然自以爲至姣也吳趨輕薄兒巾幗鮮明搔頭弄姿自以爲至麗也奸民幻師衣羽衣坐木鷄目精瞭瞭揮塵而

談家風自以爲至曠遠也苟其介然處於靜女
貞士之間目擊夫縱笋冠纓之綢繆詩書禮樂
之敦篤其不汗流頰赤恒怩而不自容者無幾
矣余久有慨於中適見架上有歷科試錄遂稍
以意評選自隆萬而下得文若干篇命曰存雅
錄吾豈敢必雅之復興乎夫古樂之廢也黃鍾
且毋棄而後世有考其遺聲者至一錢刀車鐸
之爲競競益廢之甚易求之若斯之難也則夫
是錄者雖曰存之可也

會元文選序

余嘗論昭代之時藝與古之詩文于以徵治一
也昔季札觀十五國之風而覘其盛衰大都樂
戒荒直戒侈迁戒淫行戒流以律于今之文中
札所陳何等也有司者慮之既申勵功令弗悛
則嚴爲之誓取舍已取舍出或與初誓左而士
益務與有司之令左于是其文益放淫散而無
有紀緝窳惟國家當純龐盛大之時士所爲先
資之言不宜至此雖然三軍之士金鼓百而中

軍之表一耳苟不惟其一而惟其百則數百人中其舍我馳驅旁出而不雅馴者固有之矣乃若舉首之文類皆簡明嫻雅能盡而能爲不盡自有貢舉以來其多寡廉纔險易疾徐之節百有餘變而不變者固自在也蓋當天下宮商雜進耳嚮目旋有司不得不迫而就士而于千百人中求一人焉爲之表則權衡銖兩用而力常足以得其所求是變者其氣運推遷衆寡不敵之數而其不變者則我

國家純龐盛大之治自不應蕩僻邪散遂至于此而非一目之網果足以得魚也則天之猶定焉故也然其不絕者如綫矣余不敏欲諄諄絜先進以繩時俗弗克也而常熟二錢子獨哀選歷科榜首文刻之而謁序于余夫語人以去甘肥餌术苓鮮不失笑者誠告之餌苓术者足以致生倘其改轍而進乎夫士誠以希世而已則曷不從有司所惡求者而顧從其所迫而收者而有司無亦慎守其區區之權衡無使有力者

負之而走哉

墨卷選序

士之患大抵在養不足而才有餘當局不足而局旁有餘爲天下用不足而名天下有餘惟具此三不足而其有餘者一振暴而無味則有餘亦化爲不足而眞儒之效無聞焉故先王以實爲衡以世權之或以不足矯有餘或于有餘示不足法不同同之乎救世秦漢以後孝弟力田明經諸科豈不近本實實衰而文代之文盛之弊爲張爲靡才雋之精神僨滿而不可抑漫羨而不知所收故其時因而尚詩賦而故爲单題限韻裁其樂淫哀傷之流而酌之于規矩使詞窮而本根見謂詞賦之異于選舉非也我朝循宋之制以經藝取士其體彌卑其畷徑出沒彌易尋而其道彌切于日用謂經藝不如詞賦尤非也學士諱經藝之卑也托之乎經術夫經術則論策具矣乃其經藝本教之會文切理循循守括帖要以如律而止葢深乎其有意焉謂經

藝足以蔽經術亦非也先王豈不知是戔戔者
不足以舒豪士之氣而極才人之致哉蓋常習
禮于成均矣彼班而升揖而降聚章縫而句讀
之是奚足哉而先王以爲非是則不足以磨鎔
天下才人豪士之淫志客氣而盡爲天子之用
故夫經藝之科之重也猶之乎成均之教也無
當于言語政事而以中和樂德教者也是故當
其盛時士卽平居能爲俶儻恢奇而不敢失累
黍于場屋意專于媚天子而未嘗苟爲論以駭
衆庶故士風淳茂而不漓乃今天下何多岐也
經無專師惟吾意所欲出矣而意反不自了其
取材之濫至不擇稗官外典而後乃并其稗官
釋典而剏爲之厭薄章句抗而譚名理經濟矣
而其成就又不逮章句如欲米而惡穀舍筏而
未有岸也嗚呼不足者如此而有餘者若彼古
今之變豈獨文章哉余友逸季精能此藝雅自
負倫鑒選得墨卷若干首懸計所蒐閒不免就
世變爲遷移然以彼有餘之才而不足者是慕

曰墨者墨也納大匠之斤而就公輸之墨是吾所謂今之經藝不下于詞賦選舉而好之甚可以救世者也逸季郵書乞余序直書所見如左

北虞先生春秋稿序

嘉靖中北虞邵先生治經術以奇偉震天下且與唐瞿兩先生並列而三顧卒老于南宮不大售者竟以奇故也今去先生甫三十年而先生之文奇者復化而爲平矣先生生以其文與肉駑膚靡者角而實不勝沒以其文與鱗鼓鬣張者角而名又不勝傷哉先生也雖然膚肉不百年蛻鱗鬣不十年蛻而蛻骨猶自香也先生之奇固自在也先生之子兵部君刻先生春秋稿示余余受而讀之葢春秋于五經中號史書豪雋所馳騁也而先生猶尺寸不爽如是夫春秋非孔子之刑書也無已而辱之刑書以胡氏爲律令則亦曲直傳之如律令而止耳斷不宜輕有所出入愚妄謂治春秋者當如老士師獄書不當如博士小生論議攙說是非連引傅喻縱

橫圜轉出奇無窮論議之體也上服下服斷斷必麗于法無奇請無他比者獄案之體也故治春秋者氣與其驕寧平詞與其虛寧實局與其圓寧方韓子曰春秋謹嚴非徒謹嚴于堂下而已也爲堂上人設也知此可以言先生之文矣治春秋如春秋是亦足以奇矣

李茂才文序

茂才年十二三落筆便驚人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余以諸生就試亦然而至皆爲主者所擯落又十餘年始先後舉于鄉窮達常事不足道獨怪吾曹平居視第一稿葉耳比博士月旦小低昂即五色無主閉心自嗔師友父兄刺刺相戒亟改轍而從之噫何怯也余于失意時粗能排脫然戊寅以來文不免三變迨得薦時姁姁軟語少年壯氣盡矣茂才所遇大略如不佞而其文獨曲直自如勃勃然靈擁筆端泉湧舌本有摩空戛雲之勢蓋若瓦注功名而蜩掇之者夫瓦注而掇功名則余之三變徒矣任天下事

以氣小知在此大受亦在此請并以壯茂才之行

董玄宰文題辭

文者文也譬之於木無論大小曲直咸含有文理從其文而琢之則加工焉磨之則加瑩焉繪之則加采焉要如其文止矣自雕鏤者之傷其根也爲之說曰而必平而鱗鏟而角毋盤垠而腹毋擁腫而肢而未學治其說者遂一切相膚遺理遇木無擇斤以雕縷則遜巧矣雖然體碎心裂殆有甚焉溝中之斷庸愈於青黃之災乎哉其究也文梓以盤垠棄貞松以擁腫棄而僅得苦蒿流草之用其於樹人之義何如也衡與董子交臂談藝每每扼腕于此故董子之爲文也屢變而無遷就於其文其使筆也如刀然勿傷其執題也如組然勿佚其鋸理也如屑然勿雜使識者讀之若繅繭絲繁而約約而愈長於哉世之奇董子文者每執科第爲券余謂待券

而後徵則董子名貴而文賤矣故不具論論其苦心云爾

李茂實稿題辭

余少而交于茂實習其文凡三變初泊然蕭素若醴之未梅也繼則旨深而韻微則嚴而志潔猶窈窕之翔河洲也終則縱橫飄忽腕之所運少不如意者蓋九之吐而劒之掣乎進于神矣里中少年初殊不解茂實文余曰而識之是文之有筋理者能奇而能不奇者也已再變而嘆

三變而駭相疑謂前後兩茂實余笑曰嘻而自不知茂實茂實猶故吾耳蓋余於文甚鈍而心甚苦用是亦頗知作者之苦心錢塘以降鮮有如茂實者也一日茂實與余談藝甚劇且道古今文無二種法不同而用法同如作詩者能以古詩法作律詩作字者能以大字法作細字乃可以語變其論殊確語次稱蘇子瞻不去口以爲古今一人余蹙然起謬難之曰子誤矣是今人所謂弱者也盍置之而學秦漢茂實曰惡是

殆非子言也以秦漢爲秦漢者非秦漢也以子瞻爲秦漢乃真秦漢也文拙于用實而巧于用虛不觀之火乎亘古能傳火而不能傳薪火盡則薪者土而已就使今日鑽燧人氏之槐塹始皇帝之灰而用之亦不足貴且火之用薪而薪反用火是以無盡隨有盡也若蘇子則能相火用薪矣其化物也虛明故也非虛也惟虛而能爲實也驅之無轍簸之無塵澄之無滓則其光游而有餘濃淡淺深無之而不可故知文者主不可借客客能制主作不可間述述能轉作一步蹭蹬非勢也一意出入非局也一字青黃非面目也學奇者非奇也學古者非古也奇古在我不在古人其在我猶在古人也余曰吾乃知子之深于文蓋有本也顧子比年文頗自踔厲以警憒憒較之子瞻之夷演似有間焉雖然當子之宅平而知其能用奇讀子今日之文而又知其陰用夷演之法以爲踔厲者則余之自謂深知茂實者也然吾亦與茂實言茂實而已

藤溪師生草題詞

十年以來文章家推海虞作者無慮數輩星卿首得捷朗仲繼之星卿文如春雲容容靄靄使人意醉朗仲文如秋雲英英湛湛使人心明而要皆以淘洗爲精神巉刻爲氣骨與俗藝迥別每一篇出不問而知其爲兩先生之文亦不問而知其爲兩先生弟子之文也崑有張生愼其者少年高才從兩先生游初師星卿卽肖星卿繼師朗仲卽肖朗仲屈曲隨人無不盡意洋洋乎志一人在流水樂哉斯音溪上之草維其偕矣愼其間亦質藝于余余抱朴學無以副其意然愼其稟斤墨滋謹竊有感于吾黨之不類也三尺童子學號嗄未成見先生泚筆欲下面卽發赤甚或自箋其文以示人如是則心師足矣復焉求乎余以是滋不願爲人師雖然使第如兩先生裒裒名學無負皐比者宜其有似夫子者矣因書以志余媿

吳伯霖稿序

武林吳伯霖氏以經術鳴從游者三百人日三
鼓磬執經鷹序而進賓賓如也其文務以程士
必簡練揣摩汰盡冶容浮響然後止余春初寓
書微風之若曰士彙征之始其象爲春寧爲春
茅無爲秋木又數月而伯霖以一編來雖匠心
縷骨如故而豐蔚沉森若雌雷出地而挾百香
以發者甚矣伯霖之善爲變也吾之不足以盡
伯霖有如此藝矣或謂伯霖曰夫言也氣浮之
翼也風負之吳越楊州之地其土埤薄其民輕

心其載物也不厚必生冀州之野神聖之所都
寶貨之所湊功令信而不寃嗜好咸而不專故
四方魁宿之士徃徃東南喪朋西北得焉天之
道也伯霖嘆曰其然余將試焉遂挾是編爲非
雍游而余以一言爲嘖矣

張異度稿序

吾友張益之與余同硯席時摯其二子伯
仲異度來皆兩髦也而文伯子溫乎其若璞也
仲子陡健舉試之文立就有崩雲屑雨之勢與

之坐不問而對屢奪坐上口家君愕而撫之曰此徐夫人匕首殺人易解全牛難子知難則子進矣更十年余自京師歸則異度已名蓋都人士出其文讀之余太息而謂曰子爲是文也始必上觀下獲以思式結之又式逐之既得而疾書滿志頤解不自禁也有諸乎異度曰然子非余何以知余之苦甘余曰噫吾知之吾與爾葅菖蒲而噬腊肉囘甘盎然豈可與熱啜快飲者語也蓋俗澩道雜學士大夫皆有一種速飛橫厲之心而文亦潛與之化強以詞比理以我比古不羞其不合而世人類虛美薰心尊而號之曰才夫若是者既已速飛橫厲矣而子何苦愔愔覃思爲吾觀子樹顑頦必傳神髓整襜褕必審步趨俯仰以求合於聖賢不合則是文不出夫人大都心精言難心浮言易難與難遇易與易遇昔蔡中郎秘惜論衡而左太冲三賦反借譽於皇甫謐夫聲實相掩豈有量哉嗟乎張季子天不使汝早歲決驟以去今子含咀知酸醎

搔摩知痛癢至裂吻逆鼻而不能自釋且子苦矣異度曰余苦則自釋耳不能釋而又奚苦焉失先生曷不以先生求我予默然遂志之首篇

吳用修稿序

霅上吳用修在同社中才最大以冥搜廣獵爲奇一旦剗落其枝葉而約之馴雅寓書予曰子見吾文乎吾昔者如習人語語故支離今者如自爲語語故易簡余嘗笑優孟抵掌而談以象叔敖夫使其眞叔敖則眠坐涕唾皆叔敖也豈必以抵掌談乃似乎今余從紆邪中悟入頗謂漸近自然而或者以爲此諸生所忌夫功名利達豈關技能惟文之至可自爲耳子試代爲我應焉余驚其言之大也悉發其稿讀之渺若意芴若氣穆乎而風清津津乎而味亭亭若的見聖賢而分其顰笑者則信乎用修之言非無當也且夫草節解而天根見旦晝剥窮而夜氣芽用修雕鏤文章廣大囂庶之樂盡而後知多言繁稱非道也蓋吾向者與用修飲窮日落月徵

絲選肉迨諸樂者次第釋用修而去之而用修
戛然無有失也抑亦有進于文者耶且夫女以
華冊亂窈窕士以淫辭編法度世多以才與貌
爲便淫便傲之資者是大不然惟其才與貌不
必真而迫于知已之心驅之故其失也以人喪
我苟明于至者可以自爲則又何求而不至用
修別藏詩文二十餘卷當嗣有刻余序其制舉
義如此與用修在諸生言諸生而已

二王公車義序

家從祖伯栩與瑯琊王閑仲同對公車業文若
干首將以應梓人請而屬不敏次之不敏讀再
過乃爲之品目閑仲心精故詞雅伯栩識定故
氣強閑仲情深故節和伯栩膽決故筆橫閑仲
刻商咀羽巧以函宮讀之使人甘怡而曠遠伯
栩吐宮激商節以清徵讀之使人雄發而飛揚
閑仲如千丈高瀑颺空作態輕烟游絲在谷滿
谷伯栩如龍師行雨震電燿燿秋水驟至望洋
茫然閑仲如游鴈蕩水鳴木杪羣峭摩天不知

乃在平地伯栩如登峨嵋罡風重嵐身履空水
却乃步步攄實閑仲如木罌暗渡鐵騎窮追伯
栩如輪刀一呼髑髏在手同道爲朋德之不孤
詎不信夫昔王仲淹以李德林言文而不言理
爲天下無文至援琴而歌蕩而令人類謂理在
題外文在理外視聖賢中庸之道六經爾雅之
詞爲洪泌不鮮而諱之夫文必理外而奇二子
之文奇矣果外乎非耶如以世之好外而姑爲
外以應之則我不能必也解吾所可解如是而

已矣

阮生稿序

言浮物也氣載言若水負舟焉氣之強弱則才
之大小爲之人類云文以窮而工夫溝澮壑
之流以一丸封一指塞且井泥焉卽怒而鬬能
寸有咫乎惟夫河來于孟津捍于積石而後如
矢激觥建瀕焉風灣焉雨有識者隄之滌之漱
之而始沛而爲吾粳稻觚艫之利夫文亦猶是
矣氣勝窮則益工氣不勝窮則滋窘耳壯哉阮

生才大如萬斛泉可作諸許用必有是才而後可以窮吾固已逆知其後之益工而必不至涓涓軋鳴于嚴霜枯壑間也謹效一言爲契

張君一文序

余京邸中讀君一文不勝服自請爲君一序之無何君一歸又數月余亦歸君一請踐前諾余曰可目步矢矢步的拂毛示巧洞龜表志斯已確矣磬折行水勾矩爲淵以行取捷以停取利斯已達矣絲理一機躡密牽挺急相迫而不得停斯已遒矣屏八石蠲五齊血浮如濡鍼游六虛斯已妙矣雖然總不如田先生之相勇也血勇色赤脉勇色青氣勇色白神勇則色不變大抵筋運腕然筋在腕中骨幹肉然骨隱肉中息根呼吸然息隨呼吸中故筋掉者若緩骨堅者若柔息深者若淺吾乃以窺君一之神矣今世何患無才獨患能文者百知文者一知者又困于不知者而滅裂矯暴以用其能故能彌多文彌少多許年不見如君一文又生當紛靄稠濁

中人不能盡知而
天子知之吾于
天子知之而可以占世運矣

許子遜稿序

比文體失倫甚司文柄者慮無不申申詈奇余
獨謂正患不能奇耳爲若文者大都目無坊表
手無幅尺五色雜揉不得已而名之曰奇遇一
題則標一說或反以助語爲正文離于此則強
托于彼或反以影子爲面目千百年來聖鐸賢

舌焉礫棄之而其所秘惜以爲寶藏者則不過
沿門經唄丐食衣鉢而已縱深極微如射天之
矢足不步的類斬空之劒血不濡刃女蘿裊葛
而忘其根苦李代桃而墮其味總所謂守人餌
語何奇之有蓋庸鄙醜劣至斯極矣而後有眞
奇眞古如吾許子遜出焉子遜之文奇矣以其
異于庸鄙醜劣者之文而反名之曰平上之人
以名尊之而世所號爲好奇者尚欲以名擯之
此吾所以不能無言也子遜之文題無揀細遇

之豁然詞無古今出之皎然或單言以攄勝或
微言以解紛或側言而正自明或直言而曲自
躍實非搏黍虛異空花其合節蹈欵處心所自
喻口不能言但見衆人藤牽彼獨孤決衆人石
轉彼獨雲流天香辭風國色謝粉不奇而能若
是乎蓋子遜處閩海之隈波濤蕩其胷襟烟霞
幻其目眥身與五都隔絶無囂臭肥醲之色以
耀其志無機智俯仰之習以滑其和無妖髡盜
儒影響怪悖之說以煽亂其聰明故其所自得

爾爾余適病伏枕得子遜文讀之一讀一歎霍
然體輕爲草數語歸之以示今天下不乏奇奇
者固如此

曾退如文序

退如手其文移是篇示余余曰安在其爲移是
也退如曰吾往往移非以就是而此其局之最
後變者也余笑曰子欺余哉余操觚三十年俛
仰間而文已十餘變茅苫金玉遞爲君臣往所
謂新者陳陳相推溫陳者又化爲新矣安所得

是而移之且予移世之是以就我耶抑移我以就是耶人在天地中成毀妍媸之反覆無已時容貌歲變趣操日變意念刻變密移者何曾停而待移乎哉如靡焉觀變于世漸漬之極至于鼠爲虎鳩爲鷹楊氏之犬吠主黎丘之鬼紿父莽操爲龍象而孔顏辱爲僧鶵顚倒裔詭不可數計隨而之焉將日蝕月晦丘夷淵實之後無復有宇宙矣而高高下下者何也此其爲有是乎非耶試流目而觀舞目舞而屋自旋屋之不能旋我也必矣吾以是悟文章之途屢變而其道不變惟知不變而能變聖賢圖編之旨若斗之有枘焉無不指心之靈氣與相傳合自然着地皆珠噀壁成繪譬如黃鍾一律中氣不爽十二律旋而相生且舉風雨雷霆叫呼咿啞蟲鳥嘵嘵之聲畢寫之三寸之管而究于中氣無所減移如其物物而就之也智窮物物窮是至于是窮而文章之廢也久矣吾故于移而不移之間得退如之是而因以序退如之文

商明兼制義序

陰陽有老少時有春秋花有趺蕚大抵人力不能與造化爭後時不能與先時爭物之理也余束髮事呫嗶風殘雨籍紆廻彳亍者十五年而望見章句之彀則旣遲暮矣爾來多經憂患才志彌劣逞逞手揣輕重猶恐失足揣低昂猶恐躓聲欲揚然已弇鬱色欲冶然已淟涊周道孔夷而蹇蹇驅鹿車何其憊也彼夫千金駿馬驀坡如雲盤旋蟻封下不塵上不汗敏鈍之相去豈不甚遠哉余以此羨商明兼年二十餘而魁春官讀其文不科削而治不熨帖而平不刻劇而工室以徑造暌以捷超所謂時之至也春山乍笑而不知其所以然庸俟搰搰焉借力於桔槔乎哉明兼何不自喜以予十五年剪綴括帖之精神而營三不朽之業奚事不可爲余兩人將鈍益鈍敏益敏矣其相去什百千萬蓋未可量也

序李長卿吳游草

長卿過余鶴來堂出所著偶談示余以徘偶蘊
機鋒辯而不諍以游戲作針砭警而不傷讀之
一過骨冷心明頓覺南華太繁叅同太苦古人
取類于連珠良有以也不知者惜以長卿之才
枉九州禮祫作半牀磨衲用知者謂長卿吹徹
布毛寥寥數語中蓋天蓋地在余不足以知之
請質之長卿

何士抑稿序

華亭何士抑少與余善以文字相唱喁壬辰計

偕余兩人先後驛蹄間得士抑新作讀之精光
英英不可迫視余絶嘆服書大魁券授士抑是
年余不竟試士抑亦落第又十年余始竟試潦
倒鈍置不自意得前而士抑褐衣猶故也人頗
疑余言爲不驗余曰子不聞魏賈堅之射乎魏
帝于百步外置牛問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時
能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一矢拂眷再矢摩腹
皆附膚落毛又問曰能復中乎曰所貴以不中
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蓋余辛丑之春頗舍

馳驅而卽禽余殆先士抑老也聞士抑比科數見賞于主司復數見尤豈其附膚落毛時耶今山房稿具在精光絢爛如故而省括加詳諦縱送加輕習若曰世瞶瞶矣吾姑爲其易者必今日而知士抑也亦衆人之知射而已

康伯子制義序

余於場中識康仲子已幸同薦籍因仲以交于伯子隨得兩君文讀之伯文偉如巍冠切高雲仲文捷如快刀翦秋水其徑戶稍不同要以辯才無礙靈通自然極縱橫之變而止則仲伯一也今天下慧業盛矣如禪宗五葉既開區區小乘律不能纏勒豪俊而一切野狐亦頗窟穴于此晨鐘暮鼓執楗槌而登堂頗亦解東塗西抹凝誤後生然僅于齒牙間作利終不能蒸香雲而屑花雨蓋學幻者未有能爲幻者也鸚鵡無轆轤舌縱復解語神不與俱來也今有人於此侍童拈拂唱揚人誦然笑之一經尊宿爲重理前案聽者汗下如沐能不能之眞聲音笑貌云

乎哉僕不敏已汗下于康氏兩君矣試舉示四
方本分學人尚敢以麻粟家風驕語龍象不

記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

蓋余僻在丘壑而生東吳菰蘆中苦無所得山之大者莫如嶽海內稱嶽者凡五而其四皆隅布近者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游廼泰山差不遠于河濟庶幾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

乎而非所敢必也丙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次濟寧余大母將有事于泰山余奉以行而後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行之日宿建寧竟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旦而雨脚閣如故尋鬖鬖及之意謂未巳也日入午而雲欲流俄且漏景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藉是不及馬鞍信古人所謂沾濕好者耶喜過望憑與人指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于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咲之巳而雲凈出峽角則果泰山也始大駭以爲奇余買一驢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漸挾暝色娟娟濃秀若媚予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筍行十里而抵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左皆澗道道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有若頫者若與爭道者若跳者若捧盤匜者種種異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栗之屬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選而美泰山蓋骨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爲高

老橋平橋際崖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
水簫洞左崖聳立數十仞而兩大石腹相接如
垂簫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涓涓然因作春水時
想百尺危蹬千迴長溪豈不能容素蜺縱橫耶
自洞而轉數里爲馬棚崖言崖深斂可覆馬眷
也又數里而爲回馬嶺則從行者且去馬而徒
矣尋至黃峴嶺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
獽來向比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興彌高之
嘆自是而下下止上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日
快活三由回馬至黃峴輿者前距高而余僕就
之余頂踵與輿人頂踵相擊跲踬甚至此稍寬
坦而樹與壑更奇吾始得納手于袖掉頭吟嘯
而有之蓋眞一快事耳稍前而憩于玉皇閣是
爲山半余修茶而獻老親老親亦色喜携手上
下視者久之決背而得南天門隱隱如紅星洙
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崖蓋宋永定陵所駐
驆處傍有松即秦所封五大夫五大夫非五松
識者故雅言之且松亦非數千年物也過御帳

則盡走斗崖峭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群峭截嶭卑相附高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壑磈礧受水蕩皆作雲母綠玉色山面缺泱漭當其前余狂呌曰大奇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蓬蓬來摶杯杯覆予掌予灑酒酹之而行更上爲小龍峪大龍峪以至十八盤皆絕峽束之磴齒齒倚空兩峽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爲對松自峪以上松益老他樹殊不相敵蓋至此則玄雲宿霜孤寒不受春花矣盤盡而天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爲徑穿而爲門雖曰人力然亦似天闢之以待游者自門逶迤數里爲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禮畢更衣于公署後爲玉女洗頭池澄碧泓然斷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祠後石壁刻開元帝銘殊遒美其旁亦多雅刻且易主矣得數字于殘剥之餘剔磨而欷噓者久之又上爲玉女寢宮更折而上則絕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而乃搆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即秦皇無

字碑葢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衣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敦者要皆能爲之趾而不能爲脽獨徂徠在前若可憑其他間指一二秀特者問道士道士不能識悵悵而下東至日觀峰峰後爲望海樓所謂泰觀周觀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逕僅天丞掛杳靄間而澗中樹石繡相錯若裒寶粟其灣環而動者汶水耶黃河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霾之此或然耳又轉而至舍身崖一巨石巉然出余足能垂石外二分而目不敢營視偶從旁睨視崖底無不僂而據地者稍西下而爲仙人橋兩壁中斷石梁度之葢所得波嶺澄複之奇最多道士指所謂獨秀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門更陡絶道士詫余以爲絶勝南天門而無階梯僅爲鼯鼠雉兎之窟巢良可惜也游眄良久盡攸揚而歸則月纖纖白矣予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而止焉月華星芒不知其帶霧與否但覺其近

而親人滿空界浮藍蕩白神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粟則歸視老親寢已而就道士宿焉屋廣不踰丈井竈半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多聞又午夜爲士女上山唄梵贊誦淫淫然嘘不交而漏絶矣急蹴周生披衣視天井星匿不見意甚惡業且起矣則杖策至日觀峰石時嚙足齒冷相藍而會逆旅主人以酒炭遲我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紅見上下雲盡黑而中不接者徑寸則甚幸之俄而紺叉俄而赤而紫吐燄漸半天施雲作霞爛熳且覆人面諸山頭稍辨如撮米化爲卉砂極天際有金花浮起者三道士曰此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如鎔金大如鉦日之下覺有一抹漾漾白者眞似海正跳笑而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歘然收矣不滿志而歸復迂道登玉皇閣巢盡所未見而道士鄙朴每每對面而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林霏葱倩處曰石屋意必有奇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輿遂奉以歸僅繞而西視所謂丈人峰者平平焉

遂下觀白雲洞洞巉岩多竅道士言每陰天雲從竅出如線頃而蓊菪滿山四馳而縷結爲一卽雨媒也甚以不得見爲恨余因謂周生余與君晨好晴而至此且好雨矣人心之無厭如此出別道士而下十八盤盤磴直輿余者又四人莫可縱橫則倒懸而下之手足心盡汗出目瞪瞪視人股顧周生御兩人蛇行如履平甚樂之請至山半而易焉仰視則已失天門矣甚懊恨于是以目注之山自山半至快活三失天門者屢而復得者亦屢每見卽跳竹車下坐茅倚柳徘徊騁望以留之下至水簾洞穿流泉樹越而東上觀經石峪峪爲石壇方十餘畝石膚瑩然鑱八分書金剛經字徑尺甚偉雖强半爲水所蝕然與其如前二碑損于傖父之手無若受水春也泉自上流來瀡瀡鳴萬侍郎就崖題曰水簾又剏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又下數里而山之巔窮凌漢賽聳額以捧山如弗勝而徂徠嵩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

眠與食不言泰山也輿數程輒下返而顧泰山者數數也以爲得泰山矣于嶧陽得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所游者里中兒女子視釐故事繞及堂皇已耳山之曲房深榭葢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亦穀以後光景其得之鷄鳴時者絶不然余于是而又爽然失也雖然亦可以雄生平觀矣藉使假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上差有饘粥寢處以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吾友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墟莽披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于游耶抑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游所游者爲姑蘇武林洞包陽羨諸山之奇遞相代而吾亦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猶芥蒂吾胸中而今又釋之矣不知竟待後之繼予游者

游香山記

丁亥春三月余從友人自香山至人山頭爲他

事所迫不頓舍而返無足記記其次游六月十日偕汝增懋錫季良各跨一蹇出高良橋轉而北楊柳行植者三余從中央水次行以取凉城堞寺角時時與繁陰相媚進而河漸廣界以長堤爲西湖湖在堤以左葢芙蕖菱芡之藪堤右則皆秫田豆塲長楊左右障之時荷花已開甚纖縟紛敷淺深在水植者如翹髻偃者如羞粧菱芽菱花重以青黃相間乍而鬚甲顛倒好風將百和香來余急披鞍迎之咄嗟間未得其似汝增忽笑曰嘻何乃似我江南三月天鶯花菜麥田中耶余大笑浮一大白嚼其言湖故多種魚鷗鷺鵜鶘之屬下上嗛魚低飛淺踏花枝顫顫然香且不風自動矣數里爲龍王廟廟傍湫潭爲龍潭又一里許而荷花與湖尾俱窮穿青龍橋而西得玉泉山焉山培塿耳而土紋隱起衣纖草作蒼龍鱗其下爲池瀦泉而亭之曰望湖亭水眼噓泡蠢蠢若飛星之相追其東爲華嚴寺寺西泉一區正紺碧而清可辨蘿髮使得

美篠覆之豈令人痛憶玉女潭耶出送晚霞而
歸宿于山之深翠中明日度兩石橋循溪轉蔭
于臥佛寺娑蘿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
聽泉亭上余公墳余公葢先朝貴瑞彼輩世修
其事以不弗廢宋司馬石槨任汝好爲之耳獨
柰何溝泉斲石動至東花碍草爲勝地作祟也
殿前石池一而橋綰爲二中畜五色魚百千頭
余解衣盤礴坐而施餅餌焉唼呷相呼雲隊再
捲若爲魚麗以仰攻者至香山可一里磧路深
曠夾道盡白楊青檜蹕都雅不減幽絶當山之
邃者曰汴愬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汴
愬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
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尋舊游焉
已乃過來青軒軒前兩山爲距而虛其襟以捧
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頡謂此地宜
月投桄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
短垣踈栢不蔽外景涓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
拭余嘆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斯丘矣笑而

出望之東壑中欝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
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
果游歸待月于軒前月初東出光始及殿鴟俄
而茂林延之浮浮漾漾若鏤玉葉置水銀池中
靜若淪光蕩爲碎影在有無空色之間檻下流
淙泌瑟以虛寂愈聞時或白揚籟風犬唁鶻戛
若羯鼓之介胡琴也既而山市中又有倚簫炙
管者余卷舌爲清嘯以和之流楚曼聲若自寥
天中飛來意樂甚顧酒囊且澁矣滿傾而飲之

十一日自雙井踰一小嶺而觀所謂晏公堂曹
家廟者無他隹弟白雲冐山腰遠不百弓幾可
手拈而隔谷模人聲絶似若與我語語者亦足
當一奇耳下十餘里渡隹樹流水而玉泉之厓
始見望西山層巒遠岑絳宮縹无隨雲光月影
以幻奇乃急馳北山頭悄然四顧謂自此失西
山矣及湖堤而復得之意方與山容相親而荷
香鶯韻復橫來撩人流盼不能已已殊恨我六
根之用狹也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

逶迤不如而蒨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麓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雖然人苦不知足以予株坐此中如春時不解鞍之游嗅殘花數辨亦自謂爽然視茲游所得多寡何如哉余故于茲游有專記而前所過人山頭者巨石怒撐蹲伏甚偉爲北來諸山之額其勝亦不可沒也因附志於此

游盤山記

周季良自東來急要我游盤山曰我且出而里人武生以是贈我武生韻中人也當不誤余曰然則往諸裝既辦而會余友張汝增余姑夫曹懋錫續至遂不解鞍而之盤山盤山離京師百八十里出公樂十許里而山髻見若黛染頰山頭晡乃至廣濟寺拉寺僧爲導走大石澗中水

泉寒沁齒濯已而後行崖西一古松頂稠結受日光若絺衣方頗而樂之從東崖得松似更奇朱題曰蒼龍乃折中盤下而觀所謂蒼龍者破石罅中出駢起而中擢怒枝南傾如渴虬之欲攫遶北而西抵環翠亭亭亭甸山松屏之并東西崖者爲三望而第其伯仲焉質明復緣石澗下三里許稍上而群峰相拱提又上則圍山而帶林莫可辨其隅面其一峰稍遠對松立者九華峰也峰勢稍欲摩天意氣漸上而紺宮翠邏又自下以秀色留之杖策策然不能卽行良久穿蔡氏巷西折而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沙白浩浩際以濃雲猛風意色慘然越數嶺倏陡下俯瞰巨谷窅然深黑百谷之縷紛出而繆聚于此又里許而爲上方自盤山而至上方下下上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于石根木抄有相去數程而望不盈咫者計山形殆蛇縈而瓣襲山故名盤谷當不虛抑聞太行發脈于此此其爲小羊腸耶飯于上方之臺覽列巘甚勝度松

棧而出皆連嶂鬱律巨石無根著磽然懸其巔
仙人清無影曾巖栖焉就其前亭之曰懸石亭
亭立四虛空明崇翠灣環而闢勝余謂季良此
致隹處恨無泉耳而仰視諸山壁間石膚瑩白
若頹墮而下赴者乃眞泉影也惋惜者久之自
此上益陡絶石鼻左昂而外削頗身出懸石上
已遠足跲跲自戰更百尋而至舍利塔塔摽峰
首五峰肩而隨焉盖盤山絶頂也疲甚解衣卧
已乃遶而捫塔巔石磴絶容足罡風橫搏至厲
以兩手攄石坐而行歸甚悔之其西峰爲無梁
殿殿後稍有餘地可縱立覩層沙疊巒回回縈
抱盖盤山之外若有大盤山焉三河寶坻甘泉
長城俱在望而決滹無爐烟井陌薰日被磧上
黃雲鬱然既晚下及僧寮僧數輩唄誦甚精嚴
客有携火爆來者黠塔腰光明滿山林磬撼動
僧驚顧余曰咄舍利放光矣僧不契而罷晨起
飯脫粟歷長岡下石坂石齒足甚强輿而至法
藏寺翠壁若扆菴前松陰恰施一庭陰而休焉

又數里雙峰塔額隱映樹檮如白鳥踏碧浪中
登涉既憊對兩峰頭鼯啼鸛坐劃然長嘯而已
是日爲端陽所挈酒醪已空則破囊中雄黃粉
糝苦酒中縮鼻而飲之自雙峰下走旱麓忽東
轉望見沉碧冉冉者曰百草窪至則棗栗蘿荔
羅蒼石而成紋若鱗比然正烈日中頓作朝來
爽氣想自茲而東愈入瞢蔚其稍下而最深者
爲天城寺寺當谷口岩壑肩背皆蔚藍紺綠相
爲因依余謂此乃山之曲室悄然殆非人間使
當春泉漲興有一二龐翁少女弄雞雛犬子于
湍薄之下豈必遜桃花源耶自寺上之三里許
爲李靜菴又二里許爲舞劍臺倦不可復涉則
東走爲東甘澗又西折而爲西甘澗巨石縱橫
偃立泉灘灘附之又五六里許至仙師臺而止
焉臺絶無奇而自臺東視中盤近不過十里蟻
之附桔槔上也如登天然庸知其尚在環中耶
因相與品盤山之勝松爲最泉當次之而不相
遭峻則言上方舍利幽則言天城計兩日之程

不下二百也且步九而輿一使非山靈不愛寶余兩足不與易也論者謂天窮于大漠故牧靈鬱秀于此理或其然且非獨于游眺足也乃其陵谷多紆委阨塞虜馬奔不敢試而又高不拒風峻不露骨鋤花蒔果盡足以易農然而李愿以後未聞有隱君子也豈其有之而不吾見歟抑其去長安也近風漸于朝市而是盤中者非所狎歟余慨然有感焉湯次其勝列之山史

游馬鞍潭柘記

夫得于山者不同一木一石牧兒芸叟能揣摩劖畫而得之其得之也以形而其翔舞縈亘之勢可位置者方也而非方也其得之也以意乃若吹噓吐抹變端錯出可乍遇而不可意設者則其鎔造也以天游者樂其常而不習其變雪驢風馬不聞乘凌其平生無空虛浩渺之觀曷足怪也余以七月七日送汝增懋錫季良東歸至盧溝橋而謀焉以所聞馬鞍潭柘甚勝能從我游乎諸子曰諾乃去輿而蹇迷失道里六十

而至馬鞍從棹楔中入皆杉蘿蒔蓊翠濕黯然
殿之前有二古松除廣可十餘丈而松蹲枝覆
之景無漏者坐而四顧差不悔其來又上觀千
佛閣及戒壇而宿于寺之西偏夜半雨滴瀝至
朝而雨甚擁襆被不可耐則洗足戴葉鼓季良
先攩雨簷流瀑中登閣而望焉瀰瀰霂霂大荒
陸沉獨身所居盈尺之地差可意辨若乘桴而
坐窅水也俄而頑陰稍移露山頭如蒜栗乍出
乍沒浮動四垂若六山之失足狂走而相觸也
當雲之至也突如旋風能使有者無無者有高
下濃淡一瞬而百易吾無所據以托吾目而反
疑其有者以爲幻也周郎大笑呼酒曰是景可
醉既乃啣杯而吟流水在屋下白雲宿簷端之
語余亦笑曰是語可酒方促觴而西山半壁白
雲有如車蓋者蓬然而起瀜然而撲人于鼻間
作硫黃氣僧曰是煤嵐也匍匐而歸日中雨化
爲毛三子者別而至良鄉余拉僧之潭柘先于
山之脊觀所謂龐涓洞者洞腹石而尻水高廣

矣然而無奇也獨微明逗漏正射馬陵道中一抹遠青點破平白差爲之解顏自是踰二嶺走碎石道可二十餘里而至潭柘潭柘以一培塿而立焉志所謂老柘美竹者烏有矣而兩殿鴟工絶則金元時故物也寺後故有龍潭問之僧今已甃爲池而其支委尚潤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聲甚怒至寺橋而水益怒循水上之于跳沫盤渦之所坐而飲焉水花濺巨羅中足當漱流是夜復雨水暴下如廳雷計于行李非便則上而謁三空道人道人蒙衲坐石竇中語諦當可聽比受戒而歸日已斜矣而雨意涔涔不可了乃支頤坐堂中觀烟霏之爭林與雲物之出岫雲初出時洩洩然離山而始族前隊甫捲白衣蒼狗旋起而屬之以故卒不得睛又一宿始睛雲之屯于山漫于原者頹墮不流而水村山郭之間春蕪乍洗又以黛色間之余意中殊不惡固忘水潦之及余足也與人以手捧與蹙蹙然并膝而行從者墮鐙下

相望咨嗟之聲不絕余顧笑曰咄而勿復然使暴吾輩赤日中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僅觀此枯潭頽石者將無兩失利耶天幸幻奇以供我以不虛此游也足矣而又奚望焉因勉與蹣跚而歸乃知人患不善游游未有無得者也

再游香山至平坡寺廬師山記

歲在丁亥余兩游香山初游葢後花而繼游直踵舊跡耳歸按李學士記得所謂平坡廬師者甚勝而去香山里僅二十乃于今歲戊子春季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益之陳錫玄張仲立鄭子瞻游香山以了花事而以廬師足之比期而仲立以事辭錫玄復拉入他隊中余與張益之鄭子瞻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益之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行葆髮葢面蹇且不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寖然榔枝不搖巾角微拂子瞻顧謂余是風留花耶抑花留客耶余笑曰嗑互有之半里許爲眞覺寺寺前浮圖高五六丈許而上爲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

收焉余語子瞻此不當勝天壇耶吾于此訂雪盟矣由眞覺寺緣湖堤堤柳嫋娜妥水色油油然而其下則菱芽蒲戟虛着柳絲鴨綠正與鵝黃相貼顧尚不多得花初見花數十樹或百樹則紆騎賞之以簪余帽且滿巳而去城漸遠花漸繁則當馬首者視之巳則左右指而巳小憩于望湖亭俯而窺泉以所佩花盡施之池清颸或來紅翻綠皺悠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杯酒坐花瓣上候于橋左雜水二停因呼子瞻

和花嚼之自亭右沿山膝行又遡一小村而香山碧雲始見見山以上下皆漫漫遥白余曰雲也子瞻營視不應徐而曰其雲耶將無是英英者耶巳而問之山農乃眞杏花也始大叫以爲奇絶相羊至臥佛寺面面皆花而一緋杏據西原上者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輪繆覆若倒掛茱萸網網外復施百步錦障余怡蕩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衣掛壺于此乃舍而至香山宿于來青軒從軒

前望花如春後薄雪鬖鬖滿野而不蔽襳濃草樹之觀詰朝陳錫玄從碧雲來視予予與憑軒指畫諸勝次及新栁余曰人盡云烟栁烟安得栁容其似者正在露葉時若眠若起半空半色之間耳錫玄深賞其言相携而上流憩亭亭西一杏尚未破函蓋昨歲遲我于花後者也余謂錫玄曰是當有神酹以酒祈明年花事焉觴三行欲去至碧雲會已有先據之者乃別錫玄東行經常明菴出杏子口而至平坡寺所謂盧師清涼翠微善應靈光諸寺皆在焉飯于善應寺中東走澗道尋盧師山覩翠微一帶蒼石碧瓦掩映白楊深栢中而新栁杏花希稠點綴斜分倒揷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楊州花市濃抹故佳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從盧師寺秘魔菴循東岡而至清涼寺寺有古佛像其前爲平臺眺望甚偉自此下而南折皆從山邐中行花栁時可觀凡折數盤涉五六菴而至平坡寺寺一閣庋出巔于遠眺猶勝而他固無

奇也將下宿于靈光寺以爲觀止矣俄信步得一杏園可百餘樹屏以翠栢而山臨之余撫掌曰天乎豈憐我花下不醉耶亟命酒余三人巡花良久已且卧地上觀之子瞻誇我得花茵余曰咄子無然揩拾殘景以爲花羞也乃與如春捷上樹子瞻攙其差相與語若谷中已而酒至以飛花墮杯中者飲而花簇簇然下不勝飲飲亦竟醉時夕陽低照正如輕霞旋紺雲紅暈浮浮然繼而寞色漸合則璀燦與繁星相亂人且坐

星槎上矣廿五日又申別杏花而行二十里至功德寺觀甕山甕山壓湖傍頑沙宿莽向所過而勿問者也余強二子登之至天妃閣而山窮長堤叢柳連岡複陸疊疊在望而適有二杏樹當其前子瞻睨花久彈樹曰那得不老余爲之咨嗟蓋是行也嗅花而往踏花而歸倘以循斯須亦可謂無憾爾矣憶吾鄉絶少杏花僅朱氏園有三十樹較此直春蓁耳而余每花期必提紅酒一罌與二三子婆娑醉

舞其下豈謂天壤間自有杏花谷哉雖然吳中如銅坑之梅盤螭之桃聞且絶盛而長安則寥寥也試問之花神若可通有易無則余請爲典花客矣

香山雪游記

余以前歲游眞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周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游焉甫出門目神外淫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襆被來而止飯眞覺寺攄浮圖騁望間露石骨者隨棒

雪綴之飯已循堤行則黃日已逗雲影中遠近諸山黛白錯而東一山受晡日色獨爛如丹霞驚睨者良久比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奕奕道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頭起則千峯一雪凍雲頹倚山頭如醉玉人乃將諸子涉環翠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憩于碧雲之余公墓平臺坐林巒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道歸則昨日之絲者繭環者化爲玦矣因相與錯叙其勝今雪

毰毸欵舞且倦且驕舊雪晶明浩漾積矣而若不有試從卑望高如鉢和國人仰面不見山若登高臨遠則又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沙礫皆淨土也其封谷完其揣樹密其印沙如鳥篆其附城郭若魚麗其幕紅寺襯落葉俄淺絳俄又淡黃種種作態可喜至于寒雁空橫素鳧旅坐暗泉界響老松低枝枯蘆有聲村火斜出于是間更有深致吾曹載高簷帽披貂幨幨奔車鞭蹇爭相指盻以爲山林入吾畫圖而亦知吾曹乃山林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佳固安得不消之雪而弄之余曰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筆技劍者等于朝雪而況雪乎子欲得雪而不消者則爲玉爲鹽爲絮爲練種有幾似矣而實非此歐公所蕳棄也且子寧粉增乎寧雪減乎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顧吾輩雅善消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觀傲之余曰母人各有適子以徽之舟東郭履鄭棨驢爲至矣乎則風不出雨不出之叟亦能

咲人顧謂伯固子茀圖之余姑爲之記時萬曆庚寅陽月六日也

東門觀桃花記

葢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廼余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游游必徧今年二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則酒酣與

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既又移至吳氏庄庄宅與池相遶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一緋色攲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于內桃花亦醉面舌舌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之顧日尚未晡廼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墻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舍

酒滿舌噀之曰爲汝浣衣席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繢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即之若有煖暈焉蓋頌桃德者夭夭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于春殆巽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即刻畫綵繢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眞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餖飣貴而粱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此筆志其語

紀夢游

六月十九日獨眠舟中夢與徐長孺登高樓樓瞰空似無所承吾足者滿望皆白烟穿戶撲面神喜淫溢已而忽忽不自持模暗壁中得梯下

之循微明出則得小石道道上流泉決奔亂突石笋左右峽萬仞削立夾道種芭蕉梧桐的綠照水余始戴襪行已而遇雨則採蕉葉覆頭行已廼見平石塲桃花當塲開落幾無空白中最長者數株余兩人各緣枝上樹樹巔廼斜倚石崖攀崖遂至山頂矣初亦渺忽烟際有頃而烟滅浪生大澤廣灘宛如游石公山所見者余問徐生此何地生曰嘻此即爾所慕而不獲游之三泖也正咄嗟間而覺小覺復卧又夢詫前夢于黃面道士道士命予作長篇比明第記其起句云籍白雲之英英慆慆兮而心殆荒二語而中間有及白鷗字面者道士輙點窠之曰子誤矣適掠波上者所謂白燕似鷗者也其餘則都忘之矣因復憶乙酉歲予讀書楞枷山歸後之兩月而夢與陳仲醇蓮舟和尚重歷舊游山周遭若甕而中抱荷花一區紛香滿衣星月欹墮此二夢者皆清絕可紀當其夢時亦洒然眞若仙去葢嘗以此思之予向往名山水不少矣而

獨夢所目擊耳習之二山于人家見白燕纔兩日耳而夢旋及之世以夢爲因信矣將耳目者以其根冥合于魂魄而爲是耶抑耳目所到即爲魂魄晝不能不守其耳輪目睫之分而夜則潛出以游衍耶既以爲因矣而所夢又與聞見異何說也且以余所知楞伽洲水之奇殊不能副夢即使吾晝游而如夢夢亦未必吾心神愉快超忽至此則又安見夢假而覺眞耶又安知夢之樂不甚于覺耶即是推之耳目之外蓋多變矣死者悔其始之生方內所寶而方外所爲咲亦何必不爾此尤其荒唐者也若夢奚憑哉迺隔一陰而尋舊緒若繭絲又關尹子曰精之所結有兩人同夢于夜者二生與吾好尚畧同吾不能必二生之同吾夢而吾能爲二生又能代爲二生之言此尤幻之幻者也吾愚不足以辨之二生顚有道者各書一通問之

夢游玄洲記

丁亥戊月下旬余苦左鼻痛甚無聊案頭置王

子年拾遺記時讀二
夢抵江濱吼沫若銀
浮而來余跨之游鱣
數數自循其衣有薛
石瀨而登焉走櫻桃
堂堂可四五楹縹碧
者俄而流聲冉冉細
泊之北扉瞥開則檻
一座大比于吾鄉天

兩行以娛日已而假寐忽
屋四顧潦慄間有大石二
鮪跳梁倒掣余足恍惚中
主簿魚服之懼許久憑一
花徑漸穿松篁許久得兩
空翠顛世所謂琉璃鎖窓
若琴羽自空而近飄風橫
以外皆顛波也忽有寶山
平岩嶂者沿洞左右旋轉

若輪石色紫翠相雜零星若繁宿惟賴玉乳爲
骨互相支撐乳大者如柱小者如指白衣人緣
而上下若飛猱然已旋而東一童子短衣剝棗
而食一鳥鳥顙鶱而高冠再轉而爲瀑布金字
百千隨飛練而下皆寸許榜其上曰玄洲焉有
頃而諸石皆動顑響一擊搏爲青霧濛濛然予
方喟嘆而余背後如有老人咳聲返而顧之則
毛褐丈人也余揖而問之曰丈人見玄洲乎今
安在丈人咲曰玄洲也那得在曰適之毬而顑

鵞者何鳥也曰子以爲鵞則鵞耳然是芝田鶴毋也聲之若沉若起乍遠乍近者何也曰是鳥歌也白衣人緣而上下者雲中之人耶曰非也水之游氣也是所謂滈滈者也爲梁而跨余者何物也曰洲趾也石何故浮曰嘻石故浮物也莊先生不曰罍空之在大澤乎余復曰雨字者何也丈人俛而不答既而曰爾何規規也夫物之流也若逝而將頓而停之乎闔營目而視之予視之則崇巘百疊壓檻而立向所覩爭湍滂流皆化爲堁壤矣上漏天井月灣西流星耀五色芒如吐錦綬余矍然驚再曰呀呀而覺覺而按十洲記玄洲乃在北海中仙伯眞公所治上多太玄仙官金芝玉草彷彿如夢境而不盡然抑夢恠矣說夢者尤有恠焉初直謂予慰暋久情瀾橫生墮此顛倒趣耳既而以夢中人叅夢中理橫竪不立轉覺顛倒亦隹邢子才云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此倘是也耶

游京口諸山記

長江爲南北界北來人習見沙莽涉瓜步之涘則耳目驟加闢而徐沛諸山鬱紆不盡之秀怒而起列而扼江猶甲觀之有門戶也余每過必游于諸勝殆徧然潦畧有餘興壬辰臘月余從二母寓于瓜京口張喜二生爲地主邀余及唐子叔達吳子元任爲三山游且以舟來舟遇風作十字行沿洄金山間斜取焦山踰二時始近左顧象山纍然膚立也而焦山林石蒙絡如碧雲之駁鮮心樂之步從楊柳坡中入人勝門飯方丈已而東謁焦隱士祠隱士者東漢人名光又云名先避世此山山所爲從焦也自祠折西北爲壯觀亭稍上爲觀音閣閉臘梅一株輕風翩反若傳隱士神者又北走篠簜中撥亂藤而出得嘉處亭其絕頂爲吸江亭亭廢矣然可眺目盡于金山之東圖山之西隔岸戎戎接青瓜州樓與楊州塔正對峙而山下遠近諸汀皆表裏江居民漁採火種其中遥望若衆影布空亂帆走市余輩班石坐少選各盡數白乃下然竊

惟向所望見而樂者宜不止此因更問僧覓瘞
鶴銘蓋銘見而樹石之美始盡近銘左右皆巨
石林立其上之髐然橫出者爲釣魚臺自下上
植若方表而中剖者爲霹靂石石支石乂牙角
距不可勝計而銘在焉銘一縱一橫共計不過
二十字字體遒古不甚顯右軍然亦非唐以後
所能辨昔人珍重此銘多以波吞浪蝕不盡見
爲恨而非然者亦安得留此吞蝕之餘以供余
輩摩玩也銘之北有兩小嶼如鯨尾而飲江余
與叔達涉石蹟渡之窘于水乃已與諸客轉山
後碧桃灣入山門宿于僧寮是夜頗因酒食睡
未足急擘病眼觀日出則野氣冥濛淡拖江上
俄赤日一縷電閃銀海中山頭如鐘乳而山帶
猶浮浮白也余語叔達曰此絶似米元章山水
然米老僅能含墨瀋作風雨容難塗抹此露曉
也叔達頷余言念且與焦山別再尋三詔洞觀
瘞鶴銘而歸歸渡象山足步四五里至呂氏別
墅堂以前顛樸野而中有曲室甚麗室後皆連

岡複陸長松萬餘章環之間以修竹石楠翳密矣乃復楚楚主人就亭其間取聲于竹礲石棊借蔭于松斵石几而江光山色穿竹樾中入若水底菱荇紛披媚人葢其致類金陵之木末亭而深遠過之諸客稱善而張生又詫予繞屋有良田六百畝泉深草肥歲倍收余咲曰使巢由見此恐不免買山而隱因相與問其主人姓名嗟賞留連而去訪鶴林寺寺故名刹爲唐宋諸名賢所吟坐廢久粗復耳寺前山爲黃鶴右摩笄映帶松竹修蹇可悅而寺中唐宋遺跡蘇公竹院及周公蓮池皆頹落不成觀獨米元章闖守寺門爲寺伽藍歲享貧沙彌一杯土耳此老顛風景差殺矣飯已將游招隱客有誇九華之勝者乃決策取道九華出寺可二里許至峴山麓望東諸山頭滾滾如浪兩谷中萬松沉陰屑雲亞風有聲洪洪然臨視而慄若萬丈濤之及余足也自峴山至九華爲嶺二自九華至招隱嶺者三拾級而陟所眺江山城郭之勝或半面

或得面面攢峰嶷嶷與水相襲若鷺啄若鳧浴或泅而來或揭而渡皆有致而鎮江城纔可一方萬有之間浮氣歷陸似蠕蝡動者睨立久之遞而下爲招隱寺寺在深谷中有泉三眞珠鹿跑涸矣存者虎跑耳好事者就泉穿曲池傍有嘉樹如蓋記吾六年前曾流觴醉飲于此彼時盤跚上數磴望見江一隅驚謂大觀不知其猶井而窺天也使不登九華者幾失招隱矣自招隱歸走松竹徑循城西轉可十五里爲甘露寺

寺前長岡接北固廊可二百餘步振衣而行若騎龍脊烟霄氣來湊人時長江弄暮日滉滉無定彩須臾去江歸山晾網無色城頭人物稯稯然嘔啞中漸出犬聲野牧牛羊背負獵火下而寺僧亦篝燈待余矣明日走三官祠後觀走馬澗澗陡削清霜被之元任足縮不前余獨與叔達捫藤葛下下則皆石壁嵯嶪作睥睨形額奢而足歛如欲壓人如是者可周圍百餘步所謂秋月潭鐵柱峰觀音洞皆在焉憶余游北固甚

數乙酉歲循山後走始得奇乃濡墨醮酒識月日今不過數年遍洗蘚苔不復辨而余意亦忽忽如隔世事矣欲再坐狠石不果別張喜二生從蒜山渡舟焉望金山坐空波中如幻樓臺俄而至陟其顛爲留雲亭亭前登眺于諸山爲最葢焦山從邊表中且大江爲沙影界破而九華據莽蒼之上視下猶隔一塵惟是山纖穠畢收空有俱得登北固如觀鏡中然何如身坐鏡中也是日風花滿天白雲倚岫若輕綃之覆髻白

鳥樸樸與檣樹頡頏余三人卧石上小飲至醉東折而下尋妙空岩岩虛爲繡頭陀居纔于屋角露黃石崖絕無奇即撤去之而山之奇意不在石也回舟更艤郭璞墓墓又名石排山皆硿砑硿礲色深黝顛太湖靈壁乃知金山不乏石石乃在此人以一足指點石稜過至其涯而休焉視故水痕殆減丈許鸕鷀祭魚蛟黿吐沫尚有遺者意游是山者歲不能得余輩數人而使非是時水涸石出余輩亦能如山何也共相幸

樂然尤有憾金山無骨焦山有足九華不毛北固磨頂者余曰然則以焦之毛骨九華之頂而頓之金之上可乎皆咲曰可矣

游湯泉記

癸巳秋余有內戚不自聊九月四日從母舅朱向之友人唐叔達周季良張伯新再游盤山手舊游記摩娑泉石間如夢見六年前所棲薄而比時秋林殷紅溪水放溜又似別闢一境者已詳叔達記中初八日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山巀嶪正鎖鐸道道旁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虜功也又二十里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羨四溢戚將軍繼光始甃石爲池池正壓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即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于下大小蠶蠶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支委于墻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把又溝其北

厄唇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爲簷除壁爲小方塘
以上受雨而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
龍張舌噴泉甚怒迤行入浴池池之陰有竇焉
蓄寒水浴者時其温凉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
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色正凝碧余愕問
主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趾顆焦釜覆
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益數武之内而
水火共鬲亦一奇也乃循行壁間讀武宗宫
人王氏詩末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爲人間洗
冷腸之語爲之欷歔溯洑時同游者先浴余乃
與叔達登山岡藉黃花而飲顧見塞外諸山曾
複如青蓮瓣長城爲帶金湯屹然相與嘆山河
兩戒之不偶迨日暾半山池上濃蔭漸結下而
就浴則弦月已印池中矣因相與執杯就池而
飲時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而流涕
爲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
無論戍堞樓櫓即小墏館皆有意要于不可
易常因材于山因力于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

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于斧薪畚插之間葢彼時雖外嚴斥堠内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鼛鼓寓軍與可以游觀寓蒐閱今一切絞急迫促文武吏局足自守此隹泉惟石僅以供吾輩幽閒好事之賞而聞且有以爲禁者嗟乎欵堅而罔窓者數十年于茲矣葢昔之敝實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叔達與余相顧太息同游者曰月斜矣于姑飲痛飲一宿而去

卷終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校

記

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溝境二水滙焉溝境自北而南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墊塞西水不東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寖不如前

華亭鄉進士王君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髦士校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歎曰非其文之罪也具呈邑侯韓公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流而公償其徙居之費諏某日以畚揷來幾日而輟工屬某記歲月余不敏於形家言瞢如也獨念昔者青烏說未興先王設膠庠之制以敷教流化苟橫經有地足以詩書弦誦其中足矣奚以若泮若雍環繞如璧爲哉彼有取爾也學校蓄才正如井之蓄泉井不泉而泥則亦已矣井實有泉而莫繘之或幕之井渫不食則行道之人惻焉天下事類相感氣相合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于人才耶獨怪以王君之材品豈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沾沾科目爲卽言而驗見謂所收者末而愚謂科目之與書升聘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趨尚而靈氣儲與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用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則業徙

而日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參焉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惡雜其君子務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囂而善訟者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不能以枯稿無用之學術鎮囂疏穢明矣倘有術于此使其君子早爲天下用不至稿首黃馘私其衡泌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見其利而趨之機心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亦夫慈惠之長忠信之師所樂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志歲月于石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後頌兩君子之功焉

太倉州知州丁侯去思碑記 代父

豫章丁侯初知福清縣有廉惠聲行被徵書矣會吾州有當事者知其賢於是復陞太倉州知州其治太倉也久於福清政績亦逾之先後七年當選者數矣會歲賦不及額坐奪俸竟不及推簡以父憂去士民競相與懷筐篚挾壺漿追餞之於數百里外趦趄而不得獻則疏其治績

請于當道乞勒碑道左以著不忘當道報可乃
共謁余請爲文紀之余生六十九年矣未見有
四年縣令又七年州太守而不得遷以去者又
未見不得遷以去衣冠凶麤僕隸無色而民思
之如此其亟者余實深知侯更遍問諸父老以
盡異同之論父老曰公未察其形試觀其影自
侯來七年之中曾有大旱太潦爲民害不縣官
無歲不有重徵劇稅民間曾見有重徵劇稅不
抱寃抑願陳者躑躅階下不鋪戶畏與官市不

訟者至破家不即無論訟者猾胥游宦有因緣
起家者不穀價何以日賤田價何以日貴户口
市肆何以比比日滋殖也余曰然然則何道而
致是父老曰請爲公實之侯美政非一而蔽于
一慈每歲旱潦稍見徵即蔬布徒跣行烈日塗
泥中計日步十五里所祈請雨暘輒應歲以不
害矣催科之令自大司農下諸臺迫于羽書每
至侯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
我且以官爭侯忍官民不能忍侯故逋賦太倉

報完獨先其定役也下里孤嫠至攀案與侯爭
侯一一聽之竭所欲言而止鋪戶有所指取輒
與平市無抑直業不能禁人訟則寧緩無急以
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黠之爪牙與游
窐之煩舌其權兩輕而訟不得不簡非必案無
留牘留者直敝紙耳蓋侯不能家賜人給與民
富而能使民安安則富從生焉余竊惟東漢吏
治刻精號稱極盛而章帝盡指矯餘外貌者爲
俗吏獨津津賞一不煩之劉方嗚呼世亦知不

煩者之難能乎哉大抵官嚴則吏重官忌則吏
刻官尚術則吏滋多方而此數者兼健好名之
士多馳騖焉故矯廉者不必循循者必廉而自
旌異今才器博達操持介潔如吾侯而務悶悶
然含蓄其神明抑抑持其威稜以其身下爲乳爲
保爲閭師三老以修衆庶之和殆所謂不煩者
難歟蓋侯同時有樊崑山焉樊侯廉而靜侯廉
而醇先後爲政皆七年不調而歸民喜其惠我
而傷其不得志所爲鼓舞而謳思之亦復相等

噫兩侯不欲速其功溫養孳字以遺思于吾民斯其爲得志也大矣敬述諸父老之言以勸來者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代父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宫以道行文章鳴天下嘉靖辛丑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陽卒以勤事死提學某公同巡撫某公操江某公巡按某公僉議先生于德于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于鄉頊之先生之子太常君某始謁不佞某爲記某薄劣不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躬蓋世之才負王佐之望乃其没也弗獲勒于宗彝祭于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議捧土揭木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未止此也世人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局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

嘗以不仕悅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悅耳奚不仕之足悅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其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下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畀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逡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邪難邪壬癸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燐于野而檻車復相屬于道當其時舍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

知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爐不扇一裘一葛之夫安所取資于世而險難其身以博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其成功則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畧匈奴猶蒙死疾鬬不衰止而從容稽顙于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于衛霍也而不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歸勢有挺緩即兵將亦有不練而自精朝論亦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

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圍圍未揚廟湾孽虜安能保困獸之不鬬使先生而爲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毆刀于市矣故曰時也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垢雅類王文成文成乘義士之銳平乌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沒身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矣先生縱自信能信于天乎夫德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遡先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被髮纓冠以懸國家之難迄于啓手及足而無改于山中之面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槧可以飽妻子何必爲公卿何必苦身已膏粟華腴可以

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辭潔而就溷避夷而席險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甯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與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沉于仕隱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之子孫皆斤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吳孝子祠堂記

吳孝子者諱璋宮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饒孝子棄家求母者二十年暨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爲刲股活之將至邸三日而卒孝子負骨歸葬是生宮保公吳氏以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申吳之子孫始謀特爲祠祀孝子屬余爲記余詳次其事而知孝之德果通于天也今夫人介然情欲之感其甚至于齊夢覺一死生然不得

其願而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囓指而動剖肝而活覔鯉鯉至祝堇堇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萑葦障之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于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爲力難而孝子辛苦丐乞仰鼻息于尊王貴璫之手似易而猶難而其卒皆至于得母顧壽昌之母優游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毋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申其一日之養天之祚孝子甚怪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蓋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毋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足哉天子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也彼其饑寒暴露足繭口吃夢唫囈而覺呻呼徙倚側息於宮墻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

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毋無惑矣今天下太平之日久聖明在宥鰥寡孤獨得所父母子女無生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輕去其親而不反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於迫窮而隱於豐泰歟今吳之子孫方襲榮累富不自詡其門世閥閱而能追惟原本於艱難困扼之時思深哉豈但闡揚先德而已乎吳之不替也於此觀之矣

栢榮堂記

周太夫人二十餘而寡又幾年其子瀘水鄒先生始成進士官行人不佞衡爲先生順天所取士每侍先生飯先生爲言母夫人之劬勞未嘗不涕沾顧也因乞家君顏其堂曰栢榮而屬衡爲記記未果成別先生而東歲在壬辰先生且以侍御史言國家大事得罷歸與太孺人草衣木食昫濡斯堂者又十有五年矣嗟嗟婦從夫臣從君其不能自爲榮瘁者勢也天下之安常狎順不困于荼蓼而榮瘁者勢也天下之安常者亦不少矣有

如視患難之來如水山之相戲而不遷其止如水澤之相畜而不改其說心無夷險又何險之不濟故易之蹇自蹇而來碩易之節自苦而造甘非獨天道蓋亦有人事焉遡太夫人之爲婦無幾耳訓育諸孤以迨成立今且豸繡不暖席禴翟未被體而侍御饑驢短褐復纍纍然歸矣此其于人情何如哉然而爲侍御易爲太夫人難太夫人之號天搶地矣殉所天則衛姬刑耳之操也恩斯勤斯則柳氏丸熊之志也師友授

粲則媪湛剪髮之勤也繹世德薦官箴則孟母反鮓之風也計夫人三十年中操杼執經以授諸孤朝不朝夕不夕絡緯相弔流螢黯然即湘江之纍臣長沙之遷客侶山鬼而賓鵬鳥者其傷心飲血之痛可同年而語哉太夫人不難以一言一官遂可以盡子之職乎且也今之遷客亦大異昔矣在昔投荒夷裔動觸兵穽或飼蛇蠱歲時聘聘曾不得比于夏畦之鬼今所言即

不售以幅巾歸里出則設扶風之帳入則奉常
侍之輿前無徽纆之虞而後且有來章之慶一
去又何足以辱士夫士非遷謗之爲患直患其
父若毋酣戀世味非大官不飽非象服不榮此
中不無介介耳有如太夫人齒氷踐雪多歷年
所與侍御先生相提勗以全始終視堇荼若飴其
何有于菽水爲之子者于出處得失之際又安
往而不灑然乎哉栢之比節也以其冬榮也士
冬榮爲蹇之上九女冬榮爲節之九五詩詠栢
舟官繫栢臺歷四時于九霄凜凜如有霜氣登
斯堂也有不頑廉而懦立者非夫矣

放生亭記

強弱之相兼也勢也上古之民穴居巢處與鳥
獸錯當其時倮蟲弱而角距強故先王網罟之
教興而猶懼其淫于野也時蒐禰以限之品三
田以正之又禁鯤鮞長麑麌翼鷇夘舍蚳蝝以
仁之葢選徒囂囂也而大庖不盈逮乎後世澤
虞不能其官川藪之魚鳥盡矣而取者猶未厭

使先王見之必且矍然怵然鑱饕餮之鼎嚴彝酒之誅如恐不及況忍沃畚而助之膏乎其人之愈貴物之愈賤也必起于平世平世生齒繁宴勞侈其用物倍弘法宜受之以損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故救奢莫若儉儉莫若本其所自生生生之相續也生殺之互相禪也所以救茹毛飲血之窮也言固有似大而非實者昔梁武問放生于李諧諧曰本國不取亦不放夫以論于狉狉獉獉之世可耳業已無所不取而使別無取而不取者暫緩觳觫之生以微寄其髮膚爪甲之餘愛即天地之心息也久矣余雅不談口禪而性惡殺自蓮公唱揚不殺戒於吳越間往往有能奉持者而吾婁獨若罔聞揚汝戢氏傷焉乃於城之西河鱗介鍾聚葦蕭相接之處建放生亭而屬予記之予欣然爲之援筆蓋未暇以西方淨業相勸勉而第使吾東海蒲蛤之民稍修觴酒豆肉故事以無失鄉社之遺又進之而超然味道以漸得雋于蔬水將庶幾殺氣

不相感而天札瘥癘迎而消乎吾亦爲吾民樂之矣

君子亭記

昔周盛時雖名爲橐弓韜矢然天子諸侯猶不廢射而迨其衰也至黜射于技至不得士齒於是其君子益治其虛縟以相規匿而小人激昂彎勃之氣賤而無所用聖人憂虛縟之變必且日偷日巧化爲游談縱橫而是彎勃而無所用者有人焉振而收之則勢可以劫天下而莫禦

故其心欲使天下漸知兵而又念春秋之天下已爭矣不可復導之以爭故其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他日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且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撤君子之所息以就小人使小人皆可以爲君子蓋明于力之外觀德而陰于德之中養力使力用而德不傷人知聖人借射以引人于禮樂而亦知其借禮樂以引人于射歟惜當時無有能用孔子者故口舌士橫騖而刀劍利倡優拙之秦得以收全力

于七國蓋我國家之治其綢繆詳密雅類周而其弊也亦如之恬熙二百餘年不復講兵革比者海波乍揚民遂囂然愁沸不遑寧居當事者欲且以虛辭鎮壓於徐待其自定而終無所恃以壯怯夫之膽而悍驕士者之心于是訛言煩興盜賊多有一旦有事即此君子小人之不和其道亦足以敗吾友駕部王冏伯適以艱家居見而憂之闢門前隙地爲射圃爲亭于圃之陽曰君子亭集股肱拳勇之士隸射習兵其中每

旦於八十步外懸銀錢爲的方廣五寸射中者攫以去不踰月而中者數倍前此其法蓋昉宋种世衡世衡守延洲視軍政如家政提衡其軍租徭役以權其賞罰故鼓舞神速其效立至于富強而冏伯第欲毀家紓難以一洩其當車之怒戛戛然投醪飲河分囊饗糒士未鼓而腹已稿然故識者壯其志賈其勇而不識者且引以爲笑蓋文勝之極以偷薄苟且爲故然而驟欲挽之其難如此以一冏伯分天下之難而天下

不憂冏伯之難吾未知其憂之所終也

李赤肚小像贊

戊戌冬仲赤肚李師來自茅山師本黟人也中歲病幾死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有九矣而貌若四十許人能多食又能不食眉宇尺宅常有氣出如雲烟雖疾風盛寒中汗津津不止也雅善飲飲數斗不醉浩歌大噱不絕于口大都以歡喜作緣以游戲說法望而知爲異人而其徒我虛子者來從師游守戒律顧嚴甚而狀毅然而氣寂然師弟誾誾侃侃于一堂之上如披春風坐皎月也乃如大匠運斤弟子執墨亦規亦矩可方可圓余即不能窺其淺深要如柱下之誨南榮魯男之學柳惠如是者乃眞師友矣適一日出二像示余屬題其後余按圖貌之纔得彷彿昔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此變幻不常畫者或適見其老時耳其以爲同乎異乎怪乎常乎是在觀者

楊封公贊

偉哉楊公之守含山也庶幾乎張子高之才諝王子贛之勇節然彼二公者皆以掾史至京兆馮翊而公獨以一尉詘飲不盡樽以貽後人是固宜其儀駟馬而高閭植三槐而在庭於皇宮諭赫濯厥聲苞彩來儀炳然大庭曰稟嚴訓夙夜將事委吏吏稱攝相相治無崇無痺道是庶幾勿二乃心以媚天子有賁者綸有晬者容乘此贊詞敢告瞽宗以俟夫大海之潤蒸雲沛霖而吾且考信于是酬河瀆之功嗚呼隆哉

讓德王公贊 代父

讓德公者水部君某之父也攷公傳誌公百行純備不當獨以讓稱以讓稱者里人之所爲名公也公生平事前後毋篤孝類王休徵貢于鄉念其次尉生毋老而讓之先類周子居淹通象緯決災咎奇中類管公明剷名晦彩與里社相浮沉類陳太丘而卒困一第以老談者疑爲無天抑觀公三十二年之夢乎德漸進歲亦以漸增增者四而後踰七齡匪是則公固當以夭死

天下之德厚享薄人見謂不足而不知默贏于
定命者固多也夷攻新城之王自公弟參議公
始顯參議公之子孫功名事業甲天下而公爲
老書生菀枯似有間矣乃民部君卒晚起而大
其家如太白之配斗此豈可謂無天道哉王氏
之興也以大槐蓋至是而槐影圓矣封植而培
溉之則有待于後之君子謹拜手爲之贊贊曰
俁俁先生學海浩淵旁羅訓籍上察軌纏屠龍
弗試雕蟲奚若委蛇以仕仕亦前却尺寸讓步
我不任恩緩憑濟人寧論壺飧爲德于陽純被
閭里尸祝俎豆比于畏壘爲德于陰誰其知之
耳不能聞鬼神鑒茲司命與齡司祿予貴晚亢
厥家世德作配爰表東海一幹兩柯大槐陰陰
冠纓婆娑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海岱殷君墓表 代父

余年十二隸諸生提學御史爲午山馮公左撫余右睨一童子而訓之則君也君時髮髻未覆額云君才名籍甚久不售于有司逾四十乃

舉于鄉余以禮部侍郎歸君始成進士迨余召
起與聞國政而君始以夷陵州守晉職方員外
即則年已近耆矣逾年爲正郎適火落赤發難
蹂躪蘭洮間虜王扯力克引大兵而西或云與
火酋搆時中外厭款市久見小小蠢動即欲盡
罷款議一大創之輦轂之下士大夫橫鞭相揖
氣盛容猛有封狼居胥意而廟筭謂此二虜者
急之則合緩之則解第當分別順逆譴羈絡而
已喜事者逢蝕起梗其議而君所見獨與廟筭同
其赴部也辰入午出與儕輩賦詩飲酒如平時
羽書縱橫間從酒人席上泚筆應之甚暇且敷
與君異議者固已心嫉君矣其又明年二虜果
次第解如君言會復有虜酋哈不愼合索台吉
獵于黃鶯口邊報甚遽時石尚書新視事請乘
城牧保通州粟而君持其疏不肯上且貽書薊
州總督言虜必不爲寇無自張皇搖人心已而
虜果不爲寇石公以是益慚于君風其給事劾
君調南京刑部甫至南京中南考功法罷歸蓋

君在事虜數十萬帖耳就約無亡矢遺鏃之費
功賞未及叙而一旦掛吏議遂至此大抵君病
才太高語太盡其爲郎時有大議未定諸寮屬
舍毫相視莫敢先發君一揮而成即從同舍郎
鏗鏘誦之同舍郎以爲侮已勿善也性又以廉
自喜居熱官不榜門謝餽餽槅載至門亦槅載
還耳間爲受薏苡酒數壺與里中故人共之醉
則皷髯而咲曰抽哉殷生吾不能如某公者醬
于家贏千官又不能如某公約口而奢其腹嗚
呼人之喜廉誰不如君皎皎者易汙謗之所自
來也歟蓋君之被謫也流言中搆頗詆君爲不
廉君罷三年余再入都尚有迎而見規者曰文
人無行如殷某之得以掩公者文也公慎無好
文嗚呼君今死矣敝廬一區瘠田二百畝至妻
子不能塟而老友醵錢塟之十年鄉進士六年
夷陵州三年職方郎又九年鄉先生而僅僅如
是無行者固如是乎文人所患類華言不必中
窾窽氣不必傳情今君所條對擘畫具在一何

其鑿鑿當肯綮灼灼如數一二也誌又記其治
夷陵時十年滯獄片語決之以富民主廩廣猾
胥不得上下他如闢夷陵峽陘之道省瞿塘挽
舟之卒弛蜀鹽步擔之禁皆爲地方百年利非
徒塗飾聲華與旦夕遷去者以君之才第憂其
晚遇老不竟用耳今子不待老遽廢矣豈非天哉
君歸于里中同黨爲酒令選勝徵詩殆無虛日
常曰二三子無以老夫而棄我吾吟不後人醉不
先人每飲必鷄鳴始罷中席諸少年畢逋已稍
稍倦少年奮與爭長而君且病病無何死矣悲
夫悲夫君詩文鏡刻鍛鍊不碍其達震蕩發皇
不傷其雅中歲從弇州公游文章滿天下不具
論論其處官大節如此不知君者其又以我爲
好文也

馮廷尉父子忠孝墓表　代父

嗚呼是馮氏父子忠孝墓廷尉公諱恩子京兆
公行可今歲癸卯松之人士有議建父子忠孝
祠者以公父子爲首次楊光祿允繩父子有司

以京兆公尚在遲之無何而京兆公卒有司遂
亟下檄如議而京兆之子孝廉大受君隨舉厥
考遺命卜葬于廷尉公之昭題曰父子忠孝墓
云按公父子生平大抵什九在鄉什一在官文
章治行不啻過之顧獨以忠孝稱者志其大也
廷尉初以行人選南御史時御史大夫汪鋐怙
寵而橫公數引義與爭繼又上疏極論士風國
體言皇后不當親蠶于郊語切甚業席藁待大
譴矣得旨報聞遂益發舒言事會彗星見乃極
論汪鋐爲腹心并及兩相臣且悉品諸大臣
某賢某不肖當閣當去狀　上怒甚逮至京詔
獄論斬是冬詣闕下與鋐面相詬責鋐不勝
憤署議必欲殺之名已在死籍中矣而是時京
兆公甫十三隨大母吳太淑人母金太淑人來
京徒跣長安街攀貴人輿而號之無與爲關說
者則擊登聞鼓訟父冤不省則上書請代父死
復不省冬事益迫爲刲臂瀝血申前請益痛
天子聞而憐之會法司更審遂得減死戍雷陽

則滯邸獄已三冬矣雷陽又數年赦歸公始得以萬死一生之身承母夫人讙咨咨若兒孺子次第置田產以贍三族及故交患難交與夫鄉先達子孫之貧者時京兆以孝廉家居益佐公行義不少怠會隆慶改元驟擢諸言事者馮公以老進大理寺左丞致仕再以廟贈加奉政大夫又幾年始卒而京兆時已謁選署光祿矣先得請歸竟獲視公飯含人以爲忠孝之報焉服除改應天府通判威化廉清治行稱卓異當事者以美遷餌公公不爲動遷廬州府同知竟歸歸而兩臺之薦剡與郡縣之潔贄以請者踵相接也欵關而不得見則爭以名相高丙戌甘侍御特疏上公純行奉旨進階奉訓大夫敕有司優公以古憲老之禮蓋以身矜式後進爲陳太丘管幼安者又十五年而始從廷尉公于九原嗚呼兩公於君臣父子之際何其盛也夫以身殉君親易耳爲吾君吾親而至于碧萇泓之血泥曹娥之屍事固有不忍言者而猶曰含笑地

下乎乃若網踈黌緩詭故萌生赴鼎不熱嘗藥未苦而圖生博忠孝之名又忠孝之大詬也當世廟時雷霆震驚桁揚接楫者相望使廷尉公自分不必死一旦斧鑕當前必且聲嘶膽落不能出一語而使京兆分父必死則亦先歸掃故墳耳喋喋何爲者夫忠臣孝子之心其不見生死一也惟夫之死而得不死而君親之名與實與身俱全故曰盛也自古以忠孝並祀者有矣類多燐青骨泠干荒原墟社之間山鬼之與隣而巫史之爲主如公父子皓首同所歸宴娛樂豫而享孝孫之將不已鮮乎姑無論其遠者卽光祿公父子何如焉吾于是而有感于嘉靖之初也其稍後則求死而得死矣而又其後則難言之金與鍮眞僞雜試之火而後知兩公之稱爲忠孝也夫吾所試之矣先是廷尉公王父曰孝齋公侍母疾以勞瘁死私謚曰苦孝先生祖曰贈嘉議大夫時齋公訓子必以忠廉哭弟嘔血卒葢馮氏之世濟其德如此是宜其有兩公

兩公生平已詳誌狀中其廷尉論權奸疏與京
兆救父疏世多有其書不具載銘曰杜陵之望
代有顯融太上立德次乃言功悛悛乃祖貞而
弗燿粤公父子乃大克紹權宰嶽嶽誰折角牙
御史抗言職在觸邪廷辱大臣願以死謝幸而
不死天子所假皇天無私哀我子情子也負鐻
代父以身裂肝嚙膚帝閽可叫虎豹蒙葺桑爾
一笑荷殳從戎于彼雷陽弛役而歸及母未央
乃庀家藏惠我族里父導其源子濬其委乃高
我門乃纘我室父也于穫子揚其粒京兆之政
蕩如春雲京兆之歸凜如懷氷曰惟父訓矢節
無二報天子恩生死不媿有賁綸章有孚于旌
表厥里宅兆師人倫並祀之議及骨未朽不待
葢棺論定已久生也同德死也同墟左立而拱
儼如庭趨維忠維孝有演世澤百爾子臣過此
必式

明中憲大夫廣南府知府劉公墓表

嘗讀古人所稱廉政善者如水不善者如石而

心知今之廉譽與咎半而譽多不勝咎或曰此如刻木爲吏雖不自喜膏奈不能爲膏何而甚則曰是斷斷者爲矯耳豁刻自處而善翹人不可近也於是廉爲世詬士一通仕籍稍稍衣餘裘馬通璜環之問而藉口于無近名嗟乎彼好名者惡能廉眞廉之用於羅山劉先生可覩焉公少慕非力不食之誼以苦節自甘當佔俾時常布袍草蕝教授里中暨後宦學三十年官至二千石致政歸布袍草蕝自若也庚子登鄉薦適諸邊大括民間馬馬一日贏價伍人奔走焉令鄧君念公貧窘以謂公公謝曰我故無馬遂止媚人有被誣者乞居間公曰若誠直耶人當直汝若本直而曲爲地并喪厥直矣令聞之誣者得白一日之館塾有惡少惡少醉侮公公遜謝得解其明日里人嘵責惡少惡少不自容亟遁去益先生爲經生其素行廉重逆攝人已如此試春官數不售謁選得倅黃州黃人獷逋稅多公煦煦撫諭之衆擔輸爭先至廢蓍鞭矣他郡有逋

者以委公亦立報完黃民相顧而笑曰初謂倅
拙于催科今催科者反覆拙耶歲乙丑
景王輟車回中消挾僕隸爲橫兩臺不能制諸
大吏重足立公獨泰然中消素聞公廉手循其
敝袍歎曰君不能自飽何能飽余戒僕隸亟去
之邑以無擾中丞徐公顧謂其屬曰吾媿劉君
吾向者寇防而獸圍之以爲非人也吾過矣擢
同知府事庀舟材蘆洲上賊露刃來劫詢知是
公叩頭謝仍衛至境外乃已嗚呼世之亂也無

論不肖者吏攖民民攖吏卽不然而外內官交
相攖兩激兩敗而委其禍于國設郡得如公等
數人鎭以無欲之璞又鮮搏擊逢蠭厲之氣感其
殺機雖使狼牧羊可也時爲隆慶元年公奉命
籍陶氏第當其罪無波及漕院檄造運艘工竣
涸不得動公令穿渠其下布以田間泥遂達江
澀公號刻廉乃其隱衷練事又如此先是公已
屢推僉臬黃人奔訴兩臺強留公及是任已滿
十一年矣不可復留擢爲南京戶部員外郎黃

民携婦抱子哭擁公車不得前及去生祠公伏
臘禱祀如鄉社焉公權關武林政如在黃考滿
赴京時銓曹有出公門下及爲舊部僚者各道
意公公不往謝久之擢知雲南廣南府橐如洗
不能具行裝以疾乞休所餘俸金施親族殆盡
于故莳田竹椽無所增加日匡坐讀書而已足
跡絶公府每徒步出婦賢見者亦歛容有不善
惟恐公知里謂劉先生不怒人顧善媿人云公
事父母至孝當教授時脩脯不歸橐屬其配姜
宜人手調膳以養父母忘其貧讓先人廬
居二弟而別誅茅焉其抵黃之年妾宜人先卒
公自後每單車之任垂老帷簿蕭然人或勸之
娶公攬涕曰吾糟糠猶荆布從先人而新人以
褕翟掩之吾不忍也且吾四十年苦行僧肯垂
老還俗耶竟不娶公性廉于色友人疑其矯飲
之酒壁置姬焉薄暮止公宿而姬出公危坐自
如姬啼寒公擲之衾終不顧其游南雍也有旅
人婦夜就公公故暴作惡呼僮以燈來達旦馳

去篝燈僮私爲人言之昔魯男子介然自明彼已不兩潔以視公似不及也公以壬午　覃恩進階中憲大夫甲申五月卒疾革猶手爲訓戒子孫甘貧安命無以儒爲市屬所善信陽王太史傳其生平曰非以爲名也恐後人不知而墮吾清白聲嗚呼廉吏而不可爲耶今公之仲孫廣生已少年成進士步武詳雅有公輔容寢丘之鬼不餒而關西之世滋大贏金與貽穀孰多此亦可以教廉矣士患不能廉耳如劉先生節

苦而味醇廉者之仁志恬而神竦廉者之勇廉亦何負于世哉余故表而出之曰有明廉吏劉公之墓公諱某字某享年某葬于某子某子姓婚娶名氏詳狀誌中不具書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偏沅巡撫贈兵部右侍郎纘石江公墓誌銘　代父

錢塘江公自易州兵備晉偏沅巡撫持節討播酋播平又奉命討皮林皮林亦平而始獲奔其母李太宜人喪于家家居者二年　天子方開

明堂次第受俘命大司馬議賞格逾巡未及下而公沒至是始奉特旨贈公爲兵部右侍郎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公卽世已一年所矣茲歲公孫其將葬并公于某地而以姻家張憲副狀來乞銘公故余甲戌所取士癸卯春公尚自武林載酒觴余余扶曳見公公爲言討叛征蠻時事意氣灑灑健舉也嗚呼相距曾幾何時而余乃銘公乎按公高祖爲贈侍郎恭政公某曾祖爲謚文昭贈宮保尚書公某祖爲贈尚書侍卽公其父爲提學僉事公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代祀學宮公母爲李太宜人先是文昭公沒有司欲毀隣寺贈公尚書固不可而止僧每飯必祝公生貴孫明年果生公公生有異徵長負大志無少年游冶之好庚午魁于鄉甲戌成進士未除官而學使俊公訃至公匍匐奔歸竟三年不肉不酒不入內服除授刑部主事凡所賦獄囚食飲扉屨皆從厚且簿記之使後有所循行時有以玉帶質戚屬者戚屬匿之而詐言盜

大司寇遍索盜不得以屬公公立召其僮責之
曰限汝三日出帶三日帶不出必爾手取之已
果如期出京師豪右爲之齒指相戒亡何錦衣
帥獲盜七人當死公察其寃咸比輕律帥者江
陵相君里人也江陵爲調旨事已經厥衛前決
法司第傅律例無輕爲異同公曰如然則一厥
衛足矣焉用法司且法司又安用予遂請急歸
里後二年起補爲兵部主事乙酉晉職方員外
主試廣東還遷武庫郎中時四方貢金者苦五
權重而厥役上下其手公改權輕之任主吏平
衡焉衆共稱便丙戌出守福州自官俸外一果
蔬皆市之民且有倍直者至所爲勵學校勸農
畯興水利皆以身率先官緩不足則以私俸給
之是時福大疫公爲禱于神三至一日福林
生輩若干人踵而謝公云先夜同夢繫治神所
見太守至爲之乞命神若爲曲赦以謝太守者
是後疫果不殺人他如鎮兵訌門公叱之而定
用賊親暱椽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

大猾湛自正等十六人皆不動聲色操縱如神
人以是知公有文武材庚寅擢湖廣按察副使
備兵吾婁吾婁兵備輻輳蘇松常鎮四大郡輪蹄
錯于道其居廨治事十不能二三而氓吏軍伍
皆習公威惠帖然不譁時倭警急公亦第簡弐
力飭樓櫓峙糧糗示罪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
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
于是公復以山東參政監軍事駐淮陰公居淮
陰孜孜繕備一如在吾婁時已倭信漸緩而公
念太宜人春秋高不當久官于外乃疏乞終養
不許改參政山西備兵易水公固乞歸歸率兒
孺輩遞觴迭舞太宜人前分以此老矣俄有詔
求邊材臺省以公應于是易水之命再下公復
草辭疏太宜人趨責之不得已遂奉太宜人之
易易遠備倭近備虜中又困權使公精簡軍實
外所以調停計處者倍苦已亥就其州晉按察
使仍治兵無何而播酋楊應龍反于蜀滇楚騷
動朝議偏檄楚黔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公

遂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討偏沅去易四千里欽限一月履任公度不得辭乃疾馳之任時制府李公及各省鎮諸公部署久定而公府獨以創設兵餉拮据更難某日師次黃沙囤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囤奪苦竹關進克青蛇囤又進克趙生囤遂入三渡關乘勝及海龍囤于諸險中爲最峯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拒我是時暑雨甚叢箐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公乃改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捆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枹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壘應龍繼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　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太宜入計至公絕而復蘇無何任子世卿計繼至公五內崩慟哭不成聲灑泣上疏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入洞諸蠻爲梗目又命公姑留移勝兵擊之公薦方伯梁公觀察胡公自代不許

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衢內有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凶黨其渠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妄殺行招撫明賞格戒騷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掩降奪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璘以勁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巖賴洞潘老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八戰八克皮林蕩平捷聞　詔班師公乃得脫身歸苫次計公出鎮甫踰年平兩大寇稱不世功然而羈寃萬里投血刺心公疏至謂不得比于斷腸之猿傳命之卒摧割至此葢公功成而神已枯矣癸卯疽生于足竟不起痛哉公大節嗷嗷然不務爲谿刻在吾婁時頗惠遺故人時縱舍人子出入不甚嚴扃鐍卒無敢汙以私居常籌邊事戟髯攘臂中朝士疑信半之乃其用兵如刺蜚前無衡敵者何神也狀又言其內行淳謹敦舊睦族與磊落男子面目似別而吾鄉之游于錢塘者輿隸馬僮皆指公而號之曰江佛子

公何以得此聲于閭里間哉夫卮言婷節易舉
耳試徵功于邊徵行于鄉支左詘右而盡賈其
聲實者無筭也若江公者雖年位小不究然庶
幾得全全昌矣公請某字某號某生某年卒某
年得壽若干配某封某子某早卒孫某娶某孫
女某字某銘曰

奕奕江宗陟台秉衡五世載昌冠冕人倫令聞
有彰博大直方赫惟中丞重以武功天討肅將
彼狡逆命言荷斧斨作鎮一方雷霆迅駈東馬
懸鋒直扼其吭爰及亂苗剔穢鋤荒歸我周疆
執訊獲醜鏡鼓孔揚王師堂堂公獨茹泉側身
以望毋没勿喪父教子孝母教子忠遺言琅琅
歸于九京奏茲膚功冤冤樂康曷以表伐熟釜
斨常來茲未央我識其小銘于幽藏世世勿忘

鄉進士養吾曹公墓誌銘 代父

嗚呼士之窮達何常顧所表樹謂何耳夫在邦
而聞易在家而達何實難曷觀曹先生閉戶三十
年足跡不及公府後生輩罕見顏面而過其廬

者必式鄉父老訓其子若孫必稱曹先生此其
惻怛心誠信于人豈偶而已也公憲副公沙溪公
長子母爲顧孺人憲副公當世廟初爲御史有
直聲嘗抗疏劾都御史汪鋐得杖幾死公時試
童子科方就郡錄聞信急裹足走長安督學使
者聞而高其義爲虛次待公公得補弟子員遂
以是秋舉于鄉嗣後公遂病羸凡幾試公車僅
三竣事而竟齟齬以老故公志不克大就而其
操行著于鄉者特詳公之事憲副公也若嚴主
然憲副公歸時公亦班白老矣而習于敦牟杖
履之節惟謹嘗曲揄公嘽笑預爲道地憲副公
性剛嚴公時以寬劑之家政以和時顧孺人每
稱病不恬城居公業不能兩事則身從憲副公
而使其子孝廉君奉孺人居鄉爲多方以容與
其意每割甘割鮮日再再使問起居孺人乃安之
憲副公舉側室子四年已六十餘矣乃議廢箸
公則輒以饒美讓諸弟而已取其磽者析產已
憲副公又謂季幼可念以徵感公公即以已所

置腴田推與之其遵意奉向類如此憲副公歿
諸弟事事仰公公事事爲營辦且諷且督流
涕爲言先業之不易而憂禍之無日諸弟皆跪
受教卒之日以父喪之公性仁篤好周人急
已有德于人輒忘之人有德于已則沒身不忘
憲副公幼而孤育于舅氏朱侍御洸公德而祀
之家廟薦時拜墓如禮顧孝廉君曰吾非不知
朱氏之澤不及世而吾不敢死吾父故也必常
從族祖虛溟先生學先生死以兒子禮事厥配

朱孺人迄其身嘗爲孝廉君師王先生置產產
廢又置終無難色其死也且遷其妻子幸舍而
就養焉公常欲立義田贍族而力不副籍其貧
者歲給以庾畚無後時而又捐田三百餘畝于
太倉捐粟百餘石於崑山佐里甲役區之民賴
以不困弊公之好行其德不可縷指而此其著
者也公少好讀書爲文清泌有雅度中以病簡
著作顧出其心計餘力農治家家漸起然得輒
隨手施不好裒積中歲稍治園圃業成則又弃

去而浮游棲宿於虎丘天池諸名山山中緇而
誦者瓢鉢而乞者以至操竿瑟者舞絙弄木偶
者皆思一當公公坐胡牀次第而頷之其容于
于然迨夫人去鳥喧而窺公于瑟居宴坐之間
氣機穆如人不測公爲何如人也蓋公能以達
生尊生以諧俗絕俗不就人而人自就之爲後
進所儀仰以此其繕性長年亦以此王某曰吾
于曹先生而嘆士習之變也古人鄉舉里選士
必積寸累尺而後聲名起焉今之籍甚者何暴
也友一鄉之善士斯自鄉而國而天下彼贏幣
索書走四方而乾餱蕭蓋之或愆何哉夫曠而
難循者士行也廣而難周者友道也令而難繼
者物譽也捷而難安者仕路也在鄉言鄉曹先
生惡能自爲閒然亦何必不聞如必旂常竹素
而後顯彼管幻安王彦方輩皆沒沒又不獨一
曹先生矣公諱某字某別號養吾生某年卒某
年娶某子某某孫某某某年某月日孝廉君奉
公遺命殯于鹿鶴涇祖塋之側而乞予銘銘曰

謂人爾知不酬若直謂天不知乃酬若德公不
自名人強爲名惟淳而明惟耀而貞合而字之
曰鄉先生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公墓誌
銘 代父

講學自王文成而後辯才縱橫名勢輝赫盛甚
矣而其間眞儒鉅公處已立朝之行業亦往往
有以是掩者隆萬間講席之盛莫如麻城天臺

耿公余猶及與公先後班行間志意款款相慕
善也而恨闇不聞道當吾世而失公迨公沒之
幾年公季弟中丞君以焦太史狀來徵銘竊惟
三十年來爲耿氏之學者盈天下表章羽翼則
有中丞太史輩在吾姑撮其行業緒餘人所略
而不盡知者紀焉按狀耿之先有諱國寶者從
高皇帝起淮甸其次子必安以功授濟陽衛千
戶而長子必順自光山遷麻城遂爲楚人五傳
爲鳴甫公公祖也子靜菴公娶于秦舉公及仲

子某叔子中丞君某季子某公少敦敏異凡兒常問靜庵公何者最貴累數級至公若卿更問其上鳴甫公曰上惟有聖人耳公應聲曰兒當爲聖人鳴甫公奇之初爲諸生時麻城令金某者才而未練事公因試策具陳得失幾五千言令驚謝寘諸首壬子舉于鄉儕輩頗自眩飾示得意公布袍就宴泊如也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已未選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爲相太宰吳鵬阿其意通賄門公首發鵬奸且語侵執政疏上罷鵬分宜亦爲氣奪辛酉巡按甘肅至蘭州邊境酷寒故事中丞具貂襜褕逆于道而晉庵戴公曰不可以故事待賢者其廉重孚于人如此改南畿督學廩廩以崇正學廸正道爲已任建崇正書院簡諸髦俊肄習其中身爲師帥焉其所陶鑄不拘一方要以叩新發陳蕩邪刊穢俾各有所得而止即一切按覈士吏于簿書文藝外敦風化獎名檢俗習爲之一變時新鄭相國與徐文貞郄嗾御史齊康詆文貞

公爲疏辯邪正消長甚力上爲之謫康罷新鄭而無何新鄭復相遂修舊怨于公時公由御史晉大理寺丞四年矣竟以舊官謫判橫州新鄭去以薦起衢州府推官漸歷尚寶司丞至少卿秦淑人計至奔歸喪葬皆如古禮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公以父老乞致仕不報先是撫閩者劉公堯誨念閩濱海兵弱稍括稅督逋爲足餉計而龐公尚鵬至則皆罷之公謂從前則病民從後亦病兵未可補苴目前而止務爲之秉度其宜使兩稱便焉時丈田令下所在爲厲公獨倣廣輿圖法區列其壤地高下廣狹之宜條八法下之報完獨先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括丁糧零雜之數署之片紙使猾胥不得濫征又修保甲鄉約以問輯小學新編閭訓禮纂用提誨民佐功令所不及者焉廣寇林道乾訌海上公欲檄東埔諸寨酋擒之廉知酋世寶一銅銃爲我所得乃與之約若以賊首馘與我兵之被鹵者來當以銃歸寨酋讙願以效死而以金書

牙蠟來謝且請通貢公却其餽且謂通貢非典也弗許第上言東埔寨酋震怖天威矢擒賊自效宜及是時羈縻用之葢自是寇盜徙跡閭里始宴然而報功之日詔止賜金而已庚辰丁靜庵公憂甲申再起都察院僉都御史俄晉副都時新進者勵蠭氣好搏擊公惜老成之去務宛轉調護之乙酉晉刑部侍郎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六月以御史誤論劾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太周公繼公引過求去有詔慰留甚切而新進諸臺省遂齕公不休求去乃愈力十月晉戶部倉塲尚書至是乞休疏九上矣始得歸先是公爲御史時撫臣某論羅大叅某王兵憲某公疏爲白之時公臺臣也不嫌與其長異同比其身爲臺臣之長用公義率屬而卒不勝豈非世道之變耶公歸隱于天臺山學者稱爲天臺先生時公老且病矣口誦筆記不厭諸士新筮仕來謁必強冠服見之爲言學道治民之不易如是者又數年而卒時七十有三矣公

之學自謂啓自彭孝廉公甫成于仲子公甫以至敬爲的公曰道在明倫著五倫圖而仲子別有所悟入一日公舉羅文恭靜中養出光景語似仲子仲曰有何光景公爽然自失又一日舉箑有省契文成良知之旨曰一身皆知體也仲曰奚但一身通天地皆知體也兄弟間自相師友故仲卒而公有祝予之痛焉公學大都以反身默識爲主以語默動靜示之範圍其於奇袤曲說排斥必嚴蓋公沒而有以不經毀聖之詞

上干吏議者皆公所爲變色而爭者也今之學者襲口吻易工耳如公出處卓卓無論卽侏儒節可以觀人狀記公巡甘肅時受石經之餽途見役喘汗相屬曰此非節用愛人者也因解留洛有留經記而其在南都也館史比部某適秦淑人誕日饌客豐比部怫然起曰富貴移人公俛首謝其後晤史于汝寧語之故史曰爾時若何不言公曰恐以吾不樂聞過而墮言者意耳嗚呼此軼事也然正惟弟子不能學矣蓋公沒

而抱公遺經爲世名卿及名師者不可勝數吾友瞿元立守黃謂余黃之人有質雅而好修者不問知其爲耿公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蓋公之贊其化民善俗之效易世尚如此而言者乃欲以單詞撼公其亦能如公何哉公生于某年卒于某配彭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一某彭淑人出娶彭卽公所從學彭公甫女也女一某出嫁某孫某娶某孫女某嫁某公計聞于朝上震悼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聖湮遠言波瀾言道易守道難道守在官守俱直如矢中無渝議論繁道守格或尼之不終日道則存守則亡面目似心短長俣俣耿公守常德體仁秉忠識以默溫恭不懈奉厥職乃模乃範天下式江河湯湯世變亟一葦捍之覆爲敵舍沙縱橫影可射嗚呼斯民有遺直不知其言視其則

清河教諭思溪鄭公墓誌銘

余同年生鄭子瞻光明磊落人也丁亥與余結社京邸酒酣氣振意所不可戟髯而罵然性實寬坦無城府嘗爲余言其祖憲副公與祖母周淑人之贊也憲副諱某號某舉正德辛巳進士議大禮不合廷杖出守韶潔廉有惠政晋雲南副使征交趾有功當得上賞爲當事者所忌阻已歸建義學義田事事有程度沒祀鄉贊而其夫人某者贊而好施每歲收租粟輒隨手盡則啜麥粥甚甘嘗括白鍰而笑曰是不吾俱來吾安能挈之去其趙曠如此余識子瞻之明年其父思溪公以邑貢來京則龐眉豐輔寬然長者也旅次失金二十鍰不復校余嘗笑謂子瞻吾儀子于若父若祖之間吾得子矣雖然若父璞也是殆貽子穀乎又明年余南歸而子瞻以父官寶坻跨蹇驢往來寶坻間歲乙未公官清河病子瞻遂與俱歸今年丁酉子瞻過余于家而以公狀來則公死且七閱月矣泣而屬余銘且曰子以吾父之貌寬然長者乎請徵其事按公

諱某字某號某憲副公寂少子也十三而憲副
公卒哀毀如禮廬墓上三年諸兄閧欲割産則
手其瘠者又不已至盡推與乃止里有誣訟公
者控之上官始得白已其人坐他犯且死公更
周之江山化之爲少訟焉公有聲黌序間久不
利丁丑邑貢士有楊生者齒長于公當貢而限
服制公念其貧老也卒讓之謁選得寶坻教諭
身以文行爲諸弟子倡督課惟謹會歲潦饑寶
坻民至有窘而雉經者公爲捐俸炊糜粥食之

迨麥秋乃止所全活甚衆御史行部者列公薦
剡當入國學僅移清河諭忽遘末疾歸而邑令
尹公方營清湖橋公蹶然起曰先君子曾橋埠
頭今廢是當在我即捐俸呼子瞻趨視工繕而
憲副公亦以是歲祀鄉賢無何遂卒卒之日邑
人皆巷哭公遠來弔者至爭舟渡頭也先是貴
價買一骨山後忽産煤歲可五十許金家賴饒
給公疾革於倉皇中搆木得佳者視其號鄭也
人以爲盛德之感云鄭氏其先氏浦江宋有鄭

子高者尉信安遂家于江山子升之登進士屢
官御史中丞升之生宋亦進士皆以直節聞以
後寖微至公祖義發憤讀書鄉人從之質疑平
訟而鄭氏始復大遡澤所遺不啻數十世于以
光啓後人豈有量哉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得年配某子國望戊子順天鄉試第四
人次某女某適某孫男某某出某出以某年月
日葬公于某銘曰
浦江之鄭世載懿德演迤江山緯以正直百世
之穀爾孰爾根是種是穫益厚以敦有光賁如
挹此樹梓有俾碩人靚璞于此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蘊庵顧公暨配封太
淑人單氏墓誌銘 代父

歲在乙未余服太夫人憂顧大司馬盖卿氏渡
海來唁予予孺子啼不止司馬愴然曰而毋沒
于而手而猶若是傷哉某也盖兩尊人沒而不
及于殯也涕蘇蘇下余聞其言而傷之又明年
司馬再渡海則以其兩尊人狀來命予銘予受

而讀之蘊菴公大都節俠有氣好施與能文章
余謂司馬曰嘻甚矣丈人之行之似吾子也司
馬逡巡而謝曰某則安能蓋吾顧氏世有隱君
子焉顧氏自楚而遷于通始祖福二子仲仁仲
仁子廷德爲逆旅主人所爲封遺金待客者也
廷德子永端永端子某號竹居竹居公二子長
爲海涯公諱某以春秋領鄉薦爲名儒仲爲贈
副都右御史定軒公諱某則蘊庵公父也竹居
公以下世好施多不責償竹居公常爲訓訓子

孫無收傍近產自便利而定軒公時有鬻墓田
于公要厚直而并遷其五世塚者公不可厚與
之直塚卒不遷其隱篤如此公之好施也大類
父祖父祖每量緩急稱有無家故饒給而公施
隨手盡盡復稱貸以施即僞紿公者往往得所
欲而去蓋非但欺公不知而亦知公之自不欲
問也故產至公而中落即其在南雍時歸閩人
林良喪于維楊歸先郡守王公之襯又寧國沈
某厄于盜推食食之月餘而厚贐之行爲蘇州

徐姓者償宿負與俱歸久之徐過望公多誶言
公竟滿其望而去公之慷慨無擇施皆此類也
公少警敏年十六以第一補弟子員無何入太
學閩方齋林公太安東郭鄒公並有國士之許
屢試卒不第而公且倦矣因棄舉子業專攻古
人文章聲律之學有竹素園稿若干卷尤深字
學今有考訓間與二三翰卿墨士揚扢古今得
失之變瓶注雲委斗酒百篇又或短衣匹馬手
三石弓馳騁絕壑間落落雄顧旁若無人一切

家人產不問也而公庶弟某以竹居公遺產稍
薄惡訟公公賦詩飲酒自若也當對簿時至不
出一語然以理直卒得解解之後與爲兄弟如
初而公產坐是亦廢不復振乃公私責逋愈急
公負大志不就又生平寬大不堪人相窘益不
自聊酒後指司馬烏烏吟云却把惺惺付二郎
悽然淚下俄司馬舉鄉試公意寬矣竟以是年
卒公配兩人元配錢淑人贊而早卒繼單太淑
人寔生司馬太淑人十九歸公嚴重有度奉饋

食姑保淑人鵠立不敢坐不命之去不敢去以爲常保淑人有兩女務順適其意不與校當蘊庵公適在廣陵而保淑人沒筐篋中金錢簪珥聽兩姑取之而已獨拮据棺斂纊絮之事唯謹曰吾知爲婦而已先是保淑人爲其母保太母具美木其子輒賣之輒更置之保太母之沒也在保淑人後則太淑人又已私其木矣至是親奉以往其賻襚他物稱是太淑人代蘊庵公而子又代保淑人而子也蘊庵以家難多在外太

淑人訓習諸子實兼父師之事往往以嚴行其慈卒成司馬爲當代偉人司馬撫遼之五年太淑人春秋八十有二矣司馬以母老謀諸當事者欲爲歸養計當事者難司馬之去而重違其意調南京工部侍郎且貽書曰遼巡撫勞苦功高不當南官特爲父母屈公必無再請而太淑人且趣治裝曰兒去吾健在官又近也司馬回翔久之始赴任到任甫三日而母訃聞矣而蘊庵公之沒也司馬以公命留廣陵終太守宴遂

不得親含司馬所負爲終身恨者以此雖然司馬亦記公醉後語乎是其待以瞑者耶太淑人不惜一兒以事天子此豈作老人牽衣耳語態者夫死者之心安而司馬安矣公諱某字某某號以某年封某官贈某官生某卒某太淑人以某年封太安人又以某年封太淑人生某卒某子某女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而爲之銘曰顧氏之爲德四世矣司馬以緒餘用世爲名卿而公卒以士死塋以士祭以卿階厥儷永令名無德不報殆有天道乎

李室游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肥鄉李君從汶上來視吾州篆僅兩月而其配游孺人卒又一月君手其狀求銘于衡盈盈淚承睫也且曰嗟夫嗟夫空同子云妻亡而後知吾妻也余向者儒而儒吏而吏一不問家人生産今者米鹽箠篋余不問不治矣向者丁奴婢子不督責而色嚴不呴拊而色暖

今者饑寒怨咨日入于耳不則嘻嘻矣片影隻
燈一棺萬里眊眊然騷憂慘沮不能自堪余比
者子夜程書未明而視事則婦故之以耳且余
婦巾幗男子也余胷中有不釋之事悒悒深念
難朋友而謀諸婦婦輒爲劈畫絲緒言事當始
如何究竟如何已語皆驗所與交人眉語態色
皆能揣知其肺腑臧否上下之其聰明有識度
如此婦爲邑庠生魚化之女八歲失母趙育於
繼母張茹蓼之苦所含茹多矣諸姊妹俱字巨

室婦獨歸余家而貧手自操作劬劬無倦色每
當歸寧諸姊妹明璫繡綺爛如盈門頗以貧家
婦相誚婦匿不以告余第勗余努力學問而已
已余幸成進士骨肉媥黨間冀謂財力可資籍
往往求多於予不給應則督過余婦婦慮口語
橫生或傷尊章心則脫簪解珥容與其意亦惟
恐余知第諄諄以清白吏相勉而已噫嘻蘇季
子之貴也妻嫂以位尊而多金蒲伏不敢仰視
者人情乎然詩北風之篇政事一埤益我而終

寠且貧來室家之謫者彼亦非賤而無位者也士君子約束身已無得罪百姓易耳當其床頭金盡妻啼兒號連引親故顏稔語軟忽忽喪丈夫勇者有之余婦不余謫而且以身代余受謫其亦可謂難矣婦與余偶幾年得二女二子俱殤末一八歲子某慧甚復繼殤婦以是鬱鬱竟不起嗚呼有婦如此余貧與貧子亡與亡名爲縣官婦而未嘗一日享飧珍袵綺之樂余安得而不悲敢搏顙以請衡爲君部民悅君質直而刻廉審其言之情也許之銘銘曰魂兮歸來即安而土蒸嘗有主譽命有所于何徵之則史氏存我聞諸夫子而難其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王公暨配封太孺人胡氏合塟墓誌銘

贈徵仕郎王公以萬曆壬午年五月五日卒既塟矣又十九年而配封太孺人胡氏卒啓公窆合焉公有子二人長曰茂才君在恒次曰僉憲君在晉茂才君先太孺人沒僉憲君職襄事華

綸豐隧赫然改觀見者嘖嘖羨公與太孺人有子而僉憲君愀然抱深痛焉授余狀而泣曰甚矣孤父母之賦命薄也孤登薦書甫弱冠計吾父之年可以待而不待恨一也孤猶父老生子乃家伯兄績學蚤成吾父盻盻一青衿而并難之恨二也少時苦力薄無以養母晚幸有祿可養則母已從枕上受匕不能御板輿而享大官恨三也孤之視母疾也手搔而躬掖之蓋寢爲起食爲輟者二十許年而竟不克終於孤之手恨四也不肖今即累丘以珠衣薪以錦其何足以賁白骨所幸以孤視伯兄稱後死其刺心抆淚而鳴先人之遺行者差得自竭耳吾父雖起单寒然較然不欺其志雅爲里中所嚴重有訟閱時就質焉居旁悍少年盱睢莫敢誰何聞吾父履聲輒避去晚與吾寡姑共居隣有張商者出而其妻疾革遺金於姑比商歸不之知姑欲徐觀其俯仰然後還之吾父曰必速返諸即無論鬼神知之爾心不有睫乎商竟得金踵而叩

公公勿任德也其行義大率類此吾父少實有異質書過目輒誦學且成矣以先大父病不任家代之役儒業遂中廢時家赤貧顧不以貧故簡晨昏之歡居喪盡哀歲時蒸嘗必流涕凜然故儒行也既不竟讀以其才智寄之六博游戲一切禽魚草木無所不精解忽忽不自得撫吾伯兄而歎以爲旦夕且騰踔耳乃吾兄州郡試往往高等遇臺試輒擯落比吾父歿始隸學官而孤亦先伯兄舉於鄉天若似

獨爲乃公靳者當吾父歿時吾母困末疾已三年所矣吾母蓋十四而歸于王佐吾父治家治喪已又代吾父養先大母初猶有嫁時衣可質已破拆盡爨汲縫紉必親肢力癉瘁故未及衰而病時吾兄不免爲糊口計獨孤朝夕在母傍蓋孤未婚時尚榻前也婚後猶穴壁以處也已計偕而去母數千里矣且萬里矣大抵兄出則弟侍兄弟皆出則婦侍迫兄死而孤無出理其出也則吾母實強之吾

母生平無疾言遽色曉曙古今不欲以兒女戀
而廢大義當孤初筮仕歸而拜母母喜且泣曰
汝父不汝待而吾病且死乃汝待耶猶憶汝兒
讀書無小學吾卸衫質之艱難若此汝愼無忘
質衫時爲官必廉必慈上以報　國下以教子
孫皆在此當孤之任閫也堅不欲往母曰行也
有而婦而子若侄在兒爲執法官母愛錢母害
人以此慰母足矣蓋舍憲君狀母而自言曰斯
語也人以爲諛母之常詞也然而母言實歷歷

在耳也夫閨閤至隱以爲諛則誰非諛者乃貪
憲君貞而惠勞而不伐權稅稅簡督工工辦禦
倭倭靖母之爲母也以此觀之矣計徵仕公與
太孺人強半貧病其得天不可謂全然徵仕公
往時常窘于寇投諸水不死已暴卒于彭城道
中柩歸次寶應水波惡同次者半漂沒獨有異
風掖柩舟之亂蓆得全歲乙未居燬於火僉事
君兄弟踉蹌負太孺人德通神明澤及孫子者安知
使非公與太孺人出甫下榻而寢已灰矣

其不遂招魂望祭于空波寒燼之中而猶獲襲
休寵以有今日也天於公夫婦不薄矣王氏之
先居大名濬縣之新鎮至世榮公長子順乃以
調集之太倉其在濬縣者爲太僕公湊通政公
洧太僕公子光祿公桐貴顯矣而居太倉者亦
多以温富爲貴郎至公父以早孤授産薄家始
中落公父每過北里救袍草屨揖讓紈綺間傑
然也及是僉憲君貴羣從子皆翩翩以文學起
家南北宗相望若太白之配丰有德者易以興

豈有量哉徵仕公諱亮器字大用號雲泉享年
六十有九距其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也
太孺人卒於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七
十有九距其生嘉靖癸未十月二十一日也在
恒娶儲氏舍人錄女在晉娶范氏封孺人范朝
徵女女一適唐承業孫男六會英庠生娶鎮海
衛指揮僉事姜公綰子天賦女會芳庠生娶太
常寺少卿會元陸公鈇玄孫庠生章錫女會夔
聘庠生張鼎新女在恒出會華聘固始縣尹黃

公元勳女會荃未聘一幼未名在晉出孫女六在恒出者三一適徐師尹一適朱崇周一適顧太學起明子大鼎在晉出者三一字鄉進士曹公繩武子思恭一字沈京應一字吳太學之雅子養志曾孫一幼未名會芳出曾孫女二會英會芳各出一俱幼未字太孺人于甲辰年十一月初八日與徵仕公合塟墓在西一都黃泥涇之原銘曰綿綿華胄九河之間有植斯笏有峩其冠於吳清門孝弟力田是糠是蓑亦有豐年四世而顯載德以遷遡源則深厥儷孔賢勤而勿施得全于天無燬爾璧無淪爾珠榮光燭天新原蕪蕪以對于故土是大啓東王公之祚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傳

蔡默齋先生傳

余與汝南蔡弘甫氏同年登仕籍已同入史館相得甚善也日橐書旅進退無所事事則相顧而嘆曰古語云寧抱斂不爲監世獨以名高史官耳其實碌碌素飽不如一墨綬之長尚有實

惠及民而旁一公咲曰不然若曹寧老橐書旅
進退已耶夫頻頻之黨内外等耳其亦必有實
惠及民如弘甫父默齋先生者則畧綏足以豪
矣余聞而心識之已歸省家大人弘甫以先生
狀來徵傳讀其文先生蓋盛世三公材也而官
止于州縣之長則吾徵先生亦州縣事而止耳
按先生諱某字某號默齋自先生曾大父某與
吳康齋先生友以躬行爲教世以理學名家大
父某爲奉政大夫顯德先生以諫　武廟西巡

廷杖下獄詳見邑乘名賢傳先生少承家學以
孝友廉正聞禔躬政卒以是始終焉顯德先
生卒六年而先生始舉于鄉試春官不第歸躬
耕以養母李宜人時薦羞獻飲雅歌侑之衍衍
如也意且不欲出太宜人强之出遂就選人授
江華令令缺久縣事廢不治戶口不滿千七營
兵才數百先生于是廣招流亡闢荒萊受廛者
成聚華有民矣復爲減胥吏民壯之冗食者清
軍餉之乾沒者募驍健若干華有兵矣先是華

有鄰邑撥運三千歲兌其半一歸度支二歸縣
歸縣者官與吏輙分橐之先生不可乃先爲請
于當道曰令不能不廉亦不敢翹人以自爲廉
請免前此侵牟者之官若吏而後敢有言當道
報可先生乃白其事于是歲得金千五百以增
募甲伍建樓櫓時簡閱而華始稱巨障焉華素
有猺夷往來市易者軍民多殺虜請賞先生下
令曰殺猺夷者死圉奪其貨者以輕重論罪自
是市始通峒夷號先生爲公心天老云先生曰

吾撫夷如民民如子吾乃可以教矣乃註　聖
諭六言解及諭民諭夷詩而夷素尚鬼每殺童
男子祭纛公無以禁也會夷病疫先生密戒巫
師第云神以用人故疫不如代以牲于是猺人
始用牲矣其後一年猺人感先生德率其戶千
計來歸先生爲置長編甲而不徵其賦宗伯姚
公爲作撫猺頌焉庚午秋古田賊犯錦田所官
軍敗先生令人以季弟某寄零陵令且囑曰我
必死此若可收吾骨報母言畢躍馬出督兵往

戰有所檎斬當事上功次兩臺交章薦當得上
擢而以資格限僅調靖州守知寧遠縣耳先生
治寧三月寧大治以入覲行條上安邊四事及
巡倉教職選本省十事遽乞終養不許復之任
會江華大錫洞亂臺檄日三至先生曰是非斬
竿揭旗之盜可以口舌解也遣一客前先諭以
順逆而身單騎隨其後盜熟視先生曰是吾公
心天老也遂拔營遁治聲益起部史方薦代永
守巡而太宜人訃聞先生奔喪歸服闋除海州

招流民弛魚禁清屯田理塩法所以爲海計者
甚具有過賓其者當道客也謂先生曰君在外
久若厭外乎吾能令君内君謝勿應已果擢貳
兗州後調臨洮而先生始知直道之不見容矣
時太史君計偕入京以先生意乞休遂得歸歸
而讀書談道師表後進者又九年而卒卒之歲
元旦諭伯子某以卜葬乞銘事若有預知者卒
之日尚共子婿賦詩曰九月霜寒雁未歸輒自
咲曰是何濡滯也已而曰山頭一片白雲飛太

史君曰是好境界先生曰只是如此目遂瞑嗚
呼死生亦大矣君子息焉戰競免焉先生其深
乎先生于學雖得之家承然亦似有夙契才三
齡指日問奉政公曰何物大明如是奉政公曰
日也日繫何處奉政公大奇之一日奉政公與
文成先生論良知力行不合先生侍側遽曰能
行孰不是知稍長侍華亭相公坐華亭問兒心
在何處先生曰天上地下皆我心也自是嗜學
益甚從耿天臺胡廬山先生游所至輒闢書院
集子弟講學其中至老不倦其學以靜入以敬
存以倫物爲實諦與世課虛談空者大徑庭故
宜其儒而醇吏而循去來灑然如此衡不敏老
而不知學見太史君津津言學僅耳食之已窺
君行有坊表言有幅尺迫不驚膻不亂而泊乎
有意乎其爲人也今太史君需次內直異日舉
鉉大業即未易懸契抑不有先生州若縣之遺
矩在乎夫宰天下亦若此矣狀又言先生友愛
異母弟喪父如禮拒奔女卻餽金皆人所難能

然于先生爲末不具書
王衡曰辨矣子路之言學也而夫子佞之豈以
其待民人社稷而學耶然後世因是而舉開之
信點之樂盡推入滐中至欲兄堯舜而弟之
竊又疑非孔氏宗旨也有宋儒學彬彬矣跡其
吏治不能過漢唐顧專俎豆其父師而鄙夷前
人以爲不聞道夫非道則彼何以稱焉蔡先生
之令兩邑也以吏證儒非以儒蓋吏也又廣之
而前徵攸後徵子行徵鄉沒徵死盡矣

王大夫傳

大夫諱臨亨字止之蘇州崑山人于吾州瑯琊
氏爲西泜祖曰警齋公其以進士爲光州守父
曰贈刑部員外郎分槐公其母贈太宜人其氏
已復出後叔筆山公其而母張宜人大夫少好
兒弄稍長始折節讀書爲邑諸生屢躓以資入
南雍偶挂于伯氏之訟家中廢讀書益疾力以
萬曆戊子舉于鄉其明年登進士初授西安知
縣二年以最調海鹽治譽第一行就徵矣而鹽

之顯者有憾于大夫數媒孽之僅擢刑部主事漸遷員外郎陞杭州知府未之任竟卒大夫言貌類恂恂書生也頎倜儻有異才其爲吏精辦廉潔持大體當兩造至前立爲剖決未嘗一宿淹曰夫夫也褁糧而聽斷過宿昔者家破矣民讙而爲之謠曰不用一文錢便見王青天云其治盜也茀躡尋根株而止凡盜所指爲同黨者槩不問曰盜以同黨爲命安肯自言言者類其仇耳吾柰何爲盜執仇于是民不虞盜誣共詰盜而真盜始得大夫于治號强立執法然用法甚恕民間有過誤殺人者多方以求其生即訟成願息無不詘法聽者獨罔上吞舟之奸即罪不蔽死法必殺無赦于西安殺窩盜胡十五于海塩殺十龍朱誠陸心洲等數輩民皆歡若更生大抵大夫所治兩邑西安稍朴簡故茀爲疏別禾莠而止塩民瀕海悍黠好弄長吏則稍稍行嚴霜之誅要歸于孳養良庶使法行恩全而已他所爲摘抉陰伏落機牙于彼而破狴牢于

此者不可勝數具載大夫之子孝廉君所爲狀
中比爲比部奉　命審決江北其明年審錄廣
東故事例減百人大夫欲多所減吏執案以請
曰多減則多駁多駁且恐累公大夫曰吾弟活
人而得駁吾自甘之勿累若也卒以請得減死
者二百餘人高梁有盜珠者開採中貴人以私
憾張皇其事六十人坐劫盜論死巡按李君遇
大夫于途言其冤且曰吾請于中貴人而勿聽
公其自爲政勿謁中貴人大夫應唯唯已而念
此六十人者在中貴人掌中吾安得奪而生之
吾以柔道調伏庶其有濟于是好謂中貴人曰
公之賢天下莫不聞天下苦鐲稅使廣中更重
以開採而若無有開採者則以公在也且聞公
樂善好施衣食諸餓人有丐者貌類太夫人公
所爲給養甚厚以樂善好施中心惻怛若此而
豈其忍于六十人六十人死固當獨恨無盜贓
以窒其口或死而有後言耳中貴人曰其然惟
公命六十人遂比盜珠律得無死以大夫伉爽

不屈撓乃其爲民命委曲又如此是歲遷員外
郎再遷雲南司掌都下獄緹騎往
往張小爲大以獲益昌功大夫多比輕律然亦
人者謂大夫與同舍郎嚴君澈也人謂大夫作
牧時有時擊斷類法官其爲法官又類作牧寬
嚴無常相所處而裹施之鮮不中肯綮者大夫
可謂才敏識治體矣大夫性坦蕩無城府與人
易見詞色然亦易消釋即未弟時所受厄辱飲

之終身勿報也塩之媒孽大夫者既死塩人訟
其子就謀于大夫大夫曰吾不能市怨于孤兒
謝去之嘗貸寡姑三十金未成券而姑暴亡立
償其子其子不知也駭不受大夫曰弟受之王
止之貧士豈無故投人三十金哉自縣令歸反
鬻負郭田若干以自給居常鮭菜杯酒必與諸
季共之每欲斥俸餘治一容膝之園與諸昆友
沃醇餔糟拍浮其中然亦竟不讐死矣王子曰
余幸與止之同年舉于鄉稱兄弟然不甚習所

藉以銘大夫者則大夫之自誌與孝廉君志堅之狀也余嘗笑今世之爲銘狀者殆貌他人耳一語加于我則勿肖我一語加于父即勿肖父既肖矣而令人旁斲之斲者又惡其雷同也懼其勿滿人意也而矯舉繁稱以爲工是必欲以不肖爲肖也其又奚取焉曷觀大夫父子所叙次直而約確而不浮王止之面目具矣義不當復有緣飾于故隱括其事志略而辭省若此蓋大夫狷者也而雅好酒其自銘曰葬我陶側寄我後人五齊三雅樂哉長春達矣大夫之言夫鄭泉隱者爲達易耳五年縣令兩年司寇即能生人殺人苟纖悉負隱疚奄忽床簀間若刺若噎誰能以樂死者大夫之以樂死也其居身臨民可知矣

吏部司勳郎中靈巖陸先生傳

不敏衡年十六從靈巖先生游時不敏郡縣試輒先儕耦意殊自喜先生獨斷斷訓督不少借比督學試大蹟踉蹌歸里門則先生已具斗酒

勞于途曰若勿憂吾已手大魁券待子已先生
登仕爲吏部郎且死而不敏乃領鄉解又十餘
年備員史局稍稍符先生前券而先生之墓木
則已拱矣衡進也晚不獲與先生同朝所知者
猶先生教授里中事故褐衣面目也雖然賤以
徵貴小以驗大間從經師佔嗶之外窺見標影
可以佐文獻之不逮者不敏亦何忍沒沒焉先
生諱宇其靈巖其號以癸酉舉于鄉庚辰成進
士初選爲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旋改北吏部
考功司尋請急歸里居無何竟卒處官甫七年
壽僅四十有五耳其在刑部也明斷決夬稱折
獄才而其奏讞格必詳審故事有死獄必調他
司驗問而大司寇陳公廉先生賢一以任先生
曰有陸君在獄可不恭伍而具也樂戶甲與乙
毆甲匿其嫗而誣乙沉之江先生潛跡嫗得之
乙乃得白工匠坐侵官物久繫獄至有瘐死者
先生曰是皆爲救饑計耳夫既已饑之而能禁
其侵乎爲移文司空請諸罪人得城旦自贖一

日而出繫者四十人比選考功會大計旦暮勾
校勤苦倍于其治爰書時繩群吏不苛細然卒
莫敢舞文者一日于餽器中得金揮之去竟不
暴其姓氏人以謂先生貞廉知大體當事者方
倚重先生而會江南水災報至先生有松楸之
感請假遷葬得請不假郵傳疾馳歸省墓之次
斥其所積館穀俸金衣食其親黨之貧者以遠
近厚薄爲等差間擊鮮治酒招故人飲極讙郡
縣干旌及門一切謝病不數數接見已而真病

病不數月逝矣蓋以先生之才識籠蓋一世而
窘跡始終止此倘先生精心審理謝去簪紱不
謀朋友不告妻子可紀者僅崖略耶抑自負任
重馳悠之器不務取捷譽奇行逡逡守官稱職
而止耶衡不佞無以知先生姑述所覩見竊嘗
怪今人甫側賢書足跡不在公案傍即酒壇歌
榭耳歲一再至館人之家挾重貲歸無怍色氣
憑憑儻車上睨儕輩而上之乃先生就館舍歲
不信宿于家下帷勤苦過于爲諸生時而知先

生之必能盡節官下也與人處貧交愈敦久交
彌洽其赴公車時倉卒發報書數十函無一複
語率語而知先生之深情强幹于肩事有餘也
居平語笑楚楚不輕狥人即一屐屣間無不得
其任者而知先生之能審官能得士也事不一
二驗竟死抱虛質而捷其師其誰與我猶憶有
兩事舍人子迎先生一髯者突入坐呼先生立
責之先生唯唯謝卒不反一語移時乃解舍人
子驚問乃先生之兄諸生某也又一日延友人
馮某飲馮醉而舞其杭傷先生目流血盈斗仆
于地馮跪捧先生頭而泣先生氣息微屬輒問
曰馮兄在乎亟煖酒爲馮兄壓驚古人有云卒
而試之以觀其養先生所養何如哉狀又言先
生幼有至性年十二代伯兄攝師席指授諸弟
子如耆師以先生夙慧純德千里車始發軔洵
不宜中折至此而或曰豫章生七年而見性竹
生一月而成章不數歲而萎黃矣先生器成太
早故速剥神用太精故速斃嗚呼其然豈其然

乎王衡曰今世品士者有兩端其下者納身藏智積歲俸取大官耳而健有口者索端駭衆走徑竇以搏梟名夫惟大雅比德珩璜和鸞蹌蹌迹其貌與納身藏智者差僅毫髮而卒當天下大事宅中而運權者必若人也嗟嗟天不佑德使有志中行之士偃經綸蘊章釆以死而繁言飾行鶩矣狂乎狷乎吾惡乎取眞哉

沈孝廉兩川先生傳

古人云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叔世分而爲二就使懷奇韞珍獻賢能之書于天府天府詘而不受亦安所得世務而經之蓋瞋目待明經從古已然而今乎何言哉國家以資格限士士亦復以資格自限至有括千里之車未出戶庭而懸之以明志者如兩川先生可慨焉兩川先生沈姓諱某字某資性警異少就師塾已能窮根詰微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小試輒先人然塲屋輒躓三十六始舉于鄉凡四上春官不第遂自罷歸不復與計偕時僅四十有五耳夫遇合

何常士之高才宏詞而擯不得志于有司者不啻多矣願先生實負用世志自在邑岸時輒慷慨自任凡星緯留伏輿地阨塞及一切揆文奮武之事莫不研討晚而益嗜書郡人尚書劉某副使施某號有經濟才先生常就與商確至窮晝夜不舍去人見先生熱心耿耿耿曰能用者不擇官盍仕乎先生則又謝不能卒蹈足丘園中畋漁詩書放浪山水以老先生之自廢不用非先生志也勢也雖然士無用世志則已苟有用世志需次官下當事者以中駟見遇將卑阨其色俯仰人面之不暇其以此安之乎蓋先生少嘗爲詩曰童年志軍旅戲具羅干戈左右整部伍捷勝還自呼投筆慕班掾章句嗤么麽其志如此已而涉江淮歷太行覩市朝情態與畏途相傾側而憮然意倦矣則爲詩曰揮手去衡茅詩書度歲晏又曰我欲托微言遺編少刪剔于是始志窮經先生授易經窮經自易始嘗曰六十四卦斷也二十七史案也以

案証斷靈于蒼灼于卜安用冥冥如射覆爲乃取史傳其人其事與其爻義相合者著爲易衍義使易不廢于無用又謂史家言事參錯不雅馴司馬氏通鑑嬴矣然威烈以前五代以後皆絶不續欲加刪補成一家言竟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倜儻大志干戈軍旅降而章句則已下矣至章句而復不竟治則柰何樹穀歲計樹槐世計人徃徃朝種而暮幾獲乃造物者分定久矣要以嘉美豐殖不化爲苞稂叢棘已耳遲速惡

能齊蓋先生之後起家科第者子某官某孫爲某官某曾孫爲某官某禎幹王國綳綳未有艾先生之志竟行矣先生内行甚馴父空菴公性嚴事之以愉惋母年老病渴謁醫不効則精心事藥書母病良已遂以行藥里中季弟饒州公某出後從父不欲更受所生父産先生必均豪與之其孝友大節如此族人有窘不能祭者先生曰是吾之罪也夫爲置祭田若干與人坦直無城府樂道人善有不善輒面誡之無後言先

生奇氣異表乃其長者行又爾爾卽不幸不爲
世用其不得爲鄉之先生乎先生以其年卒塋
凡幾年矣而遺行復傳則先生之孫司空公之
治命也司空公曰是吾子孫世澤之所自貽也
請揭而示之子孫先生以子貴授文林卽福建
政和縣知縣不稱稱孝廉先生先生志也
王子曰世多云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
小藝其然乎其然乎如以先生所學非所用恍
慘而死則先生之子若孫所挾以爲世大用者
曷已焉夫士以遇不遇爲貴賤一蹶而不復振
者亦春花易零剪綵易敗所爲學非耳如先生
經經緯史煌煌乎黼黻之文其光黯如其氣沛
如冲而用之不盈以啓我後人嗚呼盛哉

魏淑人傳

瑯琊魏淑人年未六十而病不挂里媼口久矣
一日衙侍先妣朱夫人或過道諸大家某也慈
某也德先妣獨曰顧不有魏淑人乎是所謂百
尺無枝者也而會有以四字經推人時目者當

淑人爲寒江獨釣先妣曰此不獨似魏淑人之
遭并與其神情而似之則衡已切私慨適他姓
母生辰趨爲壽者塞巷先妣愴然曰傷哉魏淑
人誰爲授薪冷釜者乎衡重有感焉乃爲文追
壽淑人且嘆弇州先生以章采太洩不克長世
淑人處靜晦故宜壽然未兩月夫人竟沒沒之
日趨唁冏伯諸兄弟冏伯故非夫人生乃哭致
毀不成聲于是里中謹稱冏伯善事母無何而
冏伯庠次母行事泣示衡曰夫不孝安能事母

乃吾母實有隱德不孝心知之不能言言亦不
忍盡惟子篤念吾母其爲我傳之嗟乎冏伯不
忍盡而衡顧忍爲冏伯盡乎淑人性簡默持重
不恬喧熱喧熱亦去之年十五歸弇州公事嚴
姑郁夫人郁夫人每鷄鳴盥櫛至丙夜始罷兩
新婦鵠立不移步然猶動見譙讓淑人故樸直
得讓多既以其誠孝無腹背也轉更憐之則郁
夫人且死矣夫婦相敬如大賓見弇州公或不
出一言或不設特坐公以其有意相遠也微嗛

之淑人乃益自遠中歲遽謝家秉日與二三嬖
婢落落相對而已淑人無子子貳室高之子士
驌少才雋自喜一旦中蜚語迨淑人沒而驌猶
然囚服也歷生平所處如擁華箇重錦坐苦霧
中倘恍聊慄無與語者此微獨冏伯里中之人
皆憐之乃冏伯心所隱痛獨謂淑人不健決而
才不昫哺而慈是則非媚戚宗黨所能揣聲望
色而得之惟冏伯自知之已耳初冏伯于驌弟
恣柔愛之道朝夕暱近無間而淑人每呵之曰

而不聞嘻嘻者吝乎已隤漸開又一年而甲午
之事起家人刺刺環淑人床頭云佻弟者兄也
淑人不應又謂淑人能出弟者必兄也淑人又
不應勃然曰而欲鬬吾兒耶再言必嚙而面刺
刺者始廢然解矣夫婦女所號才要亦不出盤
匜刀尺間當其意有所左右乳保爲政骨肉毛
裏有重膜矣況處大嫌大難耳睫皆戈矛時乎
淑人非愛驌不如愛騏也又非與兩兒俱卧起
得根末也乃震蕩紛嘖之衝出一言而定所謂

才歟非耶先是倭警迫冏伯以地方無備私出
銀錢肄射士而其明年天津募海船驌遣家丁
應募三五游士鶩焉已驌得禍流言不辨首尾
洶洶懼不測而冏伯宴如也事後顧謂衡曰騏
本赤心爲國家慮不然死則死耳驌惡能累騏
惟是床頭刺刺時使吾母有纖介不釋然則騏
不惟死驌且死吾母死有餘負矣嗚呼此冏伯
所爲吐茹喉吻間叩心飲血而不忍盡者也淑
人初年有子果祥二歲而殤哭幾絶再生子榮

壽又殤時淑人年且長室置貳矣而哀反殺人
怪問之淑人曰吾初年無兒今有兒蓋伯已孩
矣迨淑人撫字驌而伯與季駿別居家人爭相
彼此曰此吾母子曰此非吾母子而淑人若不
聞也諸子日卽之怡然卽定省不以時時見之
亦怡然噫此諸子迫欲得爲母也歟卒也淑人
病困聲欬不出戶而推揚懿美至與圖史爭烈
者竟出于非子之子豈可謂無天哉淑人平居
寡言笑檢押如處子常謂其愛女某曰吾隨汝

父京邸一日大雨庭潦疫一木爲梁汝父引余手以渡汝祖母瞥見大慙幾墮水夫婦手相引而可令人見乎女不覺粲然凡諸女當嫁輒正色訓之曰若爲人妻一月間無接席終歲無比肩女子面皮薄好自護持噫此豈揚揚坐板輿流水游龍閒人乎蓋淑人之不挂里媼口以此其爲先妣所敬畏亦以此淑人太學生縝女恭簡公韭渠之姪孫冏伯名士騏兵部車駕司主事諸兒女婚嫁詳誌中不具載

贊曰里稱魏淑人女而不婦乃其歸大事一何夫夫明斷男子也世之好爲容久矣士非臬名不雄非羙言不市而況中簀床笫之間乎其貞心粹質名湮滅而不彰者可勝嘆哉夫蓼莪九我知我不與焉乃觀瑯瑯母子間何如也母知子寔難夫是母之爲母抑又難矣

陳稚登傳

陳稚登者光州守雲浦先生以忠子也家君與先生善余因得交稚登先生文采幹局蓋一時

顧僅以鄉貢謁選爲州太守初令寧鄉遷光州
皆有異政竟不踰中壽而卒士大夫咨咨惜之
而稃登者才而賢其文采幹局儼然光州也則
皆曰天其以此償光州乎然碌碌奔走卒不第
年四十九死矣嗚呼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君
少資頴十歲屬舉子業十五工古文詞又善承
光州公及母王孺人意公絶愛之常謂客曰兒
何似我客未應輒曰兒似勝我人亦知公之非
譽兒也十七補弟子員先後諸令長皆異其才
羅致之與譚文辯間與論國事悉中倫理武進
尹謝君常目送之曰此子非但筆爲文章步步
皆文章也其見賞如此然試督學乃見放于是
傾貲入南太學太學兩司成新都許公豫章張
公以國士器君每試必居首顧又三不售乃改
北太學時君年四十三矣縉紳慕君文爭趨君
譽積積起且曰光州公舉于鄉之年贏稃登尚
三稃登步之未晚乃余獨念稃登以瑩白閒靚
之文而捋艷冶之俗彼積積者耳賢君未必能

知君也已果再試再報罷稃登于臨淸道中聞
報則仰天大咲于驢背上賦而吟曰而今始得
爲陳生也然自此歸蒔果弄孫才一歲餘耳嗟
公卿而不能不唯唯進退決得失于一目之網
誰謂科擧之能盡得士也初稃登之失王孺人
也有庶弟三光州公念孺人之殁也憐稃登之
嫡長而賢勞也欲割其産之半與稃登稃登固
不肯曰父欲使吾母不子庶子耶哭不起光州
公不能强乃均産爲五而以一授稃登子藝之
曰吾自爲嫡長孫無與若事蓋恐傷稃登意也
無何光州公以病解任歸旋卒窀槨若洗而公
三窆所與俱者惟側室許諸子欲稍問其私槨
爲喪葬費稃登泣止之獨罄已産營窀窆遍丐
海內諸名賢文表章光州公而以一身任內外
家事使諸弟得竟所業蓋光州公殁後諸弟父
稃登者十餘年而庶母以前事德稃登至歲爲
齋素誦經祈稃登福也蓋余所耳受于顧吏部

叔時者如此尤敦尚氣誼急人之急聞爲人排
難解紛而不使知也丁酉迫入試且憩棘傍矣
聞駱大行暴卒趨往伏屍哭手爲沐浴棺殮復
捐金資其喪歸至今京師人能誦說之初稚登
至京師家君與豫章相公方當事數倒屣道故
甚讙人有因而跡君者君不見也獨與其同里
素所爾汝交孫少宰顧吏部相過從閒一瞟就
余則爲命酒酒酣輒縱言古今朝野成敗得失
之故亂髮激張余時戟其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稚登咲而止非久余侍家君歸聞稚登以扼腕
里中不平事讒詬沸然有閒稚登于諸貴人者
諸貴人皆知稚登不爲動然稚登亦自此悟朝
市之不易居欲歸就余蒲蛤之民而澹然逝矣
嗚呼傷哉稚登智略絶人所臆決事如見世人
哀憐稚登皆謂以其才得試爲吏何事不可爲
而余獨以爲公卿不下士士不通經術久矣有
一于此爲俗詬病士亦取剽剝齷齪苟逢世已
耳徒負此慷慨志將奚施之不見光州公彼非

才譜少而稱譽薄也然其效可覩矣君諱爾耕
稺登其字按顧吏部狀稺登可紀殊多獨爲述
所見聞如此

贊曰光州公雖人豪然所以聲施至今則稺登
若加冊牘焉乃稺登亦以此身沉名飛爲世聞
儒夫居今之世非有高爵膴仕而令人慕說不
衰使盡可以矯譽得名墓上之石可勝既乎嗚
呼豈不賢哉天之報施善人徵也夫

趙烈婦傳

余初爲童子寓京邸耳翟節婦事甚奇爲之廢
書咨嗟越二十餘年而又得趙烈婦烈婦姓孫
氏婦于趙嘉彥後夫十四日死余走弔之蓋纊
息定兩日矣而生色勃然余載拜載起藒藒淚
承睫也其舅趙夢雁者搏膺而踊號余而謂之
曰嗟乎夫是足以隕子涕乎則余請索言之蓋
兒年十五而娶婦時兒少多病足未嘗入舍內
也甫八月余遂挈兒之京婦以小女子當家刀
尺聲亦不聞堂外其遇人恂恂和謹妯娌皆與

新婦謹願不能得新婦一咲也適又歲儉婦中夜織朝易斗米爲糜牢充飼姑而已則噎糠麥姑廉得其狀泣謂曰子苦乃爾耶則吾亦何心獨飽婦對曰兒亦何心獨饑顧貧家女生而恬齋素得此亦自飽耳明冬十月隨姑而北則彦兒病已甚婦簪履不卸手湯口藥者兩月而彦病無間已迨病革彦辟妻謂父母曰兒即死柰此少婦何且夫婦也不成其爲婦也兒何忍以名誤婦婦伏床後趨應曰惡是何言吾生死共子矣彦默不應竟死婦撫棺慟已而雪涕曰噫吾兩人先後死幾時哉請自今母哭遂闔戶經也以姑救免顧察婦意未已則又聚內外族環守之婦曰吾死自畢吾事耳柰何以累大人且死而必矣其遽遂戒不寢進食姑大窘則又率內外族繞床泣其兄至裂冠服頭觸地爭婦徐曰本所以忍死欲一見兄兄以父母相屬也徒以此恐怖婦女何爲且兄欲其不死而顧速之耶卒不爲動姑度莫可如何則大啼曰新婦念我

婦乃斂容謝曰然是則念之矣婦可食與死人
言其可食乎且叔嬸能以生孝婦不能以死孝
我乎蓋積有十二日而憊然猶且夕匍伏靈几
前上食唯謹死之日强坐櫛沐謂姑曰婦竟死
負阿母矣一死之外無長物獨婦袒服是始所
御以見君子者也幸勿易言訖而絶嗟乎婦之
死人莫不知抑知其不以情死乎言已復泣余
亦泣夫等死耳古人易慷慨而難從容從容則
孰甚于以不食死者哉賤士庶女一念憤激薺
甘荼苦未經思維于以蹈難猶輕若積之至十
四日啼哭滿前焦火中迫倘此億萬念中有一
念却顧則蘧而敗矣彼翟氏大家女志誼或有
所稟承乃烈婦何加哉古者如白茅行露且表
二南茲意者其王風行歟則烈士徵之矣

趙烈婦誄

趙烈婦者姓孫氏山陰趙生嘉彥妻也趙生死
烈婦不食十有四日亦死余心許立傳而先爲

文以誄之曰嗚呼哀哉綦縞翟褕時賤時貴冶
容破歡華冊掩麗惟天生理惟人生氣壽壽夭
夭不朽斯寄猗歟夫人雖死則生爰登其堂愾
聞其聲有風侐如掠彼素旌皦皦褭愫懸之蒼
旻夫人嬪趙趙未再周塗山甫歸秋胡遠游適
此饉饑朝舂夜舀饟飢自恬羹芼則羞姑曰婦
新我作子休婦曰母饑兒敢自偷椎髻操作不
愆乾餱既從姑來以相夫子夫子病矣遑復寧
止衣帨不緩簪服不珥扶掖抑搔迨于不起撫

棺長號天以自矢故鬼遲遲請待新鬼雪涕向
姑伏而長跪婦無生夫夫無死婦夫目未含婦
骨亦朽茹荼飲血將以誰守豈不念姑豈不念
舅有小叔在以死乞某姑大驚啼一何至是爾
縞爾素報兒足矣兩髦既往百身曷以人生實
難死何容易勉圖厥終無爲情使婦曰主臣行
已三思孰是一言而可鬼欺義隆自天寧爲情
私蘋蘩薪槱急不自持區區此生復何惜爲距
尺雉經志不克從慷慨不可請以從容之饘之

粥戒勿我供翁媪大窘眼枯舌敝爰帥姊姒及
外兄弟或持湩酪隨以糜糒環床呱呱稽顙至
地夫人怡然面壁假寐謂我無苦奚自狼狽龜
腸立枯蟬腹委蛻匍匐靈筵捧心以逝霜顏稜
稜再宿不悴見者膚栗聞者骨醉嗚呼哀哉雙
劍埋光孤燈夜燼以茲寸心煉彼百忍擬之古
昔伊誰其並柏舟著節黃鵠表恨聞以生從未
聞死殉桓鸞刑耳荀采還屍激昂赴義一痛長
辭孰若夫人稚齒同歸翟有張媛庶幾近之彼

蓋世望夙閑姆儀瑾瑜洵貞亦以琢追煢煢夫
人生而食貧少隱帷薄壯從綦巾師氏孰誰圖
史曷陳不扶自直不學而能如彼幽蘭芳于空
阿非有緣附兎絲女蘿青青者松直直者栢非
必春花乃收秋實不幸而幸非天而天一絲九
鼎綱常是延遺簪棄珥重于璵璠藉茲士女瑞
我史編有簡則青有管則班表爾里閭封爾墓
田道無生死人相媸妍脩名冉冉輕于浮烟聊
述芳踪以式後賢嗚呼哀哉

誥封一品夫人先母朱氏行實

嗚呼先慈之棄不孝五年于茲矣免喪後數擬追述懿行爲不朽計每執筆則胸腑間若焚若噎不能下也間掇拾一二語欲證之家大人家大人語及若焚若噎彌甚于不孝不孝勿敢質也且兆域未有定姑茹哀忍痛無戚我家大人其明年不孝幸成進士官禁近竊不自揣援　會典事例爲母請祭葬　制下大宗伯爲予祭一壇墳價銀三百兩又卜地于長洲縣楓橋鳳凰墩之陽而吉

葬有日矣重懼霜露之不時遏佚懿羨爲　王言羞謹抆淚稍稍次第之吾母姓朱氏父爲知縣公諱某別號南渠母爲某孺人南渠公由鄉進士歷知奉化內黃二縣以清嚴方正稱偶不得志于上官拂衣歸稱鄉先生者五年德望顒如也生二子一女長爲府學生本早卒季爲武進士湖廣運總紱女即夫人夫人生而志度端凝才識明遠公常手撫之曰是女其氣格類余乃豁達高亮雅勝余是其女而丈夫者耶十九

歸于家大人時家大人學已大成每試冠諸生矣而下帷讀彌勤合爺可一年脉脉相對尚未識面里中人至今傳之先大母吳太夫人御婦嚴時家業已坤起獨約束兩婦日賦縻三碗羹肉數臠而已先大父封官保公意憐之曰婦苦饑柰何大母曰吾欲使之從苦得甘耳吾母顧怡然進羹縻無所苦而閒以家君所得月廩別置精旨供舅姑舅姑乃愈憐之時先嬸莊宜人少又病弱不任晨昏吾母徃徃捧盤匜待之其所置精旨舅姑飲之而甘即撤以遺嫂令更進而已別治具以是妯娌間相得最歡壬戌家大人宦京師先大母乃授吾母產令從之官吾母始專家秉吾母于治家初不屑屑但操大計要在知人而善馭之凡一切子母出入及田產棼糾之事不待握筭一覽輒洞其情老臧獲皆搖手不敢慢於是鞭笞不行而家大治其使人即一履屐間無不得其用三尺童子苟盡其四肢之敏金錢酒肉絡繹相勞苦不強人以所不欲

不責人以不可成諸臧獲畏而懷之故家君仕
宦四十年自常俸之外有出無入而不以減産
貽私顧憂者皆吾母之力也丁丑今 上大婚
禮成偕諸命婦朝 三宮賜宴賚容止肅莊儀
則嬪習同事者皆屬目焉其年從家大人歸省
又四年遭先大父之變家大人毀幾不勝喪吾
母左右之如禮服闋家大人起東閣大學士與
吾母偕奉大母如京其冬先叔父提學府君卒
吾母復奉大母暫歸視喪明春北上至辛卯又
奉以歸而家大人亦隨以省母給假行矣家大
人與吾母業治子舍爲長隱計不意再奉特召
五疏不得請則姑與偕出至高郵先遣吾母奉
大母歸而家大人以獨身待命時八月先大母
病痢藥之且漸愈矣而是月七日爲吾母六十
誕辰不孝方率內外諸婦諸孫羅鍾鼓具衣冠
爲母稱壽吾母遥望見即亟麾之曰汝何不解
事既曰母病夫乞歸婦稱壽可乎不孝逡巡謝
不及遂罷賀又四月竟隨家大人而北見時事

多不可圖書不解于裝常稠載爲行計甲午六
月得請家大母喜甚匪顧謂母趣辦裝母曰辦矣
以命下之次日行抵家三月而大母獲終于寢
計九年間吾母侍老親往返不下四萬里一甚
寒一甚暑又兩遇姑大病將護甚藉慶爾時無
吾母代家大人子者非子憶母死則母憶家亦
死矣先是戊子長姊適周氏者從夫中舍秉恵
來京僅三日暴卒姊孝而賢母哭之幾不欲生
遂患瘧湧下血諸病至是又遘大母之變積哀
及勞又明年徒跣行哭送塋遂患咯血數日良
已而不孝察其病尚著心腑間其冬當計偕不
欲行母納登科錄于袖强遣之心瞿瞿如也入
棘之朝感惡夢驚而病欲擲卷出同舍里人金
生曰出則任君但當避畏白耳不孝悟勉畢試
即以其次日星馳歸則吾母正據床而咯且撫
且泣曰吾死不憾矣然竟以是疾不起歸侍湯
藥者僅四閱月耳嗚呼痛哉吾母自奉儉自壯
及老食魚肉菲羹不過三簋衣或十年不易而

其御下與人則揮霍好施予自甲午從京師歸朝饔夕飧必與姑姊嫺戚共之未嘗獨甘諸女伴饑嗔飽喜口語紛然先慈如不聞不見也而其家室中兒女啼號米塩緩急諸細瑣隱情齒未及啓而餽存之使已在門矣無論嫺戚凡遠近比鄰市販小夫以婚喪疾病假資假器乞果餌藥物者即昏夜不辭故病之日里舍子皆醵金祠神爲先夫人祈福迨卒而弔者皆哭舂不相焉吾母少好讀書每閱書至夜分恐妨家君寢具則偷劈帳縫映燭光讀之凡女史所習稗官小說以爲謬妄勿好也獨好司馬溫公通鑑及朱文公綱目記覽幾徧晚歲更旁通六朝南北史及臨海王司馬續通鑑等書時折衷其同異得失以語不孝不孝或不能對也性絶巧多藝少時于女紅中饋外能剪蘸帋作燈中縷人物甚細如芒時兵使者宴吾家謂爲素綃不之奇諦視之乃大奇就乞歸寶之中歲都不復爲家政之暇惟讀書一好不減而已常慨然謂諸

女郎曰吾觀陳阿嬌初貯金屋卒怨長門孟瑤華灰已冷矣迄享天下之養人間盛衰倚伏豈有量乎在所自處耳意蓋有所感也其與嫗黨居雖不聽人耳語不輕狗人喜怒而以事告者必悉心爲謀有隱過則引之密室私規之詞色侃侃無所假借以至素未識母面者有過亦惟恐母知卽吾母不盡知而慝志匿行憚而潛消者亦不少矣蓋母亡而後知吾母也訓諸女最嚴婦次之數舉初爲婦時事相勗勉常曰吾少但感舅氏之慈今乃知服姑氏之儉若觀吾家頃亂所入不加昔而服食費何啻百倍此其勢可使復貧賤乎吾將牢若太過適貢若耳尤嚴于閫儀家人男女不肩比婢子有衹服者褫之危髻者椎之以是中饋肅清而家世亦寡子弟之過與家君白首相韭四十五而分寢談笑肅如也家君性孤介少幕中之交遇國事有所大疑輒歸質吾母母爲援證古今斟量情理言之曲中而止性本剛明不甚耐事以家君之不問

生產也不能欵欵與宗黨昵也常精心檢校出入委蛇言色之間以劑其所不逮然家君取予嚴而吾母從容四十許年則未嘗輕入一介也初入朝賜宴時與一司馬夫人比席頗通瑱環之問最後同官京師司馬夫人饋盤飧中寘金焉吾母遂大駭謝絶之其與家君同志如此吾母曾三乳男而殤獨衡一子愛恣之其訓衡不能如訓女然時示不言之教不孝每晡時省母母必問以今日何事隨相與商略家政旁及書

史一日飲于友人家夜且午吾母尚篝燈以待迎謂曰母已醉乎不復問所事事不孝襲然汗下自此非先告母不敢夜歸以爲常常以不孝脩匹夫之謹多茹少吐訶之曰汝得父骨未得父膽其誨教兒女徃徃因性牖化如此女家外家素無私覿遺里媪偶述徃事相風曰某某君門所謂賢母也而未有冷面拒人若是甚者也母曰其然吾以我之不可學彼之可然吾長姊從未嘗于母前言夫家有無季舅把總公每見

母寂寂數言肅揖而退亦其賢有以相成也燕居雅自矜重不笄不見童僕盛暑病甚必重帷盥洗而後迎醫吾吳之俗春日秋月婦女多之名山勝刹拈香佛前吾母獨足不踰閫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縱橫里中獨逡巡不敢闖吾門屬纊之日聞堂外鼓聲瞠目問曰莫得淫祀其貞心正氣至此猶不衰焉是日辰刻長孫女過李氏來見猶披霞帔見之諦視曰好做人已屏人而語家君諸僮某可任某能任而不終初不謂然既而果然又面徐氏姑而嘆曰人間福不可過享吾一婦人而朝三宮位一品一可死吾夫如此吾子又如此二可死婦道無遂而吾惠譽施閭里亢甚矣三可死呼所自繪朝天圖屬不孝謹藏之使世世子孫無忘報竟以是夜不起矣嗚呼痛哉就母三言衡猶謂吾母年不稱德食報未竟而至如不孝衡者生年四十第解開口待哺而已曾未待一日之勞申一日之養而吾母猶以爲子嗚呼尚忍言之哉吾母生于

嘉靖癸巳八月七日歿于萬曆戊戌七月四日得壽六十有六嘉靖乙丑以家君編修考滿封孺人萬曆癸酉以諭德考滿封宜人丁丑以正詹事考滿封淑人丁亥以累朝訓錄成封夫人癸巳以太子太傅考滿封一品夫人子一即衡初娶嘉定金孝廉女繼娶長洲徐上舍女又繼娶華亭馮孝廉女女三長適周秉忠今爲中書舍人年三十三卒次即守貞仙化世所稱曇陽子者也又次適監生吳嘉徵孫男二長鳴虞先廕國子生會恩授中書舍人聘吳縣申孝廉君次女未任而卒次贊虞今名時敏聘崑山李吉士君長女孫女五長歸崑山李孝廉子轂庠生次諾華亭徐金吾子本高又次諾同里吳上舍子鳴珙又次諾李叅議子宗之又次諾黃大尹子翼聖嗟嗟吾母已矣惟是婦德女儀徵于婣族閭里之口者信而有徵耳然歲月久遠知母于母者十四五知母于婦者十之一而已不孝蓋嘗私儀吾母于古姬媛間以才識如彼使當

搶攘嶇嶇嶇之日何詎不能如辛夫人之明鑒洗
夫人之大略今幸而緩盛處平僅僅表著風義
于治家教子間其一班耳雖然以視敬姜禮珪
亦不啻過之矣今衡幸晚叨甲第而吾母已不
逮養俯仰百年不與草木同腐者止此墓頭一
片石耳用是一字一泪姑猥雜陳之以俟
大君子採擇惟哀憐而賜之言殁存幸甚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祭文

祭董青芝　代父

禍福相倚忽如轉轂蚤發之花再實之木風霜
疼之蠹穴其腹死不待老一何浮倔君祖我師
惟　帝后夔鴻名碩功造福孔夷簪組世耀綏
逮孫枝惟君國器白圭朱紱開照詞林攬秀藝

帷精神炯然如囊處錐一戰而霸三鼓未衰寸
頡迅驅萬象爲開洵都且美多藝與材延英建
禮于焉徘徊一鳴驚人掛冠歸里樸滿自戒載
戢盛侈求榮得辱駭浪橫起陰陽中賊神錯氣
否嗚呼哀哉我哭我師時維暮春維君兄弟聲
名嶙峋且弔且慰曰有後人無何季夭弟覩兄
迎勞勞送死并殉以身慶弔相隨無已太頻華
屋鬼瞰弃骨犬狺耽歲爲雹蚩蚩之民先民有
言死欲速貧緘詞酹之淚潀沾巾

祭潘印川司空文　代父

昔人治河欲令北還今藉以漕若喉與咽瀆之
爲義達海必專今合大淮益以百泉慄悍蕩滴
數倍于前今上之初洪水用堙河決北走淮決
東穿簡用潘公荒度是肩千里之內足迹遍焉
討論遺策惟平江瑄人力濬河不如棄捐譬之
畫胝終不可鑄宋嘗用之功用弗沿以水濬水
且灌且湔水行地中順其性然有物束之道乃
不遷循河南北于淮東堰于畚于鍾壘阜蜿蜒

一老胡不慭遺嗚呼哀哉公歷三朝獨爲元臣
凜凜如秋蔔蔔如春晚在漕渠屈而復伸胼手
胝足殆于沒身苴鏬補敝以俟後人匪言之難
任者苦辛公雖云亡昭昭者神乘雲馭風呵叱
星辰何不速駕翱翔河濆鞭箠陽侯數其不仁
河淮歸休兩崖生塵陵寢不驚惠此萬民緘詞
酹公不覺諄諄公如聞之不笑以囅嗚呼哀哉

祭季竹隅廉憲文 代父

嗚呼哀哉白駒決隙野馬驟空夷儀顏夭視天

遥邇相附以迴以漩前後出入踰二十年不知
其功萬艘間間士炊陳粟鼓腹便便嗚呼哀哉
萬里濁流有泥如饘日錙夕銖亦能塞川幽賁
不通膈滿腹堅豈不念此計無百全事窮而變
因勢作權若先擾之替責萬千不能爲時黃髮
無愆嗚呼哀哉天災流行洚水蔣至汎瀾無極
如人客寄浸淫園陵松栢憔悴上憂聖明當宁
而咈旁求嘉謀討論故事公于斯時奄忽厭世
築室道旁功是用躓盡問工師何害何利維時

夢夢孰如公之駿福而大年考旋而令終等王
孫之曠達齊陶令之從容啓手啟足歸全鴻濛
身雖莫贖涕將安從所惜者天不憖遺一老使
之挽澆薄而敦龐惟是俎豆寄于桐鄉而芹藻
待于學宮懼著龜之不靈澤傳世而易窮緬惟
明德如宮鼓鍾公不自言人能知公曷知公操
六年袁州近火勿焦曷知公仁狹踰既誅沸釜
弗薪曷知公直冷面嘆人怨不蔽德曷知公廉
葛衣以斂遺經在函世之惰窳俗之敗圮長友

少讓士與隸齒猶庶幾畏彥方之知式庾桑之
里聞杖則趨望扇而起而今竟已矣嗚呼乎天
道之不可問兮前既奪吾子期獨靈光之巋然
今復棄我而如遺將元氣之不可攬結兮何老
成之遽萎與巷市以同痛兮亦吾私之足悲其
甚之生也輩行後公而公辱以肝膽見推迫于
父子三世受知情誼不薄且譽且規建午之月
不疾而吁沐浴告終飭巾待余曰將觀化反于
吾初余笑謂公生亦不惡蟬饑蝸飽總不離殼

則學宮之芹藻不知經幾春秋而桐鄉之俎豆且化而陳陳矣自惟閱世憶我同升車馬憧憧日舞長安之市而兄獨短衣長耳囊襆被以逶迤然未四十年吾見游龍流水之門過而不睨者半矣而畏壘之尸祝方鬱鬱其如新盖居今之時非世仕宦非名公卿而得此于鄉邦者亦已少矣既公論之久定而何待余言之云云仰兄墓石實余執筆彼曝腮而杂頤者倘怪兄之豁刻自處而疑予以過情今兄之沒又十五餘

卽此腥髏是名淨樂飲之食之公幸勿却豈日車之既駕兮曾不可乎少延指凉風以爲期兮乘白雲而上仙忽羽葆之西流兮燦箕尾之列懸顧余勞生猶未息肩孰是範模孰是陶甄今或推爲後生之長而悵乎其若眯抑或横負以蒼生之責而瞠乎其不能以自前公乎公乎生死我憐靈而有知聽此一言

祭張赵潛憲副文 代父

嗚呼日月不淹久喪國珍祖載自茲旒車轔轔

年矣試觀兄之子孫猶能枕經味史于公庭案牘之外而知未斬君子之澤抑或支離迫迮于窶丘之瘠壤而益以徵清白吏之貧此亦足以裕後昆式晚進矣而余庶幾其無媿于斯文自茲以往茫茫松塢宿草浮塵此賢愚之同盡而何獨于我子乎含噩也

祭邵玄沙文 代父

吾見先生如病木之頹唐跛鶴之徙倚者十五年于茲矣而德以老而益邵神以癯而愈清凡夫素王之微辭柱下之奥旨隻字剖蒙片語發篛類皆其晚歲所刪定而發明即其囊底餘智尚能含軒漱岐凌倉諺望扁而十室之外不聞其名今天下博物洽聞之君子蓋亦有矣顧孰如先生之形骸稿木而大小叩以俱鳴又孰如先生目視昧昧足步索索抱膝偃處于尋丈之內而迄無呻吟愁嘆之聲此其所得有過人者而寧惟是擅一得于明經蓋古有御史大夫跪授濟南之簡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此非其所

受者貴歟而今也腹笥日鑛之無日而
卒老于諸生蓋後世少貴而老賤吏貴而士賤
詞華貴而經學賤爲日久矣而公處此三賤之
勢而猶能使長吏式閭學士問奇表表其如是
者則斯文之尚未墜地而庶幾寄興起于後人
小年大年爲身爲名蓋先生之壽也久矣而獨
介然以久特稱也耶

祭王崑崙山人文　代父

嗟乎游道之辱甚矣士皆藉龍門青蓮之口踵
濟南瑯琊之牌以舌爲鋒以氣爲機宛轉鳴嘶
忽而齧蹄尋常杯酒驚濤怒磯使人名附而不
能釋心休而弗敢違顛倒爲用無脛而馳若而
人者吾見其虛往而實歸矣而君獨彼我雙遣
喜愠兩遺博而不辯高而不危酒天爛熳浮家
宴娛矢爲詩歌不主一詞嬉怒笑罵墨花雜披
其樂也興廣而志深悲也貌瘁而神怡耶耶乎
若春山淡冶而欲笑翔翔乎若空絲綽約而自
飛未嘗縛小乘之律而祝巨子之尸固宜其足

迹所至僅僅餐武昌之枯魚囊長安之稿葉攬洞庭之窮波飽五臺之乾雪而畝頭屋角曾未有所增益以爲子孫之遺盖其取資于游者薄矣而海内之名儒鉅公卓犖而好古者皆愛君重君以先死托君此不愈夫名附心怵而謬托爲相知者耶余也不佞顧辱君于騷壇酒社之外以風義收之五月過我自歎吾衰健不如犢往來無期桂老菊斑醉我一巵曾相别之幾時遽無疾而長歸也緬惟高尚今誰庶幾我愛孟子風流我師昔之頌襄陽者曰文不按古匠心獨妙行不爲飾動求眞適游不爲利期以放情吾將借此頌君使後世采風者得俎豆兩先生于蓴江之湄而君亦可以听然而受之矣

祭江纘石中丞文 代父

大明中天寰宇晏如惟西南彊窟穴群狙蠢茲群狙鼓唇奮鬚或跳于林或嘯于途於赫斯怒六師躍躍篁箐蒙蘙久逋天誅乃簡命公白旄于于厥醜既殲厥宅乃瀦蛇虺之場歸我版圖

猱狖之種奉我簡書策勳職方　天子曰俞有
臣孔武四國是驅何以予之丹書剖符一朝東
歸白馬素車凡百在廷引領以濆公何時來秉
國之樞民之無祿碩臣云徂邦家之瘁有識欷
歔嗚呼哀哉公之閥閱累葉纓緌公之才猷當
代蔡著公在朝廷慶雲祁祁公在岳牧靈雨霈
霈太常紀功錫予孔時匪朝伊夕正位台司棟
棟中摧折衝焉資啜其泣矣豈惟吾私嗚呼哀
哉甲戌之歲我初識公意高一世人中之龍爰
來于吳惠澤融融猶敦故人物備禮崇于旌時
屏杖履俯同客歲之春泝潮而東辭曰憲老且
以珍從溝壑未先壯者告謝秋霜驟傾奔視不
暇生死之痛冥冥長夜一尊酹之聲淚俱下嗚
呼哀哉

祭王對南相公文　代父

遡公僇直以迨麻宣啟沃贊襄功在不言秉權
幾時身退遁尊一日考之霖百世勿諼前茲壬癸
政地落落余再召起欲前且却惟公一人爰斟

爰酌不以羨和而廢發藥爾惟日中天聽尚早
用人行政揆宰是司朝廷清明宮府宴娛衆正
彙征德輝謁而爭言憂危欲補龍袞逐臣纍纍
當此大蹇公也拂衣願與同遯巷牖未逢階陛
斯遠天下賢公比古大臣抑類諍臣重而不親
揣影得形終隔微塵人情參差反覆背嚮嗔或
鬪之喜或緣上無示異同厥朋乃喪不濁不清
以知公量政務叢委事機猝來亂絕紛絲崩雲
駭雷時然後言劃焉心開不戁不悚以知公才
緬惟大臣不專一美前謀後斷陽張陰弛公抱
兼長次第就理道之不行不可遂止穆穆盛時
堂堂相謨不遇砥石先生相摩遇而魚水其又
如何人知其一不知其他時之徂今天地墨墨
嬰鱗求怒怒不可得羸角求去去不我克昔所
咄嗟反覆見憶虎豹守關狹猷食塲巧匠鈌斧
巧婦無糧顧而太息羈魂徬徨公于此時寥廓
高翔豈忘先憂庶薄飧素于于里門飲食君胙
俄建 東朝使節西鶩追惟忠言寵以特顧海

內歡喜如渴見霓回苦作甘　我皇庶幾蔀徹于豐孤脫于睽司馬再入元祐可齊天不慭遺竟此隕落爲箕麗天爲雨歸嶽誰揚仁風誰潤枯槁萬目睽睽九原不作嗚呼哀哉余獲事公詞垣左右晚參國論心迹俱耦所幸秉成獨在公後襲公餘重稍釋罪負磨拂之詞百一見俞求開得閒公爲前驅建監闕然進退畧符各天一方而道不孤歌哭共之曾腹相告雲中鴈書數臨海嶠覩其德音遠領凶耗辛苦遺忠薄海共悼余豈有加聊寫我私榱棟無年菅稂焉資生死百憂并集一時釃酒臨風有涕漣洏嗚呼哀哉

祭曾植齋宗伯文　代父

自公射策大庭褒然蒼生之望積之十年爲時甘盤爲世綺皓豈謂不遇遇恨不蚤緬惟詞臣如玉在璞寂寞芝泥晻曖蓮燭霖雨未降雲漢則章無功之功不可測量虎觀石渠巫史紛若時維眞儒乃折其角旆旗厦九重隔之釜鬵時惟

大人言乃格心講席既專宮端載署汝保汝師
勿離表著鷄鳴寢門退公遲遲夙夜敬共絃誦
委蛇穆爾師言佐銓典禮閔勞以政左右我子
踧踖卜相欲予且屯曰聆遺老以付後人羽翼
既成股肱有托一德咸孚九原不作嗚呼哀哉
遡公學問所得者大志道以趨如的斯破擘帨
文章浮雲事功卷舒元氣冲融大風蕭曹房杜
曰姑舍是孔思周情不還有試奄忽歌梁道不
勝時唐虞三代想像見之汙不至阿衆所共許
用世傳經賸有餘語惟余不腆謬長教席弱息
晚成宮墻幸厠兩世之知臭味默乎天未喪道
文在茲乎公今已矣血氣斬然門生義故其徒
三千或火而傳或螺而肖非必韋平大業乃紹
虞淵赫熾如日且中公神行天庶幾無恫

祭陸平泉宮保文 代父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
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
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

老更寵以命使養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月實百
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嶽峙淵澄維公
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踈冥飛于終
或躍在初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絃爲君玄酒
爲母退也進基不課而最歷官七年坐致卿位
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啟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
罷官人謂太早匱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
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公未衰天之福公可謂
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心小偃仰林泉四十年多

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
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墻以趨半面爲師
片語作模間演三車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羣狎
鷗鳥比聞籃筍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塡闉
以公神王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
翛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
蠢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霖雨之膏厥施
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
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嗛然者藐予後進是誨

是攜實仰先正鄙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刑

祭孫虞湖封公文 代父

嗚呼慶以善積豈必身值如彼力田父種子獲生亦何常死貴其得得全全昌不爽厥則憶公與余庠校頡頏垂垂腰圍便便文章百畧雜總五經鏗鏘誰無雕縷公也才長誰無鞶帨公也辨藏磨揉自練如劍含光灑然奏刀寂爾處囊老及歲薦伯已登仕蹉跎驥足竟後駒齒可以一戰我舌在此僂而受命曰余有子膂力方剛爲天子使教之鳩工教之作牧以有譽處惟余之穀一豆一笻衎衎饘粥乃刑室家用表閭族客歲之冬寢而弗甘父海以東子乃漢南猶來無止啟夢而占栢堂森森差次五馬烏吪鵲喧子拜堂下且喜且悲跪進杯斝載寵以來有皇絲綸絲綸維何黃綬朱旛卧而拖紳二豎迸奔逾臘度春乃謝行館八袠非修逾月非短父之貽子君子之澤爲弓不售爲箕乃食子之報父

邦家之慶食子未豐收子則竟兩世誼深能無
槩然雖不百年其歸則全我哭以歌進此一言
靈其夷猶無墮情纏

祭馮勅齋翁文 代父

維南江翁號鈇御史慷慨千言已濱九死何以
不死公爲之子公時十三斧鑕負背齧血上書
請以身代搏顙而號聲震闕内 帝念孝子乃
原直臣豈惟全臣并全 主仁間關遠戍歸老
房闥夙夜祗事終始無越滫瀡必親粥饘苟活
人情所難干公爲末公自發科以迄宦成歷年
六十禀于一繩純法純師是訓是行既廉且善
自誠生明六計無殿六德允升介然懸車爲鄉
先生邦君乞言後進執經公退逡巡謝曰未能
迨啟手足乃免戰兢爲世完人以配閔曾億公
救父死不旋踵猰貐磨牙不戁不悚晚來視身
不乃太重墐戶塞兊若珠養蚌能剛能柔君子
之勇游宦累世似耕石田僮僕苦饑蓋棺蕭然
乃睠三族乾餱或愆汝寒我袴汝突我烟能約

能施君子之廉豈無華望累組列戟其禮先亡
文將焉適斷斷孝廉先志思繹符彩孔揚令聞
日積不濬而長君子之澤世爭高談公也允蹈
深慈篤謹二氏所誚比臨大事瞥爾一笑百年
情纏如水破泡不師而證君子之道君子人歟
不得而見世趨日靡俗械多變澡僞雜厠心駴
目眩所自幸者識元紫芝重以姻媾仰同襟期
子孫共敎耄老共規歲寒之盟寤寐矢之今公
已矣吾焉取斯匍服几前一薦素詞雖欲不哭
其能已而

祭吳平山太守文 代父

余初知公實以文字公之知名則以吏治以所
長鳴卒以長詘直道而行罹此羅罻公論欝紆
大命亦訖嗚呼哀哉公爲廣陵民譽遠騖大比
禹稷小亦召杜汝歌汝舞我粥我袴彼何人斯
噂沓背憎乍賢乍佞萃此一身公則奚卹咎在
鼎鐺何以徵之道路之口身處脂膏嫌怨多有
世人褰裳公也濡首世人塞耳公也胼手爰稽

民利五塘肇開夾爾陂濕乃田汙萊通商集事
鳩工庀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有穀如山累茲
崇臺經營次興論建漸廣議濬海門議峙軍賞
不顧局旁或難其上百緩一急獨將安之有隙
之妻日增月滋奸商蠹豪有舌如箕百爾孱民
攀號焉施拂衣歸來小試治生五畝一丘乃杜
乃杭滯穗在場遺帛在籯含飴之餘以惠故人
余自賜閒畏見嬰組白頭門生相對楚楚憤不
可吞亦或時吐余笑謂公世事如許幸茲明農
從爾學圃五月不見栝爾溘然長才壯志盡委
夜泉公今逝矣竟何如耶惹苡不珠園葵自花
孝弟力田貽厥則奢駿發其譽尚大爾家所相
慰者如斯而已眼中茫茫逝者流水誰爲後凋
獨爾先死百年之痛釐此哀誄

祭顧冲菴司馬文 代父

辰巳之間島寇外訌鍾鼓弗揚東顧而恫疇咨
在廷孰奏膚功廷臣僉同曰惟顧公公之壯猷
兩試輒效其忝越籓有甲而噪藉公容畫馘彼

勉暴功成不言全浙有造其在遼左萬虜闖垣
雅歌壯飲名王夜奔玩弄狡夷如牧犬豚左券
在彼選擇而使固曰制閫不禀中指馮河非勇
閉戶非蔥羈馬在我既弭其耳奏事萬言忌者
始囂當權萬鈞旁觀一毛樂敗撓成有聲嘈嘈
人謂我公終始乃事公曰實難去以明志吾言
不驗社稷之福寧我長才窘爾尺幅山傳內憂
羊公外睦忠臣有心永矢弗告暫緩邊籌命荒
土功求者愈迫應者愈慵角巾白袷歸我故宮

湖中鴟夷山下赤松酒酣耳熱慷慨疇酢遼陽
雪甚洱海波惡長鯨短蜮毒霧噴薄幺麽七尺
不任咀嚼顧我阿游欵段蹻蹻人生幾何兄弟
孔樂絕口世事我遨以遊如聞姓字尚走夷酋
數窺朝宁司馬在不有翁矍鑠亦藉老謀忽焉
淪喪緩急焉求百年畜艾竟委蒿丘嗚呼哀哉
某托年藉四十許年尺短寸長不我棄捐賞其
貞孤謂拙爲妍公之歸田先後相逐急難兄弟
如救頭足犯千里浪似赴比屋今我不見三年

于茲以公不來悠悠我思俟愁之間鼓枻千邁
愁何窮期公命不待嗚呼哀哉猛虎隕山憂我
藜藿蠢茲鹿麋不死焉托匍匐几筵老淚不禁
長淮湯湯知我此心

祭唐抑所詹事文 代父

追惟闔茂之歲公首廷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
蘭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厦疇咨承華
啟沃且領宮寮且貳宗伯既殫厥躬且以人事
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開大冶而造士盖極人間
之榮貫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
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契
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
予假淑問峩峩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
日昇海沉月出星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求巖
築而無憑有鼎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
榮履盛幾不過虹光蜃彩而何足以慰公于九
京也耶當公始進余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
日第見公爲諸生時呴呴讓言循循讓步好不

旁錯交不外鶩則以爲處子之守面如削瓜行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仕也而朝譽日新余歸十年耳之所聞十倍于前有謂公雅志經時於一切朝典世務如刃游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逆屏于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故竟日笑熈而自不敢于以私者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智圓而行方形弱而神王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人情且旦夕符矣乃一旦藏雲畜雨于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用之身久留于天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長嚬也

祭許敬庵司馬文 代父

惟公筮仕四十餘年淆而不濁在涅滋堅清眞寡欲氷鑑斯照秉心塞淵牝騋斯效關西學鳴公操之衡桂林風清公樹之屏爲牧而牧爲撫而撫浸及苞稂化比膏雨閭閻隱恤壇場遠憂

衆所忽遺公是詢求畎畝塗泥車撬胼胝衆所
褰裳公必身履徘徊卿寺及貳留樞罔不夙夜
以副馳驅咫尺台階曷不少待納履而歸畏途
有戒蒲輪不還箕馭如駛梁木既壞榱棟曷倚
嗚呼哀哉遡公之素善不近名誠能動物清反
畏人實政在官實行在鄉孰培其源學問日將
維學之衰邪說簧鼓儒釋紛揉律破文舞援神
稱天有喙三尺躬之不閱披猖狼籍幸有眞儒
攝衣登壇如撲燎火如砥奔瀾具曰予聖翻謂

參魯文之未喪論定千古是謂不朽匪惟立言
信而可徵有平生存惟我交君彙征之始藉之
金蘭不我遺鄙癸巳之春我趨赴召公來執手
予是誨導與子偕隱逸豫無期曾是不來悠悠
我思如何契濶竟爾奄逝我足不前我心若刺
束芻陳詞几筵巳陳知巳之感愴然如新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轂 校

祭楊安人文

嗚呼蘭產于階蘿附于松下緣綺石上撑虬龍固宜其歷時而不凋望春以向榮而或夭于蛣蝠冒于網蟲曾不若棲巖阿雜蒿蓬得以謝叢薄之凛秋而噓長谿之凱風是殆天耶人耶幸

乎不幸乎使人涕出而無從若安人者爲名公女爲名公婦内外兩家太白配斗蔭其枝庶以況冢母珩璜琳琅何福不有以爾家訓樹此閫儀嗃嗃治室孔潔以齊雍雍上堂暮鍾朝鷄相與守方至之日而毓初生之荑曷不百年于胥樂兮夫孰侜之溘委霜露滴滴去茲乎而適于何土死生周圓兮迭爲朝暮是孰苦而孰樂耶憯不知其故死之徒有四或以勞瘁或以困阨或迫生而鞠窮或伐生而瓦擲以推安人不居其一生而鐘鼎幼而暈翟豈無尸饔衎衎飲食緄佩之華莞簟之適且聞安人貴而能式興動居履必矜必惜語不揚聲笑不啞啞養疴以來禁足斗室飄風暴雨于何能及將兩嗣之珠沉兮致母氏之不老方繩繩其既來兮豈秋實之不早以安人之明達兮而寧破甑之是寶要之天不可知而数不可長短兮亦奚嘸于枯槁衡也夙事夫子如弟事兄惠徼新好指心以盟倘其不棄遂此鄙誠迨告于墓宿草且盈九原之

淚爲瓊爲瑩酸風入帷知我此情嗚呼哀哉

祭徐長孺母文

嗚呼哀哉某終鮮兄弟所稱同志者僅一二人而長孺爲之伯伯兄有母髮既垂白盖自交臂以來母憂而憂母喜而喜僾情欵之歷歷昨者兄色笑而語余曰吾母其未央乎齒豁者復出而髮之星星爲黑老矣病忘且泯情識庶蟊螟之不侵爰鼓缶于日昃豈謂霜雪之封漬兮忽又申之以暴風卒然而不知其故兮有語而未及終生死果不測兮彼造化其焉窮吁嗟乎太母盖不如意者八九洵死去之不可留抑何以慰魂魄于既抑遡所丁之艱難實含欝而何極早喪夫子吾兄尚孩半世一燈其生孔懷有子國士厥問謖謖慭不早貴以介翟服家世滿盈簪弭有輝中歲食貧至今糗藜爰念終始結恨百子何以破涕殆亦有焉昔者季路致歎于負米蘇躭慟哭于山巔情有盡于無盡吾是以知其孰賢如我長孺其心塞淵所以妥其親而使

之長不死者吾固知其有在而未可與人言嗚呼哀哉兮誰識其然母之視衡盖似猶子將齋三日而上堂修古人拜母之禮而母且不起矣更四閱年大髦届祥伯兄且夙戒予爲詩若文以佐觴余也心藏之而今抆淚以寫痛腸矣居常顰笑必問母飲啄必思母今以行李之迫予奠遂不及躬已矣余誠無以謝母而兄長公矣近慙朋友遠愧范張天耶人耶泣下滂滂生芻一束徐孺之堂焄蒿者氣在崑之陽有如不信視此誄章

祭徐澤夫

嗟乎澤夫何以死也盖聞天下惟不足于人而享有餘于天者或致神忌鬼瞰而斧斤相尋以迄于亡若吾澤夫則何以死也其德器渾樸祥慈敦于彝倫其與人重然諾輕施予折行交少賤者無所擇其于書少所不窺肆口所欲出而一澤于道德仁義醇如也然而埋頭博士家言三十年竟不得一第謂宜造物提衡補其不足

以償其有餘而今併不足者亦奪之天豈可問
哉夫死生常事耳即甚而顏夭跖壽亦常事耳
浸假而爲鼠肝蟲臂也可尋而蒸爲芝菌升爲
日星也亦可游蒐多變神理若存是皆不足深
論所恨恨者自吾澤夫死而天下人不貪爲澤
夫徼倖于醉醲飽鮮以娛弄日月其可痛一矣
又令澤夫循資尺寸亦可致通顯而不幸爲才
所誤使一片烈丈夫心耗磨于殘墨故紙間終
其生檢押如處子縮腑如寒士迨課功名于後

宛而老蠹乾螢之外無長物也其尤可痛者二
矣蓋余去京師纔五年耳歸而曹輩半非然孰
有圉圉以沒世無一日伸眉如吾澤夫余與澤
夫初指心于鹿苑繼把臂于鷄壇常冀其左提
右挈以幸無罪而今已矣語固曰飲不盡樽以
遺子孫然是兄之子孫受之于兄乎何與即兄
之隱德雄才津津在人談口者恐亦不免莽爲
虛烟蕩爲冷風而吾又惡乎稱之冀惟此悠悠
肺腸未便與生俱往俯而酹仰而號有風竅然

庶幾其憑而聽我耳嗚呼哀哉

祭弇州王公文

嗚呼吾弇州伯父之逝也當世失一大人斯文失一作者元氣斲矣典刑墜矣蓋天下人哭其私余家君哭其私區區衡又何言哉顧伯父有知已之言于衡衡未之忘也衡亦有知已之心于伯父伯父未之知也以伯父之靈必不泯泯草亡木瘁謹瀝酒以告幸垂聽焉自衡少時組能句讀伯父文則已心慕之然亦竊懼其風厲而不可近也既得見伯父又漫羨而無所歸心也稍習若見爲嬰兒而可狎也益習則又似汪洋而不可測也久之而如醉如飴見則不忍去去則自不得不思也嗚呼如伯父者衡始終無得而相焉殆古仁人也歟仁之爲德也隱其歸實吾見伯父落落莫莫施不擇人飲不擇客刻盡町畦城府以游于大同殆頹然自放也而持身則如白圭振鷺不染一介其胸函化工筆挫萬物眼底豈復有千古者而鄉人後進有輸德

菲善寧浮與而劇譽之酒酣氣振談鋒橫生嶽嶽若可畏而須臾波恬雲靜莫得尋其喜怒間甚者中以難忍之語不可解之釁而一語道破則終身忘之又或濡首急難斃吞救過不任德顧任怨而至老不以爲悔其孝友忠篤崇尚風義蓋天性然其至也民無得而稱焉蓋其連城寸璧表而出之惟恐人不知而其貞心亮節則非惟人不知卽伯父亦不自知至于不知而仁乃見矣若以世所豔說者稱伯父極不過一才士耳世卿耳一才士世卿果足以盡伯父乎伯父少以才大爲儕輩所挾藉爲前茅而繼乃自還也則伯父老矣其素所蘊抱奇每刺已論世事出其一二以爲嘗則輒已得讒毀報罷是人所云云乃以其不足者爲足而甚且以其不幸者爲幸也衡以爲是于伯父直一毛也迨夫奄忽彌留而神識朗然跌而說偈以愷悌多情之君子而一旦脫然至此然後知伯父落春花存

秋實不朽者其在斯歟而仁乃益見矣衡于伯父爲通家子伯父不徒通家子衡也而動以國士見許夫衡則何敢當第使高山在望日夜提策所不及庶幾隨短長自見而今已矣善誰與激揚不善誰與針砭吾其遂終爲鄉人乎此衡所以不暇爲伯父惜而深爲衡惜又知天下惜衡之惜者非獨衡一人也敢叩心抆淚而自叙其區區如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仲吉文

嗚呼哀哉人生蠓蜉總一夢耳彼愚蚩蚩誤悲誤喜夢短夢長夢榮夢辱如空墜花如風轉燭嚙然而笑噭然而哭誠知其夢何足控摶生死道廣奚事局促初子蠖屈困于塗泥筆硯不靈吹竽籬筵世眼青白世情雄雌子傲不問箕踞以嬉獨愚父子見而自失是千里駒寧久伏櫪就與切磋朝窓夜席玄言粲花雄文拱璧每一紙成滿座辟易余謂仲吉子殆天授才非偶然名豈人後弟子之文一何仙仙神鋒太秀容華

太鮮蜃采結樓鮫人織綃異而不常傀而不牢
文章小技道未爲尊盍剷而色務培其根子笑
謂我戕卿良規伊吾之業以循斯須富貴浮烟
何足遠惟俄然鴻漸自陸而達校書蔡閣爲龍
爲夔白月將旦繁霜萃思二監不仁忽而覆之
丘壑未暖芳草遽萎嗚呼哀哉天下皆夢孰若
兄短垂露在手流雲過眼讀書十年抱才八斗
所遇皆窮十奇一偶甫逋華藉半載而殁染指
大庖知味而已寡母雙淚孀妻一燈遺子在抱
遺經在籯好爲將護以永令名不腆老友涕流
縱橫子夢醒未吾言曹曹

祭長姊文

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九日衡長姊以暴疾卒于
京邸兩家痛不及哭太夫人在堂壽常不敢與
悲端是日也歲一周因哭忌如禮退而次其哀
爲文曰嗚呼余母十三娠而存者惟兩姊一妹
及余衡而四庚辰歲余次姊以仙去傷哉其之
終鮮兄弟也余妹少其七歲其與長姊童而狎

比長無間即其嬪于周也里舍步相接日相往來一飲一啄一嚬一笑不與某同無幾也然人亦有同室而磡磎同面而異情而嘖有煩言者矣若吾姊之事吾母也過于某也其撫某也過于其未嫁也有事就姊謀病就姊視古人所稱輟飯進粥之憂某未効一二而吾姊之劬心竭蹷以爲弟者則已厚矣形骸并肝膽共受恩而不知知恩而不報者抑又多矣盖余兄弟之相得讙如此余性落穆不能問滫瀡壺觴之細不幸再娶夭三娶又弱使余母老而拮据且離合人所時有也衡與姊一兒一女遞以父母相托乃可以相仗不然即信宿于外未嘗不心動也盖衡之一日不可無姊如此姊爲人仁而法善處人尊卑彼此之間而又曲盡顏志深得余母心天下豈有不愛女之母哉然而余母非夫人之愛女者也盖且憐且畏之即一裠屐甘臑之腴欲携以予姊而勿竟也曰吾女難衣食者也則吾姊之大凡可知矣夫顏夭跖壽之不足憑

也久矣吾豈望以吾姊之行徽契于冥冥顧吾
姊實端好動止有度余祖母嘗曰是類吾人孰
不期吾姊祚金服采爲女伴中靈光也寧意老
者反踣踬而哭少者也猶憶去年至前數日余
兄弟飲酒醉欷噓謂曰吾兩人自少相與漸壯
且老百年之後不知誰哭誰時念予孱甚即能
保犬馬齒必不後吾姊孰知晷未移而吾姊遽
爲陳人也今逝者已矣柰我父母何姑無暇遠
念即日下衡且奉二母五而東矣老父癯病誰爲
搔其痛痒而興居之不得已而汉晨昏冷煖付
之僮僕之手安不安也吾母在此兒輩無敢以
戚容見者然兩淚且枯矣歸而撫其舊游觸緒
成悲抑尚可遣日否也此衡今日之憂而積之
即終身之憂也吾姊有二子一女衡自子女之
可勿慮然衡亦安能必天下事果如吾意而即
使如吾意衡能赳吾姊目而使之視耶嗚呼痛
矣嗚呼痛矣人生眞百無足憑百無足恃矣所
覬者身後因果耳使因果無耶去勞就佚亦何

所苦而使其有耶則以吾姊之樹德不報死必有賢于生者衡豈以吾憂生而悲姊樂死哉蓋吾誠不爲死者痛而惟是生者之痛不忍言不能言以至于無復可言也嗚呼哀哉

祭徐長孺

維萬曆壬辰二月日徐長孺兄計聞京師其友弟王衡哭不及位越明日遂治裝東歸又越月而始獲以炙雞絮酒酹長孺于干將山而哭之以詞曰嗚呼吾夢汝也而來也耶吾哭汝也而聞也耶而聞也而不來也耶則吾果生也而兄果死也耶以兄之孝友惻怛外逼內方德與齒俱進也而死以兄之荷采紛綸天與以黼黻之性而不克振也而死以兄之早謝榮念棲遲衡門其取世資如此薄也而死此三死者人皆知而憐之乃人所不知者吾始識兄斷斷然繼乃恂恂然晚更莫然見其叩之不應觸之不怒迫之不起粥粥乎其無能也其似不得已也如樹木者盡削其附枝駢蔬而欲蕃滋其碩

也志若癡機若黠忽焉而似無情徐察之而若有係也如海燕之壘巢采浪花于龍頷蛟鬢之下而未有所泊也其乍潛乍見或在城市或在丘廬也如山猿穴鼠衆草木之實以禦冬有待焉而以墐戶也今葉則落而斤樵巢將駕而風雨翅秋未實而野火燒賢者憐其不盡于彼而愚者笑其不驗于此以命則觴窮以事則兩廢嗚呼天乎尚何言哉衡生乎多忤寡合年二十而交兄又一年交仲醇始知天下有朋友旦暮偃伏不日則月猶勞思慊慊如窮未足中間以薄游長安別兄五年其五年也猶隔世也今兄死矣然常如在目睫眉間其隔世也猶隔面也昨與仲醇深談宿昔始不覺淚交于頤爲詞哭兄援筆再擲嗚呼情至于不可如何不能爲言而止也夫衡余非行實兄是謀乃竟坐是不克視兄含雖不含兄兄心我知耿耿者物可否與歸其餘榮謝付之遽廬覺而瞭然夢其昧諸若兄之死乎未死耶我非兄而焉知兄之所如嗚

呼哀哉

祭王征叔

嗚呼兄之未可以死也人戀所有有復思餘愛
浪汎瀾劫火代除誰爲可死者嗚呼兄之不當
死也而伯而父以暨而兄仁明早世曷辜于躬
誰非不當死者總之人生去不可留林無靜葉
水無停流纖鱗弱草于焉沉浮等彭于殤相去
無幾君子世味雖僅濼指使君永年亦如此矣
嶷然而角頡然而弁發輒十舍戢身一棺有才

燁如有度穆如金玉其相瓊瑤其裾碎璧爲連
折蘭爲芻寒暑不仁炎氷作爐從少得死一何
容易歌泣相隨爲覺爲寐玉樓已成黃粱熟未
余初東歸時維季春與君握手滹流津津相君
儀采百類乃兄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君今澹然
亭伯眞死傷哉二良百身曷以伯也遺衊君亦
與符月皆當六腹此兩孤剝窮發生天之道乎
婺婦以康寡母寡母煢獨形神瘁瘁傷同志未敢

哭君于堂君雖少年吉履令終潤比衛玠年及終童欻收紫電宛化白虹朋友共悼請哭諸公

祭陳仲醇母文

我有良友曰陳仲子雪白蘭薰氷鮮玉美發爲文章磊落怪偉匠石所材良樂以俟人進不足子退反走春華秋英棄若敝帚何感而然曰有父母子實謂我人生焉如大樂苟存富貴無須親喜而喜日用亦餘我父踰艾其顏孔酡飲食衎衎醉舞僥僥母生則後而髩乃皤日惟觥飯小飲或過辛苦司饔我心如何久不見子職誰之故日月不良果奪子祜永號呼天如兒失乳啼不成聲擗不成數搶首叩地欲起而仆執手致辭去已不顧嗚呼哀哉人之有子旦樹夕殖力田望歲得寸覬尺暄寒不齊爰生欣戚至親家庭乃有市德人之有子智難爭時必旨而甘必綺而衣涸鮒曝腮龜腸朶頤曾參茅容得無恧而有待以樂諱窮何期惟夫人子學優不仕兒讀婦織兄飲弟侍苦節而甘好遯無厲菽羹

雉膏緼袍温毳天倫孔敦其樂泄泄歌斯哭斯其亦可矣鹿門隱偕趙媼化先曷不逍遙變化而嬗方死方生且人且天衡也不敏與仲比肩登堂拜毋乃瞻几筵何以寫悲有詞盈篇再酌之雅慰靈重淵始終之理以告我賢尚饗

祭孝廉周公謹文

萬曆丁酉秋孝廉周公謹以疾卒其同年友弟王某屬方奔走道途今歲戊戌又旋罹先慈之戚不克往弔迨冬十二月某日而始以文哭之曰嗚呼自古天地閉賢人隱其負才挾奇而死者盖亦多矣而何獨于公謹乎淚漣念曩者升沉離合之間類氣数之巧會而非但萍聚之偶然追憶廿年以先張季博雅公謹妙妍童子何知亦濫隨肩方其就試郡縣也太守下堂拔茅俱前誰司文衡一擠而顛當時人心見才知憐僉曰夫夫也即隤于垤而必不隤于山孰知自此以後吾三人之南之北差池燕羽而不得一奮者又幾十年戊子之秋何因何緣泊乎相遭

于長安之市而遂儼賢書以後先于是坐必衽結出必騎聯呼梟爭盧前槖後鞬曩之見憐者且沾沾左券在彼而侈然責應于天而今竟何如也張季者再上公車已倦游而爲小官矣某也半沉半浮站站若鳶韞玉恐輝束薪戒烟則猶故吾也而兄也遂淹淹邑邑而中道夭其天年盖嘗讀兄之文空水樓臺白雲鷄犬我固疑其脆而不堅而相兄之面火色鳶肩抑何以無一日之騰上而遽已灰濕而不然曷觀于曩者離合升沉之故乎夫既不偶然矣當其窮時何事不有而又何怪乎今日之長捐也耶某也數年以來車載脂而復懸馬欲進而頻邅出門戀哺入門呼天其所遭之坎坷慘戚頗類于兄而稍勝者百身萬死之餘尚得扶此支床之皮骨以臨兄之几筵嗟憂生之未涯兮羨逝者之僊僊願吾靈之達觀而無以結遺恨于九泉

祭王逸季文

嗚呼季子子衿尚青華髮未顛而片紙已貴名

字甚羶雌黃出口無翼而遷有懷風義願奉周旋蓋千里之簦多不知其姓名而戶外之屨又不餘力而讓前作爲文章高天深淵突兀蒼涼窈冥連蜷知者心折欲死而不知者亦瞠目撟舌而不敢言此寧獨承藉之高苞蘊之富而才量氣力已彷彿弇公之壯年華而實之實而虛之盖名世大用之器已具而特有待于造化之磨湔豈其粒實未收咫步未展溘焉頓盡而僅留此嘔心無用之俳語于天地之間今之高厦華居樽簋圖書生平之所樂者顧不足以少留而忽矣其不還固知天下有寄之物盡同瓦礫而獨怪夫英英精氣亦蕩如燈燼之浮烟人以爲季痛而且以爲弇公惜抑一枝不兩榮世殆然歟而名德大人本支百世又豈其累綦之不勝而遽已斷續于季氏之一綫徒使寡母婺婦之嘆泣學士大夫之咨嗟相與弔蟪蛄于朝霜而碧土花于夜泉猶恍惚冷垣敗壁鼠殘蠹蝕之餘光怪隱隱計此浮霞濫采何足以中鬼神

之忌而疑亦不過天道之偶然惟某與某兩家氣分道義所聯昆弟之好講自髫年竹素共商歌笑共延猶記酒酣頹峩褊褼辨難紛如人我熾然宛其死矣誰嗤誰妍嗚呼後死者安得不摧心于逝水而寄恨于簡編也耶

祭考功主事陸中陽文

辰巳之交余始爲人好我良朋以類見親于稽其類瘦松蒼筠夫惟我兄碩大有儀鼎則函牛刃可剸犀其腹便便經史陸離古今成敗朝野是非近指諸掌圜列若眉傍及竺乾柱下之詞既泥其流亦啟厥鍉發爲文章怪怪奇奇彩虹連蜷墨雲淋漓匪茲壯氣孰建瑋詞孰是人耶而止于斯憶初同志晤言一室兄語蟬連中夜攬幘喟然其歎日月如客素券黃符富貴可擲惟二三子僉曰不然曾是魁士而習稿禪國有大議抑秉重權湯沸釜焦口燥唇乾嶽嶽其冠揚揚其鞭必也是子生豈偶焉載沉載浮逸轡既頓晚而遇時庶幾左券徜徉留司其入巳巽

茫然大歸竟復奚論嗚呼哀哉遡交雲間已失二龍長孺首路兄躡冥蹤何癯何肥何阻何通繁霜悴之誰適爲容我哀斯人匍匐無從中夜之語以印我胸尚饗

祭金開石文

余初見君伯氏與同羽毛既豐猶未漸鴻俄青子衿駿譽蔚起既廩學宮咫步萬里且治文史且親晨昏太公有恙不能自言以叩國醫醫謝束手君乃覃思視此肘後鬼神牖君一投霍然以是得之其好彌專時有昌陽用佐飧粥出其緒餘惠彼殘篤君之尊人迄今壽康華髮宴如君也辭堂嗚呼哀哉惟予好君匪獨親識家人兒女厭于乃德爾邑爾家逮爾侘倪君以身事各慰爾私聞人急難奔赴僕僕刻心攢眉如鑱膚肉存此一念何事不克小者活人大可活國大用不究人或舍諸大德不壽天道何歟閭里痛君百歲如寄辛苦爲人以致盡瘁余獨慨然何草不萎君歿見思且有永貽曷以貽之視君

之子三雛翩翩君乃不死尚饗

祭鄭司理文

嗚呼自三年以來官于吾土者樊令早零鄭君繼夭而吾漸疑其無天自古之廉而未必福者盖亦有焉或矯而亢已劌而傷物若寒泉瘠石理不能潤草木而二君則有間矣樊如秋雲之静而君則更被以春雲之温胡其同窘于一命而不能以自前君爲司理吳民稱之一以爲佛子一以爲慈母葢往往以君子推小人之腹而以牧守行法吏之權吾常見其行部也騶御不備厨傳不飭若無戀于再宿之桑下而其處官也拔葵于庭懸魚在門曾無改于半席之青氊故常虛心平氣以伸上官之斷而上官自不欲行其喜怒常僂躬善辭惟恐傷衿紳之意而衿紳自愛重其居間彼雀而角者焉懲而箝其口彼虎而冠者焉怵而膠其拳吾常有兩言頌君仁能勇虛生明盖其效如此吾乃知鈎筩之不若肺石而束矢之遜于蒲鞭初君有毋就養邸

間霜露不時疾病俄纏毋不子留丘首西川子不毋見腸斷吳天萬姓喁喁百身可捐祝有益乎胡不永年聞君毋子同病于邸時皆有彌留之勢恍惚再甦神靈默旋蓋修夭之定久矣安知此數月之命不爲吳民而延耶素祧翻翻靈今還矣俎豆之民多于攀轅豈惟世好有涕潺湲丘里有言吾以矢志勿諼而已尚饗

祭黃龍田文

憶初交兄余猶小生兄已鉅儒余學未成兄名且宿余之登鄉書也齒非少矣兄又後十年而得雋得雋未十年而與世辭以其小成雖貴猶賤以其晚成雖壽猶夭此余之所咨咨爲兄惜者也兄之爲人粹乎其温也舒乎其容也頹乎其順也當其屢戰屢北笈殘簦敗而不見兄之色愠也醒醉滿堂嗔笑橫起而不見兄之色遽也象而爲文鳳羽肅肅鸞鳴鏘鏘雅步徐言弗蹶弗張是其于德爲長者于相爲壽者而竟以十日博士死耶先是數月余從叔祖伯栩亦以

六月博士死其死也人或謂其文如奔流不止也如過電而不收也則兄何以死焉倘有命存非人所得而相耶抑兩君之宜遇久不遇善窮者卒以窮終耶夫是區區者爲福幾何而皐比不蔟席首蓍龜不沾唇寡妻弱子廬舍無所則曷不如東家老諸生束書以嬉需次歲月蹣跚一氈亦煖亦飽又奚以齒霜踐雪抱牘上春官爲哉嗟乎裳甫死則已矣旦暮等耳惟是春風冬日之德定足以穀子孫渾金璞玉之度猶足以表後進余其敢忘謹抆淚以告逝者尚饗

祭張伯隅文

我思吾友如金如玉文既有餘質非不足積學紛紛耻以自負在某業今是亦不朽豐肌麗詞副以神理勢則倒峽機則激矢南宮揚藻魁名嶙峋東壁虛左竚待俊民歛足以俟不中芳餌無兢之地君子所止桂玉三載苜蓿一方寒士之債貴猶未償人其舍諸清華爰踐如彼蘭馨不風自扇春夏二司拾級以升咫步要津退然

後人若萬斛器尚虛其半未滿而傾朝野所歎嗚呼哀哉維先中丞業在鼎鐘襲珪累紱亦足以雄君獨俛首窮茲一經虎丘之麓虎橋之濱掃葉以書拾橡而飯毛羽未豐其志已遠時亦豪舉徵絲選肉退而泊然徙倚修竹生平情寄亦澹亦濃覈其歸存乃見素風京華要官賃衣貸食苞苴之問望門掃跡膏粱華腴曾是爲難不難而難我未敢言嗚呼哀哉君今所遺僅此弱犢誰其食之君之鮑叔非毛非裏爾收爾贍善人之窮義士撫劒以此思君君眞可思二三知已掩涕謂之蒐今來歸目可瞑矣高原膴膴中丞在此

祭郫令顧二懷先生

萬曆丙午某月日郫縣尹二懷先生之喪至自蜀中其門人某束芻絮酒酹而哭之曰嗚呼先生白首一命尤可言也萬里一棺不可言也豈曰無才綆修汲短豈曰無年轡長策緩制命在天人復何惋師有難兄爲宮贊公伯仲競爽承

家亢宗清白共矢文藝共攻宮賛如泉淵渟春
容先生如潮滉瀁冲融搖筆成彩噓氣爲虹自
舞自歌灑然意得摧鋒破堅儕輩辟易不挾半
刺夜光湯擲數逢知巳每前其席垂登而躓十
年崎嶇小伸大詘卒困公車青氊墨綬相去能
幾有民人焉是亦吾以介在一方蠶叢之都平
生慷慨孟門康衢蜀棧可梯陴筒可沽不負書
卷不羞妻孥氷蘗素心霹靂老手脂膏非潤紛
錯立剖民譽上騰薦剡且走胡然蹷蹷柳生其

肘委命遐荒竟阻丘首嗚呼哀哉我思先生勁
骨隆顴黃面老曇赤脚散仙自小去乳不近血
羶紫莧白茄若將終焉中道食肉非性所便五
斗官俸一飽而塡何怪此生遇合奇邅嗚呼哀
哉惟衡事師年尚童子擊蒙訂頑醯覆全啟彙
征之歲踵師高步在衡非蚤在師且暮辛丑南
宮鄙獨先驅在衡巳暮師將何如窮達之感成
我之思時時在心矢報勿諼師今逝矣生死絕
矣有淚如崩不可雪矣流水高山輟弦以待輪

扁之傳則諸子在

祭歸烈婦

萬曆三十三年其月日歸烈婦以殉夫死烈婦者吾太倉陳文學女也歸氏之賢者子慕傳其事而州人王衡酹以文其詞曰偉哉夫人傷哉夫人計其生也事夫之日短事舅之日長其死也不足以生死夫而或足以死生舅曾不一反顧而畢命于尺練偉則偉矣倘亦死有餘責乎夫謀生萬端擇死一路其始勃然湯火可赴頃

而色變再則却步奄忽之間徑寸之地慮短慮長慮仰慮俯化百鍊爲繞指漸蘭芷爲鮑臭者則是之故矣夫人惟義不反顧故能死一反顧則屈曲情塲膠膠囿囿豈復有死所哉三從有時惟一是趨婦不見夫猶女不見夫所從者室而室穴而穴矣如塗車芻馬枯腊與俱焚亦不痛斬亦不殊吾分長畢奚他之圖彼山頭不化之石西陵同心之栢死情情在其變何極爲溝爲壑爲蟲爲蜮孰與死義震雷皎日其尤異者

夫人既以義捨生夫人之母又能以義對女饑寒可忍且慕可捐名不可啖彼何慕焉母之教耶女之化耶吾不知其然要以有范孟博王彦偉之子當有是慷慨引義之母其有是母而子爲孟博彦偉不難矣夫人死矣夫人安矣

祭叔祖堅吾文

嗟乎公之死也其眞夢耶世盖有夢爲鳥而翔于天夢爲魚而泳于淵瞥瞥然惡其覺者矣豈必咀藥枕上分香床頭者之爲良死乎所恨者我公一腔佛子之肺腸千般豪傑之作用尤能熊未報之苦心斷輪未傳之老手瞥焉風馳電掃于一彈指之頃而莫知其由今已殘之夢不可追未完之夢不可續徒令人若狂若瞀嘐然撫心而慟耳世之知公者文也其知公未盡也世爭竇趨公也堂居世鳴空鏑公射畫的世喜咀商刻羽而公如霜後鍾世艷時花美草而公如天半松以是名譽揭揭而與世抹撥三十餘爲諸生傍四十而登賢書餘五十而爲鄉

校師不我知也人則爲之雖然以好公文者之多不能使公貴以不好公文者之少偏能使公賤其極也吾以百千君子之愛公而不能贖公生以一二僉壬之憎公偏能詛公死饕詖老壽而食人賢智奄沈而下世此其爲誰惠誰逆何黨何仇有天乎無天也公雖大用不究然富不足以潤書生之屋而已足以望窮親之腹力不足以賛官長之平而已足以化戚里之爭澤不足以濟天下顛連之病而已足以造二三孤嫠

困抑者之命吾儕見公之識鍊而心精行端而志厚又其度舒舒其容于于嘗戲相品目曰是且爲名牧伯又曰是且爲佳司空今一一不驗所可見者唯是五十孝廉猶能使明經之價貴半年博士遽能使廣文之氊熱至于生徒執子弟之戚師儒登尸祝之筵以是爲觀大受之一節而彼其全才兼器則杳乎與體魄俱逝矣嗚呼痛哉公今已矣百緒茫然奄奄病婦日儗先公死而不死煢煢寡女求代公死而不得死而

公獨死向所謂孤嫠困抑寄公以命者公今又以其孤嫠困抑轉寄人以命矣吾又安能撫公視而使之瞑也維衡與公分雖祖孫年則伯季三十年曉窓夜燭半壁同寒三千里風馬雪驢一氊共煖肝膽眞合涕泪亦雙戍之年公留我歸幾爲我而投筆丑之年我進公退欲爲公而擲冠當時胸次一何介然自今思之夢短夢長夢得夢失揔付之龍門一坏土山陽數聲笛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祭座師黃葵陽

嗚呼哀哉先生之徂寒暑遷矣輭車祖載旒旌前矣松區蕪蕪霜露鮮矣風華掩翳隨寒烟矣追憶先生懸車之歲以迄于今丑甲一週類天道之始還盖不惟入幕故人慟西州之路入室弟子濘龍門之土即平日格格不相下者亦吞舌而自悛如衡之不肖向者盖嘗以尺寸之進累先生矣而今者又或因以致妍嗟嗟得失寸心是非千古彼區區甲第奚但不足以榮辱先

生抑何足以重輕一士而胡世論之錯然意當其水火爭鐳箭鋒當弦攘臂相仍其孰舍旃一旦身退矣且死矣人我是非畢投于清冷寂寞之地而蓋棺之論出焉吾乃以知直道之不終亡而頰舌之無權雖然衡何人斯衣鉢僭傳代師受名亦代受羶毀極之譽譽極之毀吾亦安保倚伏之所終而直以信之于天所甚痛者忽忽自循其冠服不及旅進師門更受當官之戒而所終身誦者僅僅此拂巾衽褐之初言草行宿矣酬知何年嗚呼哀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疏偈跋

圓通菴重建佛堂疏

圓通菴主眞月者欲闢其故菴居托其姪張伯新乞予爲募緣疏予素不解此竊疑佛者頭目髓腦之不憂今無論琳宮梵宇滿天下生民之膏血殫焉即三家之市籬草開林者百百十十

而未止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心疑之久不爲應一日閱佛藏有張拙秀才者問于智藏禪師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曰有張曰曾叅百丈皆曰無師曰先輩有甚血肉曰一山妻與兩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肉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待先輩似百丈時一切皆無爲之悚然汗出今吾輩從頂放踵自朝至暮何事不有而獨此象教有也與哉且世之以業見爲低昂久之均之土木也見名都古刹之雄麗寶香纓絡之莊嚴則傴趨膜拜若崩角焉其次則揖而聽之又其次則袒裸而對之矣夫有則俱有矣雄麗莊嚴于彼而痺陋于此妄自菲薄夷蜂臺于蟻垤于心安乎此眞月所以有請也三尖嘴枕河之岐去州治可三十弓其去學尤近使粗有棟宇可容龍象磬清月下梵發潮前與鈴柝絃歌之聲相和答亦一佳境諸檀越倘有意乎

重修天妃宮募緣疏

天妃神者林姓閩人也生含冲氣道代天工肇

領黃符主盟赤嶠九天飛寫凌烟水以若空半
餉行光歷滄桑而未老迫海外濟頻危之舶乃
眉州創始祀之基爰立宋元代加封號肆我
昭代丕著威靈玄篇應嚮而不窮悲願有呼而
必應遂使當食使者萬里來秩稱之艘樓船將
軍一戰截鯨鯢之角嵎夷獻其珍賚陽侯偃其
波濤以致世有顯褒地皆隆奉而其行官在劉
家港者綰三江大澤之激衝受全海靈潮之吐
納地形最勝神績尤彰雲璈時韻于空中紅燈

或舞于檣上以保障螺贏之族且津梁魚鱉之
民天固弗言人思崇報會宜掃碧津而迎鸞駕
庶長留絳節以鎮鯨波而歲月其徂風雨勿戒
塵滿棲雲之殿沙侵鵰斗之壇憶昔藉神力于
叢祠痛則疾聲而呼父母乃今委靈貺于草莽
緩則拱手而還鬼神主其怠而賓不顧矣念衡
世居海而濱東如在神之宇下雖與鄉子弟共
沐帡幪之澤尤爲家大母私啣救濟之恩昔常
拯之艱危又親感之夢寐以顯赫如彼而陵夷

若斯有其廢之是可忍也乃用手創短疏躬損
微貲尚賴諸方助成盛舉共解瓊瑤之佩重新
桐栢之宮璇宇煥開珠衣不化畫棟奪屡樓之
氣珠簾掩蛟室之光使地隱魚龍再擊馮夷之
鼓橋成烏鵲重廻織女之車則將潮不怒而風
雨時波不揚而稗航至豈徒競金仙玉貞之麗
飾後玄都紫極之虛談者哉

壬寅六月望日招于闐法師法海大海爲
先夫人作法事先以乾薪沸水兩僧結高
坐持梵呪良久下階就烈火中指撮釜底
以竹枝灑之沸湯着人皆爲凉雨生大悲
喜以偈紀事

百業相蘊崇猛如大火聚種種嗔喜緣多以貪
化故一飡窮萬鬻半七或如杵小大爭咽喉饑
飽各腸肚安得分法供濟我無量苦西來兩開
士願大福力普淨行馴虎豹梵舌調鸚鵡說法
不可聞龍象相爾汝堂上搥帚拂階前爇焦釜
法螺叩長風白月照鍾鼓鏗轟轉神樞訣蕩開

鬼户逡巡劈五指沸鼎空中舉以茲麻粟微丘陵化爲脯回首泥漣濤噀人作甘雨颯颯秋樹間曖曖影吞吐紛紛諸有情蟄蟄生毛羽稽首慈悲尊作我大父母滴盡衆生淚慈恩未可數

三際盲講師偈

經歲千卷卷幾千字心睫相仇十僅一二一耳所攝四維中央如雲中風自在唱揚聞性既旋并耳亦置舒廣長舌滿覆大地刮盡金篦眼障難翳不識字人是眞導師

戒殺文

余性不喜殺生客有勸余爲戒殺放生文者恐吾黨之不盡降心也因雜錄古人警語數條而復申之以言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習而成惟是生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心最眞且切孟氏言遠庖厨以全不忍不佞獨請近庖厨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傍慘痛萬狀不三日而鼎俎在前漸覺腥媵而不可食矣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食禮

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惟祭祀與賓客耳末世祭祀簡略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且無暇旁引猶及聞之先大父吾鄉饗新親大賓五菓五菜則歌而獻賓猶以特殺爲以爲則也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猶以特殺爲重事也其親知相聚則鮭菜隨常而已有不速之客來不設別席坐于主人之右而已奢濫至今陳列十倍于前尚嫌無下箸處他邑聞以蔬簌點綴獨吾州專尚豐肥烹宰更多夫一舉十有二物此天子之俎也日饋雙鳴國君之膳也而今尋常宴會皆有之此何禮哉古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尚可憫痛況數巡之後一飽之餘日饜胃憎舌廣腸窄徃徃飲止啐唇肉不減齒雖蘭肴玉饌無異腐餘又何苦捐衆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請與里社約宴賓大小雜俎不得過廿五器常日款客不得過十五器其糖菓餖飣不在數內量素間錯無宰重牲不拘月日地方遇生則放略使與

所殺之數相補庶由禮食漸返古先雖然斯言而出于溫飽者之口人得無笑其慳乎則又嘗思之矣凡人見乞兒丐婦跪求殘炙則揮肱而逐之羈貧之士窮餓無歸則閉戸而避之親朋故人稱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于此甚慳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一席之費可以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之費可以合數日之歡其寃能使嫻族賓朋益親又非止養福養財而已今俗尚甚侈可議非止一事濫觴象箸玉盃相因而致若宴會從簡諸凡非禮無故之費可以類推當別爲叅訂以告同志謹先以食化爲噭矣

續陰隲卷後

余居京邸陳仲醇每書來未嘗不津津與言陰隲也曰人生而爲造物蠢也柳子天說備矣但彼不知夫陋吻可補而漫歸之自功自禍使人視其身如蚍浮蟻鬬而屋漏且無知也則亦何所不至哉蓋其說弊于智者曰善尚不可爲況

惡耶夫營營者能無爲乎不能無爲則可爲獨有善耳莊子亦第云爲善無近名蓋爲名則或谿刻以博名閉距以守名甚且敗人名以自尊其名故造化忌之爲其厚飾于陽薄積于陰也余心善其說數舉示人而仲醇復郵書相敦勉中函新刻百紙按之纔兩事耳一爲葛繁事一爲黃兼濟事余怪問仲醇子何不裒成卷如感應篇類者而寥寥如此仲醇復曰夫讀感應篇者誰能竟乎且語雜則或誕而不情摩頂踵奪資斧以濟人賢者猶難難則將并其易者置之百人行而十人不行或有所待而行其爲德狹矣吾以爲欲方便人先方便已道乃可繼故止拈此二則耳余因歎仲醇之爲善其志勤其術約而猶未有以徵也昨雲間友人書來忽述其里中有茂才翁生果者已丑三月三十日夢入廣殿一絳衣神人謂曰吾欲降而福然有四分未滿以子無功德生曰貧儒何功德之有神人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窘而請學于仲醇然

生固素不識仲醇人也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
四廡西廡側塑仲醇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
曰子何不與此公討左手卷視之則葛繁昏也
然則仲醇且眞葛繁矣夫耳不聞之謂陰德仲
醇且不欲徵之人而顧欲徵之鬼乎且以仲醇
之才不肯竟其業以霖雨天下而屑屑于消塵
滴露嘻其亦窘矣雖然剩養一僕歲計可饗千
軍一人日行一善歲計將有三百六十人受其
益者增而行之豈有量哉姑置陰果勿論即士

君子孳孳鷄鳴日不素飽無憾而後即安其亦
可矣若以是說爲荒唐則易云餘慶餘殃者是
何語齊宣王保民一念是何物請諦思之因爲
跋而刻之如左

題松上人血書藏經

予讀孤松上人詩其鑱刻精麗即貫休皎然工
力弗敵也顧能廻其綺心儁氣爲苦行沙門剌
血寫華嚴等經一百二十卷可以爲難矣或疑
是有爲功德去眞諦差遠夫捨幻得非幻以潔

滌不潔試小痛遣大痛此小乘法即幻即非幻
即不潔即潔即痛即不痛此大乘法有爲無爲
奚論也昔釋迦文佛爲菩薩時時世無佛不聞
法語爾時有魔變婆羅門言自佛所得一偈汝
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
以語汝言下即自剝皮曝乾聽書魔便滅身佛
從下方出爲說法得無生忍蓋當時佛法未出
慕佛者如商丘之赴水火信手得珠而末法學
子又捨又愛且前且却于佛祖面目終未夢見
則正以聞法太易揀擇有無一念誤之也是故
菩薩之捨求聞佛法松上人之捨求永佛法將
億萬阿僧祇劫尊勝法幢憑茲樹焉如此則非
必碎筆研瓚公門頭而以筆墨作佛事可矣

後跋

松上人刺血寫大藏經計卷則一百二十計日
則三易歲而未竟也因爲余言血書之法必先
絶鹽豉則血不粘紙每日刺血柰許書字可二
千又明日則故孔痺別開一孔蓋舌端與指端

遞相吐輸每值潮時則血盛暑則血減且易耗以沉香煎和之因就視其十指尚如懸搥也經既成謁余父子題其後矢願持誦畢此生然後藏之名山陰藉天龍鬼神之靈呵護水火陽藉名公大人之言抹殺疑謗并囑數百年後血色黯薄愼無以朱墨加潤爲闡提口實墮後人信心蓋其願大而慮長如此昔世尊常有人以毛端滴水寄付卽受彼寄置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漸達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此一滴水

平等如故持還本人今松上人析骨析肉祈永慧命此其功德豈直一滴水耶雖然如來讚嘆布施隨讚隨毀清淨三輪六波羅密中皆以不住色布施爲大功德不然如傾一人頭目髓腦于摩伽羅王口中恐猶未滿一滴也松上人徵詩于余余適抱先妣之痛不能韻姑以一偈荅之而會余爲先妣寫心經往生呪完遂以千佛錦一軸奉施以資冥福余且復寄一滴水于松上人矣上人既不自多應不厭少幸爲我持此

以見如來隨錄偈語于左

人身等虛空　不受諸業相　四大爲蓋輿
乘載萬埃欝　惟人夢覺神　與此出入息
譬如海中火　倏忽光影滅　又如曠野風
過耳疾無影　卽此白骨具　髐然等頑石
何以受諸業　惟爾濕相聚　以茲濕相故
嬋媛當暖觸　愛河波浪翻　過涉滅其頂
以茲濕相故　梦食諸臭穢　同類互吞啗
爪牙爲之使　以茲濕相故　煩氣自胎夘

三尸得棲托　蟯蛔守腸胃　以茲濕相故
浸漬作濃汁　朝爲姣好顏　夕死尸胖脹
以茲濕相故　搔摩覺疲苦　蚊蚋困嚽啜
何況刀刃刺　疾痛迫無常　呻吟以求死
惟是恐怖根　獄鬼冥相攝　湯火及碓磨
魂魄尚呼詈　借使血肉離　痛之復誰是
是故善知識　猛發大施捨　恒河沙七寶
不及我毛髮　誓捨有漏軀　供養功德水
闌班十大部　字字刺血寫　故是涕唾餘

湧作寶蓮色　千年化爲碧　終勿亂朱紫
在所獲護持　惟此血誠在　學者執疑情
見謂無功德　逵王喂饑鷹　薩埵施餓虎
不愛頂踵盡　鷹虎得濟故　如來大法乘
何用腥汚染　碎肉餉虛空　虛空不能受
持歸向何所　無乃勞苦費　夫惟有所受
種集諸緣業　餉空空不受　萬漏一時盡
燥風從西來　嵐雰霍然散　皎皎情塵亡
還我虛空體　大願大圓滿　小願小究竟
大者普賢願　弘濟十方衆　小如朱壽昌
寫懺得見母　善哉蒲塞行　法輪欣有托
鄙亦抱區區　稽首告仁者

題管夫人竹

管夫人畫子昂題非但翰墨兩絕眞千古佳話
吾州有趙凡夫者居天平亂山間于灌木叢篁
中建藏書閣足跡不入城其配陸善詩古詩風
氣遒上的的漢魏郡中以詩名者皆不及也余
嘗偶過凡夫瀹藕漿飯青精讀陸夫人詩時薄

日穿松輕颸戛竹蕭然有遺世之趣古今人豈不相及哉管夫人輕綃染艾葯强排風雨沃以嫩涼梢倘是求爲陸而不可得者余因識其姓名于卷尾想見管卿有知必軒然自笑得友晚也

題仇實父桃源圖

此仇實父摹趙千里桃源圖憶吾吳二三月間湖中盤螭桃與舟里梨俱爛發如海雲蒸霞初日照雪山中人往往取花瓣雜茶芽中待游客而士女多旦夕嘗酒虎阜片塲無肯以一葦航者由是推之雖桃源在前漁人揖而入之問津者亦不多見也

題彭興祖篆刻後

余不知篆法往往窮古今印章心儀之古法圓今法方古用筆因字勢今用刀因印地古寓齊于不齊今寓不齊于齊古取雅而得媚今諱媚而失雅此其大都矣自漢法失而唐唐又失而宋元宋元印章如熟絲織網都無雋氣然刀法

固自圓也自比人耳慕漢篆而不知其法於是
以麤硬爲古雅平滿爲整齊牙角虬然篆隸法
雜而古人風流蘊藉之意都亡矣故禮失而求
野于奴書市工寧有取焉適興祖示我以鑄刻
而喜其眞見偶相印也因漫書數語于後若興
祖翩翩雅才多藝世其家諸先生艷稱之余可
無論云

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跋

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劈窠大字者行于
世今陳于吉氏復出所新鐫文忠行書碑文示
予字僅拇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
此特以行草故擻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絶去
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于粗服亂頭時者
是眞知叔則者也蓋余嘗歷武陵泛錢塘徘徊
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爲錦衣衒樹强弩射潮者
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漫
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
可貴哉名賢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河山最

易敗者楮墨以今觀之不朽之寄竟安歸哉吾有感于斯文矣

跋祝公勝生祠碑記後

崑之父老爲余言甲寅年禦倭事未嘗不流涕也時令尹祝侯貫甲登陴與賊相拒者月餘賊穴城以入幾破矣恍惚神告曰賊在足下啟譙樓板而賊見遂殲賊城完侯釋功不居而推諸鬼謀曰卜將軍實助余民亦遂嚴神而釋公又五十年有汪惠者建義爲邑人倡始專祠公于卜將軍之陰吾乃知無功不酬無報不食匹夫之誠數世猶耿此樊侯所爲愴然有感揭而表之爲勝生祠者也樊侯治崑幸而海波不揚不至如祝公常在矢石蒙衝之下而克廉勤苦危其身以惠民不啻過之蓋蒞官六年竟不勝病以歸其歸也囊無崑山片石僅腹貯婁江升斗之水耳雖欲不留數椽于民間其可得耶雖然吾恐侯之謷然不屑曰猶夫近世生祠也姑綴數語于公碑之末以明侯之簡世榮薄吏譽雅

志如此俟數世之後碑俟者攷焉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附

學藝初言

世多謂經義取士之後士爲括帖束縛得人不如前代之盛此大不然自薦舉法廢書判

論語之文極高故卑極深故淺思孟之文以卑證高以淺證深此理學之宗而亦文章之宗也紫陽先生傳註非必盡是理欲知行動輒分爲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然未有抛家棄産悅珠宮梵宇之麗而擾以爲已有者我

皇祖解經測天初未嘗純用宋儒而卒以取士益以爲人有異學則國有異政與其遁放無寧支離故去彼取此乃近日網弛俗侈而文

亦如之士不通經不明理惟立異之爲事有題於此大抵以事物爲粗而言名理以省察爲粗而言覺照以當然爲粗而言所以然即如顏子屢空認作空諸所有之空并以子貢貨殖爲學殖將落之殖風流至今一部孔孟盡更面目其可鄙笑更有百倍於此者此豈不凌侮聖賢蔑棄國紀而憂時之士所不忍見者乎欲醫狂病先究病源禁怪文尚難禁怪說甚易特未嘗實有意禁之耳

相形之法總屬認題開闔相生之法總屬布勢得題得勢者如西方聖人不假幻師外道但守其耳輪目廓而六通之用自神蓋題中本色詞意驅使不盡豈藉他求惟夫題不分明勢不在我而始不免馳騖于題外爲奇搜剔于題中爲奇是皆病在不足非有餘也而人遂眞以爲奇過矣且文者代吾之言而并以代聖賢之言者也凡人之言胸中了了者必艱澀支離理直者必直捷簡易而憒憒者

必開口見心而理曲者必齵齒縮舌筭定者必寬舒徐緩而率爾者必急遽周張傳實者必援甲證乙而駕虛者必指天畫地勸諭者必和顏下氣而恐喝者必怒目盱衡誓衆者必巷語街談而召鬼者必胡音梵字門高者必直道家世而单寒者必粧點貴游厚積者必自諱豪奢而暴富者必侈言得意遠識者必沉默處後而淺見者必議論風生知言之情則今日之號爲奇者病在有餘乎不足乎

詩賦與今之經藝皆借以觀人耳觀人之法愈平實則愈難矯飾愈簡約則愈有捉摸自古以詩賦取士而亦限韻命題類如兒戲者如泰豆氏教造父於寸木上御馬正欲不盡人之才才不盡而後所養之淺深造詣之生熟可測驗耳

高皇帝深明此意倣宋遺制爲此非難非易之法稱量豪傑又別有二三場以盡其胷中所欲言而前場則原不責之馳騁也今侈言時

藝者又謂時藝羽翼聖眞可與傳註並傳此則大過傳註不必俳偶所以俳偶者正有深意耳試卽吾輩熟習之人而細翫其文正如繪出心肝一般若後塲則取材泛濫不必肖矣天下有無文而有豎立者有能文而無當於用者若怪謬浮誕之文而責之以識見功業萬萬無有學者務當體我

聖祖設科之意而無自描影子貽識者之笑可也

先輩之貴用經語也匪是則弗典歟曰否六經之與時藝氣類也大凡同類之物以襯帖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如傳奇之詞曲吏胥之文移不作一文人口語始爲當行今以二氏語作孔孟文已自不合腔而況作者原不知二氏不過口頭數語逢陣便擺而已且無論於題帖不帖而試究其本文字義云何豈無啞然而失笑者乎若今日時文活套之二氏也愈傳愈訛

吾不知其所終矣
文章之法總不離於人情情生於題情之用
在勢要不出於鹿門所謂認題布勢數條顧
涇陽袁了凡更詳言之可不具論論其大者
認題以題爲主題有定法書法所謂朋字當
側止字當扁點畫必重引帶必輕執之欲緊
者也布勢以我爲主我無定法書法所謂一
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就一字中又有多變如
此起者當如此應運之欲活者也其外爾我

可以媿矣
鹿門所云練格格者品也品之貴賤清濁傳
之久近係之大要只在雅俗二字耳人知雍
容文物者之爲雅而不知清眞超曠典重老
成者之爲尤雅也人知闢茸粗淺者之爲俗
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齲齒者之爲尤俗也
天下無不能認題之名家無不知布勢之高
第至於練格則難言之守溪之後惟荆川最
清最貴其旁出而迥然絶塵者惟震川耳鹿

門昆湖方山尚有擬議自茲而外邈乎遠矣
無中生有法也謂如從根發枝以梅傳杏非
龜之毛兎之角也實題虛作法也謂如酵麵
使不粘口非畫餅可代充腹也粗題細作法
也謂裁縫窖熨帖平非謂蛛絲可紉布帛也
淺題深作法也謂如鑽石求火非刺山而望
泉也學子常離形照影於本來面目毫不相
涉釋卷而測題十不得五六者有矣可嘆
鹿門云文之不宜於今者皆得古皮肉眉髮
耳若會其精神無不合者近世學術膚陋或
剽古人皮肉眉髮尚有少分相應否則杜撰
一種似古非古之語以冀詭遇而默會其精
神法度者必共獻棄矣豈惟時藝今之論人
品文章皆然
文無奇正總之有一段眞精神識見則善矣
世傳馮開之云士子薄僞平淡作僞神奇主
司猒僞神奇收僞平淡常太息於斯言當壬
午乙酉之交有司尚一等膚淺文字而余料

其必有今日何也均之爲儷則儷平淡必不
足以勝儷神奇者勢也儷奇約有數種舍昭
昭求窅窅去堂皇見窟穴者類說奇醓醢子
史齷齪餖飣者類詞奇顛倒主客頭長于身
指大於股者類格奇去此數項儷奇則自不
能奇而眞奇乃見矣譬之售朽木者必餚青
黃剔去青黃則依然朽木欲正文體者但亟
宜去儷以辯眞且不必以奇正分低昂也選
中雅變一款亦未盡眞奇之變猶以爲彼善
于此庶逃楊亦歸儒之漸云耳

余勸後生讀先輩文讀竟笑謂朴淡不足學
余曰不然子是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
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
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
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
若咏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雕字鏤彼隨手
駕捨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得
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

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爲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急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卽有奥思奇句發前人所未發而三復思之乃多是不必作不當作者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文之用世無不達者文之傳世無不老者然天下又未有不達而能老者也從來古文大家必不欠此二字掇拾累達浮艷累老震川以後縱有才雋未免逐塲古道之復吾不得而見之矣

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丈爲尺蹙尺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鬬筍處也古人布局寬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馬驀澗拙者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詞曲書法奕法皆不出此一字吾蓋知之而未之逮焉

國家定試士之格其優等不過曰通余家有前壬辰乙未墨卷榜首只批平通清順而已

此不但見先輩古朴而亦見先輩得文章大意識通字之難也近世未求通先求奇遂至步步枳棘少一篇首尾成章者眞可喟嘆惟夫下劣之士始諱而爲平通而究其血脉神理謬盭殆有甚焉無惑乎天下之爭好怪矣

程式之始於隆萬何也曰文而反之質也如移江河而之山也葢自古難之矣禮部式士以弘正文爲鵠此可令士率從否耶抑姑言之而不必其從乎故不如就近時程式稍示筌蹄規格未遠步趨尚易而學者已如移山之難矣況乎其前此者也

然則執此以應制科可必得乎曰是何必然但吾儕讀經書識字理一旦塗墨傅粉妖聲鬼氣明知其不可而蹈之得無慙於衾影乎世變既爾作文者固不免酌量古今而在有司則自應洗心滌慮爲國家求明經適用之士若猥逐兒童之好而惟熱鬧嘈雜之是尚以不可解者爲解則不知其說矣

嚴滄浪論詩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然非多
讀書則不能工惟時藝亦然上乘之文着不
得一句學問乃類極膚淺者而眞膚淺文却
自不同天下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非具
隻眼人不能辨也今人見時文中班班駁駁
好用古書者便道有學問此正是學問少耳
若學問到家見得古人眞處下筆之時如織
純錦梭梭頂接何處可下雜色又如食前方
丈下箸自然不輕有司但能令士子實實讀
書則文體不正而自正矣
文章與時高下的的不謬非文章關世運乃
世運自兆文章耳以氣運論文不當論其名
家傑出者當論其大凡成弘之文如嬰兒之
始孩渾是一團元氣至嘉之中年而後神骨
才情始暢茂而完足矣五而後膚華充滿神
采爲所障蔽不免癡肥至隆萬則擁腫一清
奄奄就盡流至今日非但怪誕者化爲鬼魅

魍魎卽世所號爲平正者亦如跛眇具形骷
髏戴髮都非完人當天下全盛之時而元氣
渙散有以水搏沙之象是則深可慮也默移
之道又不在文章矣
今世有歐陽公文體可卽正乎曰甚難彼劉
幾等輩皆胸中實有文章不過故爲怪以投
時好一撥轉卽正矣若今人粗知章句已爲
近日時文惡套蟠據胷中譬人生不識菽粟
菽粟何由而進臨場之時一班後生苟非遲
鈍不能變化者類皆描屠鼓掌慕爲新奇其
平日苦心積學之士卽欲倉皇改步而常若
意跲兩岐反不如少年墨濃筆飽粗豪動人
則有司之所好反所令勢也士子之從好而
不從令亦勢也文體何由而正故釐正文體
不在口說亦不在臨時非以眞精神實倡而
徐導之雖三令五申祇爲戲矣
然則應制科奈何神有道乎無也曰是固在
有無之間但利鈍與工拙二途不可混言也

詰畧論之凡文之蓬蓬勃勃如釜上氣者利
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
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也矛矛直直
如孤幹擎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遊魚
飛鳥者利之徒也悉悉率率如蟲行蟻息者
鈍之徒也如物在口掇之即得者利之徒也
其結喜胸中若嘔若哇者鈍之徒也如世贋
鼎古色駁犖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然沉
碧者鈍之徒也宮商雜奏嘈然滿耳者利之
徒也獨坐彈琴如慕者鈍之徒也大抵
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穢雜
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
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
冬則剥矣得春夏氣多者即初學或速售得
秋冬氣多者即積學或久滯此常理也蓋相
文之法大類相人惟以神氣爲主非必五官
六體事事稱量乃爲無失相文者但疾讀一
過利鈍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細細求之則十

無一驗矣大凡初學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
早發則已不發則遲徊審顧或英華消落而
迄至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
即發然久則鍛鍊愈精神王骨堅而終收功
於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遍相倣傚遍攻
其失而成者又有兩失所據而敗者有以一
日之長掩平日之短而得者甚或有偶值一
日之短反平日之長而得者參差不齊此則
有天主之而吾所謂四時之氣又不足以盡

利鈍也彼摘字句爲瑕瑾擾成敗爲著龜妄
以一人之目臆決衆目又或附會衆目爲一
人之目者則吾所不敢信矣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尺牘

與友人論時藝

某白某欵啟寡聞之民且又敗挫足下乃過以其所短者見問甚愧僕非但不能也兼有不可者三今時人纔脫舉子籍便攄高坐泚筆抹畫如塗鴉爲士者唯諾引逐以爲禮有如旁

出一口則衆共譁之其不可一也士見其材而不售屢矣人將曰是必且迂大艱難其說以覆已短而掩人之長也是必不可信也其不可二也諺曰水清無大魚文之是非與成敗本不相紐合葢比來每覺精詳條理者居後而宮商雜進者居先子求我以刃而我授以鞢當乎其不可三也雖然僕之從事於斯也其亦久矣雖曰未能葢亦有所見效所見于吾子雖人疑人笑夫何傷夫文章者以代吾之言而兼以代聖賢之言也言有茹者吐者縱者橫者直指者互見者偏張者合唱者體萬殊也奥衍如曇老怪特如神鬼都雅如縉紳眞率如田父幽深如騷客嚽雜如八方之音局異量也然亦均之言也言豈有離乎人情者哉吾欲以文論文則先賢之所評述備矣愚者既迷不可與言而喜新者又以吾言爲陳陳而不足聽則莫若以言之情論之今夫人有不悲而泣不喜而歌不病而呻吟者是謂有餘於情其有哀不涕洟譖不膚受怒

不裂毗笑不開口者是謂不足於情是皆媒妁
養母之強爲貌者也非眞也故曰寫光景其有
七情失位或當喜故怒者或一日之間忽歌而
忽泣者或當恩故怨者或一人之身倏親而倏
讐者斯其爲何如人耶故曰究指歸左師之動
太后魯連之懼垣衍戰國之士每用斯術以取
捷口吻蓋所謂苟得其結則連環可解故曰審
肯綮將有所開白也不先以豎義而詞旨混矣
不繼以緩詞而議論窮矣不極之敷衍而情不

暢矣不終之結構而聲不闋矣虛實不互根分
合不迭用素繪不相宣正反不相發而言累複
矣格歆墜矣聽之者厭矣故曰識步驟聖人不
能使手行而足握口處高而眉處卑且話兒女
於大庭則藝談朝典於草野則侮疏戎馬於朝
陛則亂講揖讓於邊鄙則危雖欲離方遯圓然
亦各有當焉故曰閑體則雖然談吐之則具矣
而善言者又有以抑寓揚以徐爲疾以無造有
如西方聖人未嘗學幻師易人耳目第守其耳

輪目廓之位而互用之神通出焉故曰達變化人胷中理不豁然則氣不浩然雖平目辨如飄風而臨出趨趄期在口故曰明義理藉使顏子而疾言季路而濡舌賓主之語互相參入使聽聲者隔垣而不能識其人可乎故曰依口氣天寶弟子雖聲貌俱盡要自有大內風流降而里社蠻氓傲傲歌舞曲靡下矣故曰辨品格於人前剌剌作楚語固非雅矯之而爲胡語爲漢語於齒牙間嘵嘵作聲要不可謂斐然是以輪輾敗其車也故曰修辭章此十者吾所謂文之完也然其間有緩急焉能行於變化工於光景當於肯綮審於品格而兼有諸長者上也能執其步驟守其體則辨其指歸者中也或於數者未之或知而長爲修辭曲暢衷意者下也自守溪鶴灘荆川震川以後上焉者不得而見之矣吾僅以其下與中者自勉兼與天下相期而又甚怪其不然蓋今之人責已恕矣而其責人者愈刻有以爲貴渾厚者有以爲貴奇特者有以

爲貴高古者摘瑕索瘢嚴於毫忽斯殆然矣然
吾以嗜必昌獸滋味成癖行須騄耳責望少苛
文亦何必爾爾籍能得吾之中術爲奇爲平爲
高爲下隨性所近毋不可成其一家言何也人而
五官百骸與神理相扶能蠢然運動不至殘缺
而爲跛眇死朽而爲髑髏矜餘而爲優人傀儡
斯亦成一面目矣所病於今之文正在未成耳
蓋有六失有五疵請得詳數每遇題不尋題旨
向背但彷彿時藝以爲青黃就影摹影以鏡照

鏡去眞遠矣失一知求句法不求章法冠履有
衷倒置卽錯失二本無佳意支撐慣用疊語本
乏實學唐塞輒借累字失三點綴題面字目便
謂巧絕橫執春潦蔑棄河海失四新尚圓活尖
峭痛惡深求竟廢實講遂使奚奴代王畫餅作
糧病五枝不從根葉不從枝生理絕矣更縷玉
剪綵何益病六何謂五疵繰絲者尋得一縷抽
爲萬緒而今之文絲頭亂伏隨題布擺柱骨如
麻疵一水火不相見左方則廢右圓而今則始

不能擇繼不能捨話頭旁落跨入兩岐疵二每作分題而前後俱合每作側題而前後俱平作合作平亦如之狐裘而羔袖其服龎矣疵三擊毋而子不來擊首而尾不應雷動而雨不隨蓋瞻前顧後既缺苦心應弦發機又少餘力疵四肥瘦華實不相稱量于是有面長於身目大於口珠弁而草蹻者矣疵五此六失五疵人比比犯之然亦多有暗於全體明於一曲者即未明非之亦可舉告之或易入也乃今賢智之所馳

騖凡愚之所驚詫而不知其靡入於庸俗者弊又有二二者蓋潛於膏肓隱於世變以莠亂苗之甚者也歐蘇文所以逼古者惟其師意不師迹耳今作文不探雋味而動思用古大指謬矣及其所謂古者又不過餖飣隻字寸言以爲工其究也遂至生刖莊叟車裂史遷爲後進輕浮剽竊之輩開一便門如是者命之曰口套聖賢每從庸言庸行立論未嘗矢口談玄說妙而比來文章不問題面之深淺輒欲叅入禪關虛實

出入等境界秘爲密藏實際覺照等一字句葆
爲寶錢彼若以爲棒見血我則爲彼拳拳落
空耳如是者命之曰心套此兩套者非不可以
獵俊聲得高第也然而掇實者進則傾心寫意
之爲迂虛罔者上則會文切理之爲絀循習日
久作文與閱文者耳目心志皆注於此捷徑開
而正路塞矣此吾所爲尤太息者也吾嘗與一
二知已私評文運與時上下的的不謬即如昭
代之文成化以上太和蓋然如嬰兒之未孩至
弘正之間則骨骼神識盡具獨未跳踉爲狙儈
態耳實於壬癸縱於戊辛迄乎庚癸之交而英
華露矣骨肉和停神明正王叩景彈響窮形盡
相蓋文之變態極矣盛極不得不衰故至午而
神衰至酉而骨衰以後二十年皆充然奢費所
謂血肉行尸中所存者無幾矣漸靡至丁卯而
肉敗餘有氣耳至庚辰而氣繭餘有筋耳比兩
年則筋脉斷矣乾皮皺膚戴衣冠而行累累弗
勝甚矣請試度之羌琉璃尚能經幾變耶竊謂

盛衰如環況國運郅隆文章之往也豈其不返士生當此時苟不受伊吾之業則已耳如既受經爲博士弟子而徒束于成敗惕于毀譽不能竭才積慮挽其必趨之勢以紹隆先進因陋就簡竊爲壯夫羞之僕口不談文久然尤不忍盡棄其敝帚忘其身之鄙與賤與世之所謂三不可而諄諄言之者倘亦有所望于子也子其勉之老馬不能行遠而能取路幸毋執其所能以笑其言某頓首頓首

朱虞封大尹

明公之於不肖計已三四施而曾不一奉見比之踰垣閉門殆有甚焉煩明公爲削去客籍毋再辱玉趾以重不肖之過則善矣去冬席次偶道及故友張生不圖明公以其言爲可信遂褒恤而表其閭嗟乎此何時也右通而左方二百年無此事矣衡嘗私謂治不先教化雖敏如黃趙總不離俗今明公首揚隱德度越古人雖然尤有獻焉窮鄉白屋之下廉夫貧婦常有而好

德之賢侯不常有豈無汶汶而沒名不出里閈者乎惟明公以此意廣之倘更得表章一二則不惟悍訐之俗禮義可興而吾友溫恭人也亦不以同善異賞惴惴抱歉于泉下矣書生于及政事罪在不原惟明公諒其心之無他也而寬之

陸靈巖業師

夏秋之間老父瘧痢并至千憂萬苦扶將出藥籠中不圖魏闕之夢儼然及之今受命未及一旬也而腰帶已減數圍嗟乎親憂而憂夫子將謂衡何哉凡夫子之所以責吾父與教不肖者甚嚴且正老父舊時皮骨師所憐也今十又去其七八矣倘以此而試之當衝立名與居名孰難言事與成事孰易衡童子也不識大體其愛親甚於愛天下進而捧新命竦然而警退而見親容又燋然而歎且愛吾父者莫如夫子今夫子將以吾父爲飛鳧乎以爲樊雉乎則衡可知也浹旬之內聞吾師將給假東還衡家倥傯敬

當掃室布席以待從者茲不多言

蔡肖兼太守

敗軍之將且不與語勇況三乎世眼青白橫生人情菀枯翻覆始終不能捨身鷄肋乞食蠹魚計惟有提身立行不獲罪於父師結局一着如此而已老先生幸有鞭策之

陳抱冲孝廉

伏惟令先公老先生幽潛之光彤管爲華蓋至今日而考德者無憾云是殆名德與孝思鄉評與邦譽四者合而盛嬴始完家君不過推波助瀾觀厥成而已吾丈何辱謝焉頃從使者訊起居吾丈且約同志游武林讀書吟嘯其于將加銛武庫加富一經生業何足當此丈豈徒求勝于今之人已耶若弟於此道廢日久眼不識之乎爲何物比復内遭沉憂外驚亘網始初嬾拈筆今并閱卷亦厭之大忘之中所未忘者東歸一念耳時下病親乞田理棹有日倘幸而及丈未行得與談席考鐘伐鼓于聲聵之側惟聽然

一笑不能復辨商徵矣大兄見當自知非敢漫
也聞後宮生蘭之耗尚爾有待獨此爲懸適待
老親藥甚遽草勒報音百未一吐惟存亮幸甚

周二魯尚寶

往者讀先生文章如見先生於掌輒咄咄自歎
曰宇内有偉丈夫焉而不得一見豈人也哉則
慷慨泣下者有之繼而得見先生矣可以吐肝
膽而獻之左右矣而竟不能逮去歲又得見先
生則酒籌交錯席相接也且先生又溫乎自下
渠渠乎若有意於其爲人心輒自喜自謂以十
年企慕之心庶得間以自結於長者而又不能
嗟乎古人千里負笈不謂遠執鞭終身不謂汚
布衣而通刺五侯不謂無恥蓋豪傑之以精神
相孚合如此今不肖既天假之遇先生又假之
色而乃揚士人之小節以爲寧靜無躁寧簡無
煩遂抱區區而不露即不肖亦心歉焉豈意先
生之識察我一至此也不肖愚而不喙之賤而
不鄙之倘者猶以屋烏及之也乃如不肖兩見

先生兩不交一語投一刺此何以辭焉而先生顧曰子雖落落豈無心於我者哉念斯言也明月夜光不足爲報惟有買絲繡作平原君耳家間愁病種種鷄肋之業不能理又不能棄敢問如之何茲因黃兄歸借之作郵聊布其一二如此

呂渭陽大尹

不肖衡猥以編民沐甘棠之餘蔭一簞一壺未效懇欵而臺下薦寵賚之九鼎爲輕十朋非寶眞使人欲剖腹而藏且捧心而媿矣恭諗臺下鳴琴之治報最以條賜璽褰帷不過萬里發軔何足爲明公榮抑富鄭公有言活饑民三十萬勝中書二十四考此不足爲明公榮乎哉愚父子托知徼福叨竊已甚但恐白駒之繫未寬黃口之羅尚在徒蹩躠風塵中爲吾父母羞耳不識明公何以教之

彭羲陽尚寶

生願一識韓荊州又辱附世誼執鞭之慕雅不

敢後人顧刺相交于長安道中終不及一奉顏
色無任耿耿衡之于文猶醯雞也每讀兩傳憤
懣不能通苟得五同稿一印正則環結立解甚
矣兩先生之深于春秋也雖然于李王面目不
肖終有昧焉望先生更以經術訓後生且簡召
維新又望先生勉旃三立以經術報明王愚父
子不勝悾悾拙搆數首聊塞來命伏惟裁教幸
甚

屠赤水儀部

不肖自入長安閉置一室中邑邑氣盡實未嘗
識門外人顧何自問越以東事戊子歲晤故友
楊伯翼者先生里人也相扼腕談先生甚劇頗
耳先生近狀時提三尺笏挈五色古錦囊徘徊
山陰道上及新安山水間倦則枕書而睡擾梧
而吟草耕木茹無慙兒女子甚則囊無底竈不
黔亦熙熙然自適也不知官衙車馬塵中有此
樂否又不知彼青蠅弔客腸枯翼單抑亦自遣
如先生否諦思之眞可發一笑古來歷落之士

無論撫樹神傷書空計拙者不足言卽白眼一世等造化於小兒抑何其不耐窮達也先生坐清狂廢其實尚不直阮步兵李青蓮之萬分而遽已爲人揶揄要之名至辱之行彼諸人者咄咄漸逼雖然吾道是也至聞浮游不根之口群飛刺天甚而欲穢我淨土則刼風輪薄世界且不知所終吾乃始赧然懼矣不見先生詩久頃捧咏大篇竟日若笑若泣酸風射人急奏緩歌一章以破涕窮居寡和操漫不知宮商幸勿以故墨求矣神仙去人不遠久不見吾長卿斯言遂至河漢未審蒲團上所喫緊安在家君老入劇場進退維谷盡六州二十四縣鐵不能鑄此錯且衰病狎來望楊枝露倍加渴耳

華述齋都事

平生慕吾丈如祇樹禽芝田鶴而幸於長安斗室中獲奉晤言交臂未久遽爾言別然清風朗月未嘗不思我玄度也頃復辱翰貺侑以新編

憒憒間一擁膝而吟雖坐八斗塵中居然有濠濮間想矣恭審榮任已歷時日戴幘執手板折腰上官前良苦良苦顧惟不苦此乃爲足下耳有才如此當途者曾不能於格外賞拔而竟落骰子選豈非朋友之過家君黽勉世途迹與願違且比者人心憯於太行省闥危於邊境但得一日反其初服便如嬰兒得乳其他無所復論矣弟閉置此中邇更病目觸境盡惱人即報不能手勒幸勿訝也

何震川宗伯

自寄迹都門末由一通問候頗諗考槃碩彥戰勝益肥東山經綸時小試於閭里之涸鮒是亦慈雲悲雨之一滴也家君失計出山又適當三空六逆之世遂不免爲國懸贅爲衆射招鍊就百忍幾且狎而忘之但不敢以滑稽模稜之行開後世笑端耳

武君陽趙瞻雲

不佞謝吳入燕如野鹿入柙忽忽不樂所以睽

違兩年而不奏尺寸於執事者誠無佳懷可以對知已也兄比來何似風臺月榭其亦曾念否耶輒錄小詞以志鄙念人自鄉中來者頗言周大兄有霜露之變驚汗如雨老翁稚子其亦何以度日晷也言之痛心山陽之笛自此不願聞矣

袁了凡王政

捧讀尊翰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即事鍊心之道固衡所稔聞也明知情有所着蓬宮瑤池與厠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獷習與性成如飧雪咀作蔘蠹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惡欲完卷稍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懶着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眞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馮文所妻叔翁

伏承遠書唁存感往撫今淚不可攬葢室人之

不長世八年前已預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中乃次兒磊砢有奇骨方欵欵翔舞膝下而遽以殤死則意外甚矣鄙生不辰累遭骨肉之慘然往時正如短夢啼笑未眞今天故使之綢繆亭育肺腸相拈而驟以寃親相繫人非木石亦復誰能堪此妻亡以來徬徨不知所寄欲以玄理遣之而不能欲以書卷筆札遣之而又不能昨亡襯出時作哀詞數首輒數日作惡此後不敢復置齒牙重以新愁如亂絲入手無緒姑欲倩高公斬之豈堪再描寫耶已矣死骨未朽生肉半寒雲慶月華杳無處所惟是歸時一念菩提神潛萬里冀是靈心綿邈不與草木同腐耳來諭謂不肖憤世輟學憤則何敢意實畏而逃之我翁不知近日口語耶彼不過謂焦芽死灰尚有飛揚之日耳以故兩年束書作薪口不道之乎一字不知鴂鴂者之憐而赦之不也外具粗帛告哀拙記二冊奉覽羽毛如便尚冀嗣音

又

不肖斷鴈哀鴻之苦彌長彌深即目前六十一歲姑供婦役七歲兒執母喪慘酷之極可謂無復有人理憂緒縱橫如何可言兩日咄咄自歎賦命奇薄本具野人骨而強使戴儒冠本自行脚僧而強使諧室家以致驚餌含鈎愛河翻浪窮而始悔悔之而無可奈何不敢專恨命也以和治睽誠頂門一鍼家君比來作用似亦不甚別而下之睽而睽者易調上之同而睽者難調遇雨之效漸不可幾旦暮且投劾歸耳近日惟一種把持政地者能白日生羽翰此外雖有長才異能總屬第二義丹砂自不難成不知王方平肯作麻姑狡獪變態否也

公孝與

以孝與之才三十許爲諸生何所取盈於造物而復阨之至此功名浮物耳何足以芥蔕豪傑蒼蒼者且以六親爲鼎俎七情爲鑪炭而長試足下於甘苦啞號之關足下且奈何哉不佞弟讒廢以來以彼五窮窮我五技一束敝帚已久

置之房次律甕中顧肥遯未能卽族多咎長安
一萬戶出門無所之退循書卷又苦中熱目惟
黯黯視妻孥苦樂百可耳而婦又死矣奈何乎足
下尚有竹素之好差可自樂若不佞弟先已望
洋而歎棄昏木鈍私心樂之卽北海若不能傲
我以大觀也愁緒如織臨箋惘然

申經峪孝廉

漆園鼓盆一之爲甚至於三鼓豈復成歌恐亦
不免動夜犢之悲隕雍門之涕而況於我輩也

伏承伯父兩兄諄諄見慰薄命之人得寵若驚
謹此九頓首以謝

沈日峯知縣

弟性素昏懶而殊不喜憂常鼓腹笑曰世上安
有皺眉事此兄所見也乃自大父沒而憂生兩
婦死而憂漸長至今則遍身體都是憂悶然受
之無可言矣葢老父母哀勞以來積困成疚呻
吟之聲遞相續而老父爲尤甚比者脾疾遂大
作粥飲不下數匙肌膚色澤十減其七八而性